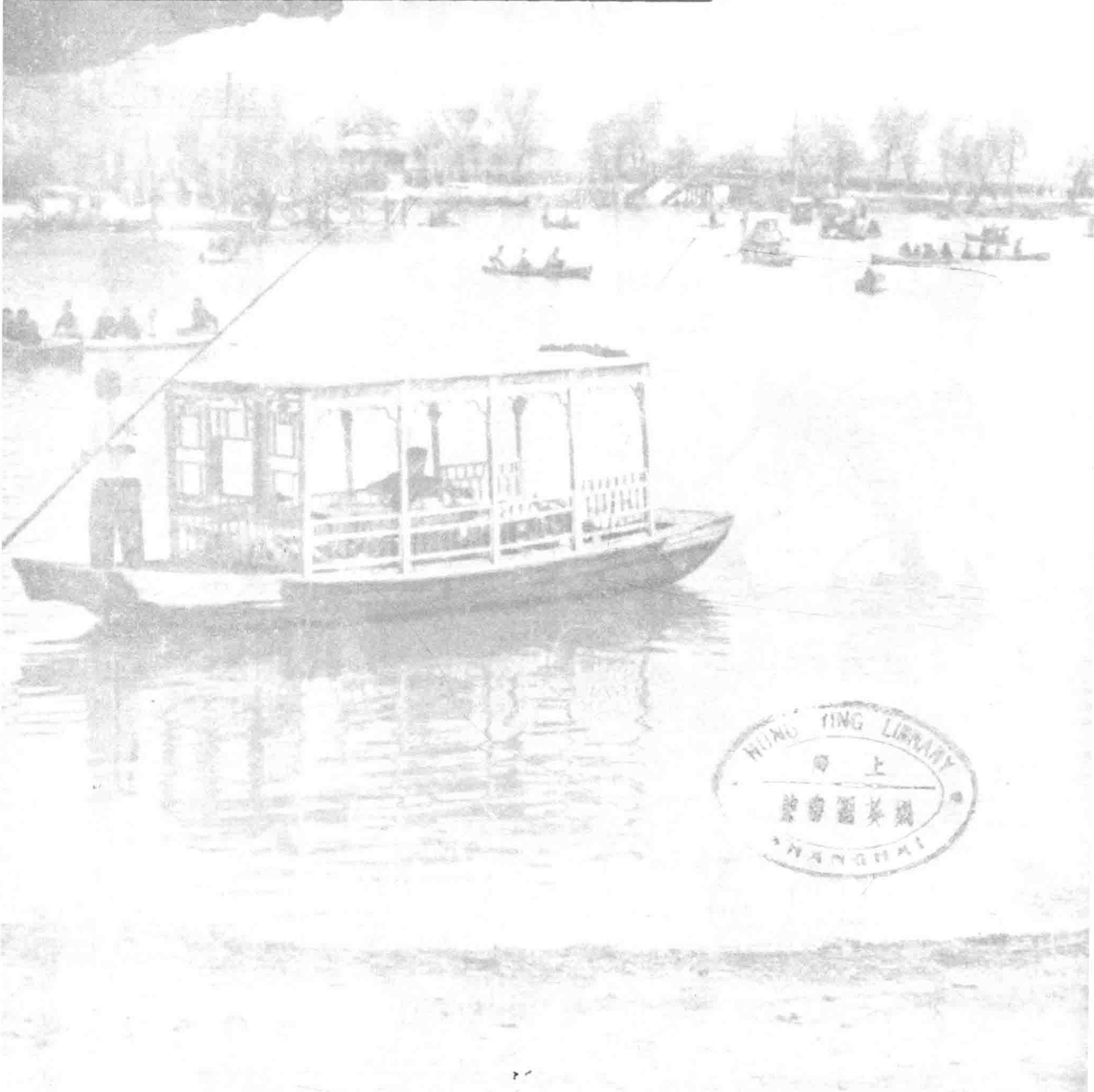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I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第二十二卷・五月號
中國旅行社印行

CHINA TRAVE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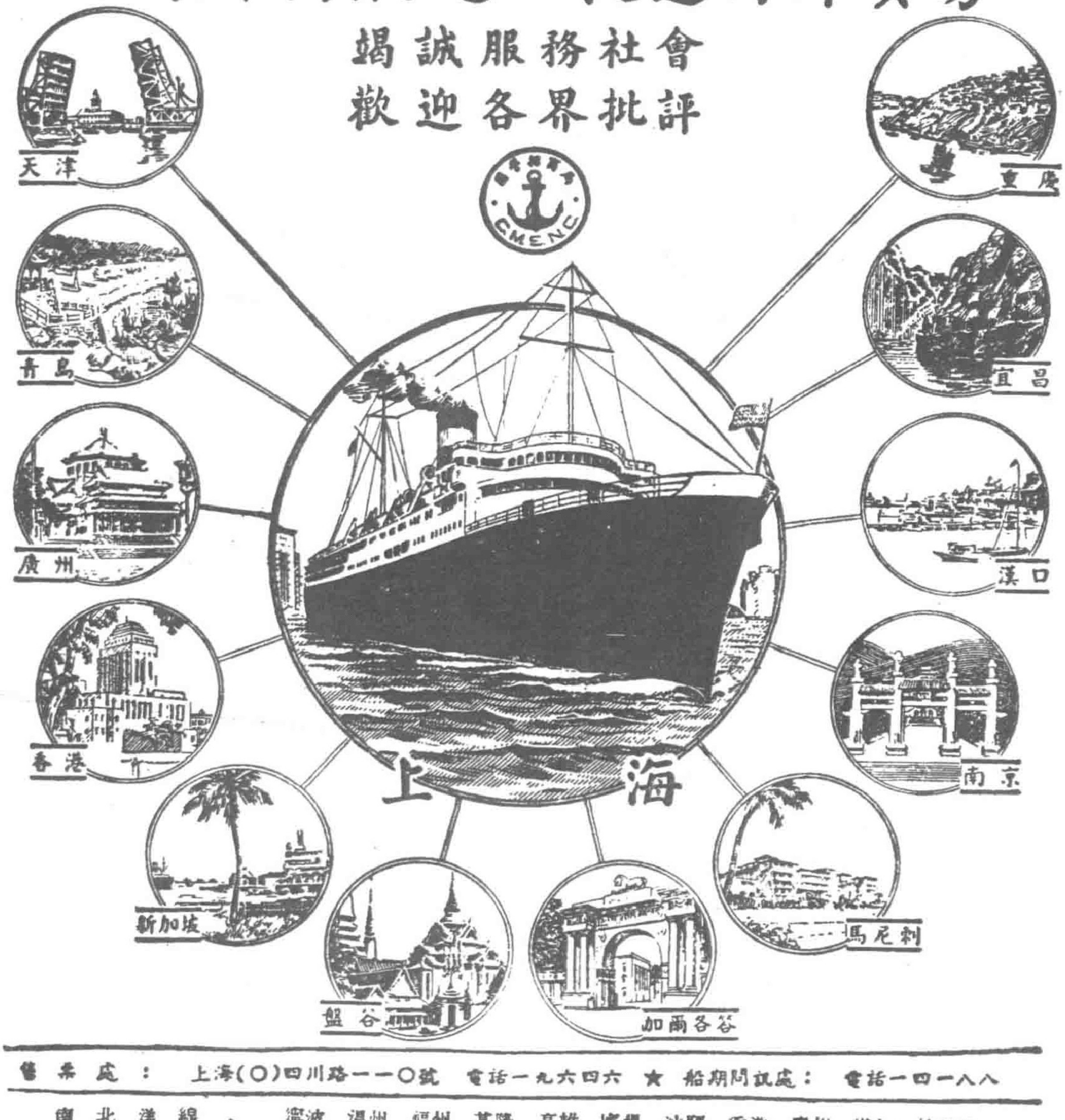
Vol. 22, No. 5 - May 1948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國營招商局

總局：上海(〇)廣東路二〇號　郵局信箱一七二二號　電報掛號〇〇〇一　電話一九六〇〇(轉接各部)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竭誠服務社會
歡迎各界批評



售票處：　上海(〇)四川路一一〇號　電話一九六四六　★　船期問訊處：　電話一四一八八

南北洋線．　寧波　溫州　福州　基隆　高雄　廈門　汕頭　香港　廣州　湛江　榆林港
海州　青島　煙台　天津　秦皇島　葫蘆島　營口

長江線：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長沙　漢口　沙市　宜昌　重慶

海外線：　東京　神戶　橫濱　海防　馬尼剌　新加坡　盤谷　仰光　加爾各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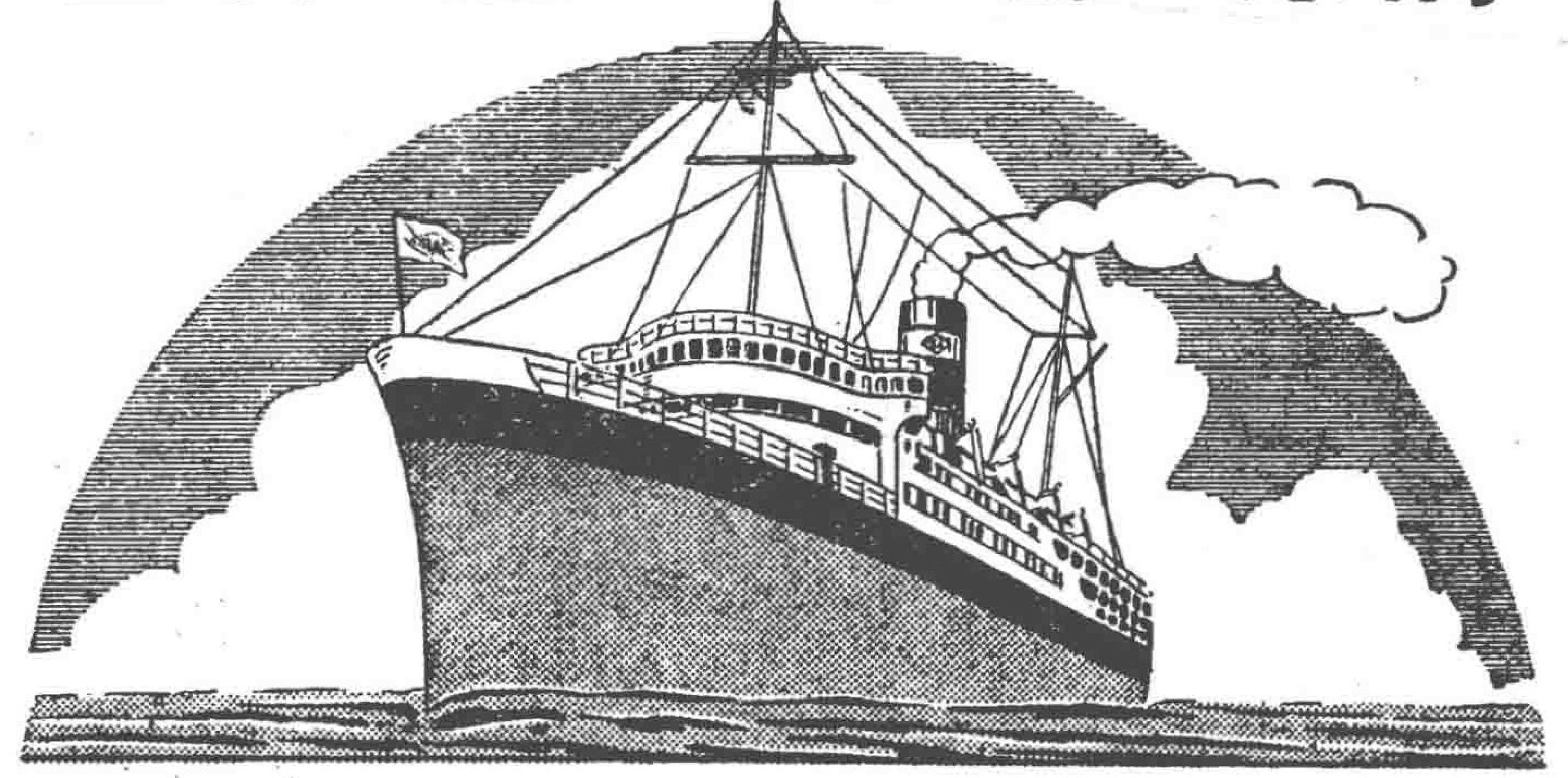
民生實業公司

宗旨
輔助社會 便利人羣 開發產業

業務
航業 機器 電水 物產 礦場 投資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現有輪船百餘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沿海：申台 申津 申穗 申港

長江：渝申 渝宜 宜漢 宜申 渝瀘 渝敘 敘嘉 渝長 渝涪 渝沙 渝合 渝唐

總公司 重慶中正路一八〇號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中山東一路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漢口 宜昌 萬縣 南京 天津 基隆

辦事處
沙市 忠縣 涪陵 長寿 江津 瀘縣 宜賓 樂山 北碚 合川 成都 香港 廣州 汕頭 紐約

並代理
太平洋輪船公司業務

地址 北京路二五五號六樓 電話 一四〇二六 電報掛號 一四三七

五九—四〇五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統辦環球貨品

地址
南京東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舖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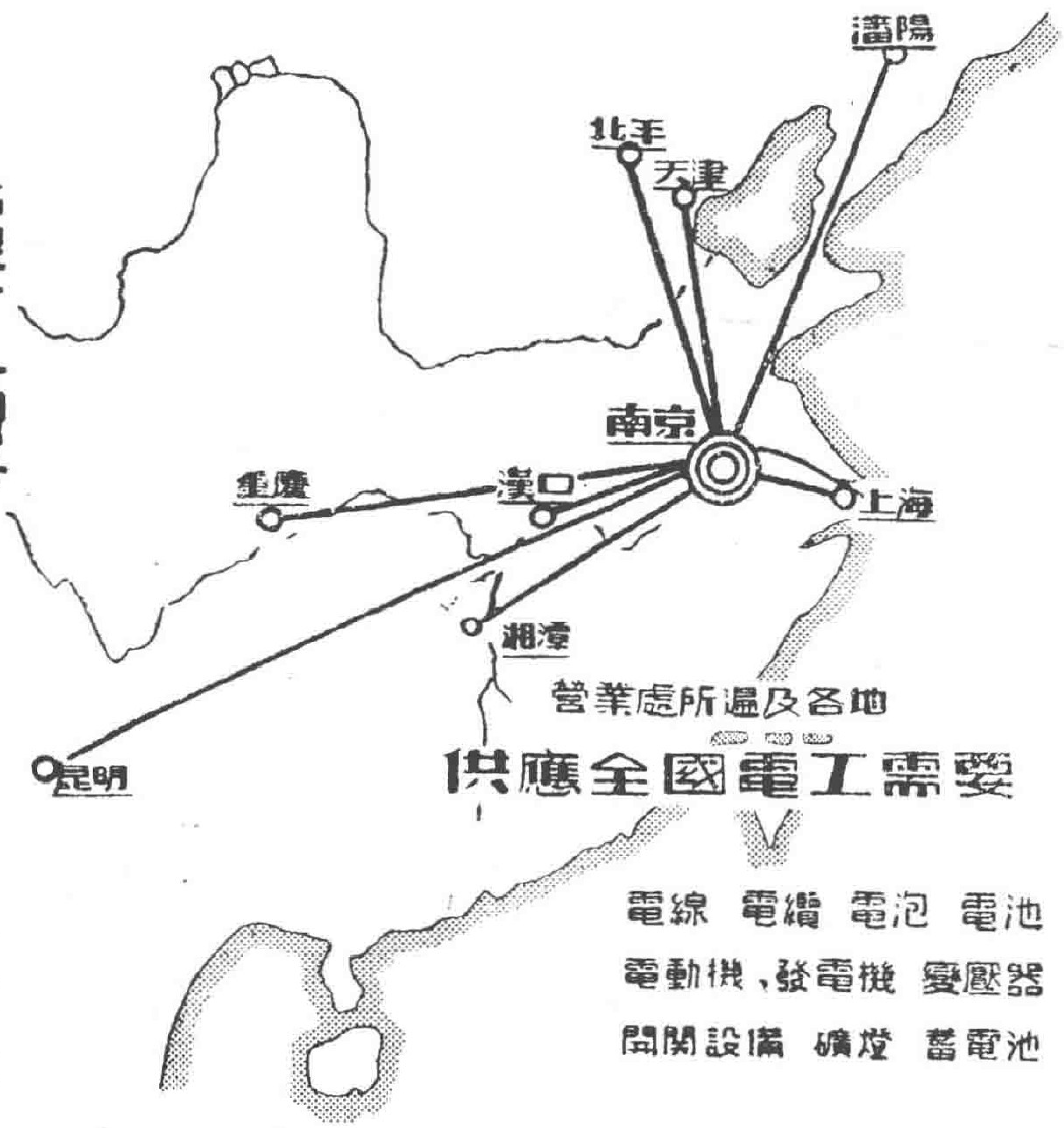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電工牌
日月牌



製造廠址
滬津瀋
滇渝漢

資源委員會

中央電工器材廠

製造一切電工器材

並經銷美國西屋(Westinghouse)公司各項電器

南京	中山東路東海路八號	漢口	北平路鹽業銀行二樓
上海	廣東路一三七號三樓	昆明	環城東路四十六號
天津	羅斯福路二九八號	重慶	中一路四德里一號
北平	崇文門內大街四八號	瀋陽	鐵西區篤工街三段一號

建業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管理處

上海東體育會路模範邨二一號

電報掛號七三八七　電話（〇二）六二〇五七

分行

上海分行：上海天津路二〇一號
電報掛號九七三八
電話九四五九三　九二八二一
九二七七四　九七一五〇

漢口分行：漢口沿江大道100號
電報掛號七三八七　電話二四七八

南京分行：南京太平路三三五號
電報掛號三三六二　電話二三八六一

重慶分行：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六二二八　電話四一五九四

成都分行：成都湖廣館街四八號
電報掛號一〇八三　電話一〇八三

長沙分行：長沙中正路三二號
電報掛號七二三〇　電話一五六

天津分行：天津羅斯福路
電報掛號九七三八　電話二四〇六三
二三六一一
二三三〇二

江蘇省農民銀行

民國十七年成立

歷史悠久　基金穩固

總行

營業部　儲蓄部　信託部

地址：鎮江中山路農行路
電話：一五〇號
電報掛號：〇三〇九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匯兌機構遍設全省各縣

上海分行：寧波路三十五號
電報掛號一九九五號
電話　一七一七七　一六八〇五
一六八〇六　一六八〇七

林森路辦事處：林森中路五三九號
電話　八一九九五　八八九三八

南市辦事處：方浜中路六十四號
電話（〇二）七〇五三七

信託部上海分部：北四川路八四八號
電話　四二六一七　四二六八五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旅行雜誌

第二十二卷　五月號　目次

南京玄武湖……顧廷鵬……封面
風光旖旎的台北……徐蔭祥……一
路南風景多奇奧……趙德厚……七
蘭州四月風光……蕭祖華……一三
春風長安頌……何正璜……二〇
阿里山的風貌……丹冶……二二
首都風景綫……丁揖文……二四
卓克基至阿垻……莊學本……二九
石林奇觀（美術圖景）……趙德厚……三九
紐約的交通（美術圖景）……發求……四〇
向芝加哥行進……宋元濯……四三
初入紐約城……鍾寶炎……四九
滬星船行散記……沈弢……五三
登臨派一克高峯……陳書……五七
南太平洋小島生活……銅駝……五九
神話與旅行……任微音……六五
海上風雲……趙炳林……七七
一路福星（長篇小說）……張恨水……七五
中國航空公司定期班機表……八三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五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伍拾萬元

二、本社收欵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欵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欵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拾伍萬圓

請看：

全國著名歷久彌新獨一無二的大日報

申報

服務最久
貢獻最大
銷行最廣
聲譽最著

所以讀者最多

我們的通信網遍佈各地：消息完備
評論由權威作家們執筆：態度正大
我們取精編精印的制度：醒目大方

風光旖旎的台北

徐蔭祥

在神話上，我們早知道有這樣一個蓬萊仙島，牠在東海和太平洋之間，和福州廈門離開得那麼近，和上海香港的距離也並不算遠，可惜古老的中國人只知道守舊，不知道開闢，却給荷蘭人發現了，爭服了，殘暴地虐待着土人，並儘量摧殘粵東閩南的移民和商賈，直到二百八十四年前，明末鄭成功跨海東征，驅走了荷蘭人，收服了失地，解放了人民，從此以後，才使我們對這海島的印象更加深刻。

是古代的蓬萊仙島，是我們東海中的一個台灣寶島，是的，這地方的寶藏實在豐富，比國內其他任何一地都豐富，可以和東北九省媲美，所以就被日本人挪揄了，看中了，在五十年前，正直我們滿清政府腐敗的時候，被日本割據了去，於是他們化了很多的資本，化了極大的力量，來開發這個島嶼，發掘了甚大價值的富藏，建設起繁盛的工業，寶島的名義，正符合了實際。

的礦，台灣的糖，樟腦，藥材，木料，水產等的豐富和外銷數額的鉅大，是久傳中外的了。

從前是在擬想，中國再出一位鄭成功那麼的英雄，有一天會從日本人手裏再拿回來，這個擬想沒有使我們失望，這次抗戰得到了勝利，這樣一片桃葉也似的台灣島，又歸入我們中國的版圖了，並且成了這版圖裏的一省了。

我從重慶回到上海， 馬上就有這樣一個機會，讓我到憧憬了很久的台灣來工作，使我非常的興奮。這是去年今日的事，從龍華機場坐飛機飛向海島，我在空中曾似飄飄然的飛到了蓬萊仙島，想不到台灣再不是意想中的原始仙島了，而是現代化的寶島了。

我在台灣的省都，台北住了正正的一年，在這不算短的日子裏，會抽暇漫遊台北市和近郊的許多風景區，這旖旎的風光，使人迷戀，使人愉快，使人安慰。

台灣省有如飄在水面上的一張桃樹的葉了。北端的基隆，正好在葉和梗子的接處，南端的鵝鑾鼻，正處在葉尖的地位，台北市正處在這桃葉的大肺的西北，這是台灣省的都會。北去基隆，自己有汽車當然是最好也沒有，否則，可以坐公共汽車，搭商車，乘火車，僅只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尤其以汽車為佳。因為那西洋風味的公路，再襯託着一路風景，使人驚嘆水門汀路面的平滑又寬闊，有如置身於美國電影中一般，尤其是當你坐的汽車正好在別人的車後。行車的速度是如此追風也似的快，拐灣時由於路面斜度，就毋需要煞車。一路上小山點綴，優美的原野，稼禾是那樣的片片錦繡。小村小鎮的房舍，紅牆灰瓦，一矗矗地矮而有別緻。檳榔樹瘦而高挺， 香蕉樹矮而粗壯。 煤礦的小鐵路和手推車，玻璃，鋼鉄等工廠的大小烟囱，在這一段路上到處挺立地升向天空，鐵路左盤右繞地，時而在公路的岸橋洞下穿插，又三五次地從小山洞中穿進穿出，是一種活的風景，你可以開足了馬力趕過火車，特別有趣。由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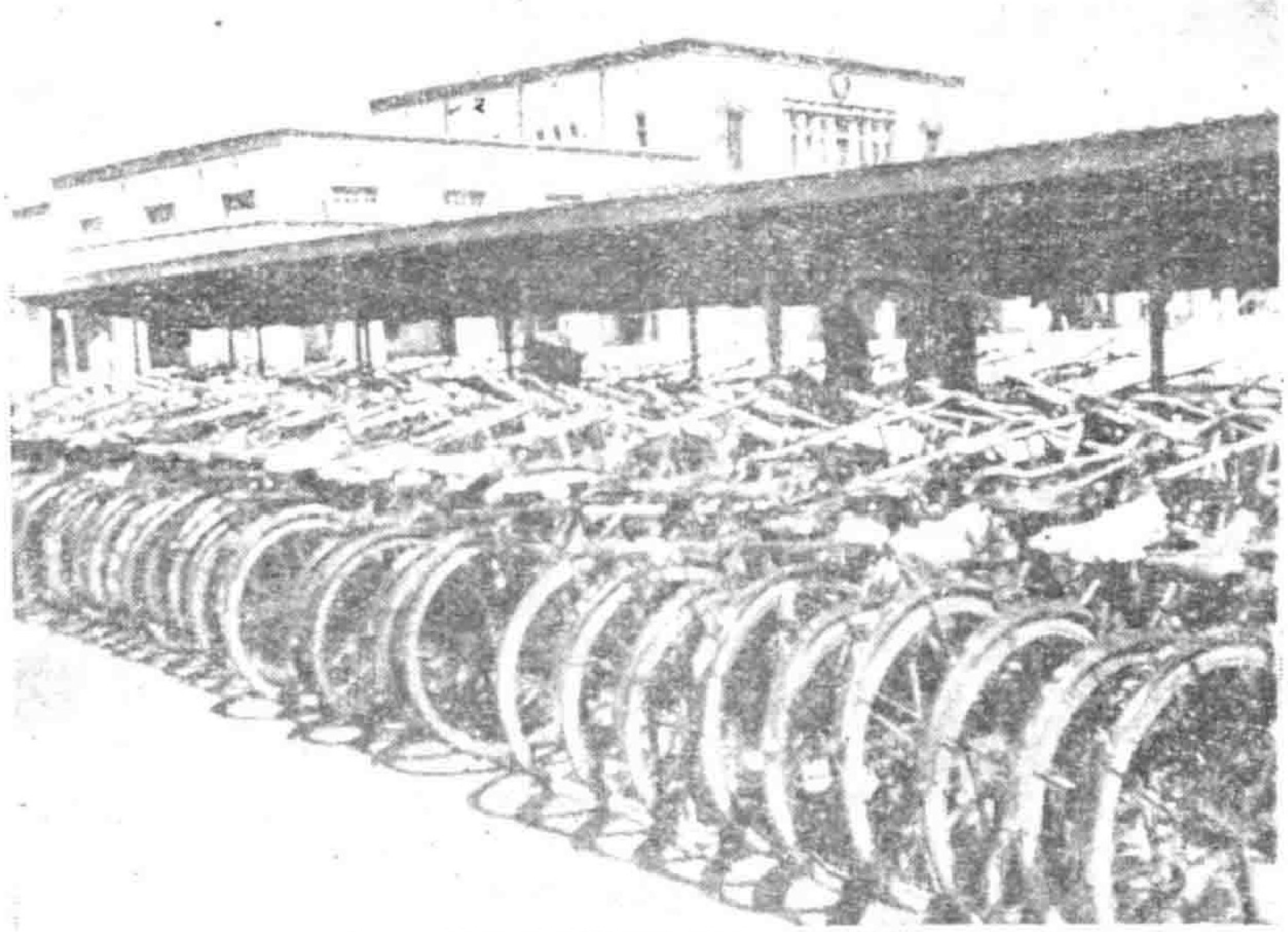
台北市蔣主席銅像



北南行可以到中部和南部去，也是有火車和汽車的，但是同樣的水門汀公路，只到桃園，再往南就是石子公路了，所以不如坐火車。

台北市區內

由基隆來，從水門汀公路走上柏油馬路，同時便從中正東路進入了台北市，在那十字路口，一個偉大的建築物。將主席的銅像英雄氣概地挺立着，每個人走近去，不覺要在他脚下肅然地敬仰一番的，這是去年主席六旬壽辰那天揭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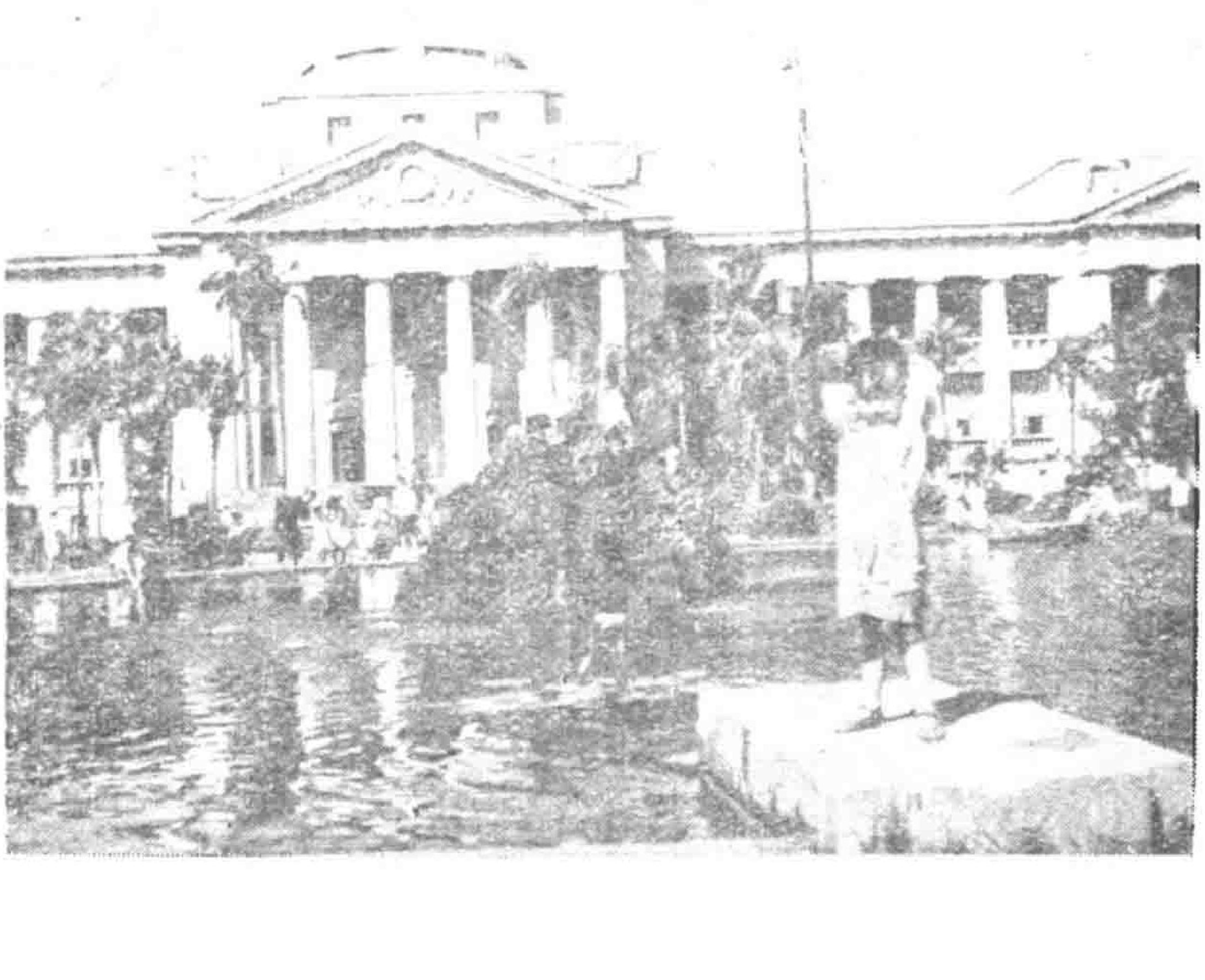
廣場上的自行車，蔚爲奇觀，遠遠的覷着火車站的大建築。

省政府的辦公廳，就在路口，東南東北兩個角度裏，一座是直線型的，一座是幾何圖型的，建築得並不高，可是有偉大和嚴肅的氣概，那裏在日本人佔據時代是州廳，原來的總督府被盟軍炸壞了。

把這個地點爲中心，伸向四方的路都叫中正路，並且加以東南西北等字以分別各方向，那麼向西去的可以到交通中心的火車站，汽車總站，以及全市十五路公共汽車的中心換車站了。

台北市火車站的規模比上海北站還要大些，只是以地廣人少的地區環境關係，看上去並不如何繁盛，因此也更顯得那龐大的車站，建築是那麼的整齊闊廣，站前一大片空地，和縱橫幾條馬路，可以任便大小汽車人力車自行車從容地穿行，馬路對面的木框大廣告是如此的琳瑯滿目，木框背後鐵架高柱頂上的一雙電燈，彷彿兩隻銅鈴眼似的，每夜每夜虎視着車站，夜來廣場上路燈明亮，夜景甚佳。草坪上一個保管行者自行車的所在，那三四排並立的自行車，每天總有成千輛的在那裏停放着，這在外省人是認爲奇觀的。但這在台灣却是很普遍的，統計起來每兩個人民可能有此一輛，各機關門前都有這樣的一個停車處，雖村農山民都能够騎行，而且技巧很好，能够帶全家大小二三人在一車，也能够肩負桌椅之類的大物件行駛，其最妙的，有些青年人在車前帶一個女朋友或年青的太太，邊談邊笑行駛，彷彿懷抱着愛人在情話綿綿，豈不叫人羨煞。其所以不會翻車者，這大約是因爲車矮，停息時兩足點地，可以直立；同時馬路寬闊，汽車不擁擠，也是原因。

台北公園噴水池，遠處係博物館。



台北縣城古址

台北古縣城本來很小，從東到西僅一公里許，南北之間也只兩公里，但是城牆早被拆除，牆基下建築起柏油馬路，同時讓原有城內城外的大路，仍舊保存着，開起寬闊的並行的三線馬路來。馬路之間還有植樹草地，馬路之外更有人行

道，成功對面人家大聲喊叫都不能通話的距離。

但是東南北三面還保存着古老的城門和城樓，給人懷仰，同時更可以利用它代為十字路口的指揮行車的大崗亭。西面因為有火車鉄軌建在城牆下，城門已拆去，但內外馬路更加寬。

但是，在台灣沒有崗警，其實警察是不站路口，而是坐辦公室的，在每個地段的街口，有那麼一間小房子，門檻上裝了一盞紅色的警燈，門扇大開着，裏面一個木櫃似的辦公桌，那彷彿是審犯人的公案一樣，內中有幾個警員在那裏辦事，門外掛着一塊「台北市警察局××街警察派出所」的牌子，那就是了，事實上，馬路平闊，車輛也不算多，這樣的管制，已是夠了。

在城中心有個台北公園，範圍很大，裏面有噴水池，運動場，音樂廳，博物館，兒童樂園，以荷池，小橋，亭樹，還有高大的椰樹和矮壯的榕樹，以及一叢叢的灌木，佈置得很精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露天音樂廳和博物館。

露天的音樂廳建築得像一個轉播機的大喇叭，台前水門汀上木條靠背椅，可有幾千人的坐位。每年本省夏令時間（四月一日至十月底）有省交響樂團在那裏公開演奏，時間是每星期三六的晚上，演奏八支世界名曲，這是與民同樂呀！

博物館的大門，從館前街對出去，正看到火車站，館後正是公園中的噴水池。那巍峨的大廈，頂着半圓形的屋尖，在外表上是顯得美觀而宏大，其內部陳列，大部是本省的史蹟萬物，以及南洋一帶的生物，包羅廣博，尤其鄭成功的史蹟十分珍貴，三十四年光復的史蹟，也是另列一小間，過渡時間行政長官公署的牌子，也送進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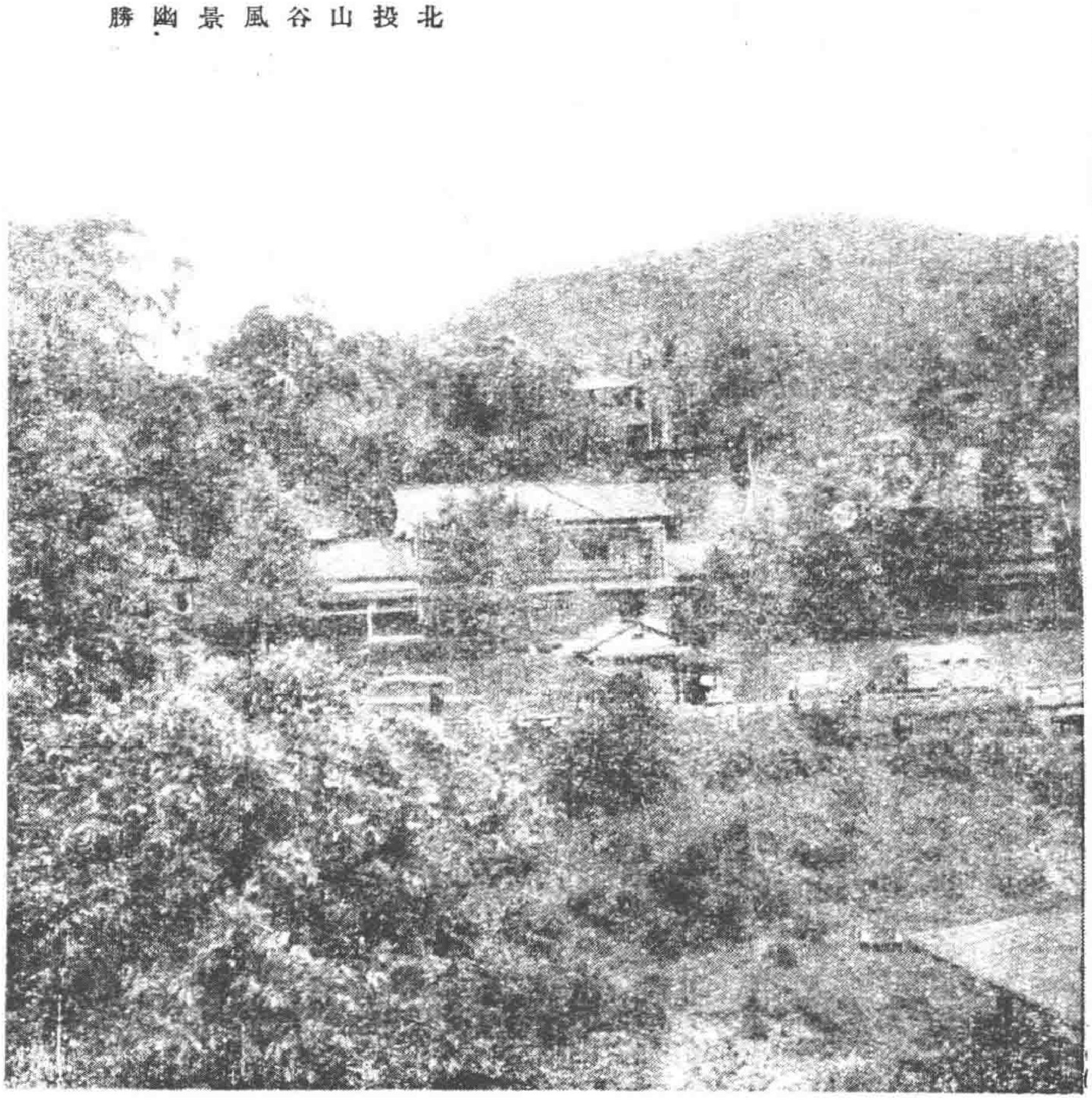
公園之西，那重慶南路上，兀然高聳者，就是日本人建立的總督府，在光復的前夕，被盟機炸燬了，從露出來網狀的鋼骨看來，當時的建築工程，非常浩大，一塊塊的紅磚是用水門汀黏起來的，現在當局籌募改建介壽館，今後將改為省政府的新辦公廳了。從去年募到今年，錢總不能趕上物價，幾次中輟，經省政府最大努力，已在興工了，據說需要一年的時間才能建成哩。

正對着穿過介壽路，在公園的東面，便是台北賓館，當年是總督的官舍，也是嘉賓的招待所，裏面二層的建築甚是氣概，也極端的富麗堂皇，一切陳設也趨於貴族化，有如皇宮一樣，週圍草地築成花園，一草一花，一樹一石，池塘小橋，都顯得幽雅清趣，處處有詩情，片片有畫意，現在是省主席的官邸。

城中心的繁華地點，是衡陽街，舊名叫做榮町，這條街直通東西城門，中間隔了一個公園，是新興的上海風格的鬧市，可以稱做近年來的暴發戶。

市邊的熱鬧區

西門外附近是個戲院區，電影院有五家之多，而且總是場場客滿，甚至於擠場搶位壁立坐地者，大有其人。北門外的延平北路是舊日最繁榮的街市，所以舊式大店很多，但新興的百貨綢



北投山谷風景幽勝

布店以及大菜館戲院也不少，成天晚的熙攘往來，人們都到那裏去逛街。西南角的繁華區，素被稱做不夜城的，因爲那裏是個紅燈綠酒的區域，小酒店裏的女招待都粉面硃唇，花枝展招地，而且都排坐在門口，甚至和着音樂唱出誘惑性的歌來，旅客過此，那有不心動的。走進門去任意挑選一個陪坐喝酒，該是多麼迷人的境地，醉翁之意不在酒，這樣的酒店自然比堂皇大酒店要賺錢多啦。

同時再往西，龍山區，一個龍山寺，裏面石柱上浮雕着盤龍，藝術手腕非常高超。每到晚上，寺門前石坪上夜市展開，許多小吃担，相士攤，打拳賣膏藥的，殘棋鬥法的，排開滿坪，各張臨時電燈，照得通亮，逛夜市和遊手好玩的人，摩肩擦踵，熙熙攘攘，比白日市場還要熱鬧。

延平路是台北市相當長的南北直貫線，從北門口起，向南的，穿過城區，稱南路，向北的稱北路，長有數公里，一直從小南門北通臺北橋。

台北橋是淡水河上的交通命脈，西行轉折向南，便是去南郊的公路，橋長有六七百公尺，計有七個鐵架，工程甚爲浩大。橋上卡車可以三輛並行，兩邊還有人行道，其寬闊也可想見了。

在延平南路的中段，有一座建築物，有四五層的高，佔地也很大，這恐怕連上海也找不出這樣的雄姿，這就是中山堂，光復以前原稱做公會堂的，光復時日本人在台簽降的事，就在那裏舉行的，當時並命名簽字地點爲光復廳，是極有歷史的價值。

中山堂中部的劇場，可容萬人，四面禮堂會議廳，餐廳等等，也都相當寬大。

其餘如省立醫院，地方法院，台灣銀行，郵電管理局，菸酒公賣局等等的建築，都帶了些歐美風味，而路傍遍植樹木已經含有熱帶的情調了，馬路人行道完全做在店樓下，行人雨天可以不淋雨，晴天可以遮太陽，和廣州街道有點相像，氣候是那麼的溫和，四季永如春夏，所以花開四季，綠蔭常濃。

植物園和動物園

植物園在南市，當博愛路之南端。這是一個熱帶植物的園林，包括花房，苗圃，池塘，民教館（原是日本人的建功神社改建的）以及台灣省電影攝製場，範圍很大，只可惜太嫌荒蕪了一些。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電影攝製場，凡光復受降，去年 蔣主席蒞台，今年白部長宣慰等等，均由該場攝製影片，並拷貝分送各戲院放映，其宣傳和教育的力量，有很大的成就。

從植物園會連想到動物園，那就是要回到原來的中正路的十字路口向北行，直穿了中正北路，大約有四五公里的樣子，便到了中山橋，（光復前叫明治橋）是用水門汀的橋基，大石塊砌的橋欄和人行道，用柏油舖的路面，從那裏過橋北去，通內湖，從橋北轉向西去便可到士林，草山，北投和淡水。

動物園就在橋南的左邊，那裏地名叫做圓山，化幾元錢的門票，可以進園遊覽，這動物園便建設在圓山上，建築成盤繞曲折的道路，在路傍便有三步一堆的動物栓，或屋或舍，或鐵籠或木欄，內中也適應着各種禽獸而築起假山，池塘，小泉，樹叢，花木。動物舍籠，編號至數百，但是現在很多空空如也，據說當盟機轟炸時，恐怕野獸跑出來傷人，所以虎豹猩猩狒狒等，都用槍斃了，製成標本，另外陳列在紀念室裏，現在活的動物以台灣猴子最多，各種雞兎蛇猪也不少，最名貴的要算美麗的孔雀可怕的牝獅和會耍把戲的老象，它會張嘴接你的香蕉，也會用長鼻子接了你的香蕉片放到頭頂去。其餘鶴鷺飛禽，大都是些熱帶的飛禽。

台灣神社和劍潭

在中山橋上，你能够看到一個很高大的木牌坊，上面沒有一個字，而木材大得可使四五人合抱，兩圓柱豎着三方，樑架着嵩然傲立，這是日本神社大門的表誌，日本人稱之謂「鳥居」，台北神社就在它左邊的小丘上，一路是燈台，直上上頂，兩傍還有銅獅銅牛，銅人鋼砲等等，或記其功績或象徵其侵略意識，中路層層而上，還有兩個石的「鳥居」，最後是神社了。自然歷來送進去的敵忠敵將的神主牌，十足顯得侵略者的下場，那些神主牌，早在投降時東渡了，現在留下了一層層的空屋，如果利用改作忠烈祠，該多麼好呀！

到內湖去，那裏有個劍潭，潭水平靜，山樹倒影，雅緻異常，誠如在西子湖上遠眺南屏山了。據說當年鄭成功在那裏鬥蛟而斬之。並投劍插潭中，以爲鎮壓，潭畔有劍潭禪寺，建築在山麓，甚是宏大，正界於山水之間，格外增長了風景的幽勝，一幅大好的畫裏山水了。

草山北投的溫泉

台北近郊的溫泉勝景有三，草山北投烏來便是，烏來在南郊二十餘公里，山路崎嶇，不大好走，最近始通公共汽車，草山北投在北郊，只十多公里，都有公路汽車可達，如果自己有汽車，那便可以恁意馳騁了，反正都是柏油馬路，去草山略需上坡，去北投却一直是平坦的，而且還有鐵路小火車相通，一直再往淡水去。

去草山和北投，是同一出發路線，其間分叉處就是士林鎮，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市鎮，街市屋宇的整齊，不下於其他各省的小城市，行車過此，不妨略停片刻，走到鎮的南頭去觀光一下鐵索橋。如果是秋天的季節，還可以去台省農林試驗所的士林園藝試驗支所去欣賞蘭花，幾百種歐美印澳和南中國種的蘭花，千紅萬紫，異香撲鼻，既美麗而又名貴。鐵索橋是大溪和山谷間的交通線，日本人建設台灣，這樣的鐵索橋，多得

無可計算，小則就在兩峯對峙的山腹，或者豎起很高的水門汀架子，吊起來，下面沒有柱和脚；大則中間架上兩個墩架，有如英國倫敦橋的樣子。士林的就是這樣，成三弦形式，鉄索都是有小手臂那麼大，橋面大都用木板舖砌，也有用水門汀片的，橋上都能够載得住裝貨大卡車通過。四川灌縣的繩索橋，實在無可比擬。

去草山的路又向右，過了士林便趨入山道，那灣灣曲曲，直造山坳的一片比較平坦的地方，那裏有個草率的公園，那裏建築了許多旅館和機關的俱樂部或招待所，這些裏面都引水爲泉，水多硫質，熱度很高，據說可以治皮膚病，腸胃病，精神病，婦人病等，加之山谷的美麗，風景的幽秀，以及玲瓏小巧的建築，濃綠叢叢，野花處處，不覺得心神怡爽，以爲是蓬萊仙境却在那裏哩！

溫泉泉源在內山，有小徑可通，不數里便到了噴火口，但見紅火融融地從一個山口裏噴出來。人不能近去，因爲熱度很高，那裏便是由大屯山，七星山，紗帽山，竹仔山，面天山，菜公坑山，以及小觀山等所組成的大屯山脈，這是台省惟一的火山。附近山谷中不斷的流水，都在冒着氣，硫味濃厚，刺鼻難受。而溫泉洗浴，可勿用肥皂，自會覺得皮膚上滑溜溜的，浴後小睡再起，精神爲之一暢。

從草山到北投，無須回到原路去，可以另覓山路，繞埡跨谷，一路上也見了許多硫磺田，彷彿是山埡中的水池一樣，液體呈淡黃色，處處在冒着白烟，氣味很濃，汽車得在這個氣氛中走上好一回，叫人實在受不了。但是那些採硫磺的人，在池畔工作，却像若無其事的。

北投原是一個比士林大些的鄉鎮，因爲附近有溫泉，闢爲遊覽區，並建設公園，所以擴大了，原有的鎮稱做老北投，遊覽區則稱爲新北投。

北投公園建築在山前的一片平地上，中間一個噴水池，四週風景很是美麗。叢花處處，遊人如織，光復紀念碑挺然鶴立，小飛瀑濺濺有聲，花架上紅紫爭妍，傘蓋也似的中心獨柱亭，別饒風味，綠茵有如絨毯，坐椅小憩，非常舒適，四週山谷中旅館，比起草山猶多，從山下一直排到山巔，夜景更美，山谷電燈，參差閃灼，誠如玩具，遠眺台北市區電燈，有如繁星，又像天外另一個光明世界。

只是那些地方，小旅館的風尚不古，陪夜姑娘一呼百應，所以單身漢常在那裏尋找「安慰」，實在太危險了。

坐火車或汽車再西行，可到淡水，那裏有個水濱浴場，是夏天洗海水浴的勝地。而且還保持着大自然的美姿，自由而平民化的。

仙公廟、碧潭、烏來瀧

遊罷北郊，再往南郊，仙公廟，碧潭，烏來瀧，是在一條路線上的。有公路可以通行，或者坐一段小火車到新店遊碧潭都可以。而且中途在景尾下車，再換坐抬車到山脚下，步行直上仙公廟去作一次壯遊。

南行道中，從車窗裏可以瀏覽台灣大學的校舍和校景，自來水公司的大蓄水池，台北電力變壓所，以及附近煤礦的輕便鐵路軌行手推車，一切都是美的風景的點綴，一切都是新台灣的工礦事業。

景尾是個台北縣屬的小鎮，從那裏可以坐那別有風味的擡車，擡車彷彿是手推的軌行平板車，牠的四個鐵輪行駛在小鐵軌上，平面上還裝置着坐櫈或籐椅，有些上面還架着布篷，以爲遮陽，每車可坐六個人，由一個或兩個勞力者推着前進，凡遇到下坡道時，連那勞力者也站上車邊，任其滑行而進。遇到對面來了車，則須下車，把擡車搬開，讓對方通過，這在他們當然有一定的規矩，不至於各不相讓的。

行數里，便到了盡頭，就在那裏的小村上改由步行，不多時便到山脚，拾級而上，每數十級便有一個休息平坦地，既可以緩舒精力，又可以瀏覽風景。如此的越步越高，遠近景物，盡收眼底，山鳥唱着歡迎曲，輕風送着野花香，樹木在梟舞，雲朵在飛行，一直爬上一千二百八十二級，便到了山頂。浩然之氣，豁瀛胸懷，俯視羣山，萬峯來朝。山巔一座仙公廟，廟宇並不算大，但紅磚粉牆，琉璃片，飛龍屋頂，再襯托着面前砌成弧引的石級，濃綠森森，却顯得十分美觀，廟內香火很甚，善男信女成羣結隊，不辭艱辛地爬上幾千公尺高的山嶺，虔誠膜拜，這完全是信仰，和我們的漫遊是不同的。

新店是台北縣文山區的一個鎮，鎮邊溪河拐灣處，山巒重疊，秀色可餐，山脚溪水碧綠，面平如鏡，這就是有名的碧潭了，架起小艇，來去盪漾，仰首雲天，氣概非凡，靜聽槳聲，幽悠詩情，幾乎叫人發生脫塵出隱哩，溪河相當寬闊，上面是用鉄索橋貫通的，這橋只抵得上士林鉄索橋三分之二，而車輛依然可通。

從新店到烏來，只有公路可通，這公路是左依山崖，右臨大溪，灣灣曲曲，盤繞有趣，觀眺山景，兼賞河曲，景色美妙，中途仙遊峽，是兩峯夾溪，已是絕路，可是仍有鐵索橋可以通行，工程可佩，當時爲建這座鉄索橋曾經由於山塌犧牲了很多工人，現在在橋頭立下石碑，以爲紀念。

汽車過橋，平穩如履陸地。再前行，拐過山崖，便是大水閘，這是水利的鉅大建設，閘上閘下的水位，相差何止數丈，條條瀑布，勢如萬馬的奔騰，蔚爲大觀。山中木材盛產，大都是檜柏之材，全用卡車裝運出去，材大而量多。

到達烏來鎮，再前進數里便達懸崖飛瀑處，這和水閘上的人爲瀑布迥異，高懸數十丈，頓成

銀河倒瀉之勢，水珠露霧撲人，瀑下水潭翻滾，白沫浪花，變幻生動。

烏來溫泉是台北三泉之一，而且成份最好，溫度最高，也有旅館引以成池，能到那裏一浴者，莫不稱頌傳讚。

那裏已經是高山族的區域了，那裏可以看到面部刺着暗藍色的花紋的高山同胞，雖然他們穿得很破襤，但年青女子已多燙髮畫眉，不再刺花了，他們的住家都在高山中，那裏該是高山七大族的泰耶爾族分佈區。

板橋林園之勝

板橋是個大市鎮，台北縣政府就設立在那裏，離台北市只有七八公里路程，可以坐火車或公共汽車去，現在還有用汽油的一節頭小火車，專門往來於台北板橋之間，交通可謂便利的了。這不僅因為縣政府的關係，同時板橋煤礦很大，其他的工廠也很多，再之，還有一個林園，引人遊覽，旅行的人莫不接踵而至，都以一遊這園林勝景為快。

林園是巨紳林氏的私園，園內相當大，假山，池塘，花塢，曲欄，亭台樓閣，花草點滴，佈置得玲瓏透剔，雅緻幽勝，不讓蘇州獅子林專美於前，反覺另有獅子林的所不及之處。

教育和信仰

台灣最高學府有省立台灣大學，和師範學院，台灣大學是接收以前日本帝大而改辦的，文理各院都齊備，猶以醫學見長，今年並增設會計專修班，校舍宏大，設備週全。師範學院是造就師資的學校，此外中小各校，何止數十。台灣同胞受日本人奴化了五十一年，教育方面的壓迫，尤其厲害，所以接收後，努力加强教育化導的工作，所幸同胞愛國心很大，所以中國文字始終未為日本人消滅，人民言語以閩南語為根蒂，雖然日語是算最普遍的，但人民很努力也很容易學上了中國的普通話了。

台灣人民尊重孔夫子，比別地還熱心，那是日本人無法改變他們的信仰，且看房屋的建築，一般的都是日本式的木屋蓆地，以及街道大廈趨於歐化，但寺院廟宇，仍然是中國古代的宮殿建築，不僅他們不敢動牠一絲一毫，而且歷年還加以修葺。

龍山町的龍山寺，太平町的城隍廟，東門口的觀音堂，以及許許多多的福德寺之類，都仍舊有一般善男信女在燒香膜拜求安慰。

再看那大龍峒的孔聖廟和保民寺，規模更加宏大，那兩座寺廟聚首在一起，這不同宗教的神和聖，却在一塊兒相守着啦，這可從台北橋頭，直對延平北路再向北而又偏東的地方，地名叫做大龍峒，只是原野裏的一轟小村莊。平時恬靜得有如畫裏的景物，大榕樹老幹如大蓬，獨自兀立着，小池塘很幽靜地像個處子，洗衣婦在搗着杆，幾只白鵝在池畔和小羊吃草，偶而晴空裏幾只白鷺掠過，飛向田間去了。前面是保民寺的大門，側裏是孔廟，花瓦紅磚飛龍屋脊，這一番風情是美麗而富有詩意。

保民寺內大殿中立，內供城隍爺，兩邊塑了許多騎着各式怪獸的將軍。邊廊兩傍是事務室和禪房，後殿還供着觀音，送子娘娘，和其他神像，走廊裏幾扇「肅靜」「迴避」的道牌，不覺令人肅然。

孔廟分三進，前院桂子，花開黃白，陣陣香味，滲入肺胃。正中大殿上供着孔聖的神主牌，後殿供着孔聖的父母兄弟的牌位。兩廊偏殿，供着三千弟子七十二聖賢以及歷代累世的儒家牌位如公羊，韓愈，李白等無數的牌位，眞是集數千年儒家於一堂了。全是靑一色牌位，十分顯得整肅和莊嚴，人民的倫理信仰，全都寄託在那兒。

此外還有一個事業的信仰，便是國姓爺鄭成功了，他的宗祠在台南哩。

農商銀行

The Bank Of Argricuture and Commerce

專營

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上海分行　河南中路三〇九號　電話　九五一八八　九二五〇一　九〇四二六　九七一七七　電報掛號　六五九三

上海辦事處　常熟路（善鐘路）一五八號　電話　七四六四一　七五〇八三　七五〇九六

南京分行　建康路二〇一號　電話　二三三二三　二三三二四　電報掛號　六八九二

南京辦事處　中山路四八號　電話　二三七一一

路南風景多奇奧

趙德厚

到路南的路線

路南，是雲南省會昆明附近的一個小縣份。雲南自抗戰以來，除昆明是各地人士週知之外，談到路南，恐怕知道的人是太少了，尤其自勝利復員之後。不過路南這個地方，雖然不在主要的交通線上，不給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路南有石林，有大叠水，有長湖等等的名勝，雲南的種族是非常之複雜的，而路南又有着若干種類的夷人，要想明瞭一些夷人們的生活狀況，路南也是最適於去調查和最便利的地方，所以，不到過路南的人，印象當然不會深刻，自到過路南以後，才覺得路南這個地方是值得人們留戀的了。

我雖然是一個雲南人，可是路南從來沒有去過，不是說沒有機會，反而機會太多了，認為隨時隨地都可以去，一直到前年離開雲南到江浙一帶時，到許多名勝地方去遊覽，越想起雲南的路南，越發認為一樁憾事。現在，我又重臨我的本土昆明了，覺得路南是非去一遭不可的。

由昆明到路南的路線共有兩條：一條是乘汽車沿公路經呈貢宜良到路南，共一百一十多公里；一條是乘滇越路的火車經宜良到狗街子站下車，再步行二十公里到路南，我因為一時找不着直達路南的長途汽車，遂走第二條路線。

痛話滇越鐵路

二月十六日，我便搭上了滇越鐵路的慢車，十時半鐘到了狗街子站。這一段火車的行程，共計七十餘公里，足足走了四個半鐘點，若在京滬路的對號列車，頂多不要兩點鐘，我記得由上海到蘇州是八十七公里，凱旋號的列車只消一點零四十分鐘。這樣的慢，一則雲南地帶多山，鐵路曲度甚大，一則鐵路自三十年由我國接收管理後，沒有更多的器材修理和補充，都是東移西補，嗚嗚的鳴聲行駛過來，正如老牛拉着破車。

滇越鐵路雖然破舊不堪，不過我方管理的情形非常良好，經六七年的改進，現在已做到了按時開車，按時到達。回想接收過來的時候，那時管理情形不大好，開車沒有準則，先後一兩個鐘頭是常有的事，有時時間晚了，就將整車的旅客中途歇下來，次日天明又走，前年我軍到越南舉行受降典禮時，我曾經喫過一夜中途停車的苦味。我接收後頂令人不滿意的是七凸坡那一回的慘劇，七凸坡在狗街子與昆明之間的一段山麓地帶，有一次因下坡煞不了煞車，一千餘乘客的生命，就在翻車的那一霎那結束。

滇越鐵路是法國人侵略中國的一條鐵路，就如東北的中東鐵路的性質是一樣，光緒三十年興修，宣統二年完工，讓法國人經營的年限是八十年，到民國七十二年我國才有權利出金錢向他收回，他的詳細情形，謝彬先生著的「雲南遊記」裏有一段紀載：

「自老街至昆明共行二百八十九英里零七，此段鐵道，由一八九八（光緒二十四年）年中法北京條約允歸法國建築，並設郵務司，俱用法人經理。自一九〇四年滇越鐵道公司成立，籌定資本法幣一千七百五十萬佛郎，開始建築，至一九一〇年工程完竣，全部通車。計架橋樑四百二十五座，共長一萬六千七百二十八尺，計鑿山洞一百五十八處，共長六萬零六百八十尺，工程之鉅，為全國已成諸路所未有。且路線經過，多為人跡罕到之區，建築之時，工程師及工人，因感受煙瘴而死者，不知凡幾。又路線經過，多在山腰，每值夏季多雨，水自山頂奔流，動輒冲毀路軌，歲需修理經費，亦屬不貲。於此足徵法人開拓領地，勇於犧牲之決心，殊可欽而可懼也！」

現在滇越鐵路能夠通車的地點，只在開遠縣屬碧色寨，由碧色寨到河口中越交界的這一段的鐵軌，已被我交通當局撬來舖修敘昆（四川敘府到昆明）鐵路，主要的大橋樑，因在戰時防範日本由越南長驅直入進攻國防的重鎮昆明，亦被我軍事當局炸毀了。滇越鐵路，以前是雲南到上海的要道，對於交通一項而言，對雲南不無裨益，交通部有好幾次都要興修，目前仍然停擺，除經濟問題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外交問題。最好還是完成全國的鐵路網，免得將來過境還被法國人抽人頭稅——我想。

慢車由昆明到狗街子時須停六七站，每一站上都見賣咖啡和修路的安南人，安南人，原和我們同文同種，現在仍然是法國人的奴隸，從前往往在車上，看見安南人必恭必敬的服侍法國人，和法國人虐待安南人的情形，現在這些現象雖然沒有，看起來安南人總有點畏縮的樣子，可見一個國家亡了國，人民們是如何的楚痛和難堪啊！

呈貢的菓園，是列車經過的地方，在隱隱忽忽的枝頭上，看不見一些花兒，在我座旁的一位鄉佬告訴我：被年那一邊的一仗大雪弄壞了，令

年昆明的水菓一定要貴。所謂「雪兆豐年」，這是對菓藝的人們說的寃枉話。

七凸坡附近有一個陽宗海，周圍十五公里，海岸線曲折成趣，風景佳麗，現在省建設廳正籌劃了好幾億元錢，從事培植爲一風景區。昆明有昆海，不能說不好，因爲五百里滇池，太廣泛了，不容易着手，不如陽宗海的小巧秀麗動人。陽宗海交通方便，不難成爲一有名的名勝區，我可以斷言的。在清晨，燦爛的陽光照耀着碧綠的海水，四周的海岸線曲折得多麼美麗，遂打開相機，在車行疾速中拍照一張，因速度開得快，而且拍的是遠景，沖洗出來看看相當清晰，我認爲旅行的最好良伴，還是「照相機」。



十三年前防禦共匪所建的碉堡。

共匪竄滇遺跡

十點半鐘到了狗街子站，下了火車數十步路，坐小船過了江，江那邊有若干運東西來的馬匹，是準備接客貨到路南的。一匹馬五萬元國幣，行走二十公里的小坡路，不算貴，然而，我終於放棄它，因爲運輸貨物的馬，沒有鞍蹬，不熟此道者是不敢輕舉妄動的。我想單獨一個人跟着馬班走，馬班現在不走，至少還有兩個鐘點，我感覺到白等兩個鐘點，未免可惜，不如隨便走走，去山脚等他們不是更好麼？反正他們已經指給我看到路南是要翻過那一個大山坡的。好吧，我就在山脚等他們吧！

行走不遠到一個村莊，村莊的前頭還有一個雕堡，雕堡四周有槍眼，依稀地在他的粉牆上還看出「堅壁淸野」四個大字，立刻我就回憶出這是對付共產黨的，在民國二十五年的時候，共產黨曾率他的黨羽竄滇，所到之處，子女玉帛，無不爲之洗刧，就是路南附近各縣縣長，持僅有的武力忠貞與之抵抗，都是爲國犧牲，此事已事隔十多年，可是飽經風霜的雕堡，依然無言地峙立着，設使這雕堡有知，知道目前共匪正擴大禍國害民的工作時，不知更如何的羞憤了。

行五公里之遙到了「化所」，是一個小鎭，有賣茶食的，出了此鎭便要爬大坡，所以往來路南的人，都要在這兒歇歇稍。歇稍時，我相識一個到路南售鉛質器皿的朋友，他立刻就起程。只有我一個人跟着他爬上大山坡，山坡後面一下坡便是路南縣城了，我和他慢慢地爬上山之巔時，舉目四看，俱羣山起伏，眼界越寬，越覺胸襟的開擴，越覺自兒的渺小，「假如沒有他，在這荒涼的世界裏我是如何的感到空虛？」我心裏這麼想，因爲舉目四看，如曹操所說的：「天下之英雄者，唯使君與寡人耳。」四週都是曠野荒山，不見一個人的影兒。

在路上我問他，我們這樣行走，怕不怕盜匪呢？他說不要緊，彷彿這些時候沒有出過一樁岔事，我的心也就安了一些。他是一個售賣器皿的生意人，也懂得一些新聞，他說：最近路南的情形有些不大好，因爲在縣境邊界地方，有些人民偷種雅片煙，縣政府派民兵去打，打不過他們，反而被煙民俘擄了，煙民數目有好幾百，還有衝鋒鎗，聽說有一天要來擄路南城，所以這幾天夜裏，路南都在戒嚴！

退後吧，懦夫！還是鼓着勇氣於下午二時四十分鐘到達路南縣城，統計由狗街子走到此地，足足花費四個鐘頭。

四十大盜越獄

到路南的這一日，恰值路南的趕集日子，城裏城外，擠得亂哄哄的，我就去找一間旅館住下。說到路南的旅館，非常的寒傖，我住的這家是算最好的一家了，除一枕一被之外，墊的一床滑席，此外什麼都沒有，我們在都市裏生長慣的

人，這樣的覺叫人如何進入清夢，好在白天走路疲乏了，到晚來的眼合了一會。

路南縣的街道非常狹窄，縣政府就在街中央，距四城的距離也近，不上五百步路。我記得從前某人作歪詩一首，形容某縣的狹窄，詩曰：「好個某某縣，衙門像豬圈，大堂打板子，四城聽得見。」若以轉移形容路南城裏的狹窄，誰曰不宜？

路南看來民生很苦，通街找飯吃只有一家開館子，名曰東華酒樓。所謂酒樓云爾，不過是一家小飯館，進來五個人包你打不過轉身。這位酒樓老板在吃飯之時，對我講述一回昨晚十二時本地發生的一椿新聞：有四十名犯重案的大盜，集體越獄跑了，他們大盜之中，還有槍，一時呼嘯衝殺出來，四散逃命，後來縣府只捉回三個……

他們呼嘯着衝殺出來，此種鏡頭，眞是好看，不是最現實的一部美國影片「阿利巴巴四十大盜」了麼？這些重犯越獄出來，無疑地會增加治安的不安，若不是傍晚的時份有十七輛全係裝載士兵的大卡車開到路南城，全境的人民更不知是如何的感到恐懼和不安！

路南的風景線

路南一出城來，風景就美麗了，城東門有一個湖泊，寬約數百畝，靠邊有一個小山丘，樹木蔭翳，上建一三層的非塔非樓的建築物，精巧壯觀！現縣府將附近闢為雙龍公園，取意是白龍黑龍二龍潭的水都傾注於此湖的原故。這個高聳的建築物人家稱為魁閣，還有一段最有趣味的聯話：

魁閣裏面原先沒有供魁星，因為文廟傾圮了才遷移過來的。當塑魁星在閣樓上，尚未完工時，恐怕朝前傾倒，塑工就用一根繩子，繫在魁星的頸子上，待穩定時又再放開。恰巧這時候，忽然來了一位石屏縣的文墨人，見了魁星繫頸子的這副尊容，馬上作一聯以嘲笑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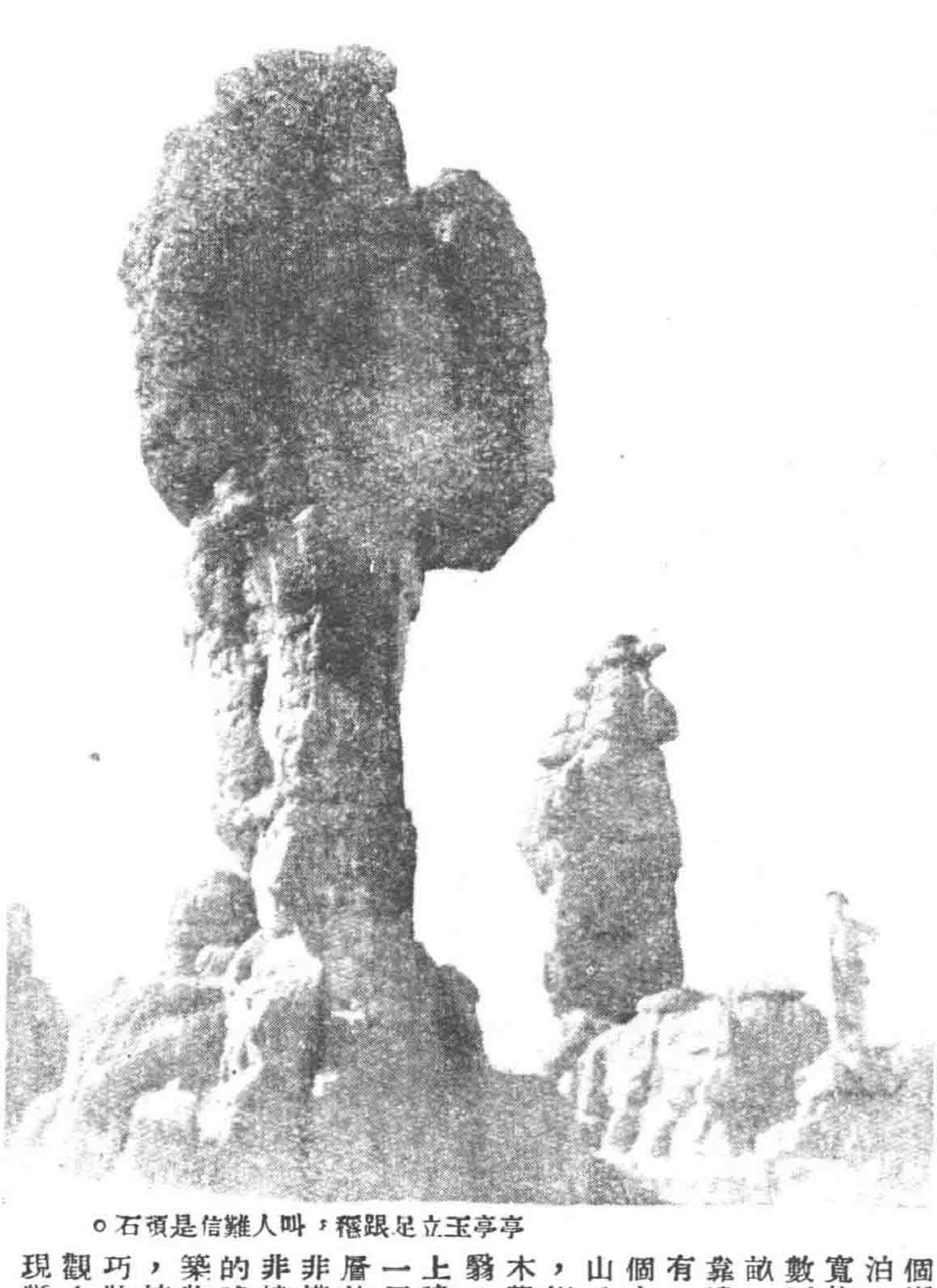
「一境無才，急得魁星來上吊；

三科不中，惱恨孔子叫搬家。」

這副對聯眞有意義，來雙龍公園遊覽的人，都會背誦它。

西門外有一個獅子山，寺廟建築在一個絕壁上，遊人只能由後門通入。我因為到路南很早，獅子山也去玩過，這裏也有一個神話，說絕壁上有詩一首，詩句是未被人懂得，倘若哪一個懂得唸出了，壁門馬上會打開，裏面有金銀財寶，其價值夠買雲南貴州兩省呢。

路南的名勝除我們所要到的石林，大疊水之外，尚有天生橋，芝雲洞，長湖等地方，當天到去遊覽哪一些地方還沒有一定，當然在這個心裏到處都想去一下。



亭亭玉立足跟穩，叫人難信是頂石。

石林天下奇觀

就在我到路南的這一晚上，在街上恰巧碰着一大羣來路南的遊人，不是別的，乃是昆明國立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和講師，天主教會，女青年會等等代表二十餘人，是前天到路南來的，他們來的目的是到縣境邊區圭山地方，舉辦國民教師講習會，講習的主要目的是要叫他們如何普及夷人教育，因為在路南全縣的夷人，有四萬餘人，佔全人口三分之一。查院長雖是大學校長，却很熱心邊區的夷人教育，據他表示，民國二十七年聯合大學遷昆以後，就與路南結下不解之

緣，一共到路南一十四次了，雖然在這社會多變的十年間。他見我剛來路南，非常婉惜，他說：「我們今天剛由石林遊覽歸來，你早來一天不是更好？」天啦！這種團體旅行的好機會向哪兒去找呢！正說間，到石林去的希望從新又有了，他們一位姓馬的會員，也是今天由宜良趕到路南，沒有參與他們的旅行，我兩個交換了一下意見，定明早上七點鐘去石林，下午兼程趕到黑龍潭，和他們的大隊人馬會師。

第二天淸早，這位姓馬的又和我住的店東馬先生，一齊三個人步行到石林。八點鐘出發，向東北方行，九點鐘到「舖子」，問一問村人，知道行走的路程已有一半多了，再走五十分鐘，便到石林。


天造奇觀非過譽，頂天立地千雲霄。

一般的叫石林，是指沿公路去的最終點而言，其實所謂石林呢，一出舖子的遠山上黑黝黝的一叢叢的就可以看見，而所看見的範圍，不僅大家認爲「石林」的那一點點，我們到要翻山的時候，就碰着若干一個個樹立的大石頭，或如人形，或坐或立，又或似珠羅傘蓋，又或似飛禽走獸，有相連的，有孤立的，坐出若干奇形怪樣的表情。我喜不自勝，打開相機準備拍照，馬先生擋着我說：「好的在上頭，你忙個什麼？」我聽了他的話，遂收拾相機，不到西天，怎麼會見得着佛頭？

約走了一里路，石林到了，假如是在月白風淸之夜，天空的光線不怎麼强烈的顯明，舉眼看去，誰不說我們將要到一個大森林中去探險。

石林精舍，一所三間的平房，在石林進口處的當頭，是縣府建築來供人憩息的，內有一鄉婦招呼茶水。石林精舍不怎樣精，不過可以住上一住，裏面尙預備有木榻七八張，是供遊人留宿的，地方也寬敞，我看二三十個人，也馬馬虎虎可以住得下。由精舍遠望，石林一一在目，在我未介紹石林之先，先來談一談石林的成因：

石林的被人注意，有書籍記載，頂多不會超過一百年，我翻閱縣誌，更沒有較遠的記錄，再說近一點，能夠使一般人的注意列爲名勝遊覽區，也不過是抗戰以後的事，在石林的各種題咏裏和開始培植的時光就可以斷定。石林的林尖，原和周週的山脈成水平，因爲年深日久，經風吹雨淋，或經大水的沖滌，故爾附着在石上的泥土漸漸的散失了，只留下比較不易剝蝕的石頭存在。又有些石頭呢，自身又經若干年若干年風雨的剝蝕，原來是一大塊的，現在不是成了有連續性的孔道和屏風，便成了孤立無靠的桅竿，所以奇形怪狀，姿態百出，成了現在的奇觀，因此有人題詠稱曰「世界第二名勝」，或「天下第一奇觀」，並非過譽，只要到過石林一遊的人，都感覺到十分奇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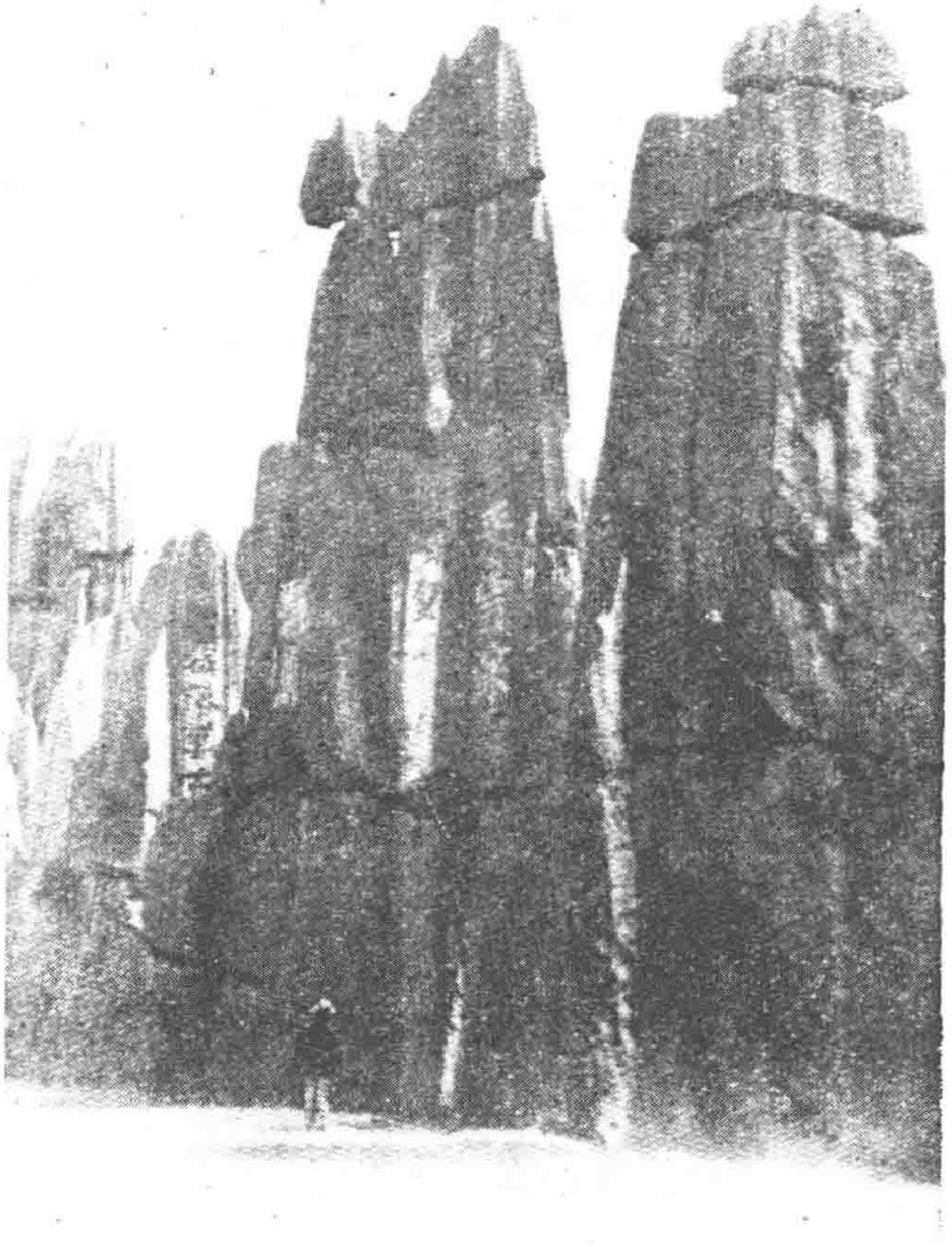
關於石林的成因我也請敎過地質學家，都認爲石林非常別緻，看它每一石峯中都有若干橫斷線，橫斷線是一台台的，先由上面逐漸往下一台台的長成。這彷彿是神話，橫斷線是被水浸蝕的痕跡，水平面是平的，故爾甲峯和乙峯的橫斷線高低是相等，你要知道啊，說不定在我們的祖先——人類——尙未出世若干年以前，這兒原來是澤國，我們現在不過是彷彿當時水晶宮中的魚蝦，若干年後，水勢退一點了，若干年後，水勢又退一點了，每退一次，遺留出一台橫斷線，所謂滄海桑田，此之謂歟？石林，是值得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玩味的地方，不僅只供人遊覽品題喲！

石林的自然佈置非常適當，其中有大門，有後門，還有城郭，要石林先由大門進，人就在石

縫中鑽來鑽去，石縫有寬有窄，寬的如像巷道，窄的兩百磅胖子過不去，而石縫的路灣灣拐拐，忽高忽低，有時上天，有時入地，其形態類似蘇州獅子林的石山，不過偉大處，奇絕處，要超過獅子林幾千萬倍。要知道，石林的路如魯迅所說是「人踩出來的」，截至今日止，沒有人故意去培植他，石林的偉大，就在於他是天然的。

我們遊覽石林是得店東馬先生作嚮導，若沒有他指引我們，在石林裏面，恐怕就如進了孔明先生的八卦陣，連魂都給迷住，左走不通，右走不通，找不着路出來了。

要想用筆墨將石林畫得活靈活現是很困難的，解決這個困難的唯一辦法只有利用照相機。我眞不知道兩峯之間，會鑲着一塊大石頭，若用人工，十架牽引機也拖不上去，從底下看，又彷彿天生的一座橋樑，正所謂天造地設，鬼斧神功。



石多異筍排空起，采雲深處互爭輝。

石林是現代史

一般談歷史是分好些時期，我說石林是一篇廿世紀的現代史，從前沒有人注意，自雲南省前任主席龍雲遊罷頒題以後，接着周鍾嶽，何應欽，相繼留一些雪泥鴻爪，而蔣夫人於民國三十二年也去遊覽了一趟，自茲開始，石林之名天下揚，一天天的，讚美石林的詩詞文句不絕如縷。石林，將來一定成爲雲南最有名的一個名勝區，在這種趨勢是看得出來的。石林，從前爲什麼不出名呢？近來纂修的路南縣誌裏就說得明白：「路南雖附近省垣，而仍僻在一隅，雖有天然勝蹟（指石林大叠水及諸名勝而言），足供眺覽，使人流連不忍去者，要不如大邑通都，四方名流之所接跡，以故湮沒而無傳。」

石林最古老的碑記，要算民國二十五年紀念石林精舍舉行落成典禮的石碑了，其中對於石林十分表彰，今錄一段如下：

「蓋聞吳王試劍，勇立之石以名；漢武彈基，馬澤有形烏指；九子在漁陽岸左，誌見播陽；千人在劍池岩巔，記標吳地；號爲禮星，平里莊則文成北斗；形如羅刹，同泰寺則懷抱嬰兒；皆石之奇偉怪異，足資觀覽者。然西爪東鱗，散列各地，子虛烏有，半屬空言，雖藏賢林卓着劍川（滇西），未免零星斷續；燕子洞勝名建水（滇南），豈能博大昌明？大理石可製屏，僅爲文房清供；左苴石堪作硯，祇藉翰墨流香。有奇石林立，占地數百畝，而無美不臻，氣象萬千重，而有形畢肖，任高人之遊目騁懷，莫不嘆爲觀止，儘大衆攀登咏嘯，饜有盡興者，有之，唯路南之石林尚矣……」

形容石林的題額，則有「天下第一奇觀」，「世界第二名勝」，「頂天立地」，「采雲深處」；「磊落萬古」，「天造奇觀」，「雲石爭輝」，「萬笏朝天」，「千峯挺秀」，「碧蓮玉筍世界」等。

詩句呢，也是現代人的作品，頗能道出石林之勝的地方，今亦錄數首如下：

「岩高數十仞，攀援始可入，其中怪石立，萬隊千騎窟。」

「何處飛來怪石叢，盤根竇竅鬱玲瓏，森森稜稜鐵騎列，萬戶千門曲澗通。」

「鐵筆摩空天削成，開鑿無容修月斧，龍蛇窟仰雲根穿，支峽撐圻若門戶，探奇歷險學猱升，褰裳舉角翠如組，重重樓閣自玲瓏，奇峭千霄無尺土。」

正月八黑龍潭

正月初八的黑龍潭，是路南的漢人和夷人集會的一天盛大紀念日，尤其是夷人方面，他們對

於每年的正月初八這一天，看得非常之嚴重，除去燒香外，就是青年男女公開追求結合的一個良晨吉日，要看夷人的各種情形，一年到頭硬是只有這一天的好機會，所以我們於下午一點半鐘，由石林兼程趕到黑龍潭去看熱鬧，足足走了兩個鐘頭才到達。因爲我們不識路，人家說，鼻子底下可以通北京城，所以呢，一路問着走，當然走了不少的寃枉路。經過有一地名白龍潭時，潭水清澈，復有簇起的石林，田舍村樹，配搭其間，眞說不出他的好處。

黑龍潭除一泓清水和龍王廟之外，別的沒有什麼特別的，要算有特點嗎？就是龍王廟前的那四柱大香，就等於四根柱子，燃燒起來，足够延續一星期。圭山講習會的會員在此會了師，大香，好難得有的背景呀，來來來，在大香底下我替他們拍照一張，以留紀念！

今天的黑龍潭，五光六色的夷人被我們看見了，用相機對準她們正要揑快門時，有的回過頭去，有的一溜煙也就溜了，始終不願意留一個芳影在你的鏡頭裏。

夷人們的正月初八，可以定爲「婚姻節」，到了這天，沒有對象的青年男女們，都要來黑龍潭找對象，雙方當事人眉來眼去的認爲滿意，就手拉手的上山去。這裏，我來談談夷人的婚姻：

夷人的婚姻，有最徹底的自由，沒有介紹的陋習，更沒有父母的强迫命令，凡於男女到達成年，父母們就不准他們回家睡，他們的歸宿，就是到地方上特別爲他們而設立的公房裏去住，男的女的認爲可以白頭偕老，就可以在公房裏天作之合，而他們的婚姻，是基於情感，不同文明社會的人士們，講虛榮，講拜金。

漢人也能和夷小姐講戀愛麼，不能，待你傾吐出你要說的話時，她就說：「黃牛哀黃牛，水牛哀水牛」。哀者，靠攏的意思，是說黃牛與水牛互不侵犯，不能談婚姻了。

夷人們的生活

路南的夷人有十多種，最主要的是撒尼和阿細兩種，撒尼有本來的語言外，尙有文字，如房屋寫作[illegible]，吃飯寫作[illegible]，衣服寫作[illegible]，水寫作ɣ，是象形的文字。在圭山有一個法國人辦的天主堂，他們爲佈道起見，把撒尼的文字整理出來，同時用撒尼文翻譯一些與法文對照的聖經與他們讀。我們見了他們傳敎的精神，眞覺得慚愧，我們不說別的，在都市上的成年兒童，個個受到應受的敎育沒有？

夷人大半生活很苦，整天在勞力工作，他們的貧富沒有多大懸殊，可是，他們有時候很快樂呀，吃醉了，唱唱歌，跳跳舞。他們的跳舞，是團體舞，不限定參加的多寡，曾經在昆明舞台上公開表演過，博得一般人士的好評，就有點彷彿我們交際舞裏的「香檳酒」，滿場飛！在黑龍潭有好幾對夷人跳着，待我們走近時，她們却不懂而散，也弄得我們不好意思。

擊拳比賽，是外國最時髦的東西，若是沒有括過海風的體育敎員，他還不會敎你，不過在路南的夷人有着一種跌交會，和西洋的擊拳賽差不多（我說的差不多，是外表的看法），故誌書裏也有紀載，夷人也是我們的同胞，事關國粹，不妨抄錄原委如下：

「所謂跌交會者，其會無常，或因村中牲畜有瘟疫傳染，乃議舉行。先行計期通告各村漢人，有相識者，亦邀請參觀。選平原寬廣之地，名曰交場，屆期各屬男女畢集，有力者出而相較，初入場，鞠躬相向，繼以握手，其鬥力以跌交者爲負，不相搏擊，有跌至血流蔽面而猶未肯干休者，若連勝數人，名拔杠子，言無敵也，共相喝彩，敬酒掛紅。禮畢，相與笙歌。爆竹迎送回家，以爲非常之榮幸」云云。

你看「鞠躬」「握手」「喝彩」「榮幸」諸名詞，不是非常時派的麼？

大叠水看瀑布

二月十八日，我們又去大叠水看大瀑布，大叠水距路南廿公里，來回忙着點要整整的一天。

瀑布在全世界要數美國的尼加拉，可是遠在西半球的那一邊，去得起者的同胞有幾人哉？路南大叠水的瀑布，雖不十分偉大，要與世界上的瀑布爭一席座位，可是在雲南，尤其是在路南與石林同一個生長地就很難得了，我記得一本書上品論山水，說山無水則孤，水無山則俗，而路南有石林與大叠水，豈不是造物者有意安排，健全一個最名勝區？

大叠水在路南東南方，當地人煙稀少，村落亦寥寥，遊覽的人必須自備乾糧，能走路的最好，不能走路的可以坐滑竿。

未到大叠水之先，先到小叠水，兩叠水相距三公里，若不經人指點將小叠水認爲是大叠水，那才是白去一趟。到大叠水底下，幾大匹白練由半空垂叠下來，河流裏面激起的煙霧般的水花，隨風飄動，有時把人都籠罩在裏面，眞是奇觀！在酷熱的氣節，瀑布底下十分清涼，當地人比喻曰「吃寶珠梨」，其實應該說「吃冰淇淋」。

大叠水的公路不通，汽車不能到達，更比石林不受人們的注意。倘如將來有一個良好的縣長，把培植路南的名勝風景認爲當務之急，修修道路，維持治安，那是多麼好的一樁事啦！若利用大叠水裝置馬力來發電，則附近的縣份，大受其惠矣。中國不是窮，是有東西沒有人去利用，去開發。

聽說長湖的水相當清澈，因鬧匪患，只有俟諸昇平之日再來遊覽。還有，路南的土產乳餅，用羊乳製的，是雲南的有名特產。美種菸葉在雲南成效很好，路南縣大多數的田地都普遍栽種，質料同美國栽植的差不多，今年的路南縣，簡直是「美菸世界」！

蘭州四月風光

蕭祖華

在蘭州住居的時日，算一算，前後已有十年，不用說對於這個城市可算是相當稔熟了，它的優點缺點，閉住眼可以數出來一大堆，然而住久了，它自然有一種吸引力，這裏且讓我寫出前人所作的十一首「蘭州好」：

（一）我憶蘭州好，當春果足誇，燈繁三市火，綵散一城花，碧樹催歌板，香塵逐錦車，青青芳草路，到處酒帘斜。

（二）我憶蘭州好，薰風入夏時，踏火尋竹塢，醉月泛蓮池，泉石多清趣，園林盡古姿，晚來水車下，涼意沁詩脾。

（三）我憶蘭州好，秋天景最多，盤鶻顫白塔，牛馬辨黃河，蘆葦搖孤艇，霜楓到萬柯，龍山重九日，菊酒艷金波。

（四）我憶蘭州好，登樓望遠情，尋源來漢使，絕塹倚秦城，自得金湯固，常留玉塞清，鳳林遺壘在，千里暮雲中。

（五）我憶蘭州好，長河足大觀，金山衝濁浪，青石鎖狂瀾，槎自天邊下，橋從鏡裏看，中流遙指處，鳥影落晴灘。

（六）我憶蘭州好，山川列畫屏，馬銜遙積素，龍尾近拖青，飛瀑雙崖瀉，清泉五處聽，應知枕流者，日日啓雲扃。

（七）我憶蘭州好，猶餘太古風，亭亭曾候馬，橋臥入垂虹，洞有梁僧迹，泉因漢將通，王孫山子石，仰叠疊青空。

（八）我憶蘭州好，勳名壯昔年，鑄金秦守令，圖閣漢屯田，蘭谷彈音著，南陽理學傳，桓桓青海迹，端不讓前賢。

（九）我憶蘭州好，眞稱物產奇，牧羢堪充服，氂明尾可飾，冠儀萊菔後，蘋婆白露期，龍鬚還作菜，筐篚四方馳。

（十）我憶蘭州好，般般品味新，炮羔迴座客，酪乳餽鄉鄰，挾彈求芳雉，垂絲獲錦鱗，邇來黃河釀，還醉甕頭春。

（十一）我憶蘭州好，平生愛雅遊，簾垂春洞古，雨滴夜岩幽，琴韻金天觀，碁聲白雪樓，便時登木塔，萬里豁雙眸。

這十一首「蘭州好」，是清乾隆時蘭州的一個落拓舉人江徫符所作，見于秦維嶽修之皋蘭志，藝文卷十一，詩本十二律，佚某一。這十一首詩就時序，景物，人物，風土寫出蘭州的處處勝蹟，筆調清逸可誦。蘭州的優點雖然很多，但是在春天，春天之遲遲其來，却也令人頗爲煩惱。

春天的表徵

蘭州的氣候，在抗戰期中在四川苦熬過幾年的人沒有不稱羨的，因爲地勢高亢，雨量稀少，空氣乾燥，因之常常是蔚藍的天空，和明艷的太陽。夏天除了有大量瓜菓吃以外，天氣反而十分清涼；秋天當得起個：一秋高氣爽，萬里無雲」，冬天雖然氣候冷一點，但是豐富的陽光是毫不吝嗇的，只可惜美中不足的，就是這個應該是花香鳥語，桃李爭艷的春天，反而芳蹤難覓，姍姍其來，更「煞風景」的是「風姨」肆虐，「土伯」孱悍，紅塵十丈，灰霧蔽天，但偏偏的是「雨師」慳吝，難捨甘霖，因是嬌嫩的「春神」，便好像有意地躲躲藏藏，「猶抱琵琶半遮面」，實在容光黯淡得很。

蘭州的春，和江南相比，恐怕要差一個半月，那和隴南各縣相比，也要相差半月二十天左右，所以令尋春人士望眼欲穿，更何況每天下午你都得準備突然風聲呼呼，由慢而緊，接着便飛沙走石，塵土瀰漫，春裝上遍灑黃粒，口鼻中難免塡塞，案上沙積，指可作畫，此時此地，恐怕你眞要慨嘆：「冬天去了，春天還會遠嗎？但是春天不是我們的」。

「踏青」一辭，此處不大適宜，因爲田畔山麓，根本無草，而幸運的得以乘機凌雲，飛到「江南趕上春」，得以「和春住」的人，又是鳳毛麟角，難以多覯。所以墨客騷士，不免以缺乏題材爲苦，覊旅遊子，或不免鄉夢頻頻，夜夜臥遊，對於這留居數年的城市，忘記了它的優點，而覺得好感盡失。

陽曆四月，情景便愈來愈好轉，而顯得有點嫵媚多姿，漸入佳境了。除了柳色在日日加濃外，走在街頭，菜攤子上有一堆一堆的長成的蒜苗出售，其方法是將麻絲搭在碗裏，把蒜一顆顆安上，澆以水，數日後，蒜苗怒茁，然後將蒜整個提出，其根與麻絲糾結得以不散，買者拿去置於碗中，仍然生長，這可以說是最「普羅」的一案頭清供」，自然，你也自己可以種蒜，或泡麥子，細長的綠苗，都可以爲你的室中帶來一脈春光。

四月間，從街頭的小食中還可以看到一點去冬的陳跡，爲大家所享用了一冬的「軟兒」，這時已賸了些殘餘，偶見有六七個靜靜的偃臥盤中，流着半盤水，果上灰塵撲蓋，身軀臃腫癱軟，偶有欲食者，詢之價必駭人，因爲再吃須到年底，因而身價十倍起來。除外像「吊蛋子」，「窩梨子」都寥寥無幾，偶有發現。至於儲藏了一冬的冬菓梨，偶在大量應市，皮色更黃，身價亦高，但總因已過了時候，所以佳者甚少，「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外面仍是黃亮亮的，但

倒閉則多半「糠」了，肉發黑色，嚼之如木屑，它的黃金時代已逝，如今是「强弩之末」的時候了。季節上的「循環商店」現在已轉到收拾元宵賣糉子的時候，而街頭小販，則特多挑担賣「甜醅」者，此物係以一種麥子名曰「琵琶」者煮熟發酵而成，食之有甜味，乾食或泡以水均可。



蘭州黃河中之皮筏子　黃河上游以皮筏子爲交通工具

他們收小孩子們一點小錢，而給小孩們送上些不可預期的病，因爲街頭灰塵掉落，極爲不潔。乾菓類的生意，今年好像格外興隆，這裏所指的是街頭今年賣杏乾，葡萄干，和瓜乾的新疆維胞和歸化人特別多，大概是這些物品，去年新疆都有好收成，運來的極多，街頭這兒一堆，那兒一箱，貨色都高，葡萄多鮮綠香美，杏乾多澄黃肉富，都很潔淨，無往年之甚多汚垢者，買一斤葡萄干的代價，比吃瓜子便宜多了。接着菜蔬攤子上，也有幾種鮮菜上市以破多日來的單調的寂寞。譬如鮮芹菜；和一種小圓蘿蔔，色白，只有未熟白綠杏子大小，名子曰「紐子蘿蔔」，言其象一顆圓紐子也；更有「天鷄蛋」蘿蔔，色紅，較大；鮮蒜苔則來自隴南成縣；鮮香椿芽子也上市了。江南人喜吃魚者，亦不愁，因爲鮮黃河魚亦多，體細長，無太大者。自然，一過舊年，「臘肉」立刻就滿街賣。火腿和臘肉是隴西縣的大出產，因爲一個抗戰，寄居之人消費甚多，因而名聞遐邇，戰時，數汽車數汽車的往西安豫晉各地運，赴新疆者亦甚多，隴西眞是甘肅的「金華」。蘭州有總發莊，一打春，肉戶就煮肉沿街叫賣，肩上架起個高四脚櫈子，隨買隨割，味厚而醇香，大概因年來假冒者多，「隴西臘肉業公會」曾發過一個啓事，促請食者「認明標記」。隴西除臘肉為批發大宗外，尚有一樣食物亦甚佳，唯知之者不甚多。此物即「醃驢肉」是也。憶十五年前讀高中時，每年春初自天水來蘭恒行經隴西，必詢當地人以何處有好驢肉賣，經指點會去一家購買，黝黑之小屋中，陳列大缸七八，中貯皆醃好之驢肉，肉色赤紅，而極細綿鬆軟，味甚鹹，食之別有風味，某感特酷好此物，吾等之知此，即係感之介紹。惜乎有甚多人拗於成見，多不䐑食，粵人恒言狗肉味甚美，憾尙無緣領略，隴西驢肉味甚佳，則我所親嚐者，我願義務宣傳，天下老饕，來西北者曷購一試。

蘭州尚有一樣物事，春天最盛。即是過舊曆年後，大概因鷄生新蛋之時已屆，故小販們煮熟鷄蛋出售者至夥，其法甚別緻，蛋殼外面以顏色塗成紅色，賣者喊：「鷄蛋……惹……日……喲」，和賣生鷄蛋的「鷄蛋！鷄蛋！」的口調大不相同。挑子一歇，就有大人小兒簇集一堆，互相挑蛋，以蛋之尖端，在牙上磕一磕，試其硬度如何，自然從響聲上亦可以辨別，然後各人挑定其「選手」，有人手握蛋，有人即以蛋往砸，若誰之蛋弱，一砸就破，則此蛋屬于他人矣。此雖遊戲而實賭博，大人小兒，樂此不疲，而小販之蛋片日便售罄矣。與此相類的一事便是「打糖」，也是在春日方才盛行，即是售本地所製糖飴之小販，在一支架上設一圓輪盤可轉動，此面安一針，搬動機簧，發射之，輪盤上劃有細格，點以小圓點，或多或小，也是近乎賭博的賣買，人性上似乎對賭博總是感到興趣，而小販們的生意便因而大大興隆。

何處堪遊春

春天既然到了，人們總是習慣的不能老呆在家裏，那麼有什麼去處，可以舒暢身心呢？

這裏缺少公園，嚴格說來，可以說並沒有具備公園條件的所在，但名義上，尙有「中正公園」和「中山公園」兩所。前者在省政府近旁，係明代肅藩府花園改成，其中尙有「碧血碑」等古蹟，占地數畝，略有園亭花木之勝，迴步三五，便爾索然，現由社會部蘭州社會服務處經營，有閱報室，俱樂部等設備，冬天有滑冰場。

中山公園在南城外之中山林，昔年乃一土丘，經十餘年之植樹培植，如今蔚然成林，居然看得過去，所植多榆，柳，楊槐，梨，園之中央植雜花，石子鋪道，茶舍桌椅則在蓬下樹蔭，縱橫羅列，每逢星期，遊人絡繹于途，座無虛席，這眞可說是「慰情聊勝于無」，因爲木棚外就是公路，自晨興迄暮夜，汽車，鐵輪車，急駛如陣，沙塵滾滾，灰霧瀰漫，加之春日下午多風，旋飈狂捲，黃「雨」普灑，則坐茶館之紅男綠女，沐泳乎其中，其內心之感受，諒在不言而喻之中，「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詠此佳句，唯有强作苦笑耳。



皮筏子泛乎中流

幸而續上於小丘阜頭，雜樹扶疏，亦有簡陋三五茶椅，可供憩息，淡茶一杯，劣烟半枝，或可供縱目遠矚，周覽河山時之一助，極眺東西，城郭隱隱，黃河蜿蜒，遠上白雲。近旁有國父銅像矗立峻臺之上，忠烈祠平正如堡壘。祠令億萬後人，頂禮于忠烈祠之後即高峻之皐蘭山，背景雄偉，允爲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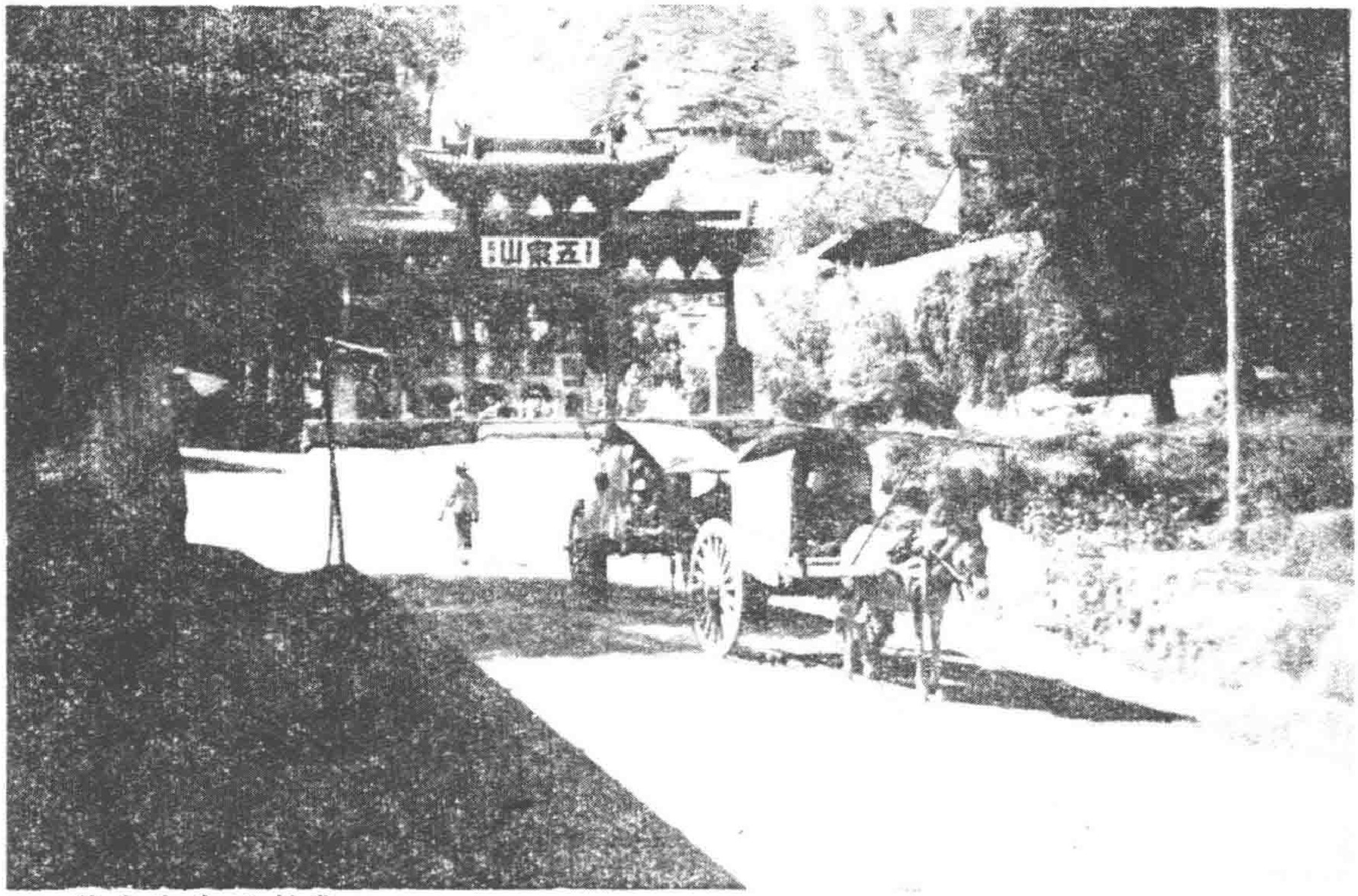
舍除此二公園，尚有省府後花園較佳，其中樓閣曲折，蒔花較繁，又因背臨黃河，汲水較易，故池中養荷，引渠灌花。中並畜有鹿，熊，狐，兎等物。十餘年前，曾開放爲公衆遊覽地，今則久矣門禁森嚴，爲貴賓宴遊處，有建築美奐之最高領袖行館在焉。背後之城牆上，修高峻之石塔，登臨可上「望河樓」，俯瞰黃水滾湧，河聲浩浩，水車咿呀作響，皮筏三五飄浮。對岸河北之林木園舍，歷歷在目，房多就北塔山修建，爲階梯狀，夜幕既張，燈火燦爛，視之大似山城重慶，或疑香港晚景，又略似青島夜色。但如此嫵媚情景，禁不得白日睇視，黃土禿山，令人「氣短」，孤塔永峙，益增荒寂，或人曰：「望北塔山則令人發「渴」！」諒係經驗之談。

若再過半月，則有數處私人園林，可供遊賞，其著名者曰「亦園」，曰「慈愛園」，前者位居安定門外之下溝，係現任甘寧青監察使鄧春膏家之私人花園，由其封翁所護持經營者，故又曰鄧家花園。園中以牡丹爲最有名，嫣紅姹紫，淡抹濃粧，名色甚多，而特以綠牡丹爲最，花盛開時，必有遊人接踵而至。慈愛園在新關城外，亦曰鄧家花園，係鄧寶珊將軍所有，園較廣大，蒔花甚多，尤多果木樹，故較陰濃。此二園不時有雅士尋詩，流觴飛盞，醉眠花傍，倩花扶持。

論牡丹，則西城門雷壇河濱之金天觀亦有名，金天觀係一大刹，面積寬廣，柏樹交蔭，其中殿宇重迴，足資遊賞，中植牡丹亦多。每年八月有一盛大廟會，前後歷時半月，河畔則作騾馬交易，故或曰「騾馬會」。自抗戰軍興，則廟宇爲軍事機關占用，久假難歸，而歲尾之盛大民衆娛樂機會亦遂久久難以重覓矣。據云蘭州牡丹多自臨夏方面移來，彼處人士對此花甚講究，因之極多名種，有時一株花上，可同時開四五種顏色的花，據說其法係在花蕾含苞未吐時，破鷄卵，傾其蛋黃，留蛋白少許，裝以各種顏色，套于花苞上，待蓬大開放時，則帶各種顏色矣。姑妄言之，姑妄記之，但以彼處人財物之殷厚，息影之軍人輩之有閒有錢，培植園林，賞心悅目，自然技巧多變，花樣翻新，想來亦是可能的。

一個抗戰，蘭人遊樂之福亦被剝奪大半，即供人民賞歡登臨之古刹廟宇，甚多即爲軍事機關徵用，而今又普遍房荒，故其遷移以歸名山勝地之本來面目者，誠不知在何年月，前述金天觀固其一，但猶不若城南五泉山之令人日夕縈念也。五泉山建于南山阿，樓臺倚山重叠，有飛簷懸舍之美。五泉的得名，係因有五個泉而來，傳係霍去病與匈奴爭戰時，被困，無水，禱于天，掘而得者，現今，則痕跡難覓，似乎從前尚有一二個泉的遺址，泥土淤塞，不知尚在否？

五泉山自經皐蘭名翰林劉曉嵐，（又號果齋，名爾炘）先生重修後，樓閣髹漆一新，美輪美奐，光彩爛然。劉翰林復爲處處亭臺製聯，或莊嚴，或諧俗，得心應手，俱成妙諦，果齋先生



蘭州五泉山山麓

遂自稱曰：「五泉山人」，五泉永存，果齋不朽，因不俟山門之一尊銅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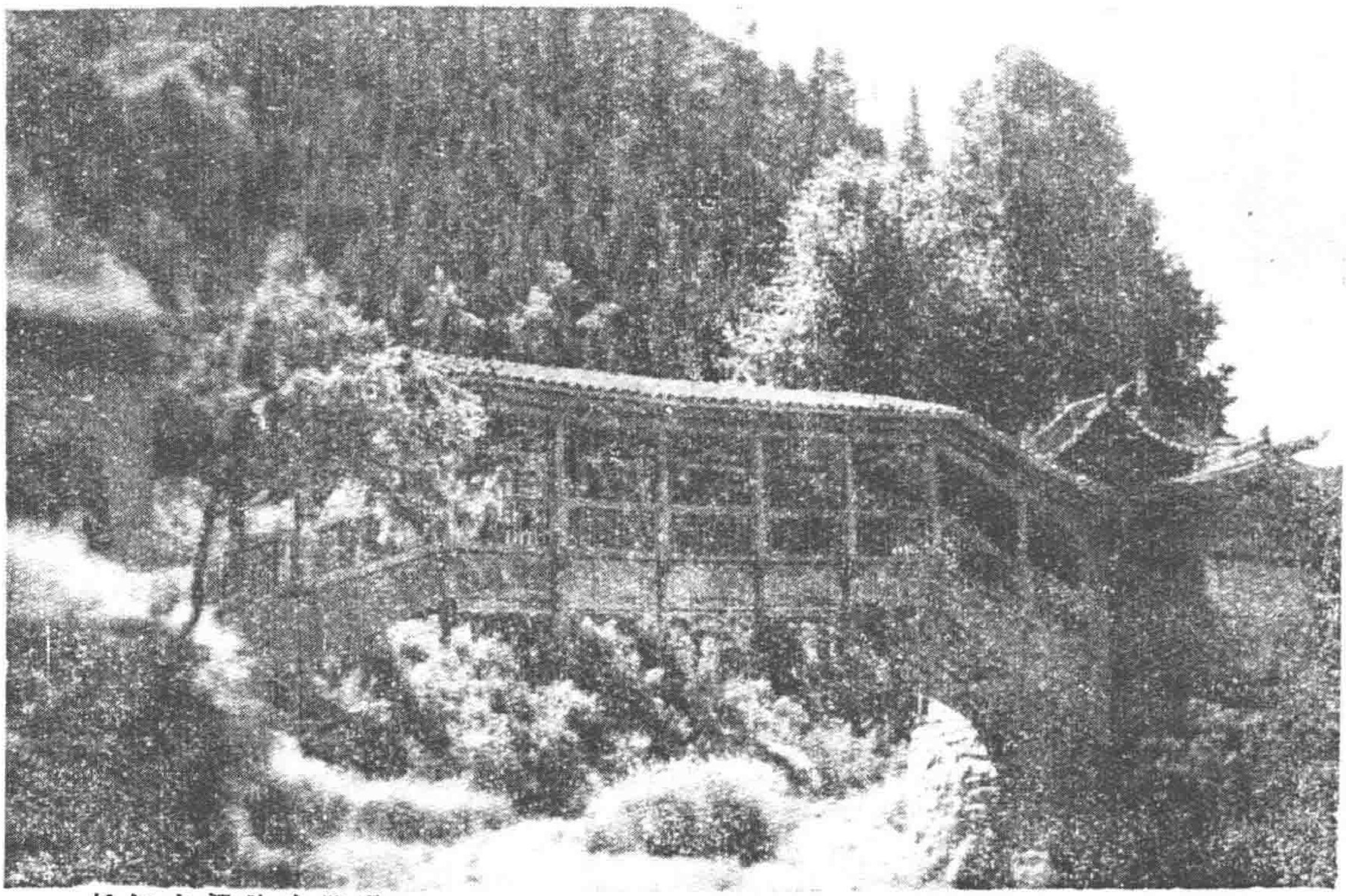
果齋先生以名翰林，晚年淡泊仕途，全力從事于地方之大衆福利事業，計前後舉辦有「興文社」，「豐黎社倉」，「樂善書局」，「五泉圖書館」，「實業待行社」，「全隴希社」，「同仁局」等教育，文化，實業，救濟等機構，厚德深植人心，故後人無不景仰。先生擅書，爲行書則流麗清婉，用大筆濃墨作壁窠大字則筆力殊雄厚，人頗寶之。地方人士現創辦有志果中學一所，即以八社之生息爲基金，教育生徒，紀念先賢。猶憶民廿四年春蘭州東關火藥庫大爆炸之時，煙燄沖霄爲百丈柱，全城屋宇皆震，灰塵舖案盈寸，頓時人人耳鳴目閤，愕然不明底事，當日正劉果齋先生銅像在五泉揭幕之日，演戲慶祝，吸引被災區傍之婦孺民衆及數校學生至夥，人皆以爲係劉先生「神靈呵護」，否則該區內死難人數當不限於當日之數。

五泉山的佳勝處，在西龍口與東龍口，尤佳者爲西龍口，多樹，蔭濃蔽天日，溝之上端則爲石山斷岩，有水汩汩自諸多孔隙中流出，明澈清涼，沁人肌膚，婉轉曲折流下，潺潺爲清韻。平臺或廟舍即錯落建置于溝之左右上下。在戰前，五泉山的黃金時代從陰曆三月間即已開始，迄四月初八日浴佛節始達高潮，而此期間，遊人日日登臨其上，品茗閒話，以消永日，似乎廟舍的地盤爲茶館與酒肆所平分秋色。當時一桌酒席不過三四元，似乎十餘人聯歡之會，頻繁易見。特以浴佛節日之前後，市民傾半城往遊，車掛轊，人駕肩，演戲酬神，歌聲沸天。小食販，玩具販，雜貨販等分據要津，什麼釀皮担子，涼麵担子，醅甜子等「普羅」食品，無不利市十倍，信乎爲平民娛樂之絕大勝地也。這個會的附帶作用，大概就是爲兒子「相」媳婦兒，爲大姑娘找女婿，自然特意修飾，指指點點，隱隱「釘梢」，不在話下，因爲十年前的蘭州，那能像今天的這樣「開通」呢？

可惜抗戰以來，遊人止步，山林秀色，爲將士所獨占，勝利後之第一個春天，當時即盛傳第八戰區司令部已允爲市民開放八天，舉行廟會，此一消息，不脛而走，婦女們欣然色喜，販夫走卒亦認爲是絕大好事一樁，不料支票空頭，「鏡花水月」，佛門子弟早知其必然也。

五泉山不可登，而後五泉山則能去，踰五泉山脊即至後五泉，隔山遙峙。我曾兩至後五泉，時是黃葉飄零，楓葉流丹之仲秋日，另是一番氣象。由城西門緣雷壇河上溯，沿途小橋流水，鴨泳清渠，至山谷最狹處，則至。地殊湫陋，緣山略有建築三五，大覆蓋石岩下有丈餘之立佛塑像一尊，略有神彩，此即「鷲雲翻宵谷，疑雨望青天」之夜雨岩，又有水簾洞，斷山岩中亦有汩汩流泉，鄉民刳細木爲槽，接水山外以利灌溉。景色若與五泉山比，則小巫之見大巫矣。

不管是前五泉山，抑或後五泉，或中山林，



興隆山跨澗之握橋

或西園，或行上下溝，或在黃河濱水車園一帶，換言之，那環繞蘭州者皆是一片梨花世界，十里香雪，瓣隨風舞，翩躚首羽，亦可游目騁懷，移煩滌慮，因爲蘭州出產最多的就是冬菓與糯兒梨。

出西門二三里可到小西湖，小西湖名蓮花池，但是蓮花久已看不到了，去這裏可以觀覽黃河，惜乎今年天旱，河身太狹。出東門可乘筏渡河上雁灘。雖地區廣大，有農場苗圃，樹蔭品茗，但是總不若夏天烈日高張時來此的好。如若興致較濃，願意遠足去西郊廿里的崔家崖，亦無不可，登臨那黃河邊的險峻迴廊，顧盼遠眺，惜乎河對岸正是那桃花燒紅了半邊天的安甯堡，豈不陪襯得這邊太索然寡味了。

一言以蔽之，在偌大的一座城市旁邊，意欲春遊，竟無個太好的去處，顧意去的不許登臨，能去的又多平淡。於是一個抗戰，好比多少人的平地青雲，出人頭地，多少人沉埋浪濤，闇然無尖，人固如此，風景亦然，因在應運而興了兩個去處，一是興隆山，一是安甯堡，一雙「幸運地」，目前正在「紅」，而且正紅得發紫呢！

到興隆山去

先說興隆山吧！

興隆山去蘭州四十公里，在榆中縣境，乘汽車三小時可至，興隆山與棲雲山夾谷對峙，或曰興隆爲東山，棲雲爲西山，唯人皆統稱之曰興隆山，一個比較雅致的「棲雲」之名，反而不彰。

在過去，蘭州近處的勝地本推興隆山第一，抗戰初起，中央又移成吉思汗陵寢自伊克昭盟，即闢山上之百子宮大殿以居之，於是因瞻拜民族英雄者之衆多，因而蘭榆途中，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

乘汽車自陝經由隴東各縣來蘭之人，沿途山嶺重叠，禿山濯濯，景象荒涼，令人嘆息，而車至榆中城近處，則遙見遠山葱鬱，綠濤起伏，山勢亦雄峻，挺拔偉秀，大不類沿途所見者，此即是興隆山背倚着終年覆雪之馬啣山。像此類叢林茂密，雜花交蔽之山嶺，在去隴南徽，成，等縣迄南時，終日之所經，皆若是，然而「物以稀爲貴」，隴南陝南等地可俯拾即是者，移於蘭州近處，自有其難得可貴處，那麼遊人百里來臨，亦實有其大需要的。

去夏炎日杲杲，火傘高張之時，吾亦得機往遊，車沿榆中縣城馳過，景象已自不凡，榆柳夾道，風送草香，入谷口則徑愈迴而樹愈密，而水聲成韻，清流見底，待至山麓，則仰視廟宇錯落于林隈，奇鳥奏喜迎之歌，搴衣登攀，健步緣石堦而上。

登東山自須首入百子宮謁成吉思汗寢宮，有守陵蒙人及憲兵戍衛，宮中香烟繚繞，氣象肅穆莊嚴，遊客頂禮，衷心虔敬。大汗銀棺旁伴以愛妃之小棺，有大油畫象一幅及照像一，即吾人于報誌上所恒見者，旁立丈餘長大矛，有黑髮狀物

攏繞而垂，或曰神賜大汗矛，每殺一人即拔髮一根，久之爲此數。尚有大明鏡，乃昔年征歐時羅馬所呈現者，乃當年所視爲奇寶之物。其他之神話尚多。總之此一代偉大英雄，咤叱風雲，雄馭歐亞，萬里長征，百邦懾伏，而軍騎所至，互此之文化溝通，尤具大功，雖然其爲潛隱而不顯著。猶憶羅家倫先生有謁成陵小憇委員長蔣公行邸詩云：

成陵所在駐元戎，神武目臻不世功，百尺雲杉齊指日，中華氣象屬興隆。

躍馬橫歐陸，掣鯨安亞東，遙遙七百載，神武兩英雄。

描摹心情，人具同感，而今日國力消蝕于鬩牆爭伐，八載血鬥，一旦揚眉，孰意倏爾淪落，他國卑視，推原其因。固自侮而後人侮，緬念先烈，寧無愧怍。大汗本崩于隴東之六盤山，孰意七百年後，與甘肅復有此一段因緣，人傑天挺，光被河山。

離百子宮續上，至山嶺之太白泉，乃此山之最佳勝處。泉水湧溢，終年如恒，而味亦清冽，瀹茗臥談，推窗則對山松濤，傾壑入戶，清風挾山中爽氣以俱來，泳沐身心，終年城市勞疲，不覺滌盪盡淨。

西山之麓建有委員長行邸，式樣摩登，棲雲山頂有逌天柱，頭天門，二天門等勝蹟，山中並有清乾隆時道者悟元子之古蹟，悟元子眞身亦瘞山中，清隴上名書畫家唐璉(介亭)即悟元子弟子也。若欲暢遊二山，勢須留宿一夜，方可盡興，歸時可濯足於雲龍橋畔，溪流中不乏小魚，捕以爲樂，則似乎時光倒流，又回復到童年時了。

山中多產茶葉，廟內恒見堆積如小丘，名曰棲雲山，味殊劣，難登大雅；又有還陽草，短莖，白花，據云泡酒中有補益之功；又有松花，不過爲松根之菌蕈類，與肉同炒，善以庖製，頗具香脆之味，這些物事，多由道士兜售。至山麓下鄉農婦女大批與賣之籐條編小筐篚之類，雖手工拙粗，却也可以購置一二，以爲貽贈小兒之需。

四月十二日是成陵大祭之期，地方首長，例須親往，而蘭市人士，亦趨之若鶩，嗣後數個月中，車水馬龍，尚有一段悠長的時光呢。

桃塢一日遊

安甯堡，眞是憑藉戰爭而發跡的寧馨兒，「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今四月中旬時光，眞不知有多少遊人前往。四月廿日是一個星期日，天氣燠暖得有如初夏，當日據統計，僅只小臥車，吉普車，大卡車等類即有九十餘輛，其他膠輪交通車，人力車；自由車等尚未計，達官貴人，公敎學生，貴婦名媛，把一個花紅如火的桃花林，幾乎要擁擠得燃燒起來了。

回憶廿七年的春季，吾等初次往遊時，當時來這裏遠足尋春的人尚是寥寥可數，嗣後，便口語相傳，名播全城，成了穠艷春日唯一陶醉地了。從三十二年起，每年春日我們必來這裏一次，尤其因爲過去住在距這裏不滿五里的費家營，樓台近水，捷足先得，自然今年也難例外。這短短的十五公里路程，眞不知踏過我們的多少足印呢！

四月十八日，星期五，聽說桃花開得恰到好處，於是決定到安甯堡去，校中包了三輛膠輪交通車，和女生們的兩輛，他生的兩輛，共是七輛，其他二百餘人則或步行，或乘交通汽車，騎自由車者亦五六十人。我們是敎職員同仁及眷屬共二十二人，我妻及麗齡，慶復，麗穎三兒亦同去，過去每年尚無如此盛大的「陣容」。

車過黃河鐵橋向西，過了乾枝杈杈的棗林，到了十里店，西北師範學院在此，五年前後，此一昔年之荒村陋店，今已面目全異，實應「刮目而看」之，各業商店，無不俱有。稍憩，續進，約半句鐘則遠望紅霞一片，山咀亦作赤色，灼灼夭桃，似正在傾其光華以迎吾輩也。

蘭州河北，東有鹽場堡，西有安甯堡，皆是昔年築塞防胡之地，史蹟所載，昔年明邊胡氛，此地多有殺伐，當地人英烈捐軀者甚多。堡子甚小，登堡牆繞行一周，約需一刻鐘，立高遠眺，則周圍五里，盡是桃花，光色耀目，流連忘返。堡北則甘新公路經過，北面一山曰仁壽山，有觀音廟一。由堡至山脚，桃花千株，唯難免單調，茶肆十餘，羅列左右，一般「遊覽資格」較淺人士，多憇息于此，雖有躺椅清茶，奈公路上卡車疾駛，灰沙揚撲，行三十里而來吃土，眞是何苦？

故吾人每年欲息觀覽，例避此乾枯單調之堡北，而流連于溫馨多致之堡南，因愈往南行，則梨樹亦愈多，梨樹軀幹碩偉，桃樹玲瓏小嬌，梨花千樹北，桃開萬株紅，且偶有茅舍三五，雄鳴吭鳴樹巔。再往南，則黃河九曲，靜波撫岸，舖厚氊于梨蔭，縱譬論上下古今，持巨觥就肥炙而飲之，無拘無束，脫落形骸，而遠天白雲，巨流激端，無一而不可予人精神以極大之適暢，如此去處，如此享受，豈風馳電掣而來，昂首闊步，巡行一匝，連呼：「無意思，沒看頭」之人所能夢想，「小的桃花接老爺」！吾人豈能不爲桃花叫屈乎？

此日抵目的地後，同學均各探形勝，傾豆、瓜子、糖菓、餅、肉、圍坐而啖，或清歌一曲，或彈奏絲竹，或獻口技笑話，喧騰歡快，頓忘步行之勞，而且以一班爲單位之級友聯歡，乃吾校之特殊風格，沿續已久，此則五年前吾等之首倡，憶自行此制後，師生間之交往頓親，關切敘談如家人，因同學聚餐時，例須邀導師及師長參加，略飲酒食一二，由同學奏藝三四，則又輪覘至他一班，八九班既畢，非僅可知其所備餐肉之豐吝，且可覘其班級友情感之濃淡，組織辦事者

才幹之長短，亦德育陶融之一法。今日則三年級甲組生特備酒筵兩席聯歡，因月餘後，瞬屆畢業之期，勞燕分飛，再聚又知何年！

學校爲同仁備餐食，亦殊豐盛，有酒、煙、瓜子、有冷盤、有時鮮蔬菜，庖人特備農家爐灶，先來治膳。大家席地而坐，共分三組，或猜拳行令，或致志於食，笑謔灑脫，一洗在城市中與强自矜持人同席之難受酸腐，蹩扭氣。西人倡「避客匿客」，固知其有不得不爾之原因，因燕尾之尾，糊硬之領，目不邪視，耳語交談，其「渾身受罪」較吾國人之宴會有更甚者。若今日之野餐，玉山頹者已醉臥花蔭去矣，腹已饜者已坐倚樹幹續讀其「志摩日記」去矣，而量豪者，尙伸臂握指，爲最後三杯酒一決雌雄。小兒輩跳躍攀緣，快活無似，臉紅撲撲地；女太太們有脂敷面，亦紅撲撲地，而量小若我輩者；三口沾脣，亦紅撲撲地，「人面桃花相映紅」，借用此句，最是適當不過。

安甯堡內尙有關帝廟，其中有關羽全部事蹟之壁畫，乃係就三國演義而寫者，此日未往觀。堡內尙有小學校，有羅浮山人者將舉行畫展，與學義賣，實屬難能，此日亦未往觀。堡內尙有朱姓學生之家居此，每年來例必邀請少坐，辭意殷渥，屢婉謝之，只前年推却不得，曾往食「漿水麵」一盌，眞乃地道風味，令人回念。

樹下歇息約兩點鐘，當下午二時，乘車往遊費家營，此地每年例一往，因吾校之故址在彼，曾居五年之久以避空襲，大家不忘舊，覺得那個冬天特令人煩惱的地方，現在倒頗有點留戀。

其實論風景之美，在蘭州附近，恐尙無逾于由安甯堡至費家營途中的這一段，因爲沿途可循黃河岸向東南方行，桃李夾道，楡柳搖曳，田莊隱約，水車咿呀，因而溝渠縱橫，田禾豐茂，特別是棗樹千株，於秋後結實纍纍，肥潤而甜，可說是蘭州棗子的最大出產地，秋日登安甯堡頭，可見家家房上曬棗，滿坑滿谷，大車往來，多是運棗。憶三十一年之秋，課暇日輒偕三二友人，攜布囊漫遊棗林，付洋一元，除揀大而特美者食足外，尙可裝一袋，甚與陝南及蜀中橘林吃橘之情景相髣。而時光荏苒，轉瞬五年，昔年小枝，今已蔚然，而曾撫倚之幼小白楊，已壯直穿天，密排若陣，時不我與，馬齒徒增，爲學治事，了無一成，而昔年偕遊學子，多已完成高等教育。前次偕妻來遊時，妻方孕，今則復兒已能隨時叩詢奇卉異樹，山野事物，並可提攜其妹矣。河山恒久如斯，而個人德業不昌，「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桓宣武豈欺我哉？

因車行轍道，不得繞行河濱以睹大水車，此處之水車有五，前後交互立，皆極龐大，夏日河漲，終日急轉若飛輪，而渠道充溢，四通八達，良田皆蒙灌漑，故此一大區域，人家多殷實，實乃講求水利之功。因曾住此鄉一年，故對民情風物，農產情況，大致多曉。

車道本崎嶇，又因馬力疲累，來時又乘人較多，以致峽峒傾簸，搖搖欲倒，幾致出險，女人小孩，時駭而呼，天熱，且驚，汗出如瀋，幸得平安抵三官廟——即蘭大附中故址，現爲省立鄉村師範所在地。

今日之三官廟與昔日者大異，即範圍擴大，校門外復豎過牆一大圈，校內房舍有新建者多所，並將校內之四五棵大柏樹，與校門外之一株大楊樹伐去，光綫方面雖較昔日爲顯朗，唯景色方面稍欠調劑而略顯單調。睹吾昔日所居之小室，有一種莫可言宣之感情，湧汹跳躍，憶三十一年冬居此室，一燈如豆，擁爐夜讀，門隙窗罅，朔風虎虎，蹈虛而入。午夜火熄，雖重衾覆衣，如臥冰窖。破曉，寒月高懸，殘星在天，而鈴聲琅琅，率諸生徒去校門外大曠場跑步，長河浩浩，風勁如刀，南山濃黯若墨，遠近舍數聲犬吠外，大地依然酣眠，其唯一雄浩之氣，則吾校二百生徒疾足時所呼之數號耳。聲浪破長空寒凜之氣，生命之活力充溢于此靜域古刹。

因學生與鄉師生賽球之故，甚顯鬧熱。吾等則被招待于教務處，盥洗，品茗，奉煙，且敬以葡萄乾等物以助談興，盛意殷渥，殊爲可感。而因招待學生飲水之故，茶房燒水竟有難以爲繼之概。蓋因奔馳半日，口焦如火，故鯨吸牛飲，全未客氣，而每年騷擾一次，劇煩主人，心殊不安。

略坐，妻即偕小兒女等往訪舊日故居主人。憶三十二年春偕妻居鄉半年，主人李姓，房三間殊精潔淸雅，客主相得甚歡，鄉人淳厚富情誼，尤有足多者。舍前舍右則闢地種菜種瓜，門前黃河叉道流經，水量甚大，上下有水磨二三，房左即係一大水車，終夜唔唔，引水貫渠，渠堤高築，沿房後而過。每日夕陽在山，晚餐既畢，即攜杖偕妻女漫步郊原，或水車前小立，懸瀑淩空，水霧濛濛；或蹲頭戲水，編草爲舟；或信步過橋，以登河灘，抛石擊水，河畔狂嘯，與野老話桑麻，逐村童共游嬉。在在皆是趣味，逐日如處畫圖，可以說是五年來，生命之內容最充實，而心情最恬適之黃金時代，因有好居停主人，有優美環境，有濃厚之師生情誼，面對此費家營之「風景區」，見男女學生，堤岸放歌，大覺青春之生命力之可貴也。

當年夏，即遷居城內，行時，隣舍婦人與妻女等甚依依。是日，李婦本堅留晚餐，以時促，婉却之。四時，乘車向此豐原殷實之風景優美之鄉村告別。沿途行兩小時至城郊，則夕陽隱約，晚霞映照，餘輝耀水，碎波粼粼，因天旱之故，黃河水小無浪，小筏十餘，逐波競進，其上所載者，皆是歸來之學生，歌聲隨風飄揚，想見桃塢之遊，樂也陶陶。而馬蹄得得，亦似因載吾人與滿車春光而輕快飄逸，抵黃河橋頭時，已「萬家燈火時」矣。

春風長安頌

何正璜

近接海上故人來函，全箋除上下款外，乃集唐詩四句：「憶君迢迢隔青天，問君西遊何時還，春來遍是桃花水，長相思令在長安。」閱後，深感其與緻之雅，特細磨「一硯梨花雨」，淺描長安情調，以代答。

一　太液芙蓉未央柳

大地春同，「春城無處不飛花」，可是在長安一帶看花，却是另有一層的風趣。卽令你不是學歷史的，也一定會爲這些逗人的美麗史話所引誘而入迷。

桃花開時，你可以先到城南唐代玄都觀舊址去，那裏桃花成林，紅豔一片。這是種桃千株「前度劉郎今又來」的桃園故址，也卽是漢代的宜春下苑，你可以小憩在桃林中的一個大墓頂上，透過灼灼桃花，望見一片新綠的凹地，那是有名的曲江池。「曲江宴」對你也許生疏，但「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的詩句，當還記得，你一定可以從這兒聯想到虢國夫人們當時在此遊樂時的鮮豔行列。幻想中，高髻盛妝的貴姬們，竟似在姍姍的向你走近，終於人面消失，只剩桃花依舊，你悵然下墓，順手撫碑一瞥，又會驚喜你坐了半天的小丘，原來是秦二世皇帝胡亥的墳。

未央宮的桃花，更是燦爛，它們在漢宮故址上，成了一片豔紅的海，不論是趙飛燕的結裾台，不論是班婕妤的增城舍，都被桃林紅紅的佔滿，尤其是正殿遺址上，桃花更盛，蘇武遠歸來叩及昭君遠行叩別的足迹上，都蓋滿了桃花瓣。漢高祖的大風歌和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也似正嘹亮的裊裊在這萬千株桃枝上縈繞，你打開帶來的貴妃酒，撕嚼着輦上坡的油白雞，睡在桃林深處，默想着你身子所佔的土地，正是二千年前西漢帝王寶座的所在，你不用醉，不用映着桃花，你的臉上一定會有粉紅色的笑了。

仲春是牡丹的季節，牡丹一向爲我所不喜，但在長安却拋棄了這種成見了。牡丹雖非長安特產，可是在長安唐興慶宮景龍池遺址上看來，却是特別幽幽動人。興慶宮在長安東門外，是「西宮南內多秋草」的「南內」，亦卽以悌友著稱的花萼樓之所在。王維有咏春雨中的興慶宮詩：「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繞漢宮斜，鑾輿迥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沈佺期景龍池侍宴詩：「…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向浦回舟萍已綠，分林蔽殿槿初紅」。都是描寫當日景龍池的風光。今日景龍池盛植牡丹近百株，且有沉香亭遺址，松窗錄：「開元中，禁中初種木芍藥，得四本，上因移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至於說在此地賞牡丹有特殊風趣，可參見唐詩紀事：『禁中木芍藥開，上賞之，妃子從，帝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命李龜年持金花箋，賜李白，爲清平調，梨園子弟撫竹絲，李龜年歌之，上親調玉笛以倚曲，每曲編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以玻璃七寶杯，酌西涼葡萄酒笑飲』。這一段記錄是歷來文人所豔稱，所神往的，而你現在就正站在當年的沉香亭前，明皇，貴妃，李白，雖皆杳不可見，而一朵朵富麗嬌豔的牡丹，却正盛咲在君足下，使你默想着「雲想衣裳花想容」的「昭陽殿裏第一人」，是如何正和你同有此「沉香亭北倚欄杆」，或者是如何正向你嬌媚的「含笑入簾來」，你會有什麼感覺呢？在此時，在此地，你至少有在別處賞牡丹時所決不會有的幽情吧。

以上僅小例一二而已，餘如先秦王公宮址上，也無不是「紫葛蔓黃花，娟娟寒露中」，隋陵上竟也避不了「紅杏枝頭春

五九—四三〇

意闌」。漢苑的「千山鷓鴣，十里荼蘼」。甚至郊野酒家，也未嘗不「風吹柳花滿店香」，在在都使我魂縈夢繫，流連再三，朋友！我不是不愛江南的杏花春雨，其奈不能遽捨「太液芙蓉未央柳」何！

二 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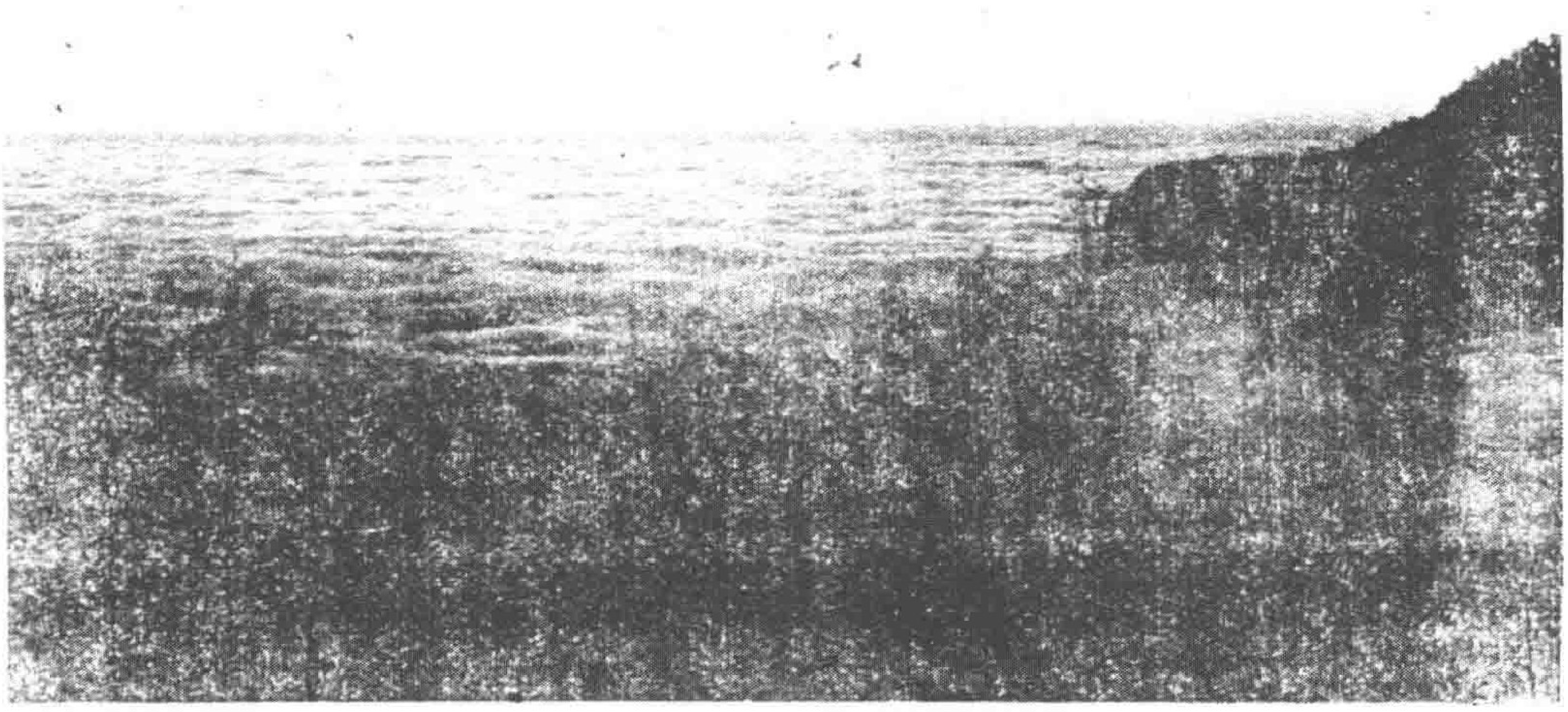
長安邇近延安，一向即時有「漁陽鞞鼓動地來」之憂念，現「時事方擾擾」，大地均非安樂土之際，反覺長安眞是「長安」了，尤其在此花月正春風時，四顧萬方多難，對此中國盛世的漢唐故都，不發彌足留戀。想當年「衣冠華夏，禮樂家邦」的帝都，是怎樣的使人心羨神往，亞洲文化由長安發射出光芒，東亞各民族都聽候着長安發出的命令，東自日本，西自地中海遠來深造的留學生，都擁擠在長安市上，波斯地氈，印度孔雀，南非駝鳥，日本珍珠，羅馬僧侶，也都是長安皇宮中的上賓貴飾，朝貢的車輪和帆檣，長年絡繹不斷的匯向長安，這些固已是往事陳迹，但是在今天看起來，看起那些霍去病的祁連冢，周亞夫的細柳營來，不是淒滄，不是安慰，而眞是「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

曾於「一年明月今宵多」的上元佳夕，小立長安城頭，俯瞰周的豐鎬二京，雖早已是「六代蕭蕭木葉稀」，但是那片土地是詩經和易經產生時代的都城，武王的冠冕，褒姒的媚笑，諸侯們的金戈鐵馬，在月色下似都隱隱可見，月光瑩沐下的秦宮，會令人疑心那是阿房宮中輝煌的燈火，綠楊深處的黑影，又會令人疑是飛騎馳過御道的始皇，大漢的聲威是可歌頌的，那邊一片高崗似的遺址，即「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的未央宮，當桃花開時，你不能分辨是昭君初露顏色，還是飛燕試舞新妝，試咏：「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之辭，豈止濡目粉紅，簡直是充耳笙歌了。北朝英雄們，以銳戈駿騎，奠業中原，也選中長安，作其首府，那邊月光下可指的遺址和堆如山丘的瓦礫，都是當年拓拔氏宇爾氏的心血，唐宮更豪華了，那東北隅的一片，高峨修整的地基，即盛世天可汗唐太宗的寶座所在，想着「每朝會，禁軍御仗，寂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綺繡，羅列文武，纓珮序立，仰觀玉座，若在霄漢」的記述，可以想見在那故宮遺址上的雍盛威武，是不僅儀天下，而更是想型萬國的，所謂「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就是演出在這階陛上，這是一部中國史中最使人浮一大白的日月，我所崇拜的武則天，也是坐在那上面施展她的智慧和才能的。在月光下，這歷代故宮，都在咫尺指顧中，除了故事性的趣味外，令人更深今昔之感，默誦「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之句，其意味之深沉飄渺，令人自覺心骨寒透。

也許這是我的偏好，我一向偏愛說得出故事來歷的東西，而長安這片土地，無處不是故事的出典，我於是迷惑於它了。而最大的原因，更是因爲這些逝去的光輝，足以撫慰我目前的憂悶，朋友！沒有自尊心，將更要徬徨空虛，海上固是今日紅塵，却並無令人自慰或自勉的因素，長安在今日雖是「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的邊省僻域，它却可以給我不少的慰藉和陶醉。

從半窗流霞，半窗槐花的窗口望外，青綠的是終南松濤，雪白的是關中麥浪，再遠處則是「雲外華山千仞，」我支頤濡毫，爲君臨窗寫此，雖是信筆亂塗，總算敘明了我長留長安的緣故。

友人們見我偏愛長安，常打趣說：「賜你陪葬昭陵」！其實，我一响縱能「夢裏不知身是客」，但也每悵然於十年已「不聞爺娘喚女聲」，請允許吧，請容我在長安只再賞一次明年的牡丹！



阿里山的風貌

丹冶

到四川的人，總希望能一瞻峨嵋風貌，來台灣，却以登臨阿里山爲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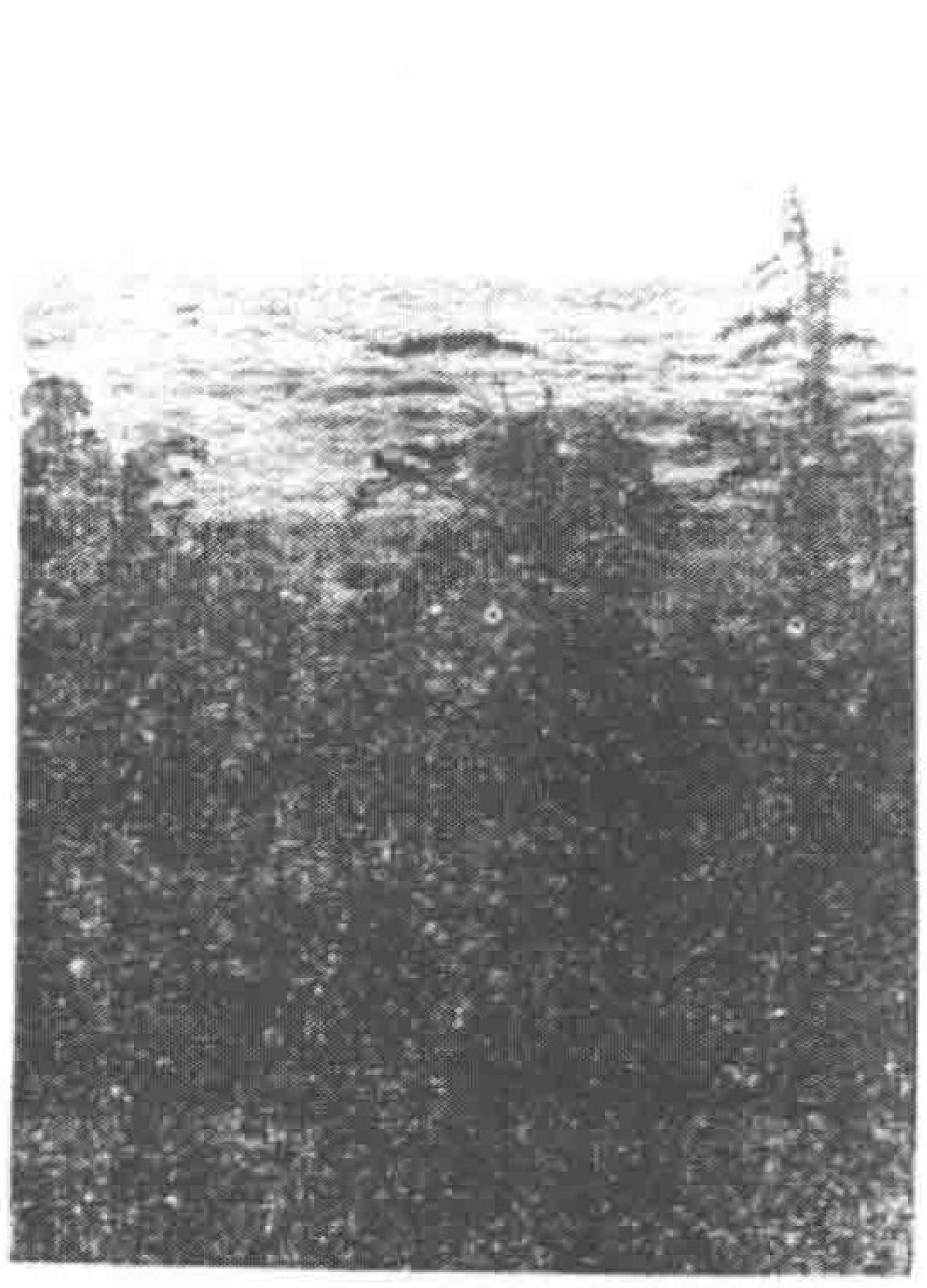
島國的春夜，是特別嫵媚的，四月二日深夜二時，空中閃着疏星，我們從台中搭火車南下嘉義，作暢遊台灣峨嵋——阿里山之行。

據熟識者言：這位於北緯二三度五之北回歸綫，海拔一千二百至二千九百公尺的阿里山，夏秋多雨，冬季奇寒，只有孟春三月，才是最宜遊覽山色的時候，這時，不但山頭積雪已解，且是易開易榭的櫻花盛開時節，其他的花花草草，也均怒放競發，不甘寂寞。

隔天清早，我們在晨光曦微中到嘉義，下車後即轉搭上山小火車東行，這鐵道，完成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全長雖只有七四·二公里，（連支綫計一百廿公里。）工程的浩大，却不下西南公路上有名的七十二彎（在黔貴交界處。）全綫均係鑿山設軌，計有五十八座隧道，（有人統計爲八十二座。）最長的一個，火車要四分鐘始能通過，大小橋樑百數十座，（有人統計共三百四十八座，諒係連支綫計算在內。）上行車因爲坡度高，所以只有推三至五個車廂，（上山車頭在後面推。）並且走得很慢，短短的幾十公里，需要九個鐘頭的時間，（下山需六個多鐘頭。）即專爲要人們而設的汽油火車，也要四五小時哩！而我們今天的車，因爲誤點，等車，更變成『特別慢車』，夜裏七點鐘方到達。

阿里山的氣候，隨着山的高低，寒，溫，熱三帶兼而有之，剛上山的時候，穿一件襯衫，也許還感到悶熱，中午，已微感秋意侵人了，黃昏過後，可就完全變成隆冬嚴寒，非大衣棉袍不可耐了，夜裏非更棉被棉墊火盆不能渡過。闌夜人靜，有時山風搖屋，有時又萬籟俱寂，突地又聞遠近松濤在熱心的學習海嘯……阿里山的土壤也不一致，片麻岩，花崗岩，沙岩，眞是應有盡有，而主要的是第三紀水成岩所形成的豐沃土壤，這肥沃的土壤，這溫濕的氣候，使阿里山得天獨厚，不但成爲全台的中心森林區，而且有足够的先天條件，被建設爲『東洋第一』的林場，這裏，所孕育的植物種類之繁多，眞是不可勝舉，獨立山地域之熱帶林，有龍眼樹，榕樹，木棉，檳榔，芒果，椰子，鳳梨，巴蕉。平遮那附近爲暖帶林，有櫧，柯子，楠仔，烏心石，常綠闊葉樹等，一服谷間爲溫帶林有扁柏，紅檜姬子松，亞杉，栂樹，三千公尺之玉山，（日本人曾命名爲新高山）更盛產唐檜，松，柏等寒帶植物，至於苧麻，黃藤，綠竹，杜鵑，櫻花，百合，幽蘭等，在溫熱帶地區，更是滿山遍野，俯仰即是。在半途，有一株三千年的紅檜，高五十三公尺，周圍三四·四公尺，此地因此樹而得名「神木」，這眞可視爲這大森林區的代表了，至於棲息在這大森林的搖籃中的動物，則蛇，鳥，鹿，狐，狸，羚羊，熊等，也無一不有。

阿里山居民不多，除部分爲伐林而來的外地人外，除皆係與馬來族有血緣關係的「高山族」，他們是最道地的台灣主人，然而自漢族與大和族先後入主以來，他們就被迫退居深山，不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均毫無位置可言，直至本世紀初，尚有殺害路人（主要以漢人爲對象。）作爲祖先祭品的野蠻風俗。直至清末有一個漢人叫吳鳳，成仁死諫，才使高山族大受感動，這一惡習，才告革除。現



在，吳鳳的名字，依然活在台胞的心中，依然是一個光耀奪目的崇高的符號。在嘉義縣屬，有吳鳳鄉，吳鳳廟，在嘉義市有吳鳳康樂區，在車站有巨型的畫像。以示崇敬。

筆者因爲行色匆匆，對高山族的生活習慣，未作深入的研究視察，只聽說他們雖改變了殺人祭祖的風俗，但輕易殺人的習性，却尚未改。

當天晚上，偶然在旅館裏看見兩位穿着襤褸的高山族旅客在房裏屁股朝天的伏地甚久（約廿分鐘。）詢之店主，始知係每天祈禱祖先的宗教儀式，僅此一端，也足以窺見其落後性的一斑了。

在日本式的阿里山閣旅館，渡過了一個春天的冬夜之後，翌日，天剛亮，我們一夜好睡之後，遊興更濃，冒着晨寒，氣喘呼呼的跑上祝山，（三公里的山道。）去看雲海，去迎接太陽，因爲我們起得還早，太陽與我們一同上山，新生的朝陽，金光燦絢，襯以恬靜，澎湃，無邊的銀色雲海，煞是好看，也許，日出的景緻到處可見，但却難得和在這美麗島的名山上所見來得美，來得壯觀偉麗，這高面對這浩瀚的雲海，這飄渺多情的朗的晨空，使人感到自然的偉大無極，俯首展望這滿山遍野的大森林，與峯頂上茁壯結實的古松，又不禁使人想起苦鬥求生的戰士，令人對自己的生命產生一種嚴肅之感。

當太陽完全露面之後，我們又踏着山道歸來，一路上除繼續照像外，還隨手檢拾一些枯葉，小石頭，留作遊山紀念。

下山後因爲是白天，我們才有機會看清這深谷中的小鎮面貌，小鎮依山傍崖，房屋多用木造，路旁山坡，植以雜樹櫻花，一堵竹籬，一道小橋，翠竹新篁，極饒江南風味，小鎮上除了車站，林場，旅館，商店，市街……之外，還有學校，公園，和博物館，學校在車站西五百米之密林間，必要時可竟作團體旅行的駐足地，博物館收藏着阿里山自然界標本，和部份人類的史跡，公園規模雖不大，但幽徑亭榭，櫻花綠草，佈置也還瀟灑，這可算是山裏的文化區。

臨走，我們去訪問林場。

目前，這遠東有數的大林場，不可諱言，正陷於困境之中，第一是附近林木已砍伐殆盡，再過二三年就完了。（這也象徵着全省森林業的大危機，因爲目前只見伐林而不見造林，砍一株就少一株）其次是鐵路缺乏器材，煤炭，車輛，全林場每月需煤一千三百噸，配給數量，却只九百噸，林場本身有三個製材工廠，每月可製材一萬二千石，但因運輸量和採伐量減少，本年二月份由山內產地搬出來的木材，只有四千七八百石，因此，這些工廠，就閑着沒有事幹了，陷於半停頓狀態。當局目前爲了維持林場的業務，這次全省林務座談會決議林場每月收入以百分之四十繳林產管理局，其餘全數充作林場經費，故現已擬着手砍伐附近爲數尚在百萬石以上的楠樫（一等闊葉樹，針葉樹已快完了。）一方面決延展十公里鐵道，開發楠梓仙溪山區，這裏還是一片有着二百萬石以上的針葉樹的處女林呢！但這短短的十公里鐵道，工程可不容易，至少要開鑿三座隧道，數座橋樑，全部工程，最快也需三四個月時間，（消息見四月六七兩日台北公論報。）不過如能依照計劃完成，則林場的壽命，尚能繼續十五年至廿年之久，否則，阿里山鎮將要冷落了。阿里山鎮的繁榮，阿里山區居民的生活，是結在樹上的果實喲！

八鐘點，太陽給阿里山做完了晨裝，我們又穿着棉袍，擠上了下山火車，下午，又僅存襯衣，回到夏季的嘉義，於是我們帶有一身山谷的風塵，倦遊了阿里山——這美麗島上的峨嵋歸來。

四川美豐銀行

辦理　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　儲蓄信託事項

上海證券交易所第一六五號經紀人代客買賣有價證券
總管理處　重慶中正路一六八號　電報掛號一八五九
上海分行　河南路五二一號　電話九七一二〇
電報掛號〇九三四
分支行處　遍設全國各大商埠

首都風景綫

丁挹文

自南京春游歸來，應旅誌編者之請，寫此次在京游覽的情況，執筆構思，輒數小時不能得一字。蓋以游京期間，適值國民大會開會期間，雖無躬逢其盛之感，但多少有若干凑熱鬧之嫌；並且，寫金陵游記者多矣，欲抒寫個人感想，成一極富風趣之篇章，似乎不易討好，惟以編者敦促至再，拳拳盛意，推却無從，只得勉强爲之，聊以誌此時此地的南京一般情况云爾。

車中的插曲

我們一行三個人，陳君夫婦和筆者，到達北車站的時候，正值春意喧鬧，士女如雲。因爲陳君是代表，接受路局的招待，於啜飲新茗之後，開始進行購票。我們所購的是金陵號頭等對號票，路局職員，於查點剩餘車票之後，再三懇切地向我們商請改爲二等票，委實我們是來得太遲了，距離開車不過半小時，當然頭等車票俱一掃而空，後至者決無法購得車票。筆者忝屬代表之友，還有二等車可坐，自問已經萬分幸運，何必再堅持頭等，以自高身價呢？於是付給票價，隨路局招待員直入月台，縱目四望，果然月台內外黑黝黝地全是人，挨次推進，好容易走到我們所乘坐的二等車。與招待員殷勤握別，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激之忱。

踏上車來，滿坑滿谷，幾無插足之地，遑論座位，我們以極大努力，在茶房堆置茶杯的所在，先行立定。一面由陳先生向查票員交涉，覓取我們被佔的座位。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我們的車票上並未註明席次，我們是沒有座位了。

於觀察車上情態之下，知道這裏的旅客，一大半到蘇州，一小半是到無錫，經過虔誠地致敬和友誼的交談，一位旅客允許我在他到蘇州後，將他的座位交我接替，而陳先生夫婦也以同樣方式在斜角對過，找到繼承座位的對象。我們出外旅行，要自求快樂，要善於應付，今天不是麼？一到蘇州，我們便有座位了，一直可以坐到南京。

一小時半以後，列車在蘇州站停下，我們迅速地接收了已經洽妥的座位，呼喚茶房準備泡茶，眺望窗外，碧野平疇，怡然自得，剛纔的煩惱，已成過眼雲烟。

正在出神的當兒，一位新上車的女客，向我肩上一拍：「這不是三號麼？」

我眞開始惶急了，她的確持有三號席次的車票，我在口袋裏四面摸索，一面思索應付她的語言……

「×先生，你的車票在我這裏，」陳先生將車票送到我的手裏，我仔細一看，車票上不是明明寫着第三號席次嗎？

我有點昂昂然，將車票交給她一看，安然坐着不動。陳先生夫婦兩張車票上的席次，當然同時有了着落。這是車中的小插曲。



玄武湖春色

到了首都

在暮靄四合中到了南京。望見候車室的偉大，令我暗暗驚歎。記得去年來時，這裏方在開始建築，在許多高大竹籬圍繞之中，旅客踏着瓦礫前進，想不到現在，皇宮式的房屋，已經在我面前炫耀。於是慢着脚步，先行流連一回。

如果拿上海北站來比較，這個廣大的候車室，至少大於北站十倍，而穹窿的高度，相當於一座四層樓的大廈。右首的一排餐室，作

長方形，可以容納百數十人同時進餐。左首有中國旅行社車站辦事處，內部陳設楚楚，日夜有人等待，專爲來往旅客服務。此外還有郵局電局和車站方面的服務處。霓虹燈閃爍照耀，給予人們的觀感，是光明，是興奮。

在國大代表的招待室中，追隨陳君之後，接受到溫情的欵待，把行李都交代了，我們便飄飄然走出車站。望見站前寬廣的馬路，國大專車排列成行，一律紅色，氣概非常雄偉，是一派首都景象。

車站大廈又新設立國際飯店，一切佈置，都由專家設計，甚至於還有一個豐澤樓，亦是上海派去的。本來南京房荒嚴重，旅館尤其缺少，其嚴重的程度，或者較房荒還要加重。有了這國際飯店，旅客們下了車便得憩息之所，是非常合適而又極其需要的。這個國際飯店是由路局和上海國際飯店雙方合作，其目的在於爲旅客解除居住困難，據曾經住過一晚的朋友告訴我，這裏極其舒適，和住在上海一樣，不過當清晨七八時間，南京市區內的小火車，正在開駛，機車來往，不無擾人清夢。到京後曾以此事詢問路局總務處陳副處長奮克，他說，路局方面，却亦有此感覺，現在正設法改善呢。

自從復員以後，我們對於兩路設施，覺得他們隨時在動，隨時在革新，一點不肯浪費時間，可以說時時刻刻在整頓，以致有今日發皇的現象。陳局長的有作爲，各單位工作人員的奮發，以能力表現工作，以工作表現成績，是值得大家敬佩的。

當汽車在中山北路疾馳時，遙望巍峨莊麗的挹江門，氣派極够雄偉，並不視故都前門爲遜色，初來南京的人，對此城垣印象，定有首都偉大之感。

街市間的熱鬧，並不亞於上海，霓虹燈熠熠作光，在太平路一帶，整個街道，都浸浴在柔和光綫之中。各色汽車在路上疾馳，綠燈開啓後，車輛和行人像捨命似地奔逃，穿過一條馬路，尤其在大行宮十字路口，確實不太容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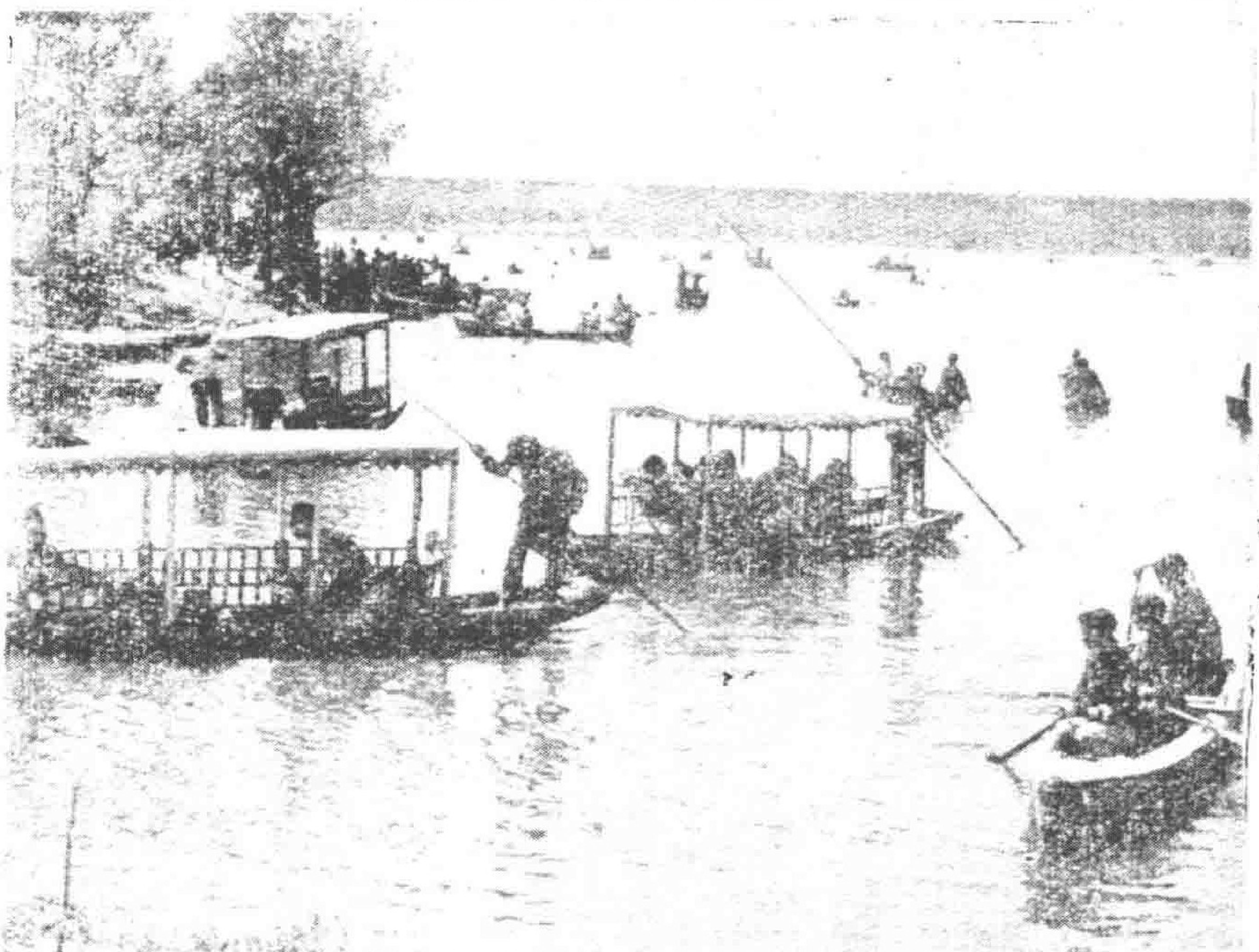
玄武湖泛舟

南京唯一游賞的區域，爲城北玄武湖。當第一次去游覽時，僅僅乎在長堤上散步一回，坐在茶館裏嗑瓜子，看過往的遊客，沒有深切美好的印象，玄武湖不過是一個較大的池沼而已，根本談不上風景，然而這見解是太淺薄了。

第二次去遊覽時，起了一個早，園內遊人較稀，始得領略泛舟之樂。跨上了小舟，見了船的格局，即興懷古之情，船篷以下，繞着欄杆，坐的地方比較寬大，這或許就是昔時畫舫的雛型。這種船較之大型畫舫輕便，較小艇更多迴旋之地，觀賞風景，又一覽無餘，所以非常適合。湖中原有一種類似西湖的小船，輕捷若飛，僅供少年人的打槳競賽而已。

原來玄武湖雖不甚廣袤，但一眼望去，有遠山，有古塔，垂楊飄拂如碧浪，桃花又在盛開，顯得頗不寂寞，緩緩地在湖中行進，亦可領略得烟水蒼茫之趣。我們在船上泡了一壺茶，躺在籐椅上，無所眷顧地仰看白雲，腦經中亦不在想念什麼，就這樣才可以適情怡性，得到自娛之道。

經過了一座石橋，因爲爭先的游艇過多，我們的船只得在橋畔暫時停頓了。可是在我們船旁有一艘簇新的畫舫，其船身的格局和普通的船大致相彿，不過一切特別考究。籐椅上躺着一位高貴的少婦，正在逗着睡在搖籃的小孩笑語，旁邊自有儻僕隨侍，桌上還堆着用外匯換來的精緻食品。大家都投以驚奇的目光，不是羨慕，不是嫉妬，更不是具有少年人的幻想，因爲過分享


玄武湖泛舟

受，總覺有一點不和諧。幸而我們的船已經向前了，這匆匆的一瞥，當然付諸過眼雲烟。

過橋後上岸，得着一片整潔的陸地，在此處憑高俯視，湖中小艇點點，岸旁垂柳掩映，風景可稱美好。我們沿着排列成行的樹木前進，轉了灣便得一亭，其地有古松數株，蒼翠欲滴，且有一株開花繁茂的桃樹陪襯，覺得很有意思，未免徘徊一番。此後再繼續前行，即回返到來時的路上了。

雨花台買石子

雨花台是結束戰犯生命的地方，土阜相望，荒蕪雜亂，根本沒有可供玩賞的價值，然而為了購買石子，也曾前往一游。

到天下第二泉以後，坐在茅屋中啜茗，賣石子的人便向你包圍。每一人提着兩籃，籃內放着五六只小碗，晶瑩透澈的石子，浸在水中，顯出色彩的美麗，花紋的別緻，使得你油然而生讚賞之心。

這般賣石子為生的婦人多貧苦不堪，最初要二十萬元一籃，我們試以「殺牛價」的方法：

「十萬元不行麼？」

「十五萬罷！」一個老婦人的意思有點搖動了。

「十四萬元」，另外一個喊着。

「十五萬元，就是十五萬，兩籃一齊賣給你」。又是一個人。

結果，我們以十萬元的價值，向第一個婦人先買了一籃，其後以十五萬元購進兩籃，最後，給了六萬元，也就肯賣兩籃了。

在雨花台滿載而歸，裝得兩蒲包石子，我們不知道是買石子還是救濟，心裏有點悵惘。

可是在第二泉的旁邊，有一位中年男子，擺了一個攤頭，用大碗小碗盛着很多的石子，其中確實有最最好的精品，花紋好，形態好，顏色更好，一問價，則頂好的十粒，索價一百萬元。

我們踏上土阜，遍地都是石子，簡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據說在下雨的時候，美好的石子，便出現了，我想雨花台的命名，或許因此而起。同遊的人會為雨花台發愁，他說，像這樣搜求，雨花台的石子，終會有消滅的一天。其實他是太過慮了，記得我的祖父就藏有雨花台石子，父親也在此地買過，現在輪到我了，說不定子子孫孫，每一代都有人到此徘徊。

當我們提兩蒲包石子上火車時，倒化了不少力氣。

到湯山沐浴

在十五年以前，京杭國道初告通車，我曾自南京乘車直趨杭州，第一件快意之事，便是在湯山一浴，其後遠遊巴蜀，十餘年離亂，不知湯山作何景象了？記得第一次到湯山時，過中山陵後，道路崎嶇不堪，人坐車上，如在有風浪的船中，其困苦可知。經過一小時的顛簸，好容易才到了湯山，其時可供游客沐浴的，有陶廬一家，沐後小憩，週身舒暢。

此次來京，曾下決心必赴湯山，惟以汽車不易僱得；而私人所有者，又無法相借，因是蹉跎了若干時日。畢竟友人的厚愛，借我一輛小吉普車，遂得於風和日暖之日，向湯山馳去。

道路好極了，完全柏油路面，其平坦的程度，和上海南京西路一樣。一路經過孝陵衛，馬羣，麒麟門等地，春風駘蕩，風景依然，胸襟舒暢，感到無上快慰。有時經過邱陵地帶，坡度逐漸上升，但以道路舖築良好，非但沒有上下之苦，反得升降之樂。

半小時後，我們到了湯山，陶廬已不復存在，經路人指點，赴國際招待所入浴。這裏現歸外交部管理，專供外賓游憩，且備有臥室兩間，可供歇宿之用，一切設備尚稱精潔。

浴池建在房屋的底層，有大池一，可供兩人同浴，小池二，係供給單身客者，我們三個人，因時間尚早，遂先後入浴。

跨入大池後，將牕戶緊閉，泉水奇熱，蒸氣上升，室內頓成雲霧景象。因泉水不能使用肥皂，只得先將週身磨擦，除去積垢，然後一再洗濯，至滿意而止，好在泉水汩汩，儘量使用。以我個人看來，沐浴之樂趣，不在於浴時，而在於浴後，當疲倦之身躺在籐椅上時，萬慮俱消，一塵不染，此時方可領略沐浴之真趣。我們都自塵囂中來，浴後小憩，當然萬分需要，不覺在休息室中就擱了很久。

和侍者閒談，方知蔣主席亦偶爾來遊，其所浴之池，即我們現在所沉浸者。侍者表示好感，我們引為榮幸，在付給小賬之時，曾再三優予考慮。

二小時後，我們又乘吉普車向南京前進。到了公路上，情景有點異樣。因為兩旁站着憲兵，每隔一段，便直立着服裝整潔，精神抖擻的憲兵同志。

這景象使我回憶重慶，當主席自曾家岩官邸到國府路國民政府時，或者循兩浮支路到復興關時，又或者到山洞甚至於遠至北溫泉時，路上不是也先有憲兵警戒嗎？

難道主席今天到湯山嗎？

正在懷疑之間，三輛大汽車從我們對面疾馳而來。

「蔣主席到湯山！」司機在歡呼，我們也很欣然。

×　×　×

在南京居住七天，到京後便和陳代表失去聯繫，陳代表忙於開會，我以山林之人，則忙於遊覽。當然，我回上海是踽踽獨行了。

雖然國大代表以「噓」，以「叫」，以「……」而受着報紙上的冷嘲熱諷，但在我，還看透人情味的弱者看來，一切都是多餘的。噓者叫者固有一時，冷嘲熱諷，抑又何苦？世間一切，惟時間和歷史是最酷的，長江前浪逐後浪，過去的和未來的，都要被淘汰，且看于髯翁的詩：

風虎雲龍亦偶然，欺人青史話連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鬱十年。

卓克基至阿壩

積石山區—廓落克旅行記

莊學本

赴馬耳康

在卓克基草坪上飲酒跳鍋裝的壩壩會散後，因通譯索囊仁清酒醉不醒所以又多留了一天，決定在明日七月廿二日起程。晨起微雨，我先到土司衙門向索土司（名海寰號觀瀛）去辭行，土司相約在明後年來京滬觀光，我表示十分歡迎，並且希望他能夠把東南的文化帶到西北，提高山中人民的智識，發展交通經濟事業。時間不早我要上路了，土司依依惜別，又派人送給我一匹毯子，一塊酥油，和兩袋乾糧（糌粑）。他因爲一路步行進山太辛苦了，所以又將他的坐騎——一頭大騾子備了鞍韉送我去馬耳康，並且沿途又給我寫了許多介紹信。十時左右我們牽了馬匹，馱載了行李食糧，和一羣送行的友人告別了，沿梭磨河西行，我們的旅隊仍舊是索囊仁清，阿姆袞和沙哪，不過減少了一個從雜谷腦隨來要跟我們進西藏的小喇嘛。我從來沒有騎過馬，所以對於騎索土司的騾子不感覺興趣，一路還是步行。

梭磨河發源在東北的壤口，經過馬塘、梭磨、而至卓克基，由此西流到綽斯戞會合於大金川。此地沿路所見的河身約寬十五公尺，兩岸都是三四百公尺高的山陵，坡勢約在四十五至六十度之間，河流水勢當較平緩，我們靠着河的北岸西行，道路寬闊四五公尺，坡坨極少，夾道很多白楊和柳樹，樹上飛來飛去的有一種百哥般大蘆花紋黑白色有如鶯鷺般羽冠的小鳥，嘴喙長約二寸。路旁頗多戎人的亂石寨房，和出莊稼的坡田。

由卓克基到馬耳康寺，一共祇二十里，我們走三小時就到達了。寺院屬卓克基，建築在一片寬廣五六百公尺的平壩上，前臨大河，後枕高山，壩中很多合抱的白楊，枝幹參天，蔚然成林。大殿在中間，四週爲賬房，樓上是管家喇嘛做賣買商品的場所，堆存的有茶葉布疋和靴子皮子。寺外有髹漆很新的轉經廊，前面是一片廣場，兩旁有兩條山泉，迴流在白楊蔭下，潺潺不絕。寺的左右住着三數十家戎人，人口約有一二百，都兼營商業。馬耳康寺的喇嘛以善於經商著名，頗多北走蒙古西走拉薩，同時他們雖是黃教徒，但是也能娶妻，所以廟產富足而經典廢弛。寺院爲西至松崗，北去阿壩的要道，地勢海拔三五三〇公尺，頗擅形勝。當晚我們歇在寺上土司的官寨裏，我在禪房裏和土司的大兒子會面，他是在寺上當喇嘛，年齡不過十五六歲，披着紅袈裟靜默寡言，他去後來他也還俗，因松崗土司乏嗣，他去承繼了土職。

雨中翻興果山

廿三日，昨夜因作書太遲，醒來已經天明，送行的騾馬將返卓克基，所以我起身再寫了幾封致上海友人的信，託他們同去交給索土司，再請索土司乘便帶雜谷腦投郵。這裏距通郵的雜谷腦相去已四百里，關山重隔，能否帶到實爲不可知之數，但是由此北去人跡稀少與京滬通信更難。信寫好後未貼郵票，而我們馱行李的騾馬已先出發了，追了五里將騾馬找到在箱籠中取出郵票，信上一一貼了，託送行的人帶給索土司。於是我們向東北進溝往大藏寺進發，時已八時，山洞的太陽特別晴明，和風拂面綠草如茵，心中感覺無限的快慰。途中聽到昨夜在大藏寺附近有黑水的難民百餘人前往騷擾，在牧場中被搶去了十幾頭牛，現在這批難民還停留在前面興果山上，因此我們也略作警戒。不數里遇到十幾個戎人搜山歸來，他們都拿的明火槍，槍柄上用豹皮包裹，中間有一二枝快槍，圍坐下來和我們的烏拉娃（趕騾馬送行的人）閒談片時。再前行忽然雲氣籠山，狂雨驟至，夾道都是山陵，無處可以避雨，而我又落後很遠，無法取得雨具。冒雨前行，衣履盡濕，走了一里多，澗上有一間磨房，屋簷下先有一個老婦在避雨，我走去老婦講戎語讓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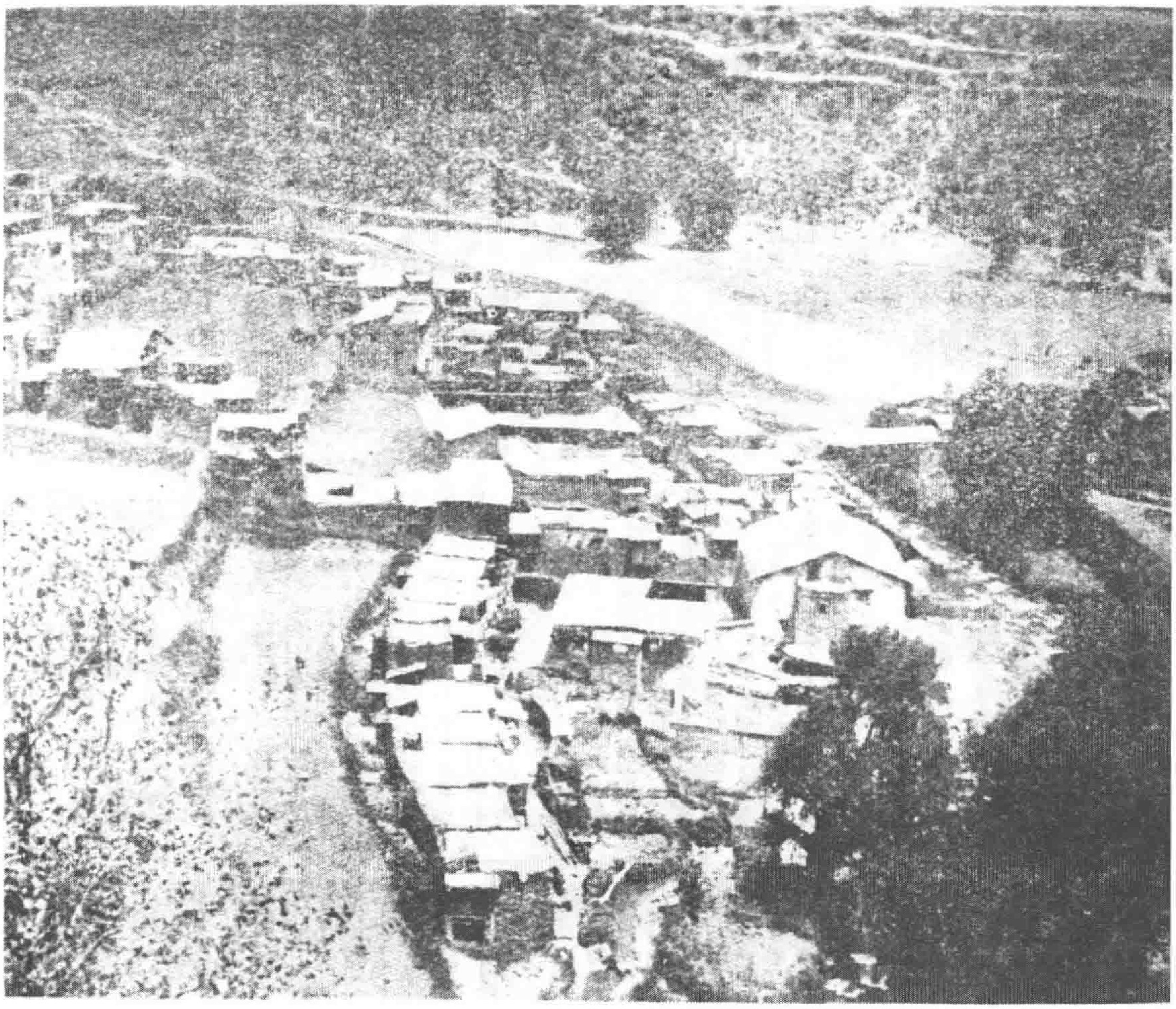
作者附言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我從成都開始旅行，經過灌縣進山，溯泯江北上，經汶川、理番、越虹橋山到卓克基。然後穿過阿壩草地而進積石山區的俄洛（古名廓落克），由俄洛的白衣寺開始西南行，經過漠塤桑，汪清奪巴，折而循黃河東行，過賈瑪桑，瓦司爾，康幹，康色，在俄洛中環遊一週，再經阿壩草地東下，進黃勝關，順泯江南還，過松潘、茂縣、汶川，在十一月卅一日重抵灌縣。共計旅程五千餘里，費時六個多月，經過大小部落十幾個，所考察的民族有三：羌、戎、番。

歸來預備將沿途的紀錄寫一册「西北邊荒旅行記」，內分三編，第一編自灌縣起至卓克基止，名羌戎考察記（廿四年南京中央日報發表，廿六年良友公司出版）。第二編自卓克基起經阿壩草地入俄洛而返松潘止。名廓落克（俄洛的古名）旅行記。第三編自松潘順泯江南下經茂縣汶川而至灌縣爲止，名泯江流域旅行記。但是當我將第一編羌戎考察記寫完時，正是第九世班禪將回西藏去，所以我就擱了筆隨着護送專使在廿四年冬由南京出發到青海，不料廿六年抗戰暴發，班禪大師在玉樹圓寂。於是我由甘青而轉入川康，再至印度。十年來都在邊區遊歷考察，一直沒有時間來續寫第二編及第三編。抗戰結束後重返京滬，預備將第二三編繼續完成牠；但是又因爲時局不安，生活不定，幾次想動筆，而終以冗事紛繁，不許可你靜坐凝思，同時十年來在邊疆搜集的材料太多，眞不知從何下筆。

最近我國積極準備要探測積石山，而積石山就是在俄洛賈馬桑和拉卺兩部落的屬地中。同時俄洛的許多土官在二月中由松潘趕到成都，一行數十人，馬三百餘疋，向四川省政府請願要求和青海劃界。無疑這個荒涼的草原被人稱爲野番的俄洛（青海稱果洛）現在已引起了國內外人士的重大注意。因此我被各方知好的敦促，將所攝的照片在京滬兩地舉行積石山區影展以後再續寫廓落克旅行記。

卅七年四月



卓克基鳥瞰

門檻上坐。雨稍細再前行。馱子正在草坪上等候。前進登興果山，先穿過一片大森林，林中都是雙圍的大杉木，枝葉蓊鬱，把天色更顯得昏暗，寒氣也倍覺侵人，這時我的衣履都爲雨水沾透，陰冷入骨。但是此地又是難民出沒之所，越嶺而東就是棱磨馬塘，林中又是難民極易遁跡之處，所以我們在寒冷昏黑的旅程中格外警戒。行列魚次成爲一線，所攜的快槍兩支都把子彈入膛，聲息全無，疾行二里，將穿出森林，忽然瞥見有一縷青煙在杉葉中飛出來，一閃又有三數個拿明火槍的人走了出來，一見彼此都非常驚愕，熟視之方始認出是卓克基派來搜山的人。出了森林又是草坪，坪上搜山的人又出現了幾批，有的埋伏在隔山的深林中，於是我們心裏就毫不担憂的登興果山。山上一片草原，坡勢平坦，山脊上的高度爲海拔四八五〇公尺，雜樹不生，空氣稀薄，走不幾步就氣喘如牛，我今天的坐騎有一疋烏拉馬在山上就讓給了沙哪和阿姆袞分坐。由馬耳康到此爲五十里，山頂隱在雲霧中，又繼續降雨了，這時已下午二時，肌腸轆轆，取出乾饃分食之，下山後騾馬也都餓不可耐，沿途撂草而食，北行順坡而下三十里到犏牛廠，坪上綠草如茵，野花如錦，平廣約二百公尺，我們在坪上下馱熬茶打尖，把騾馬也放在坪中吃草。這裏高度海拔四五〇〇公尺，雲氣漸開，天又放晴。人馬休息了一小時上馱再行，二十里到大藏寺已暮色四合，我們在黑暗中進土司的官寨，登樓向頭人投了土司的信，下榻在二樓。

大藏寺

忠實而勤快的阿姆袞，他是大藏寺附近的人，出外多年不回家了，所以我特爲給他三天假期使他回家去省親，我們在這裏停留等候他。

廿四日天氣陰雨，東南微風，温度六十二度，海拔四四七〇公尺。阿姆袞走後，悶坐在寨中，待雨稍止我就出外暇遊，喇嘛寺位於全寨的中心，有喇嘛四五百人，正中爲大殿，形式和雜谷腦喇嘛寺相彷彿，右首爲神殿，殿前挂着很多的野牲標本，有牦牛、盤羊、狗熊、狐狸等，殿內進門處又挂着明火槍和快槍百餘桿，次序零亂，彷彿一個軍械庫，這是當地戎人發誓不打槍後把他們的武器獻給神前以示懺悔，就是放下屠刀之意。

寨上的戎人有七八十戶，共約四百人，屬卓克基土司所轄，房屋大多是三層樓的亂石房，下層是馴牲口的畜舍，中層是鍋莊和臥室，上層是供菩薩的經堂，室內因爲窗戶狹小，所以光線很黑暗，但是外表很整齊，石工堆砌亂石牆的技巧比五屯的更好。環着寨子都是轉

經廊，經軸有小有大，小的順手一撥就旋轉不已，大的須雙手用力的推方能轉動，軸內裝着六字眞言的印刷品，外面蒙着牛皮，彷彿一隻圓桶，中間有一根木的軸心，上下都插在木架上，寨上的婦女，空閒沒事時就口誦唵嘛呢叭咪吽，繞着經廊推動經軸，以作祈禱。也有散髮叩長頭，五體投地，伏在塵埃上舉手合掌，起伏不停，以求佛法的加被。轉經廊的旁邊，供着許多泥巴製的小塔，或經版印的泥佛，有釋迦佛、宗喀巴、獼勒、觀音和歡喜佛等像，印紋很細，工作相當美觀。戎語叫嚓嚓，是喇嘛教佛法上的一種供養。有的地方他們建了一所小屋中間堆積了無數的嚓嚓，他們叫做彭康，是萬佛的意思。轉經廊上有一處挂着許多牛頭骨，上面寫着藏文的六字眞言，眞是道地的甲骨文。據索囊仁清說：這種牛頭都是在八月中收割莊稼後寨上宰牛酹神，唱藏戲，牛肉吃後把牛骨寫了經作供養。我對於喇嘛教的一切都感覺很新鮮而有趣，隨手就檢了兩塊嚓嚓，和一片牛骨做標本。經廊的前面有一隻圓腹尖頂的喇嘛塔，高三數丈，四壁也都是轉經軸，塔門鏈着不能進去。塔的前面有一片草坪，坪中席地坐着一個戎婦，她赤裸了上身在梳頭，當她發現了我們時，她就把長髮遮掩了胸部呈着羞態。

寨上有樹木，樹中有紅嘴紅爪的烏鴉，和一種麻雀般大的小鳥，毛羽作麻紅雜色，跳躍枝上，活潑可愛。再有一種形如喜鵲的長尾鳥，羽毛紅綠相間，鮮艷悅目，我拾了一塊石子試投一下，相去寸許，就被飛走了。這裏異鳥很多，都不能名狀。

這裏也出莊稼，年出一季，以蠶豆、豌豆、䅟子、青稞、蕎子、為大宗。田邊都建築收穫時用的土房，房頂上搭有晒莊稼的木架。

昨夜據傑寨後溝中又有難民前來騷擾，雖沒有被他們刼去東西，但被他們槍傷了一個牧人。

寨上的形勢和人民

廿五日陰雨靡定，午後五時忽起西北狂風，隨風下了一小時冰雹，以後又繼續下雨。早晨溫度華氏五十度，午後六十一度。

今天是舊歷六月十四日，正當盛夏的天氣，山外溽暑悶人，揮汗如雨，而山上寒氣侵人，我在屋中寫日記還須披上羊裘。

上午和索囊仁清登寺後的山巔，這裏海拔四六五〇公尺，可以瞭望四週的形勢，由此越嶺而東就是壤口，順河而西到達松岡，翻越北首的龍耳山就進西番草地，南首山上兩條水溝流經大藏寺的左右而在山下匯合，西流過松岡到綽斯戛入大金川。此間的地形：山勢顯呈坦狀，四週已見不到兀立的高峯和峻削的峭壁，祇有坡坨平綏如土饅頭般起伏不盡的丘陵，預示將進入老年期的草地了。此地海拔在四千五百公尺以上都是草地，四千五百公尺以下都生杉木，一片原始林蒼蒼如畫，丘壑澗溪都被綠葉掩蔽了，森林的面積很寬，為沿途以來所僅見。

今天喇嘛寺和寨上的人聞訊都來看望，喇嘛寺中遂給我一壺奶茶和長壽緞及柏枝香，我也還贈一條哈達（粗絲帶，康藏人的見面禮物。）和幾方紅呢。寨上的男子婦女都葡蔔在我臥室中聽新聞。我把索土司的像片給他們參觀，他們都還沒有見過他們的土司，我再把理番縣長和茂州屯殖督辦的像片給他們看，他們更不知為何許人，他們簡直不能想像這就是在山中管轄他們的最高長官。寨上的人都極天眞，見聞很寡陋，山外的一切都是他們感覺興趣的新聞，這是一羣桃花源中的人物，在亂世中我很羨慕他們的幸運。男女的喉頭十之六七都是大頸子，他們叫猴兒包，據說是吃了草地鹽所生，幼小時就患此症，初時包中為水，多吃海帶菜可以治癒，年老了包中的水就變成豆渣狀，工作辛勞時包中作痛。這是一種缺少腆質的鵝喉症，山中無醫藥設備，所以此症在卓克基一帶很蔓延。跛子在寨上也很多。

寨上戎人的裝束，男子穿氆子長衫，束腰帶，足登皮靴，腰間佩長刀，另挂一柄短刀和鐵火鐮，胸前挂一串紅珊瑚珠和綠寶石，大都不穿袴子，身上都是油垢，皮膚髒得像黑漆。女子穿長氆子衣齊膝，腰間束百褶裙，不穿襯衣袴，頭上戴一片頭帕，用牛毛粗辮圍繞在帕上，辮子上裝飾了很多紅珠子。

今天轉經的特別多，婦女們更擁擠，大多環繞着神殿作轉經。我因為室內人太擠，預備到草坪上去寫日記，出寨就有兩個老嫗見了我〻竊竊私語，到轉經處又碰到了，她們忽然向我跪下來叩頭，問我是否到西藏去，同時用手作勢要我替她們摸頂提耳，這是活佛對於信徒的恩賜，我因為不通戎語，又無法解圍，於是不得不替她們逐一摸頂提耳，權充活佛。

寨上追擊難民的人都回來了，據說前夜在溝中和難民遭遇，互相開火，各無傷亡，天明難民東逃，寨上的人也未窮追。

借妻奇俗

二十六日天氣晴朗，積雲如棉，晨間有西南微風，溫度最低華氏五十一度，最高六十五度。

早上有幾個漢人來閒談：據說寨上漢人占十分之四五，都是大小金川和雜谷腦附近來的，來到的漢人都向戎民家上門為婿，領種田地，所以不但可以謀生，並且妻財兩得，因此漢人在外沒辦法而往山裏跑的很多，這是大藏寺獎勵移民最成功的辦法。不然此地北通西番草地，東鄰黑水難民，倘人口稀少即不易自保。凡是漢人投奔來的都由頭人分別安置在戎人家裏，如戎人不願可以向頭人申訴，倘使沒有特殊充分的理由，頭人就强迫收容，如果漢人不願，漢人不向頭人申訴即離寨逃亡。不過漢人在這裏娶戎女領有田地的必須有服役當差的義務，一年凡四次，到官寨中聽候頭人的調遣。

婚姻絕對自由，祇須男女雙方情投意合，一宿便成夫婦，兩方的父母都無法干涉，干涉則向頭人申訴，頭人必判他倆勝訴。婚禮的舉行大多在生育子女以後，結婚大典和湯餅筵合併辦理，富有的沽酒殺羊宴請親友，窮苦的也就不舉行了。

這裏又盛行借妻的風俗，如果朋友知好來到戎人的家裏，商得主人的同意，就可以將他的妻子借宿一宵，這一種戎人慷慨的作風使民俗學人類性生活史上又得到新證。

離婚事據說也極多，大多由女方主動，解決極易，主動者出銀賠償就可了事。今天官寨中恰好有一件離婚案在辦理，案情是一個戎婦捲逃投奔漢人，她的丈夫就到官寨裏頭人處打官司，頭人把捲逃的戎婦和那個收容她的漢人傳來，訊問後就判漢人出銀十五兩賠償原告，戎婦就准漢人領回配為夫妻，兩造同

意，就此解決。

喪葬的風俗也極簡單，人死請寺中喇嘛誦經，把屍首揹進山溝去餵食鵰鳥，血肉骨骼都被食盡則喜，這種天葬的風俗是受了西番人的影響。漢人在此地還多行土葬，掩埋在山溝中。喇嘛行火葬，用木柴將屍首焚化後，把屍灰做成嚓嚓，供在塔子中或岩穴裏，也有攜往聖地拉薩的。

以物易物的商市

頭人來因為我明天將北行赴阿壩，據說黑水的難民聞訊覬覦我們在龍耳山附近，寨上武力不足，故支派烏拉恐有危險。現在有阿壩番人的大犛牛幫在山下，明天也將北返，他們武力充足，可防不虞。於是我和索囊仁清商量決定僱阿壩牛馱，繞龍耳山，取道西北直赴安羌。

頭人去後，我去寺中訪問兩個新從西藏來的喇嘛，他們是在三月中離開拉薩，現在藏中執政的為熱振呼圖克圖，昌都駐有藏軍二百名，德格金沙江西岸駐有藏軍一百餘名。

喇嘛寺旁今天有商市，喇嘛們席地做交易，陳列的有皮靴、銅器、皮毛、毯子等來買的人都以糧食作交換，爭論升斗頗爲有趣。此地交易多數用糧食為籌碼，極少用銀子。所以山外商人來此做買賣的，須先拿貨換了糧食，再拿糧食來掉土產，手續極其麻煩，非熟悉這種情形的實不能來此營商。譬如來此收買貝母的商人，必須先在成都灌縣辦一批茶葉布疋銅鐵器和料珠進山，到了雜谷腦或卓克基把布疋茶葉賣了換購糧食酒肉，再馱了糧食酒肉上山到挖藥棚中方能換到貝母。不過購買麝香可以用現銀子，午後有一個獵人拿了一枚麝香來和索囊仁清來做交易，麝香是公的麝鹿臍下的一個皮囊，大小如雞鴨肫，裏面的分泌物作暗紅色，凝結如末，較大的像羊糞，有濃烈的香味，為最貴重的國藥。索囊仁清先用鐵簽把囊中的香末取出驗着貨色的眞假，然後雙方談論價錢，相持很久，最後請一個喇嘛做中人，喇嘛在袈裟裏和雙方捏手談價，最後以白銀十兩成交，計連皮殼重一兩八分。

夕陽將下時有鼓鈸聲從西首草坪上傳來，穿過樹林去參觀，發現有帳涉牛羣，帳房前正有喇嘛在誦經敬山神。旁邊有一堆婦女在挖泥運水，用木頭的經版在泥塊上印佛像，做嚓嚓，婦女們隨印隨詞，唱念六字眞言，聲調像跳鍋裝很悅耳。工作的婦女都袒右臂裸右乳，皮色黝黑，毫不羞避。回去經過轉經廊，又遇到一個裸胸的女子在轉經，正要取出相機爲她攝影，倏忽就不見了。

伽的塘道上

今晚爲舊曆六月十五日，月光如水，在山中看月覺得更爲明朗，眞是萬里無雲，長空如洗，山峯黑默默像一片滚滚的浪濤，四山的流泉奏出瑱瑱的琴聲。戎人用藏歷，照他們的推算今天是十六日，和陰歷相差一天，這因爲閏月和大小月略有不同而生參差。

廿七日晴，風向西南，溫度早晨華氏五十度，中午七十八度，晚上四十六度。

阿姆衮今天已從家裏回來，我們就預備出發赴阿壩，旅程決定放棄龍耳山大道，與阿壩來的牛幫同走西北的一條捷徑。早上牛幫的番人來催着要上路，先給他們飲了二盌酒，把行李收拾好，上馱，阿姆衮心急搬取行李的從樓梯上滑跌下地，幸而沒有受傷。我們胡亂的吃了一些早點，在八時四十分就起程。

牛幫一共有百數十頭犛牛，十多個人。開始就下山，一路都是羊腸鳥徑，亂石纍途，路旁又叢生雜樹，枝葉紛披高與人齊。我初次學習騎馬在馬背上，既要照顧樹枝的刺面，又要防制馬蹄下亂石的溜滑，尤其下坡時道路的傾斜，在馬鞍上覺得上下交攻異常費力。而犛牛又東衝西撞，在樹林裏亂奔亂跳，極難管理，背上馱載的貨物往往被牠掀落在地。十二里到山脚下，海拔三七〇〇公尺，跨過一條小溪又登山，山名更姆濟，仍屬卓克基土司地，山上有官寨，附近有農田村落，山頂高四〇五〇公尺。越山而下，都是淺草乾泉，樹木不生，已是草地景象。一路牛幫中的番人和索囊仁清唱西番調，俚詠相答，抑揚頓挫，頗使旅途中不感寂寞。

牛幫中有一對夫婦帶了三個小孩從西康來，二個小孩尚在襁褓中分負在背上，走路時小孩的大小便常從背上漏下，一個女孩已六七歲如牽了一條小犏牛馱着皮袋等雜物，跟在牛羣之後步行作艱苦的長征。這是一個貧苦的家庭，他們全家遠遷到阿壩去領種田地。

廿四里到蒯獨山腰，拔海四五〇〇公尺處有一塊草坪，時在下午，我們就放了牛歇下來熬茶，拾三塊石子架銅鍋，用羊皮氣筒吹火，水沸茶熟，我們用酥油拌了些糌粑充飢。茶後趕了牛再走，四里到蒯獨山巔，高四六三〇公尺，下山進伽達河谷，河從北首山間流出，西下與大藏寺河在大乍頭會合，經過松岡而入大金川。二十里到哈雅，沿途出莊稼，麥子蠶豆青稞豌豆等禾苗都已長得很高，業已開花結實了。莊房也很稠密，房頂上的戎人時相招呼。

天色漸晚，又十六里到達一個四圍多是大森林的草坪中，右面有一條流水，地名伽的塘，這時夜幕已籠罩四山，道路不辨，我們就在大草坪的南邊幾株大杉樹下作爲宿地。天氣很冷溫度在華氏四十六度，我們撿了很多枯樹烤大火，我在火光中寫日記，阿姆衮和沙娜吹火筒做飲食，索囊仁清靜坐誦觀音經，數十步外是牛幫的兩個火堆，和百數十頭在休息咀嚼的犛牛。明月在東山上已升了起來，杉林在月光中更覺得高大參天。飯熟後我們圍了大火飽啖一餐，然後在大杉樹下展開我們的被褥，臨睡再架起大火，仰視天際繁星，林間明月，聽着木葉蕭蕭，流泉淙淙，不覺怡然入夢。這在山野間露宿之樂，當非睡臥在床榻上的人所能想像的。

被蝨蠅困擾

廿八日晴，午後四時起下雨，西北風，溫度早晨華氏四十六度，中午七十五度。

早起寒威凛冽，手足都覺得有些麻木，圍火看草坪上番人將犛牛趕回，早餐後即上馱啓行。北進一路穿入杉林中，大樹合圍，濃蔭蔽空，林中的光線很黯淡，地上的亂石都斜立如刃，且靠近河邊，潮溼崎嶇，非常難走。我們騎的草地馬，不善走亂石路，而又時時失蹄，步履蹣跚，使我不得不下騎步行。二十里都是林中鳥徑，將走出森林忽然迷路，等折回找尋牛幫，牛幫已前去里許。

出林數里登陟迷山頂，高海拔四八八〇公尺。由伽的塘到此共二十八里。地勢忽然開朗，北望草原童山，碧色連天。下山即爲平壩，寬三百公尺，長三里，遍地野花如錦，循壩西行草中都是積水，不然就是長草堆和爛泥淖，泉水在泥草中汩汩流出，地底下也有流水聲潺潺可以俯耳聽到。馬走在上面蹄子陷

下去一尺多。過此就翻一個小山，三天來過的山坡以此爲最小，但是空氣稀薄，上坡時牛馬都氣喘吁吁。

下坡後在草坪中熬茶，遠遠地有一隊馬隊經過，連貫有二十多人，都背長槍騎大馬，走進杉林就隱沒了，後來看見炊烟繚繞，當亦在熬茶。我們在飯後起身北行，又發現山頂上河邊和樹林中有三五人一隊騎馬的人在往來梭巡，知道這是當地防黑水難民竄擾的搜山隊。這裏爲卓克基屬卡爾固頭人的轄境，頭人名索囊丹仁，領龍耳瑪，司强固、差而曼、差龍、新助、勒薩瑪等五溝牛，都屬草地爲卓克基最北的轄境。

以下沿草山上向西北走，山勢寬平，坡坨作二十至三十五度的角度。草深半尺，馬踏草而過柔軟舒適。不過牛蝱蚊蠅潛伏在草中極多，當牛馬走過時，隨着牲口飛舞，千萬成羣，嗚聲嗡嗡如雷，千百隻停在牛腹馬胸刺吮血液，牛馬的皮外血色斑爛作殷紅色。行人的手足和面部暴露在外面的地方，也是蝱蠅刺食的目標，被刺時很痛。我們折了樹枝拿在手裏揮舞驅逐，但是效果不大，仍乘虛來襲，陽光强烈時牛蝱成羣飛舞，而蚊蠅都隱伏草中，當陽光爲白雲遮蓋時，牛蝱隱伏草中，而蚊蠅出來飛舞，陰晴互相交替，輪流向我們進攻，騾馬都踢蹶跳躍，幾乎把騎在背上的人摔下來，牦牛被刺都向短林深草中亂攢亂竄，也有臥地打滾的，馱的東西很多被摔在地上。我們穿的羊皮襖上也飛集了蝱蠅數千百只，彷彿一串蜂窩揹在背上，一掌打去至少可以拍死數十個，但亦無濟于事，我們急於想走出這一段草地，而牛馬愈被刺則東西亂跑管理愈困難，眞是欲速則不達。

過沮洳地

山嶺上忽然有大鵰飛起，高四五尺，昂頭可與人齊，展開翅膀長約一丈多，禿頂鷹喙，在天空中盤旋翱翔向我們偵察。

同行到阿壩去領種田地的西康夫婦，他們背着小孩一路都是步行，那個六七歲的女小孩，她也已步行了三天，有時還牽着一頭小犏牛，我看着眞覺不忍，一路時常把馬讓給她騎。



裸體的番女

過去一路又是水草濡濡的沮洳地，數尺寬的小河常在草坪上作極曲折的迴流，形成連續不斷的S或卍字，有的幾乎像8字，彷彿碧綠的地毯上織的一道深色的花邊。水的兩岸矮柳叢生，約高三尺。水勢緩慢，不再像卓克基以下一瀉千里的江流洶湧了。我們常常涉水而過，水深約二尺，騎在馬上過河不以爲苦。不過沮洳地上騎馬非有經驗的牲口牠不知道踏着草墻走路，於是時常會失足陷在汙泥中。沙哪騎的一匹三歲的幼騾，牠生長在山間初次進草地，所以在沮洳地上常遭顚躓之危，一次陷入了一個大泥塘中，前後蹄都失落在汙泥中，深陷三尺，直沒到腹部，進退兩難，拔又不能，掙扎良久，連人帶騾都倒在泥塘中。阿姆袞騎了一疋番地識途的老馬纔去把沙哪和那疋小騾子拖出來。

至草地的山岡上，由西向北再折而西行，一共走了三十四里到達司强固喇嘛寺，遠望有房屋四十餘間排列在草坡上，前面山下有一排土屋，據說是他們的冬房，因爲此地山上冬季積雪不消，所以司强固人到十月間就從坡上還下住在冬房中，到明年春天積雪溶化後再還住到山上去。司强固戎語爲「馬鞍」，八十年前此地有一夫一婦從遠處遷來，男的名叫沙爾固，善做馬鞍，比較蒙古西藏的出品還好，過去草地中人都喜歡用蒙藏的馬鞍，但自司强固馬鞍有出品後，蒙藏的馬鞍就被草地人漸漸的摒棄，於是司强固的名在草地中就馳聞遠近了。現在此地尙出馬鞍，價格很昂，每付約需二三十兩銀子。

我們在司强固北首草坪上打野，行李下馱後大雨隨下，一直不停，我們帳幕尙未縫製。所以祇有在雨中工作，我擊了傘坐在油布上寫日記，阿姆袞等在雨中打火煑晚餐，雨水滴在柴根上很不易燃燒，所以洋芋沒有去皮也沒有洗滌，胡亂切在鍋中用酥油煎炒，加茶水做羹湯，就取樹枝做筷子，也許肚子餓了食之頗爲香美。飯後雨稍停，但烏雲四合，仍慮有雨，所以把箱子什物都藏在我的行軍床底下，把油布雨衣全蓋在被褥之上，一夜寒氣侵人，雖未再下雨，但雙足至天明尙未覺溫暖。

走失了一羣牛

廿九日晴，旁晚有雷陣，北風，午後轉西南風，溫度華氏五十二度。

早晨起身熬茶時，牛幫中番人發覺有大羣的馱牛失踪了。二個番人就騎上馬往北去找尋，隔了半小時一個番人先回來，沒有尋到，並說路上有兩個人的是跡印，恐怕已經被竊賊偷去了。又處

當地司强固人依莊稼爲生，恐牛羣吃了麥子，所以被司强固人趕走了。經過詳細檢點以後，計少去的馱牛三十八條，所餘下的都是病乏的牛，番人很焦急，又向南去尋了一遍也沒有找到，於是又回來帶了另一個番人負槍實彈騎上馬疾馳北去。我們也很担憂這批牛能否找回來，要是找不回來就不能起身。但亦無可如何，因此大家圍坐在草地上談論。

同行的中間有一個馬耳康寺的喇嘛，他進草地去經商，我們因爲聽說馬耳康寺的喇嘛善於經商，所以和他談論寺中經商的方法。據他說馬耳康有喇嘛五百人，照例每三年輪流一次，每次三人，每任三年。管家接任時寺中每人給銀二百兩做本銀，管家喇嘛接受了寺中的銀子就出去經商，南至成都灌縣，北至阿壩三俄洛，西至拉薩，三年期滿卸任時每人須將本銀二百兩交出，另給寺中堪布銀五十兩，土司一百五十兩，衆喇嘛每人各四兩，共二千兩，總計三年而返本利須三千兩方能交賬。所以非善於經商的不能勝任。我們聽說馬耳康喇嘛很多娶有婆娘，所以問他有沒有娶太太，他笑而不答。

這裏有植物，細梗碎葉，高約一尺，開紫色花，花形如小鳥進巢，每一株上祇有十數朵，在他處尚未見。

過了九點鐘，遠遠看見番人趕着牛回來，番人說是走失的，我們心也定了。中間有一頭牛後足傷了筋不能走路，番人用小刀刺牛的後腿，牛奔跳掙扎，番人用繩綑縛了推倒在地，再在腿部關節上重刺十數刀，血汨汨流出，牛頭動力掙，幾個番人上去按住牠的角，扼住牠的頭頸，又坐在牠的肚子上使牠不能動。一個番人取了一塊烙鐵在火中燒紅了，就在牛的臀部骨節處灸烙，皮毛都脫落了浸在血肉上，青烟縷縷，濟濟有聲，牛氣喘如吼，拚力掙扎，樣子非常可憐，番人在牠腿上烙成數條，像目字形。於是在草中捧起兩捧爛牛糞，塗在牛腿上被烙的地方，像擦藥行，臭氣四溢，牛也就被釋了縛放起來，已免强可以走路。這一幕土法治牛的手術完畢後，番人纔圍爐坐下開始喝茶吃糌粑，他們塗牛糞的手還沒有經過洗濯，指凹間斑斑都是糞跡，他取了酥油炒麵就在碗裏揉捏，牛糞和糌粑混成一團，含在嘴裏毫無異樣，這眞是番人偉大的地方。

與老熊互不侵犯

牛幫早茶畢，啓程從司强固北首的草坪向西北行，這一路的草坪長十數里，闊一里許，不出莊稼，但是野生的秦艽很多，黃花綠葉如蒲公英，根作黃色，可以入藥。五年前卓克基土司出巡龍耳山產藥區歸來，脚上忽然患了無名腫毒，歷久不愈，迄今走路尚是跛狀，因此土司疑爲山神不悅，下令封禁這一帶的藥山，所有藥材都不准挖掘。

十里，左首有土房，建築頗偉大，爲卡爾固頭人的官寨，這是卓克基最北的轄境，當地的頭人是卓克基土司中最富有的一人。卡爾固附近有一條小河從北首的草坪中流出，闊二三丈，深二尺許，流入熱柯河。據番人說，河邊出砂金，我在渡河時下馬細察河床，河底爲細砂與鵝卵石，兩岸都是草坪，左岸河床的斷面有碎石層高一丈多，闊百餘尺，砂作赭紅色。過此三里又渡河，河濱的岩層中有暗褐色的鑛石像鐵鑛，我問他們爲何不採掘，據索袞仁淸等的解說，鑛物是地中之寶，取出後於地方不利，所以開鑛將遭當地人民的反對，往往不惜引起戰爭，過去黑水色耳古，和綽斯甲的二凱，及燒日峨日，都因開鑛而發生戰爭。

草坪走完，翻越一個山坡，就在山坳中熬茶，今天急於趕路，熬茶不多，最後我們祇有取泉中的冷水飲了數口，就騎馬上路。

走了沒有數里，就看見草坪的遠處，有一頭黑熊，大如小牛在河邊的草坡上往來覓食，這是我們途中第一次遇見的巨獸。我叫背槍的番人前去射擊，他們說：熊性兇烈，槍擊不中，反被追來傷人，又因爲急於趕路，所以就互不侵犯的走開了。

山下是一片大牧場，有牦牛犏牛數百條散放在草坪上，放牧的有兩個西番男女。山溝裏有四頂帳房，中間一頂是喇嘛的帳幕，當我們走過時帳房中竄出十幾條大毛狗，狂奔狂吠的追來，等待我們過河時，大毛狗剛剛趕到，立在河濱看我們馬蹄上踢出的水花，吠叫送行。

五時，烏雲四合，雷電交作，四圍的草山上都被陣雨籠罩，惟獨我們旅隊經過的地方豁然開朗，未幾狂風驟至，寒氣入骨，天地也都昏黑，我們急忙加衣，待風雲過後，已夜色四合，而尚未到達宿地，以下又穿入林中，一路都是鳥道，碎石短樹，馬上不易辨別步履，因此下馬步行。樹上的枒枝牽住了我們的衣服，路上的尖石刺痛我們的脚底，黑暗中走路極苦。到九點鐘始抵山下，遠遠的聽到河水潺潺之聲，知道已近大河了。下抵賴姆都草坪，長寬有數里。我們就在樹林中寬平處擇爲宿地。

楊上濃蔭如蓋，安靜恬適像在帳幕中。並且碎木遍地，我們就地取薪，生火熬茶，茶熟明月已經高懸在東山上，我們就在月光下飲茶吃糌粑，今晚的菜肴爲豬膘煮洋芋，在疲勞飢餓中食之頗覺有山珍海味的鮮美，足以忘倦。本日共行一百里，宿地高海拔三九五〇公尺。

裸體運動場

卅日晴，午後有雷雨。風向東南，雨時無定。溫度華氏五四至七六度。

今天我換騎犏牛，學老冉過函谷的神態，沿熱柯河西行。熱柯河寬二十公尺，深一公尺許，水由東而西流，歸入大金川。河邊都是高約尋丈的柳樹，犏牛時常鑽入林中，很難駕馭。

西行約十里，遙遠的看到有土樓的寨房聳立在河濱，名叫星座寨。我們未到星座寨，約至東首一里許的地方渡熱柯河，河寬水急，牛羣入河進行極難，牛在水中舉步顚邊，急流澎湃，時常把波浪激上牛腹。同行的西康婦人，她背了小孩俯伏在牛背上，幾次牛的失足幾乎倒在水中，到岸時已嚇得面如土色。

上岸後卽在山溝中北上，迎面遠遠的來了一羣羊子，羊多是高大綿羊，羊羣後面跟着一個牧羊的番女，細辮黃髮紛披在兩肩，她的右臂伸出在衣襟的外面，胸間裸出右邊的一顆乳房，和佩帶的紅綠綢條及經包。一頭大毛狗忽從羊羣中竄出，把綿羊都驅散了，牧羊的番女追着羊羣也跑了。

進溝登山，山高海拔四四五〇公尺山頂上有二個穿紅襯衣，老羊皮襖，和戴尖頂毡帽的番人走來，一個胸前紅襯衣未扣，乳房聳起，突出衣外，方知是女的，但是二人身體都很壯健魁偉，不知是否全屬女子，或係一男一女，令人樸朔迷離。

正在騎牛下山，忽然草地中傳來一陣格！格！格！如鳥鳴的聲音，同行的番人說是土狗，我不信土狗能作鳥鳴，尋聲前往，不到幾十步路，就看見一頭坐在青草上的黃毛土狗，一閃鑽進土洞中。此間土洞很多，大小如碗口，有幾

處密得像蜂窠，土狗時常探首在洞外，或坐在石塊上張望，或在草坪中尋食，望見我們走過就聳起了耳朵站起了上身，格格格的鳴叫，像是在歡迎我們，或者是對他們同類在發警報。看見我們走近時牠就遁身鑽入土洞中。土狗很像一頭肥碩的小狗，高約一尺，長約二尺，重十餘斤毛色土黃，番名獺拉。因爲牠生長在四千公尺以上的高原中，四季多雪，故又稱雪猪。事實上牠的確身軀肥胖，行動蹣跚，在雪中爬行，彷彿一頭小猪，牠是食草穴居的動物，皮子絨毛深厚，可以做坐褥和皮襖。

下山就是下阿壩的安羌寨，一片寬廣數十里的草坪，海拔四千公尺，人烟很稠密，番人的土屋散在坪上不下百餘家，有一條十數公尺寬的諾曲（番語河名曲）從中阿壩流下，由西北而東去。我們已走了四十五里，就在河邊熬茶。

這裏是一個農業地帶，番人多在田間耕種，出產的農作有青稞麥子，現在正是他們耕地播種的時間，操作的多是女子，在烈日下袒胸露臂，年輕的犂田，一人牽牛一人執犂，都是妙齡少女。年老的刈草鋤田。太陽把她們的皮膚已晒成棕黑色，汗水和塵土積成滿身的垢膩，腰間束着一根帶，把上身的衣服和袖管都圍繞在腰間，胸前雙乳都赤裸在外，累累垂垂，一片原始景色，當我們騎牛走過田中時，老的少的瘦的肥的都環列在左右，彷彿進入了一個裸體運動場，雖向她們照相也都毫不爲意。我很驚奇田間爲什麼不見男子工作，據說這是當地的習俗，男子在屋裏看家，女子在田間工作。

循着諾曲北進，河中有幾個赤身裸體的番童在泅泳，當我們走過時他們都跳下水去。廿里後河流西折，山勢忽然陡峻，諾曲在這個峽谷中彎曲蜿蜒，蛇行而上。我們在此地渡過二十公尺寬的河流往返有四次，水深而急，時時濺到牛背上，過河時馱載的行李都浸在水中，我們騎在牛上水沒上足鐙有二尺高，袴管鞋襪都泡在水裏，坐在鞍上不敢稍動。過河後我們將濕的鞋襪脫了縛在鞍後給太陽晒乾，赤足騎牛繼續前進。

不久就到蓄倉寨，本日共走八十七里，這是牛幫番人的家，時間還早，牛幫要求提早歇宿，並邀請我到他們家裏去住。蓄倉寨屬下阿壩，共有土房五六十戶，全是番人，人口共四五百，都種莊稼，出麥子青稞，兼養許多牦牛犏牛和綿羊。是一個生活在農牧之間的村落，番人都信喇嘛敎，有一所寺院。牛幫的家中窗戶很小，光線甚黑，牛羊糞的穢氣薰人，而又跳蝨太多，所以我婉謝了他們的盛意，還是率領了索囊仁清等去露宿在草坪上，傍晚番人給我送來了很多乾柴和酸菜，在夜色中有許多老者來訪問我們，圍了爐火露天談新聞。

連宵風雨到阿壩

七月卅一日，上午陰下午晴，晚六時後有陣雨。風向無定。溫度華氏五十四至八十二度。

昨夜一時左右忽起狂風，雷雨大作，我在睡夢中被驚醒過來，伏在枕上聽到風吹如吼，樹梢上呼呼作響，雷聲如鳴砲，樹枝上滴下的雨點如彈丸，幸而行軍床上早蓋了油布，頭上蒙了雨衣，但是縫隙中不時有風雨吹進，轉側不能入寐，風勢似乎越來越大，遠山近樹蕭蕭的都在呼嘯，雨點隨風滴在床上一陣一陣的作響，我深恐床上的油布隨風飛去，所以蜷伏在被中更不敢動，頭上蓋的雨衣已經被雨水滲透了，用手稍爲撐起風在隙縫中吹進來寒冷入骨，頸後忽然感覺很冰冷，用手一探雨水已經由枕下流進來，發現床的左角一方被褥全淋在雨裏，油布上的積水也都向這方傾瀉，所以棉絮早已浸透，趕忙用油布牽過來蓋好了，側身在一角以求偏安一時。這時聽到阿姆袞的咳嗽聲，我問他們睡的地鋪上有沒有雨水，他說早已浸沒在水裏。雨還是不停，我的行軍床上雨水愈流愈多，又濕又冷也不能入睡，於是披了油布起立大家在風雨中等待天明，閃電和雷聲還不時縈繞在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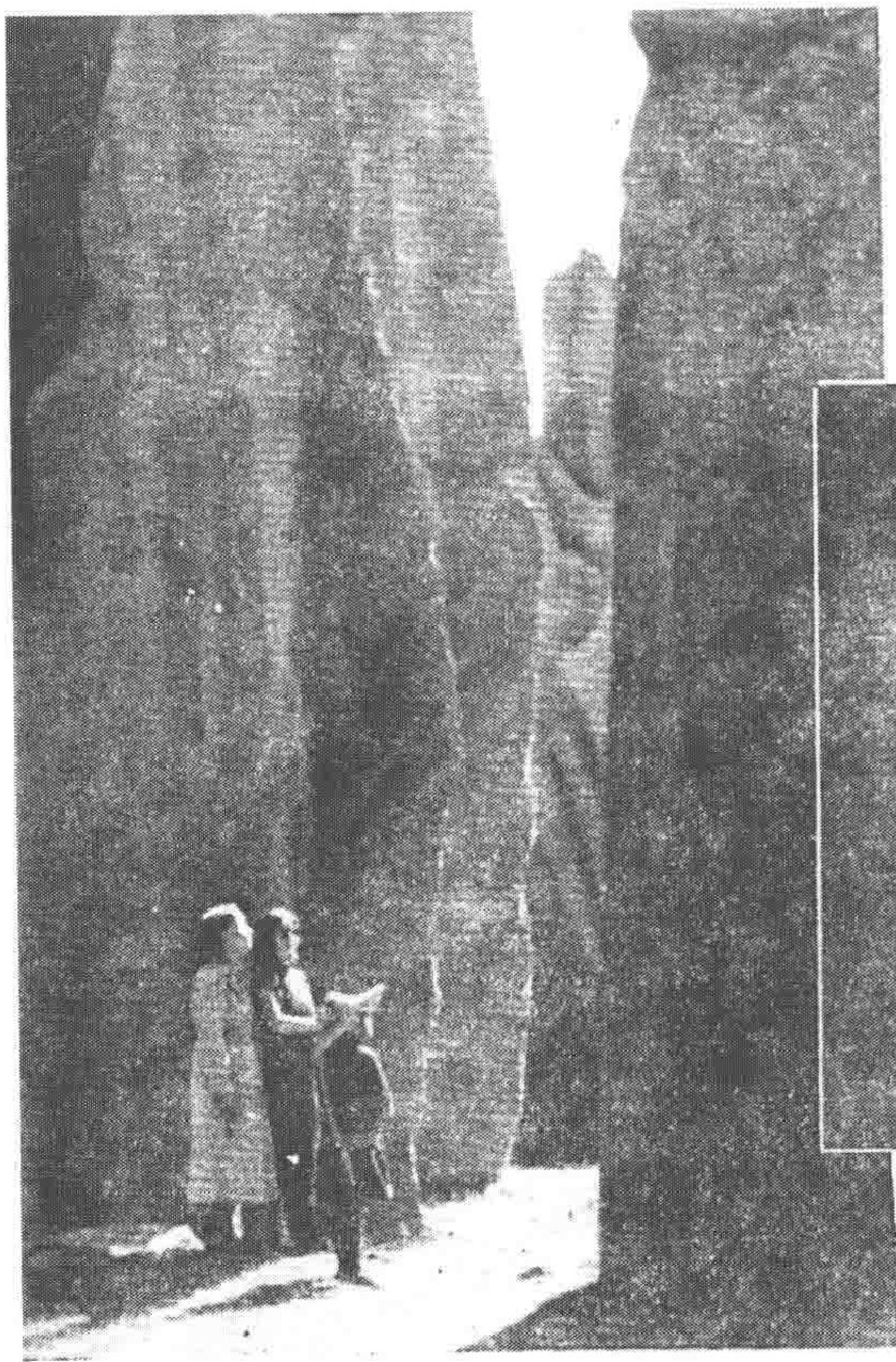
天明時雨稍止，我們生火熬茶後，派索囊仁清打前站，持信先去見墨桑土官，因爲今天行程祇有三十里，上午卽可到達中阿壩。索囊仁清單騎疋馬出發後有半小時，我帶了阿姆袞和沙娜和一個趕牛的人和牛馬七疋起身西行，河中的水今天大漲而混濁，幸而不須渡河，不然河水一定沒過馬背。一路山勢平曠，阡陌相連，番人的土寨也連綿相望，顯然這一帶是人口密集的農業地帶。

中午時我們到達了目的地——中阿壩，索囊仁清已經先在土官的官寨左邊下了帳房歡迎我們。帳房一共二頂，上首的作住房，下首的作廚房。土官楊俊扎西和他的夫人已經到格爾地龍昆喇嘛寺去轉經了，一時尙不返家。衙門裏的事務現在由他的兒子華爾昆陳立拉布丹管理，但是這兩天小土司也到格爾地喇嘛寺去了，所以一切由管家的一位喇嘛代理。我們先把昨天晚上被雨淋濕的行李衣服攤開在草地上晾晒。然後備了一份禮物預備先去拜訪管家，正要去的時候傳說管家的又出外去了。於是我們先資飯食，吃後略作休息。傍晚下陣雨，四山都在迷濛中。

阿壩是進入俄洛的門戶，我們須要在此地縫製帳幕和準備一切，所以決定在此地停留數天。（第一章完）

標準牌捲菸
大新烟公司
上海：北京西路一〇九四號
電話：三九〇五七號

石林奇觀



⇧ 琳瑯曲徑通幽處，漫遊盡興頓忘歸。

⇩ 石林奇觀天下少，滇南湮沒不流傳。



⇩ 路南大疊水瀑布。





⇨ 重重疊疊四疊石，天生成就非人工。



⇦ 奇峭千霄無尺土，重重樓閣自玲瓏。

紐約的交通

擁有一百七十萬左右人口的曼海登，有許多工人和商人却居住在紐約或新澤西州，當工作時間前後，沿海特遜河沿的公路上汽車成列的行進着，蔚為奇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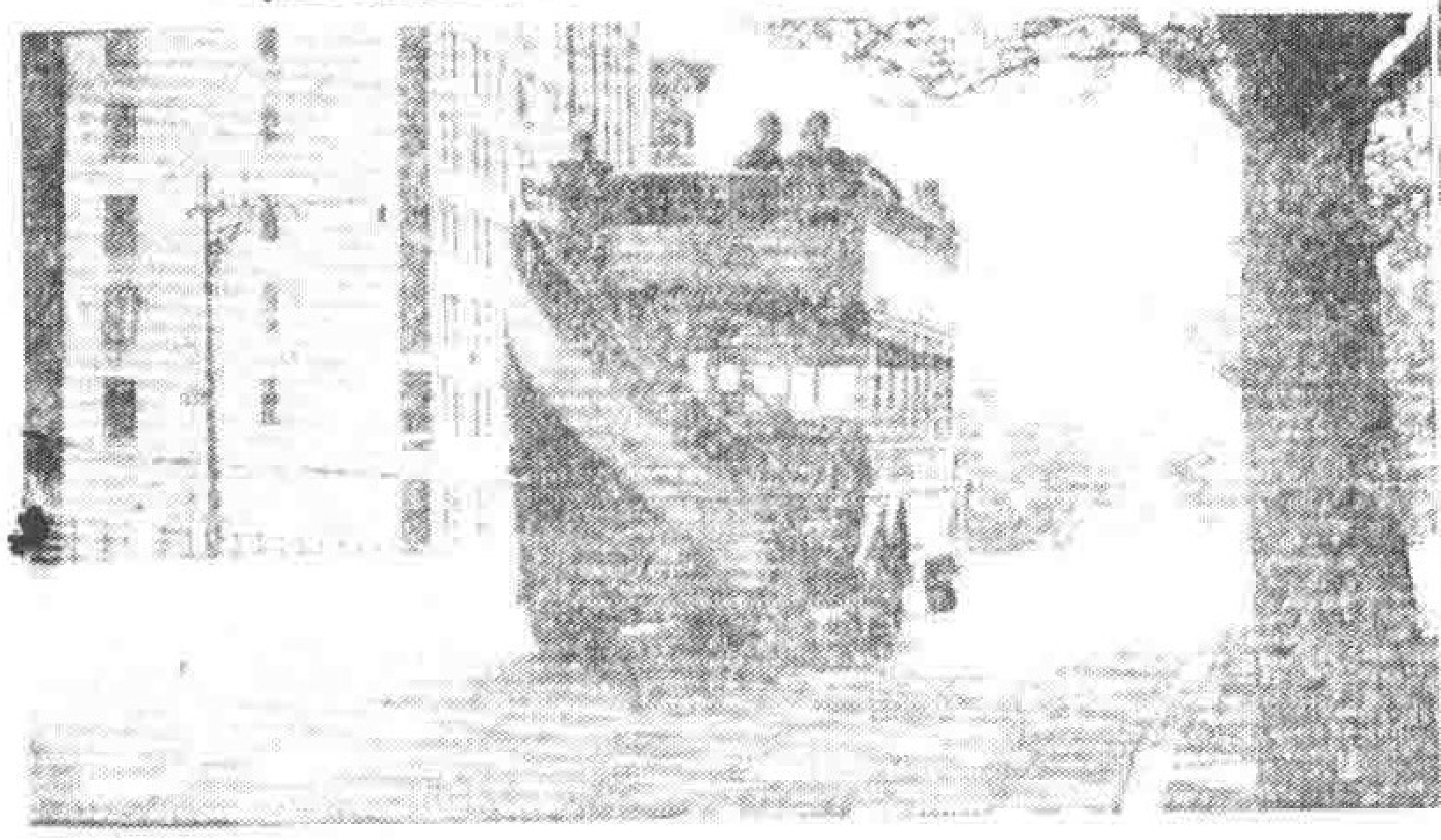


⇧第五路四十二號街為紐約最熱鬧之地區，人頓擁擠，大多為店員及辦公室人士。



⇧紐約有三條地下車線路，為最便宜而最快之交通工具，但坐位狹窄，且甚擁擠，有時必須吊佇步帶，它每天栽運了許多的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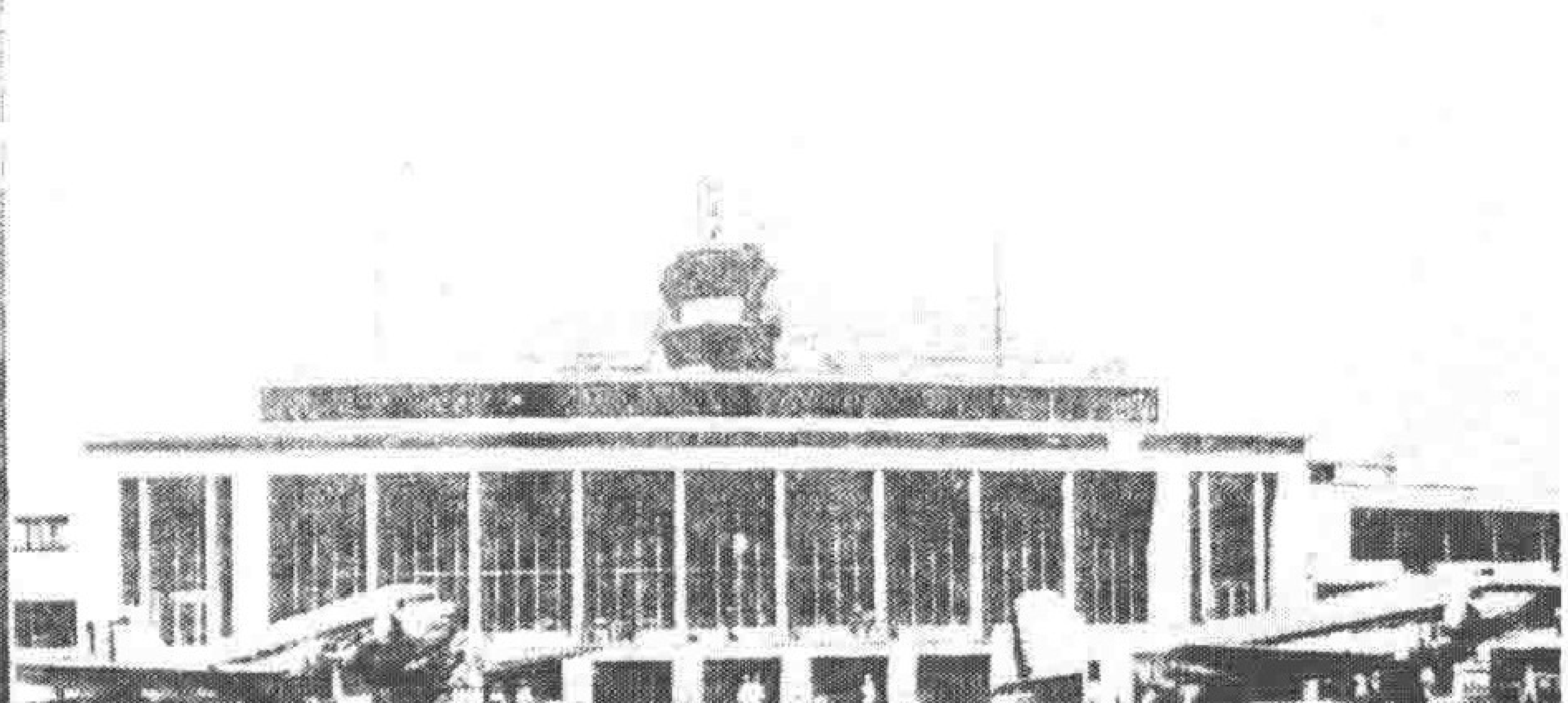
⇩一輛雙層公共汽車這樣安靜而乘客稀少的沿江行駛着，原因是那時並非上工或下工的時候。





⇩紐約中央車站外觀





⇦紐約賴伽第亞飛機場壯觀

向芝加哥行進

宋元濯

舊金山剪影

船上通告預定八日上午到達舊金山，每個人都滿懷興奮，以爲這三週的海上生活，可以告一結束。一清早，大家都收拾好行李，衣冠整齊，靜候上岸。

快近舊金山，天氣已經很冷，上船面時需穿大衣，因之多餘的衣服不必發愁，可以盡量穿在身上。由上海起程是隆冬，經馬尼刺及檀香山都是夏天，現在是又到了冬天。吃過早飯，都盼望着早到，大家都集在船面上，可是偏偏遇到濃霧，什麼也看不見，直到九點多鐘，霧還未散，大家都急待要瞻仰的金門大橋，在這樣重的霧中，也無法可想。

當我還在頭層甲板上的時候，突然聽說穿過金門橋了，原來金門大橋及海灣大橋，是舊金山了不起的大橋，世界第一，工程偉大，抬頭一望名不虛傳，像我們這樣高的船加上船桅一起從橋下穿過不算，我們站在頭層甲板還要抬頭仰視，因爲大霧的關係，橋的兩端看不見，只有一段橋身從雲霧中閃出，高不可及，如在天上，當時有好多人都叫它『天橋』。眞的，半空中閃出鉄橋，萬餘噸海船在下面穿過如同小舟，給人以多麼偉大的印象。

到了十時左右，濃霧漸散，舊金山海岸形勢才漸漸露出，偉大的金門大橋才可窺其全豹，船沿碼頭走，又穿過了海灣大橋，是連接舊金山及對面奧利干的，橋身較金門（Golden Gate Bridge）爲長，橋爲雙層，上走火車，下走汽車，建築雄偉壯觀，到處是鋼與鉄，令人想到美國國力的充實，心中暗自驚訝！

海蛇號沿着岸過四十幾個碼頭，才開入自建的碼頭停靠；在海港內到處有大小船隻往來，汽笛聲四面回響，給人以行旅匆忙的感覺。

等船靠定，已經吃中飯時候，船上仍然開了最後一餐的中飯，要下船了，大家都感到有些茫然。我們在船上本已打過電報給青年會訂房間的，到了一點多鐘，才有青年會人來接，告知我們住處，我們等過最後一關的海關查過行李就可去旅館休息，哪知這行李問題就是有些麻煩，如果放在艙內的行李還來得快，凡是交下船上貨艙的行李，都要等起重機慢慢地一層層起出來，有的等至下午六點才弄完的。

至於海關檢查，也很簡單，如果你全是個人用品(Personal effects)，很快就看看了事，打上圖章就可放行，但這也看人說話，與到別扭的人，也許他給你翻箱倒籠看個澈底，反正中外情形一律，人情之常，你如果迅速敏捷，早把箱子打開，和氣痛快地給他看，倒反而無事，如果你遲遲鈍鈍，澀澀縮縮，他越是會疑心，如果等他來看你還東找行李，西尋箱子，一個不耐煩，他會吹毛求疵，不值一文的東西，却要你上幾元的稅。

我們這一行人多，自然有倒霉的被抽去幾元至廿元稅的，原因是帶了些福建漆器及木刻風景畫之類，只要抽，稅率是很重的。

由碼頭至市中心也很近，出碼頭就有汽車來兜生意，有一種黃汽車，遍布全美國都有叫作 Yellow Cab 車上都裝有自動計算機，所以不用講價錢，如果講價錢，非但不便宜，他以爲你外鄉佬，往往會大敲特敲你一下，譬如我們由碼頭到金門街 Y. M. C. A.，自動機只指出九角五分，而有人講價反要三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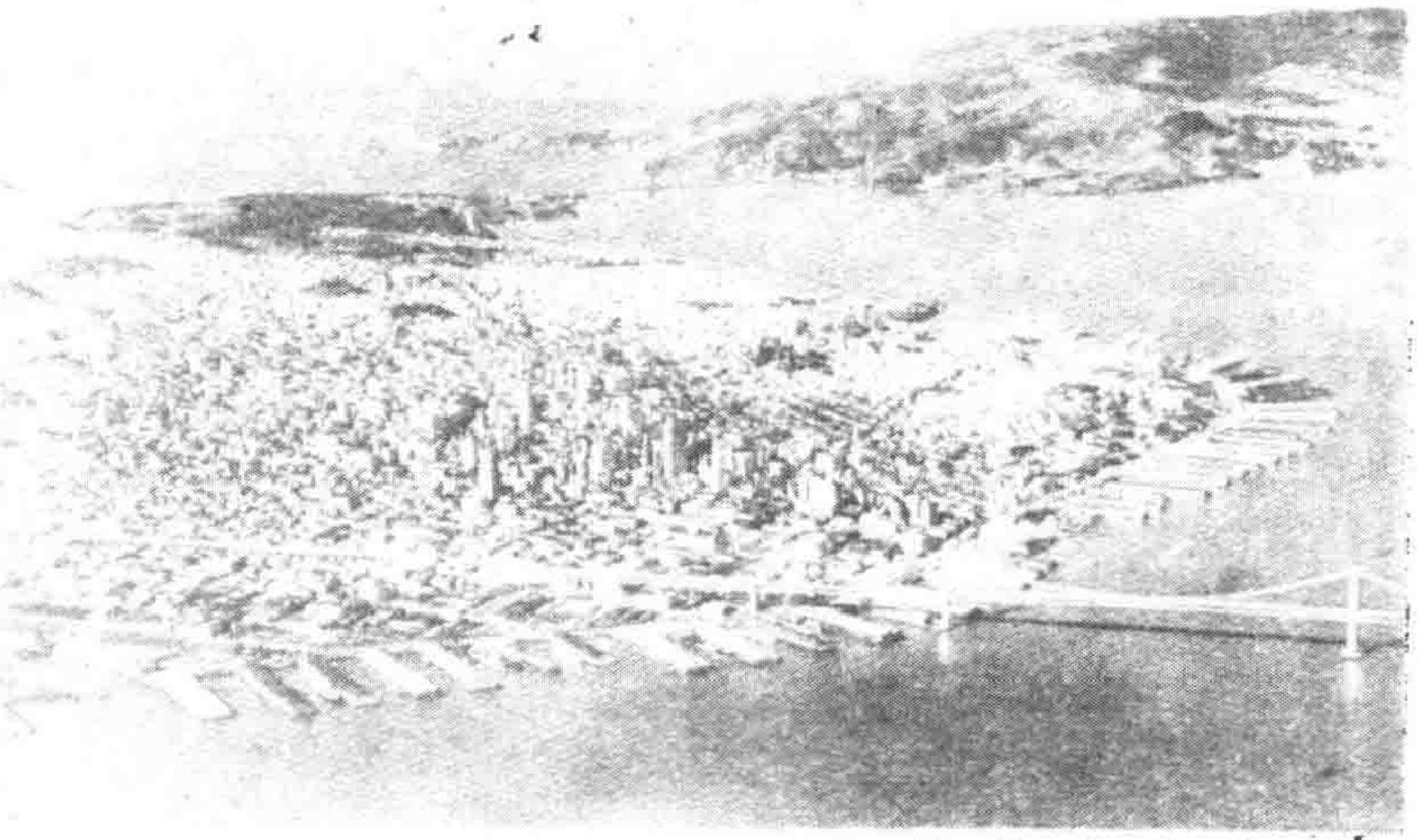
我們四十多人，分住在金門街青年會及青年會旅舍，都在一處，背靠背的房子。房間小的要一元五到兩元五，我們住宿舍五六人一間，雙人舖也每人每日一元二角五，實在太貴，本來中國這一城也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房子已給我們留下，比較便宜得多，而且出來就是中國城的飯舖，吃東西很方便，即住在中國人開的旅館也很便宜，不知爲何嚮導却引我們至外國青年會，又遠又貴，多不方便，因此同學們都抱怨紛紛，算是我們同學會有組織有計劃的第二次失敗。

到了舊金山，因爲船上生活的困倦，大家都想休息一兩天再計劃以後行程的，因此還未分散，三五成羣，逛街道，吃中國飯，大家都以中國城爲目標，我們當天也到中國城去，邊走邊問，總算給走到了。

舊金山的一條主要街道，叫 Market Street，可翻作商業街，比較寬大熱鬧，比上海南京路少許繁華而已，我們照地圖指示，坐電車到中國城去，這裏華僑相當多，據說舊金山中國城是全美各地中國城裏面最大的一處，一位廣東華僑引路，我們看了總理銅像，一路上中國舖子多古玩及刺繡等物，其次就是飯舖子，中國城的街道雖窄，也還清潔，外國行人來往的也不少，倒還沒有以前傳說中的唐人街的烏烟瘴氣，這些僑胞在海外到處都還能站住一個角落，總算是不容易！

當天晚上，在大三元吃了一頓可口的中國飯，價錢還算公道，比起馬尼刺那一頓來，便宜得多，自然如以黑市美金計算，仍然比上海貴得多！一個人吃一頓總要一元錢

赴美途中雜記



舊金山港口

左右。

第一天上岸，最要緊的就是吃飯與休息，但是當天晚上，新換環境，也許各人心中有事，都睡不着，到了晚上，大家回至寢室，各人說各人當日的遭遇，什麼新奇的把戲，什麼被捉大頭的事，就像鄉下人進城一樣，各人講各人所見的稀奇，笑話頂多的是從未見過的美國機器世界，什麼都是自動機器，街上，店鋪內，尤其像青年會這種地方，諸如買烟，買糖菓，吃可口可樂，買郵票，用打字機，車上開門關門，聽音樂……沒有哪裏不是用自動機器的，非常好玩，對於我們這些東方客，眞是新奇的很呢！口說不爲憑要你眞的看了，用了，才覺得它的妙，每次只要你丟進銀幣或鎳幣，它就會自動給你表演一套，頂妙的是一種自動照相機器，你丟進一枚二角五分幣，將一個機鈕一按，紅燈一閃，在另一個洞口，便會掉出一張你的像片，約有二寸大小，連相夾都有了，時間不過半分鐘，固然照的不是頂好，而且將來退色不退色難說，但是只要這樣奇妙也就夠稀罕的了，同學中有人照了相回來的，晚上這就是大家談笑的資料，忽忽地就過去了一天，也還不太寂寞呢。

九號晚上，是大多數同學預備走的日子，這天早晨便紛紛分頭去買票或兌換些錢，我們的匯票是開的中國銀行，在此間廣東銀行可以付現，不過我們只兌現一部份，其餘的又開成廣東銀行的支票，要一元半的手續費，我因爲車票已託人代買，一件大的行李，已經在碼頭上就交給美國轉運公司運往車站，所以落得一身輕鬆，跟了另外六個同學叫了黃色汽車去遊金門公園及動物園。

美國的公園，與我們國內的公園差別很大，這裏的所謂公園，有大至幾百里面積的國家公園，足夠你幾天的消磨如有名的黃石公園，根本就是一個地名一樣，其餘多數的公園，面積也很不小，我們的公園多半是禁止車馬進去的，他們的公園裏坐了汽車還夠你兜一陣的。我們叫車是先到動物園去的，汽車一直開，看看計價表上已是三元多錢了，可見其路途之遠，因爲動物園已在靠近太平洋的舊金山最南邊，幸虧我們是六人同僱一車，一個人花到六毛多車錢，也算可觀的了。

好不容易才走到的動物園，果然很好，凡是一切奇禽異獸，說有的都有了，如長頸鹿，駝鳥，河馬，袋鼠，猩猩，及其餘叫不上名字的，有一間獅宮 Lion House，其中大大小小雄的雌的獅子不下十餘頭，關於獅子，可謂觀止！我們去時正下午二時，正在餵飼時間，看見那些兇猛的動物兩脚抱着牛脚啃，眞是可怕！

動物園中除了這些奇禽異獸不算，最可稱道的是凡動物的天然環境，都盡量模仿自然佈置得微妙微肖，譬如說熊居山洞，那兒便有用水泥作成的假山，怪石，有洞，還有潺潺下流的小瀑布，讓動物自由自在！不用鐵籠，各用一道深溝或水渠隔開，讓人不但看見動物連他的生活環境都一目了然，眞是最好的動物學教材，但是那些佈置的規模，不但費盡了匠心，而花錢費事，只有安定繁榮的美國，才有這些金錢，人力與心情，教我們看了，更覺美國人的本錢眞是多！力量眞是雄厚！佩服，佩服！

我們幾人因爲當晚七時要走，時間已不多，遊公園只能走馬觀花，很快地看看了事，動物園出來，趕步間路搭車到水族館參觀。

舊金山的水族館，與檀香山的大緻相似，不過規模大些，魚類多些，除了一些頭大如斗，眼小如豆，奇形怪狀的魚蝦，還有海豹之類的大東西，頂美麗而可愛的，當數那些各色各樣的五彩花魚，啓示給我們造物的奇妙！

由水族館出來，又去看科學館，這裏是動物的標本，又是一個令人目眩的所在，除了獅虎豹等之外，其他奇禽異獸都有，問題不在動物標本製作的精巧，栩栩如生，更妙的是凡動物天然的環境，一石一木，皆仿照自然佈置得很好，背面襯以圓形的大油畫，畫面草木沙石，與人工作成的眞的草木沙石，又混合一處，眞假難分，隔着一丈見方的大塊玻璃，使你的眼睛爲之眩惑，玻璃少爲傾斜放着，毫無反光，因之完全像由窗中望去的自然光景一樣！

我們遇見一位館中的女職員，告我們這些花草的標本，都是用蠟作的，永不退色，但製作頗費時日！本錢自然花的更不少，光那後面襯的巨幅的油畫，已經夠得上是很好的美術展覽了，何

況還加上眞的標本呢！這也算是藝術的作品，但比起我們的雕刻藝術家費盡功夫在一塊象牙板上刻了赤壁賦，看時還要用放大鏡來，就比較有益多了！

再看植物館及礦石館，有五千年的大樹的斷面，其餘寶石，玉，鑽石，水晶及各種古怪的化石，都是見所未見，詳細參觀，很費時間，看看天色已晚，只得匆匆出來，再趕至歷史陳列館去看。

歷史陳列館中，有各民族的藝術製品，生活用具之類，中國畫亦專有一廳，美國歷史上名人的手稿，絕版的書籍，古物等陳列甚多，我們走馬觀花，已來不及，還沒看完，時間已到，快要關門了，我們才出來趕往青年會拿東西上車。

舊金山是西部海岸的第一大城，因有世界第一的大橋而更著名，我們只一天半的時間，匆匆走過，簡直說不上已看到了整個的舊金山，不過每個人都是自此登岸，走上美州大陸的第一個城市，糊裏糊塗的走過一遍，這情形，只當得是舊金山的剪影了！



舊金山金門橋

記美國的火車

美國交通便利，無論海陸空旅行都非常方便，鐵路更是密如蛛網，像芝加哥及聖路易這些大城，都是有十幾條鐵路交叉的。

美國鐵路火車線私人經營，故富有競爭性，以舒適便利相號召，辦事效率好，對乘客百計吸引，故而日新月異，事事改良，當我們由舊金山碼頭下來就有各鐵路公司的辦事人在海關房內設檯辦事，招徠乘客，盡力服務，地圖，時間表，說明書，印得很詳細精美，對於橫過太平洋，新到美國的第一次乘客，訂有優待辦法，減少百分之十五，故而我從舊金山到紐約的三等票價連稅只有五十二元幾角，實在出乎我意料的便宜，但要請你注意的這是第一次乘客的特殊優待，與我一個同路來紐約的，他當時以事情未訂，故只買至芝加哥，到了要從芝加哥再買票來紐約，所花的票價，多出十六元美金，弄得後悔不迭！因而我要特別提醒後來的朋友！在舊金山決定行程後一次按優待價將車票買好！便宜而且方便！

美國人作生意的方式也眞的研究到家，可以說是無孔不入，無微不至，因爲他們是自由企業，要競爭就非有特殊勝人的地方不可，對於僱客是力求其服務週到的，譬如說車票，有效期間是兩個月，沿途可以自由上下，車票是一本，走過的地方撕去，其餘你留下隨時走都可以，來回車票另訂優待辦法，總之是想盡辦法把你這些乘客挪住，沒有錢也可旅行，先行記賬，將來按月還他也行，打開美國報紙雜誌，到處是廣告，而廣告上離不了『免費』Free 及『不要你錢』(Send no Money)，其實，不知不覺間，你的錢會跑進他的口袋，他們有吸的辦法，一分錢也要吸去，譬如那些吃角子老虎（自動機器）一樣將你的錢五分一角的吸去。

這些以後再說，先講從舊金山到紐約的橫貫新大陸的火車，也有三四條可供你選，有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及聖太菲諸綫，單看你高興參觀那一邊的風光就走那一條路，我們因爲時間關係，檢了最捷的一條南太平洋綫，反正各路都要在芝加哥會面的。

大件行李在碼頭上就已交給了快運公司 (American Express)，一點不用自己麻煩，每件所費幾角或一元，自己帶着小衣箱可以走東走西，所以看見電影上美國人提了一個小小衣箱 (Suit Case) 出門的情形，本來是很方便的，用不着像我們一樣捆行李捲。

九日晚上，我們由青年會僱黃汽車到舊金山輪渡大樓 (Ferry Building) 南太平洋車站去搭車，輪渡經海灣至車站，我們係乘晚七時車，時已到處燈火輝煌，看海灣大橋，橋上電燈連成一串長至數哩，霓紅燈四射，舊金山夜景，一覽無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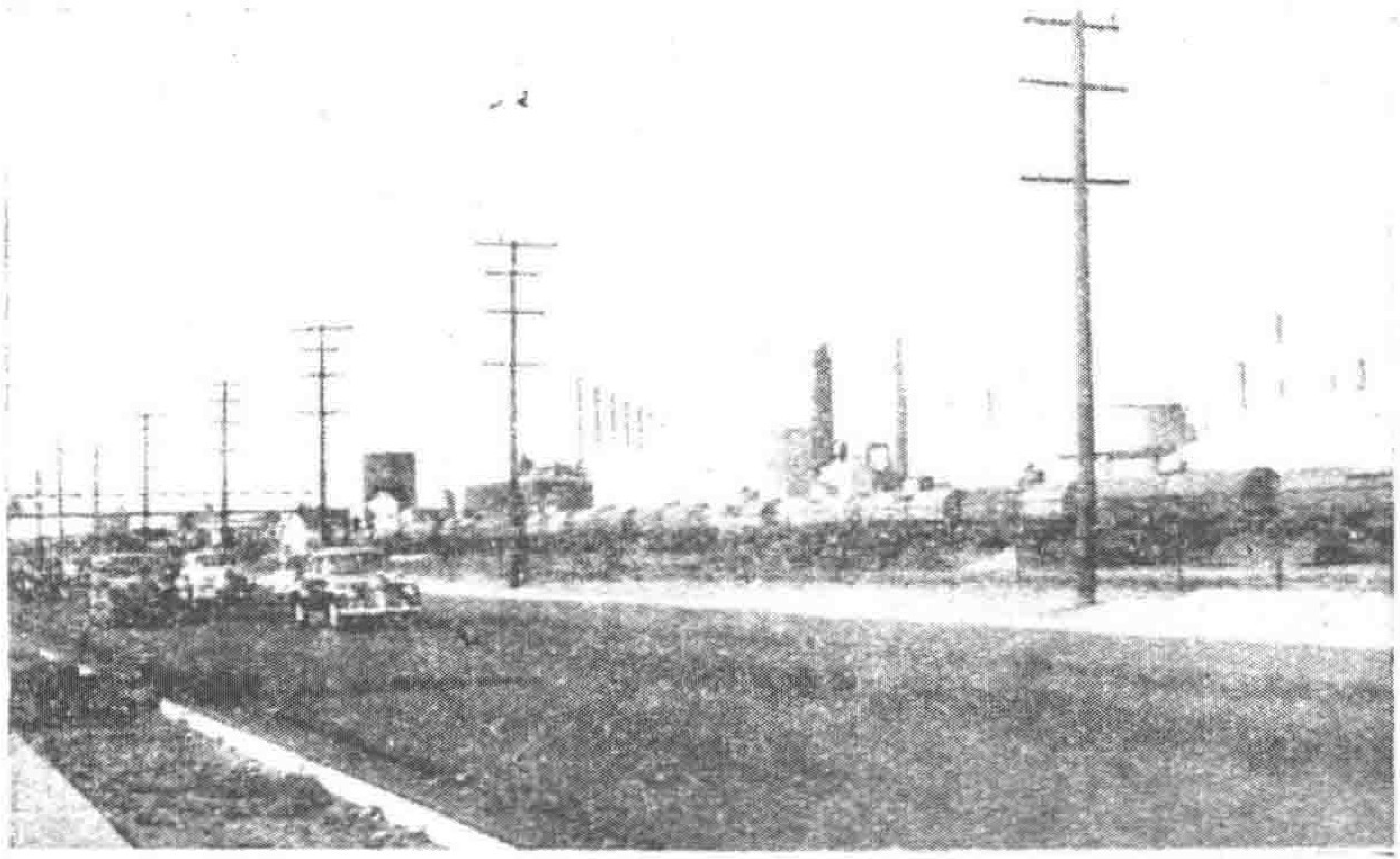
火車亦分三等，頭等名『普爾曼』(Pullman) 有房間，有休息室，極華麗之能事，二等名『旅行車』(Tourist)，三等名『Coach』，我們只有坐三等車可以省些。三等無臥舖，由舊金山至芝加哥須三夜二天，晚上只能將椅子傾斜睏睏了事，自然休息不好，論坐位，三等自然可與國內頭等比，皆沙發坐椅，椅不可以轉，可以放平，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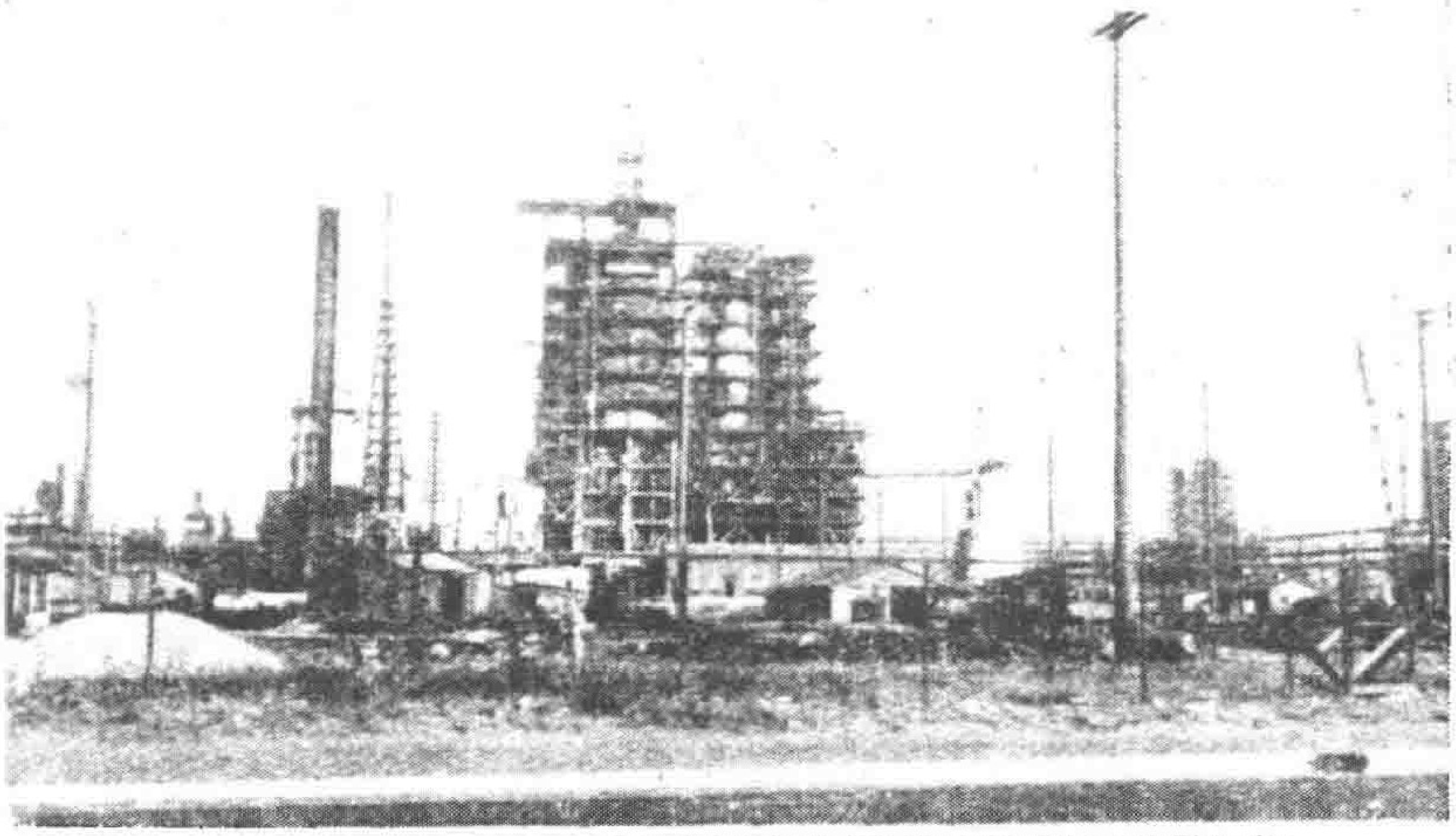
人少，自不擁擠，車上溫度皆係按時調節（Air Conditioned）故車外大雪紛飛，車內頗溫暖，着襯衫即可。

車子也許速度較快，似較國內火車還顛簸，加以門窗緊閉，保持溫暖，而通風不够，故坐車頗悶，同車有廣東婦人，一人出門，又不通國語及英語，雖坐頭等臥車，而感到暈車，吃東西要吐，車上人員來三等找了我們幾位中國學生去幫她忙，無奈無人會講廣東話，只有指手劃脚，她非常暈車，吃東西不下、連鷄蛋都不行，有什麼好法子可幫忙她呢。

與我們同在三等車中的，有很多外國水兵及軍人，也有女人及小孩，在三等車上，過了三夜，收入不多，也只得儉省一些，車上吃東西甚貴，餐廳內並且很講究，要衣冠整齊，正襟危坐，我們早有所聞，故而從舊金山上車時，就早已預備好一大箱食物，麵包，罐頭，水菓都有，這樣省錢很多，吃得也很舒服。美國人無論冬夏喝冷水，車內也有冰水供應，好在車內很悶熱，喝冰水正好，如喝開水，管保滿頭大汗，故而他們只喝冰水，也是環境使然。

前已講過，美國的生意經，無孔不入，火車上也有售貨員當衆鼓吹，兜售各種玩意兒，或是撲克牌，或風景畫片，但可惜價錢太貴，買的人很少，我祇免費參觀，一文錢也沒送他。





芝加哥重工業區〔上〕煉酒廠〔下〕鋼鐵廠

由舊金山而來，當晚未看清外面情形，坐火車，大家都想看看美國鄉間情形。那知第二天醒來，就看見火車正橫貫沙漠而行，連着兩天，都是一樣，原來中西部一帶頗為荒涼，所經沙漠地帶，或為一草不生，或僅有爬地而生之『駱駝刺』，一如我國甘肅至新疆一帶公路情形，滿目荒涼，若非回頭看車廂內多數碧眼黃髮之美國人，幾乎疑心又像是三年前上新疆去一樣，這次卻是坐的美國火車。

越過沙漠，再經大鹽湖，湖上所架鉄橋很低，但開長及十數英哩，修築當亦不易，自此而後，漸有城鎮。美國小城鎮所有不同國內處，亦只是多有些汽車來往，汽車多，人少，晚上電炬通明，這就是美國的小城！

我們同天由舊金山出發的中國學生不少，在我們同一車廂裏就有十一二人，但多數都是半道下車的，過幾站下去幾個，所以直到十二日晨到達芝加哥的，已只剩了五個人了。我們經過三天勞頓的人，都覺得有些累，所以即去紐約的人，也在此下車看看朋友，同時休息休息。繼續走的，也要在芝加哥換車，所以在十二號的早晨八時半，我們一齊走進了芝加哥的西北車站。

芝加哥小住

車到芝加哥，看着外國人都紛紛下車，前面是迷亂的大車站，我們真有些茫然，正在這時，忽然一個外國老太太上前來打招呼，指引我們並領我們走進車站，我們感激她之餘，還以為她是什麼『社』來兜生意的，正在商量如何給她點錢，到了車站，才看見她走進『旅行服務社』裏（Travelais Aid,），原來她是免費服務旅客，幫忙解決各種問題的。

芝加哥太大，我們去的目的地又太遠，坐汽車又怕太貴，坐街車自然曉不得東南西北，車站

雖有問訊處，雖有小册地圖，但遇到這種情形，往往越問越糊塗，地圖也不易看懂，在車站等了多時，三個人商量不出個辦法，眞是可笑，隨無可奈何的走出車站。

芝加哥很冷，大雪未融，手都有些凍，迎面冷風入骨，走出車站，只見到處車如流水，高架車也隆隆來去，看得叫人頭痛，我們順人行道走了幾步，不是辦法，還只得叫了黃汽車，開向青年會去。

芝加哥，眞是美國東部除紐約而外的大城，自有一番都市的忙亂景象，我們坐車觀花，也只看着大建築物一閃閃地過去，路邊的冬景，已經看不見什麼美麗的自然風物，車經市區，都很慢，靠近米西根湖邊有一條高速汽車道，來去兩路分開，每邊有車道六條，那麼，你且看吧，來去的汽車皆以高速行駛，每邊並排五六部車，眞是洋洋乎大觀，我們中國平常形容鬧市車如流水，顯然不足以形容，只有說「車如潮湧」還算近似，起碼像長江的流水，源源不絕，川流不息，這場面眞是壯觀，記得上次聽人說，光芝加哥一城汽車就有六十萬，看看這情形自會相信有多無少。

在美國，青年會很普遍，同一個城裏，有好幾處，我們沒有跟車夫講明白，他把我們開到一處叫威爾遜路的青年會，看看車資已近兩元，也只得下車再說，我們的目的地是公園路青年會，明明是他弄錯了，我們下車至青年會說明情形，並且問路，她告訴我們如何走法，但講者明白，聽者糊塗，難得這位威爾遜路青年會的職員好心腸，她竟叫了汽車送我們去。

我們道謝之後，乘上一部小車就走，也經過了不少的路，才到公園路青年會，我們還以爲要給他點油錢，但開車人連稱不要，我們也不明他的身份，也許給錢還算看不起他呢。中西習慣不同，難得機會遇到這樣的好人！

在青年會暫時住定，像紐約及芝加哥這些大城，住處都很成問題，故而我們三人，好容易在青年會只弄到一個房間，我個人因爲要到醫院去看朋友，可能就住在那兒，但又不知如何去法，一個人坐出租車更不合算，逼得沒法，才想起嘗試嘗試美國的電話，雖則到處有公用電話，但不知怎樣打法，看看電話簿，兩大本，其厚有如大字典，查出地址及號碼，前面又有英文字母縮寫字，還是沒法，終於請教了人，如法泡製，拿五分錢丟進去，再叫電話，如果叫不通或叫錯號碼，你的五分錢會自己從機器裏滾出來，反之過了時，你會再放錢進去才打得通，眞是妙得很！好容易這電話打了四次，終久給我打通，打通電話，找到魏大夫接話，然後用中國說痛快淋漓的說了一頓，其愉快眞不可形容，自此以後，也就知道機器電話的用法了。

中飯我們在青年會的餐室吃，也選不來菜，只檢便宜的一種六毛錢的吃，也還勉强可果腹，因爲電話已打通，老尙要下午才有空來，我們就安心等朋友來，越走同伴越少，美國的陌生也一步步逼來，起居飲食，在在都感到不便，隨處隨時要留心，生怕鬧什麼笑話或出岔子，又就心花多了錢，所以一顆心，老是在那兒緊張着！

下午二時，老尙推門進來，萬里他邦遇故知，眞是一大樂事，他是後我而行，却先我而到，我們十二月十五離滬搭船，他廿號才離滬乘飛機經阿拉斯加，只消三天，就一直到了芝加哥，突然由東半球到西半球，環境驟變，眞是自天而降，他也初來未久，一切都講不慣！物質上再舒適，精神上不痛快，睡在彈簧床上，亦如睡在針毯上一樣！

由青年會往他們醫院路是不近，然而就在一條路上，坐一路電車，一直可到，再方便沒有，他來了，我們就同他一路到醫院去看了看，老魏也看見了，這也是一別三月的朋友，他是八月底離蘭赴美的，在他們醫院裏一其有五六位中國大夫，大家都很努力，因而他們的印象都還不錯。

醫生的宿舍離醫院不遠，因爲電話方便，故所有醫生全住在外邊，房子也很好，總之美國城市一般的房子都很攷究，地毯是起碼的條件，要好的東西到處有，要壞的質料的東西反而不容易。據他們講，醫院裏多少材料都是隨便糟塌，反正東西有的是，在我們中國人眼裏，他們眞是消費的大王，然而正因爲消費才促進了龐大的生產。

愛爾文公園路之在芝加哥，算是中區，不算熱鬧，美國城市的熱鬧區，多半是在下城（Down-Town），中國城也在芝加哥下城，我們想吃一頓中國飯，在附近找了好久找不到，牛奶麵包已經令人討厭透頂！芝加哥的天氣眞够冷，陣陣的西北風從密西根湖刮來，寒冷刺骨，眞有些受不了，老蘭州的老尙講，比起蘭州眞是冷多了。

好容易給我找到一家中國飯館，看看菜牌，實在貴得不得了，隨便的一樣菜，都要二三元，我們只好吃點幾毛錢的炒飯，算是改改胃口。

芝加哥也有很好的博物院及公園，我在芝城住了兩天，本來論時間也可來得及去看看的，一則道路不熟，而且越走人越少，沒有多少同伴，隨便再好的地方，一個人去逛總是索然無味的，天氣又那麼冷，行動更受限制。

在芝加哥總算住了兩天，除了看到城市的大，汽車的多，什麼也沒有看，十四號的下午，就去聯合車站，趕上火車，繼續往紐約來，到紐約，才算是我的目的地，希望得到一點休息，找一個安身之處，再來安久已散亂的心！

× × ×

初入紐約城

鍾寶炎

從勃發羅搭晚車向東行，經一夜的顚簸，終於在次日曉色濛濛中抵達了世界第一大都市──紐約──。紐約的中央車站是在地底下，火車一到站，就有無數的黃色出差車魚貫駛來，一部部的依次排列，秩序井然，專供旅客乘雇。這樣一來確使旅客們省却不少力氣與時間。穿出這個漫大的車站，筆者卽雇車前往第三十四街的青年會旅館。紐約多的是氣派豪華，堂皇富麗，專供高貴人任應用的大旅舍。房金有高至百元美金以上的，如被稱世界最華麗的華爾道夫旅館(Waldof Hotel)；可是要尋一個合乎經濟條件之普通旅館確非易事。幸在未離芝加哥前經友人指導，說紐約有青年會所設之專爲單身客所設之旅館，其租金和美國其他各地的青年會一律，每天祇一元美金。經過了一番極麻煩的手續，九時前親自往該處排隊登記在下午得着一間房間。同時還得塡寫一張類似合同的紙，不過至多在此逗留一月，否則要毫不客氣的請你喬遷。裏面的設備及招待都還不錯，在此熱鬧的中心區能找到如此低廉租金之旅舍確非一件易事了。何況號稱世界最高的恩派亞大廈也在同一條街上呢？



自由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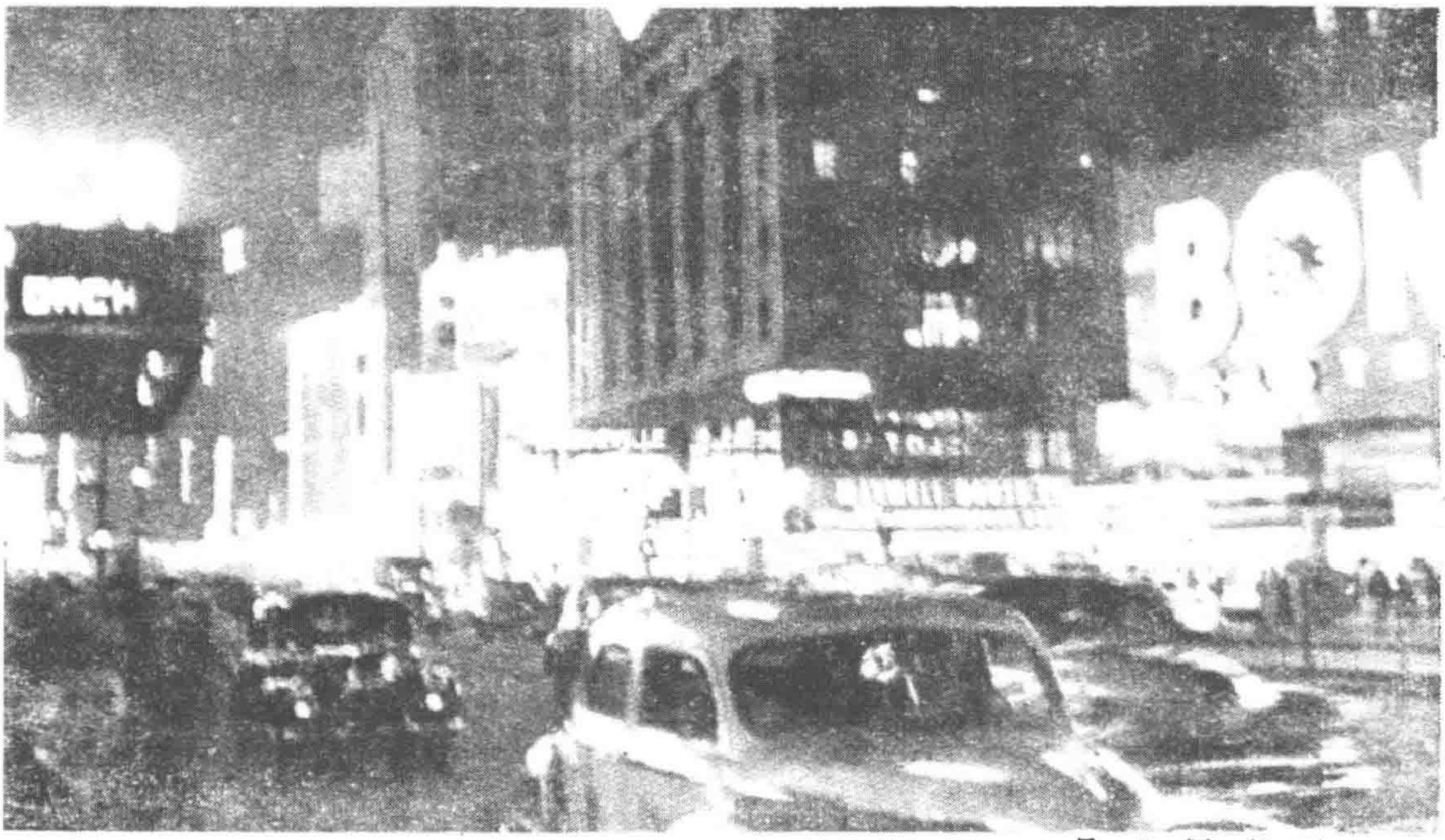
初到紐約的旅客，不論在戰前或戰後，都必要去一登高達三〇一呎的自由神像和一〇二層的恩派亞大廈。從南碼頭(South Ferry)乘輪前往；十分鐘卽可抵達建有自由神的培特榮埃斯小島(Bedloe's Island)。抱着好奇心，費去了極大的勁，在祇容一人的盤梯中攀登到自由神的冠冕上，對紐約全城做一鳥瞰。當我小心攀到冠冕上，又小心翼翼的在極小的玻璃窗上張望一眼時，我又後悔多此一舉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登「自由神而小紐約」，原祇不過是這麼一回事，遠處的東西看不清楚。近處的都變成微小了。反不如遠看來得好看。而且時間上也不允許久留，因爲下面還等着一羣抱着同樣好奇心的遊客們焦心的等待你下去。至於一〇二層之恩派亞大廈，要費一元三角錢的門票，乘火箭式的升降機，歷時一分半鐘，直達屋頂，上面有望遠鏡可遠眺紐約全市，不過那天不巧正值有霧，因此祇覺身立雲霄，風勢又猛，大有乘風而去之感，祇得怏怏然返下身來。

百老匯夜景

「百老匯」這是一個多麼熟悉而令人神往的名字，在十五年前的電影中早已儘量介紹給全世界的人們，豪華的歌舞團，著名的舞台劇都在此地產生出來。一切瑰麗高貴的珠寶，在這裏顯不出光彩，任何嬌艷美麗的女人到此也會變成了暗然無色，因爲這裏搜集了世界全部的精華，有着更高貴，更嬌艷的。所以百老匯不愧爲世界上最熱鬧，最繁華的地方。這次在到紐約的第一個晚上，經幾個久居美國友人的慫恿同往百老匯去觀光。

百老匯名稱的來由，是紐約的一條大道──百老匯路──而其中尤以泰晤士方場(Time Square)附近的一段爲最熱鬧的一區。這天由青年會出發步行一刻鐘卽到第七大道和第四十二街交叉的泰晤士場。在這世界著名的大報館的高牆上，有一排用電燈構成的巨形英文字句所寫成的消息，從傍晚直到天明爲止，整夜不停的，轉動着，變換着，報告全世界各地的動態。祇要在報館無線電中，一收到任何一角的新聞大事，不消一小時已在報館的牆上用發光的字母報告出來，使一羣沈迷於聲色街頭的人們，也同樣可知世界大事。據一位戰時住紐約的友人說，當八月十二日日本投降時，泰晤士門口當消息發出時擠滿了無數瘋狂的民衆，一遇見中國人就將你高高抬起來高唱遊行。在目前國內環境惡劣下回憶起當時的情形不覺有些悵然。

百老匯的一切如舊，祇[illegible]在原有的霓紅燈外又加添了無數新穎的奇異的活動廣告牌。每天從黃昏到黎明，這些閃爍的燈光將整個的一條百老匯大街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戰前所有的呆板的廣告牌已不足以吸引人的注意，代替它的是各種新異的活動廣告。千變萬化變化無窮。最令人注目的是一家啤酒公司的巨型燈光廣告，是一套歌王亞爾喬生(Al. Johnson)扮成的全部黑人舞歌節目，用活動閃倏不息的燈光表演各種跳舞姿勢，歷十分鐘之久，結果已一鞠躬而告終，這樣整夜循環不息的搬演着，吸引了不少的觀衆。此



百老匯夜景

外爲駱駝牌香煙公司的廣告，一個美女的口中吐出一圈圈的煙圈來，也頗爲新奇而有趣。此外還有許多公司，簡直就是將銀幕，搬到牆上開放露天電影以吸引路人的注目。如此不惜功本的廣告可稱各地罕見。所需之廣告費往往超出物品之成本，而且做廣告的各公司也都爲人所熟悉的大公司，並不應大做廣告而會增加其銷路，那麼美國商人爲什麼這麼做，豈不令人不解？實則有如此繁榮的廣告，却不是無因的。一則是由於美人之喜眩耀之天性，二則用廣告來做商業上之競爭，增加在商業上之地位。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美國政府近來對於一切大企業每年的賺餘所科的稅非常厲害，但對於廣告費用却不加限制而且也可列入支出之一項。因此各大廠家莫不對自已的出品努力宣傳，鈎心鬬角的做各種廣告。此外在百老匯路的二邊，還有着數不清的戲院外的霓虹燈電影廣告旁及商店門外及櫥窗內五色繽紛，倏陰倏明的燈光，使一個初來美國的人目接不暇，正如劉姥姥踏進大觀園一般。當筆者離開百老匯時已是午夜二時了，可是路上仍然是那麼的擁擠，假如不看鐘表的話，我還覺得剛是華燈初上時，所以百老匯眞是名符其實的「不夜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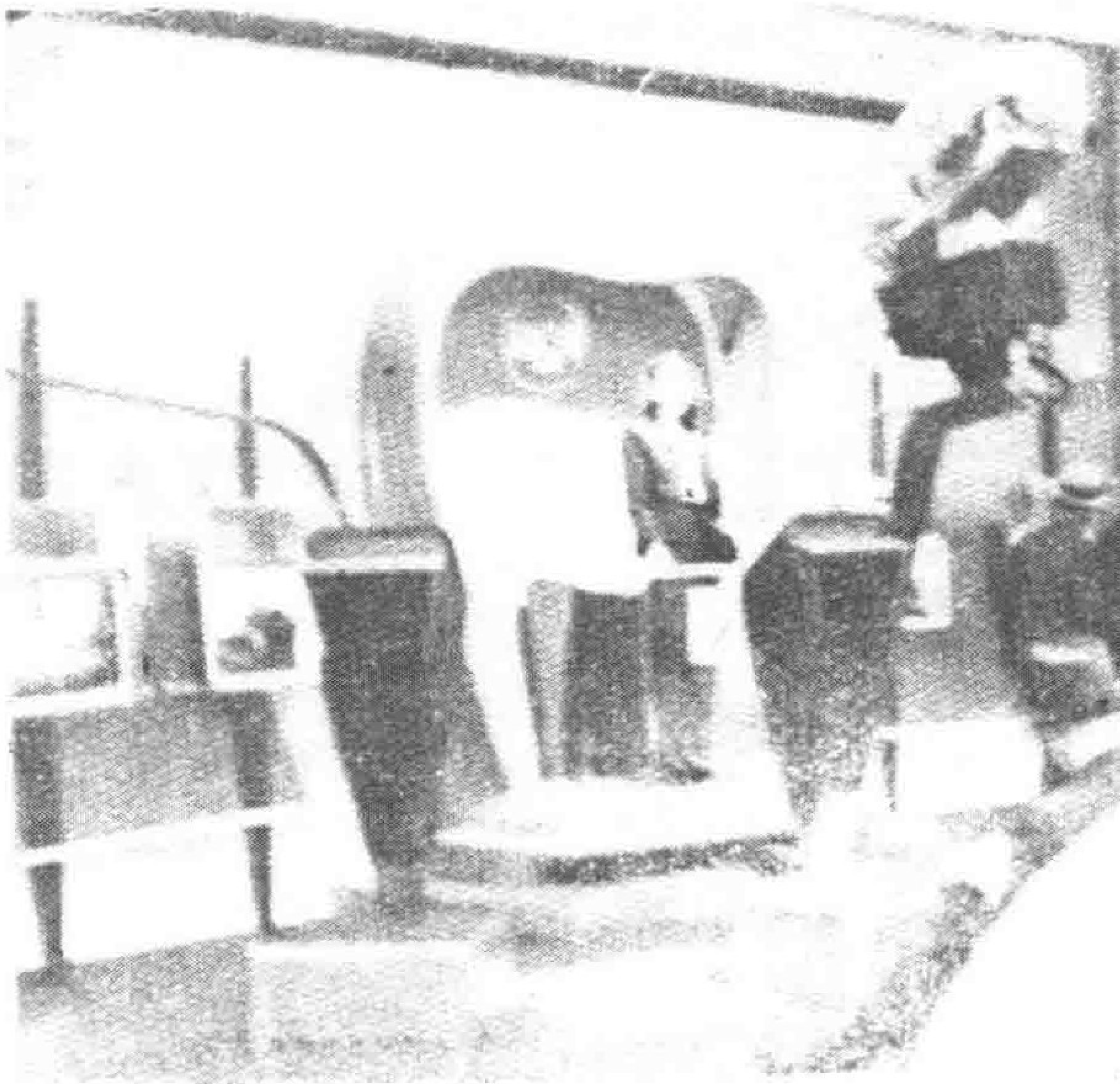
傳眞廣播電台

在紐約第四十九街RCA大廈下有一所，全部用大玻璃製成的流線型展覽室，這卽是在裏面裝置着電視播音台的（RCA）亞爾西愛無線電公司的展覽室。裏面陳列着該公司所出品的一切無線電，及電器用具。其中最引起參觀者注意的是懸在中間的一架形似探照燈似的電視廣播器。許多參觀者都爭先恐後的站在此電視廣播機的面前，立刻在所有的陳列着的「電視收形機」內就顯出各人的肖像，同時在面前也有着一只「收影機」在這裏面你可以見到自己的一舉一動，和照鏡子一樣。所遺憾的是經過電視傳眞後的影子比自已原有的要深暗些。許多孩子們由教師領導，也在此參觀，天眞的孩子們在「廣播機」前一蹦一跳的裝出滑稽的姿態引人發笑。這「電視傳眞」仍是戰後新發明的，在國內還未能見到，到此一參觀的確耳目一新。此陳列室，從晨九時起至下午五時止，免費入內參觀。遊客永遠穿梭不斷。如此大規模之廣告其費用之浩大，祗有資本雄厚之RCA公司才能舉辦得起。

在陳列室的牆上（進門處）有一幅極大的美國地圖，上面有電燈表明各地的國家廣播電台（NBC），參觀者祗要一撳電鈕就能收到任何一地方國家電台之廣播節目。在每一個電鈕上都註明城市的名稱，卽使在最偏僻的地方也可不費思索的找出。此外還有一幅全球無線電網，密佈在世界各地。一只電動發報機不斷的打着亞爾西愛公司送給參觀者的祝頌詞。四週還陳列着許多新型式樣的無線電，電唱機，另外還有航海用的雷達（Radan），無線電測藥品等，在這展覽室中正可使我們看見別人科學是如何地在猛烈進步着，而返顧我國落後了一世紀恐怕也不止吧！

事前本預備去參觀RCA公司的國家電台，可是因爲友人遲到了一步沒有領到入場卷，祗得臨時改爲去參觀哥倫比亞CBL電台了。而且當晚六時，該電台有一精彩之節目，爲一極有名之電台明星演出歌劇。凡到紐約的旅行者，參觀播

晉台也爲遊程中之一重要節目。每逢各公司有精彩節目時都免費分贈入場劵；可是往往供不應求在數天前已索取一空。所以除事先托熟人設法外，祗得加入觀光團由旅行社負責取得團體入內參觀。在這天的入場劵上註明時間是七時半，不可逾時，否則裏面節目已開始時則絲毫不得通融，所以非早去一刻點不可。哥倫比亞之播音室的內部也非常講究而闊大，除去一班二十餘人的大樂隊還可容納百餘的觀衆。在一長方的玻璃窗外可望到管理播音機的人員忙碌的工作情形。



RCA公司內陳列之傳眞廣播台

七時正鈴聲一響，音樂就開始演奏，此節目是在美紅極一時之電台大明星傑克．史密士(Jock Smith)領導的樂隊給奧西陀(Oxydol)肥皂粉作廣告，中間還參插一班黑人的樂隊，報告員有男女二人，互相對言，廣告的詞句也做得非常風趣，使人聽了絲毫不會發厭倦之感。由此可見美國人的廣告工夫着實到家。半小時迅速過去，節目轉移到另一播音室去，在那扇門外等着另一批愛看熱鬧的仕女們，前去參觀。

紐約市立動物院

紐約市立動物園(NewYark. Park Zoo)是在勃隆司(Bronx Park)公園中，該園有戰時由中國飛機運去的熊貓小姐和廣大逼眞人工佈置出來非洲森林。所以爲遊客必去之地。進門就看見一塊木牌指示着熊貓小姐所在處，由此可見一大半的遊客必是慕此名震全球的「稀世」小姐而來。說來慚愧貴爲國寶之熊貓小姐，在國內却未能一仰其豐采而祗是在上海法國公園中見一見其遺體，至於其「廬山眞面目」却要道與祖國遠隔一波浪汹湧之太平洋對岸的美國來看，不禁啼笑皆非。黑白相間的毛，調和而發光，舉止端莊，動作遲緩文雅與其他獸類迥然不同。體態實稱得上「雍容富麗」，不愧稱之爲國寶。這天不少的攝影師替她攝取了不少照片，筆者也攝了一張以作紀念。

中國熊貓在紐約動物院



在動物院的盡頭有一片廣大似同荒茫的牧場，近看卽是人工佈置的非洲森林。設計者將它佈置得完全同實地情形一樣。野人居住的茅屋，高大的樹及，稀奇古怪的標記中間還點綴着長頸鹿，班馬、駝鳥等等，所缺少的祗是缺少了幾個非洲土人，否則一定以爲自己到了阿非列加洲了。至於許多兇猛之野獸如虎獅豹等都用深溝隔開，不然在這人造森林中將引起了一場自然的鬥爭，那將比好萊塢所攝的泰山片更爲精彩了。離開動物園時已是暮色蒼茫中了。

滬·星·船行散記

本誌記者　沈弢

得基堡並不是荷蘭的一個將軍，他原是荷蘭 K. P. M. 輪船公司創辦人之一，原名是 Petrius Emilius Tegelberg，生於一八三八年，死於一九一七年，在這船上，有他的浮彫像，掛在頭等餐室的中間。

這船造於一九三八年，那時他已死了！船的噸位是一萬四千伍百噸，造於荷蘭之阿姆斯坦登，船上一切設備，似乎比法郵 (M. M.) 的幾艘還講究些，大概因爲年紀比較輕的緣故。

據這船的船主告訴我：目下有完全同樣的三條船，行駛着這航線，——遠東經南非洲到南美再回來——這三條的船名是（一）Fuys（二）Bossevain（三）Tegelberg。奇怪的是這航線中並不經過荷蘭或歐洲，所以船上的荷蘭船員，據說要至少做了四年以後，纔得回國去一次，這船在香港往往躭擱得比較時間長一點，據說因爲船上的華籍船員大半家在香港附近的緣故。

我是二月九日上船的，船準時駛出了上海港口，離開最熟悉的家鄉時，任何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惘。倘你搭飛機或輪船離開或到達上海時，我千萬提醒你該細細的看一下這上海，中國的最大口岸，五百萬人口的大都市，它的確是值得你追念的，在任何語言中，很少有人不知道上海這地名的，雖然中國話據說也是個難學的語言。

船在駛港途中，平均每小時行十八海哩以上，所以在十一日的中午，我們卽到香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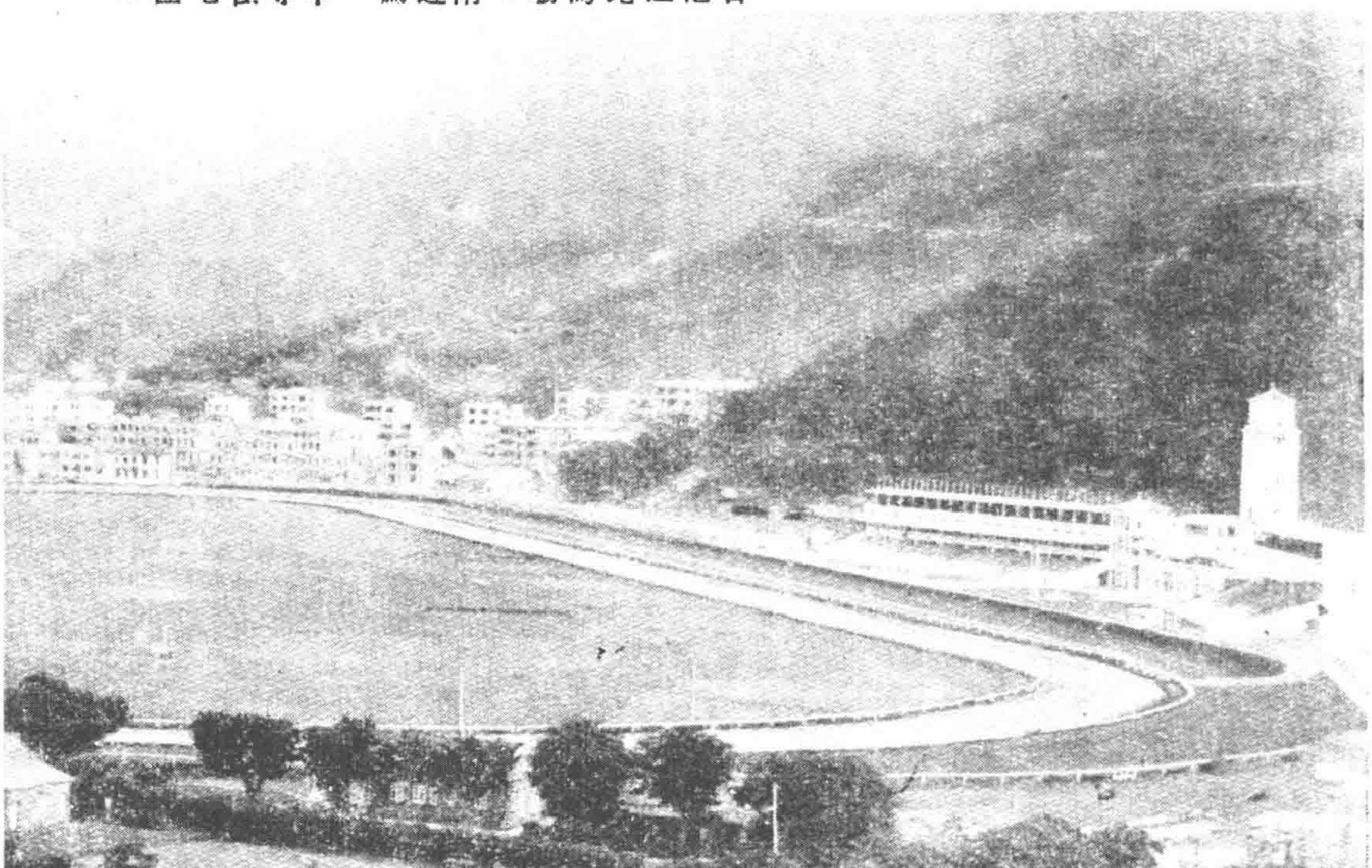
中國人到香港，除了查看防疫證外，別無手續，香港雖然現在仍是英國的港口，但在實際上，無人能否認這是個中國都市！在這裏，除了極少數的外人外，我們所遇見的全是中國人，粵語該是這裏最通用的一種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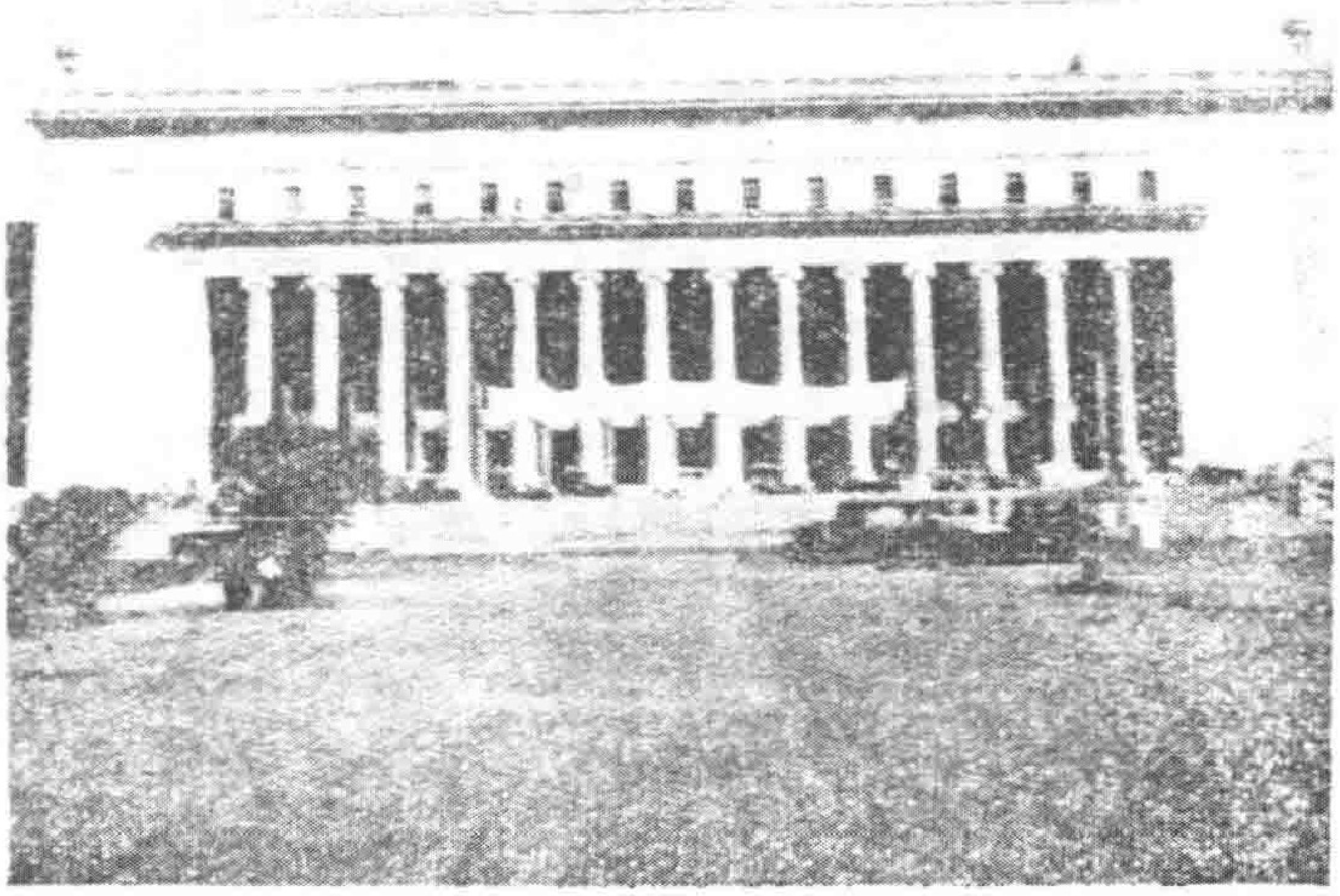
船在海上一號浮筒拋錨，停了五天，我們每天搭了「嗶啦嗶啦」（港地粵語稱馬達船爲嗶啦嗶啦，已成專門名詞，）上岸去，晚上返住船上，不少同船的在香港都買了很多日用品，據說在歐洲，這些來自歐美的東西，因爲配給制度的或國內消費稅的關係，價錢都比在香港貴。在香港，你的確可以買到任何東西，英國的美匯雖然很難申請到，在英國本土或其他英屬殖民地上，美國貨物很難買到，但在香港，我們可發現美國貨還比英國貨多得多。

在香港的五天，承美亞諸先生請我吃了不少頓飯，潘兄又伴我玩了不少地方，最使我懷念的是淺水灣和九龍的郊外，但願將來大家都能住在這種幽靜而舒服的環境中。

船於十六日離港，我買了幾份報紙到船上看看，同時留作一個紀念，在

香港之跑馬場，附近爲一中等住宅區。





馬尼剌郵政總局為大戰中倖存之大廈，雖經修刷後完全恢復外觀，但細視之，則廈內窗架等，仍十九彎曲，可知其在戰爭期中亦曾殃及也。

十八日中午，我們即到達了馬尼拉，由上海同船來的劉美奇君夫婦，是派來此間駐非公使館工作的，和他們一同攝了幾個影，即匆匆道別了。

船一靠岸，即有非列賓記者來訪問中國的情形，我告訴他我們也祇是每天在聽船上的無線電報告，我們所有的消息，該向他們探聽，同時我向他要了一份 Manila Chronicle 報紙來看看。

午飯後，偕梁醫師和劉雲程君夫婦（梁君為南非洲名醫，劉君係外交部派往南菲工作者）上岸一遊。馬尼拉，我曾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前一年來過一次，所以他們要我領路，但經此次大戰以後，自碼頭至中區，大廈十九被毀於轟炸及炮火，我也不能再認識它了。大家坐了一個 Taxi 走了不少地方，不過天氣太熱，所以很少下車。我到了郵局，下車去寄二封信和買一點郵票，不料即在這時司機即把「車錢計」自三個 Pesos 的計錄改到了七個 Pesos 了，同車的劉先生們對他這種欺騙手段大為不滿，後來回到中區，我們即下車自己走了；司機似乎也覺得有點慚愧，他告訴我們非列濱人沒有中國人（華僑）有錢，他自己很喜歡賭博，最後他說這計算是有毛病，但他絕不肯少收一分錢，我們也就照付了事。

非列濱已經宣告獨立，但多少仍受制於美國，政府對於移民入境問題很重視。此次船到埠後，頭等旅客過境者得發一上岸證；每次上岸，均須經警員查驗。船離埠前，須將此證交還，以免有人憑此證在菲久居。我們到菲時，菲報上正在攻擊若干高級官員，說有以一千至三千 Pesos 出賣一個出境證之謠傳。最近鬧有香港華籍舞女一批，被送返港，另有一小部份則因有高級官員之保護，仍留居馬尼拉境內。Manila Chronicle 報及若干參議員因此事在請政府澈查此事。

十九日清晨，我因想去看看馬尼拉的西班牙古城（Old Spanish Wall）又想去看看戰後的都市，怕再來時又改變一個樣子了！所以很早又上岸去了；這次却祇穿一件黃卡其布襯衫，不穿外衣了，這樣打扮，人家看不出我是陌生人，的確便宜不少。

馬尼拉的交通工具，因受美國汽車的影響，已完全改用汽車，有沿途兜客的公共汽車，普通每客祇需一角錢，（即十個 Centavos，一百 Centavos 合一 Peso，二個 Pesos 合一美元）還有滿街走的 Jeep 車改裝成的小型公共汽車，每客也祇一角錢，我曾試了這式的公共汽車，所費也不到一元錢，比昨天可便宜了不知多少！

馬尼拉很多的美國貨，都有些東西比香港還貴一點，大概也是關稅的緣故，據說這裏因為在戰爭中，建築毀壞得特別多，所以房荒也很嚴重，房租比香港貴一半以上；到處可見斷垣殘壁，又到處可見臨時搭起的木板房屋，和半圓形的活動房屋，美軍的剩餘物資也堆得像小山一樣的多。

西班牙古城是個軍事建築物，城牆很厚，是用石塊砌成的，根據現在留着的石碑上的記載，知道是建築在西曆1662——1671年間，當時馬尼拉城大概還很荒涼，西班牙總督 Sabiriano Manrique De Lara 因為要防禦 Kue-Sing 族向馬尼拉的攻擊，所以特命 Ignacio Muñoz 費了很多人工和物資建築了這個城。城角上還築有點燈的瞭望台，倘若現在發生戰爭，我信沒有人想躲到這城裏去的，因為這個四方的古城，它臨空是張開的，小小的周圍裏，已荒無人煙，敵人祇要在上空投下一顆炸彈，這城裏的生命即將完全完結。這裏附近的野草已長到及膝，在黃昏時刻去看看，也許會想到弔古戰文上的句子來了！

在這城的附近，就是幾年前的「今戰場」了，許多鋼骨凝合土的龐大建築物，在日本軍隊攻擊這城時和美軍反攻這城的許多戰役中，大概都當作過防禦工事；因為這些建築原來極堅固，所以雖然在猛烈的轟炸和炮火下，牆壁屋頂，都已不見，但鋼架的骨骼仍歪斜地支持着，據說這些建築將藉美國貸欵和日本的賠欵來迅速重建，附近的大街都已十九復原，再過幾年，這次戰爭中的殘跡，也就將看不見了！但我不希望人們因此而忘了

戰爭的殘酷！

馬尼拉的報紙，大概是受了美國的影響，報導得很詳細，時事照片也極多，篇幅有多至廿八頁的。每次飛機或輪船到的旅客，他們都有簡短的記載和訪問，每份報的價格是一角到一角五分。

這裏的人名地名和常用的俗字，常帶點西班牙色彩，像有幾個電影院叫 Carito, Rialto, 等名字，人名有叫 Lorenzo, Romulo 等等，據說西班牙的鬥牛風俗，在此也仍存在，可惜時間不够，不能去一探。

華僑在此成功的人不少，不過我們覺得他們仍需要自已政府的保護。寫到這裏，使人又想起了祖國，眞的，離家鄉愈遠，對它也愈想念，希望它能眞實的保護在外辛劬的僑胞！

船在十九日下午四時離開了馬尼拉。記得上海上船時大家都穿了羊毛內衣和厚呢大衣，到香港時，還有人穿春季大衣，船將到馬尼拉時，大家都改穿最薄的衣衫了！船上的游泳也開放了，旅客們除了在晚餐時刻外，大家都穿最簡單的服裝，本來都愛在大廳裏或 Smoking Room 裏坐的人們，也都愛走上甲板來了！



馬尼剌植物園，已成廢墟，僅存一石碑，足資紀念，現附近已搭不少活動房屋，諒因戰後各地房荒均極嚴重也。

船上有個很精緻的讀書室，燈光和佈置都相當舒適，有三國文字的書籍——大半是小說——英文的最多，約有二百本，荷蘭文和法文的各佔一半（共一百本），西班牙文的祇二三本。我在想倘使這是只中國船的話，一定也會有不少中文的書籍的。

除游泳和讀書外，這船上也有打網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的設備，所以在船上，倘你愛玩的話，你不會感覺到寂寞無聊的。

每晚在大廳或甲板上，有跳舞或猜字等等的遊戲，普通是玩到十一點鐘，十一點以後，甲板上漸漸的人少了，大家已回到自已的臥室去了，祇讓這船孤寂地在月光和星光之下，在大海上向它的目的地駛去。

船在二十三日的早上到新加坡，焜弟和許多朋友已接到我的電報，在碼頭上等我了！

熱帶的太陽，直射在每個人的身上，有點覺得熱的威脅，似乎已忘了半月前在上海時的寒冷。由碼頭經過海關極簡單的 Declarotion 手續，我提着行李，離開了船，在星洲打算作個短期的居民，再孤寂地奔向世界的另一角落。

遊名勝　嘗名點

喬家柵湯糰

是旅客們必到之食府

請朋友引導

鷄肉春卷　蝦仁餛飩　糟田螺　擂沙圓　排骨麵　蝦仁肉餃　麵筋百葉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別具風味小酌

（汽車送貨）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　西門路二七六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二七〇六

登臨派一克高峯

陳書

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五）的那一天，原來準備由丹佛 Denver 間到葛雷萊 Greeley，正碰到幾位中國人士，知道丹佛的心Heart O Denver（係一民間組織）發動國際學生，到距離柯那拉多溫泉Colorads Spring（以下簡稱柯州溫泉）尚有六英里的牧場去，作週末的小憩，我臨時參加了。

當天下午四時廿分鐘，一位麥克卡丢先生 M. B G. McCartuey（以下簡稱麥克），駕車來接我們幾位；車向西南開行，其間曾在麥克的家，停留一些時間，直到六時半左右，才抵達柯州溫泉，計五十八英里。麥克的祖先，是愛爾蘭人，自幼在柯州溫泉長大的，他很熟悉當地的掌故。他說最初到達柯州溫泉的人，是些富有的愛爾蘭人，因爲看到風景的秀麗，立意要建造一個優美的小鎮。果然路面很廣，路的當中，有迎人搖曳的小樹，兩旁是建築優美的房屋，疎疎落落，抬頭便是著名的岩山 Rocky Mountain；可惜這是冬初，樹木有些凋零了，否則，風景不知怎樣媚人哪！據說夏天，很多人們由東方來此避暑。最初，柯州溫泉 Colorads Spring的命名，有人說是該地風景與氣候，四季如春，可是麥克說，柯州溫泉及抹尼駝溫泉 Manits Spring 均以溫泉得名。不過遊覽此處的人，從未聽說到溫泉洗一個硫磺澡，大概美國到處都有熱水，所以不像北京湯山溫泉，或是重慶南溫泉，那樣名貴了。我們的車，再向上山的路，開行六英里，抵達我們所休止的星的牧場 Star Ranch；當時天已昏黑，看不到什麼，只知道過了一個柵門，到了牧場範圍以內，靠着車燈看到兩旁矮樹參差，顯着是一個幽靜的所在。

次日清晨，才能欣賞這牧場的辦事處，有三座木屋，建築雖不宏麗，但是木頭並不光潔，樹皮沒有刨去，經過了風剝雨蝕，顯着古色斑斕，頗能點綴山中的幽趣；中間一個庭院，有着高低不平的小徑，及一些花草；牧場劈面，便是亮晶晶的山岩，雖不高峻，却很陡峭，樹木尚未落盡綠色，仍有些葱鬱之氣，雪是東一塊，西一塊，有些融化了，有些未曾融化；太陽一照，顯得亮晶晶的，所以這個陡而不峻的山峯，就叫做亮的岩峯，Shine Rock。這牧場的經理說，這亮的岩峯，是岩山在柯州境內的東部第一個山峯。山峯前面，也有一彎溪水，已是冰凍了。在牧場進早餐時，有些人願意騎馬，有些人願意欣賞高山的滑雪，那滑雪的地方，距離派一克高峯不遠，這高峯是柯州境內一個著名的山峯，於是我參加了後者，一行共有十人，駕着車子，向山中進發；我坐的車子仍是麥克駕駛的。

車子經過柯州溫泉，快近鐵路時，麥克指點着一座房子說是藝術館 Fine Arts Building，在全美國藝術館中，有相當的地位；二十年前，山洪爆發，此處附近，盡成澤國，麥克曾從窗口救過人。汽車穿過鐵道，遠遠看見兩塊碩大的岩石，其他山石均呈灰色，就是這兩塊大石，已距離了主脈是沙紅的火石，這便是神的花園 Garden of God的大門。轉了一個大灣，轉到山內，四面均是灰色的山，獨有當中一塊斷崖絕石，盡是嶙峋嵯峨的紅石；車子由紅石的交叉處穿過掉首一看，若干紅石，正交叉着成了一個十字架形，而風景優異，所以這一帶稱做神的花園。在紅石的交叉不遠處，有數間樓房，麥克說：「那座房子叫做七畝地大樓 Seven Acres Building，你看那有七畝地大嗎」？原來Acres的意義，不是畝，而是人名，阿克爾氏 Acres夫婦二人，帶着五個孩子，居住在裏面，大家便稱爲 Seven Acres Building 也算幽默風趣。

沿途又採連穿過兩處交叉的岩石；一處稱做輪船岩 Steamboat Rock，岩石的蜿蜒，儼然像一個輪船，有船尾，有船首，船首還故意放着鐵鍊條，以求其逼眞；另一處稱平衡岩 Balance Rock，兩邊岩石平衡之故。再向前行，在山坳處，有一塊招牌，是印第安貨物市場，只是一家店舖，專賣印第安貨物的；一年中，只能開門四個月，其餘時間，關門大吉。車又向前開行數英里，一片平原便是抹尼駝溫泉小鎮的所在。車子一直開到山脚，在一個亭子前面停下來了；亭名酋長亭 Rule Chief Tower 內面空無所有，只有一架抽水機，亭前一條山澗，清澈鑑人；流水潺潺，夜深靜聽，夾着風聲，必有奇趣；相傳印第安人居住山中，入山出山時，常在此處飲水，水有礦質，對於他們身體頗有利益；現在印第安人已趕到新墨西哥 New Mexico 一帶去了。我們用抽水機抽着水吃，果然像蘇打 Soda 水一樣，如果加些糖料，確是天然的汽水哩！

由抹尼駝溫泉到達派一克山峯是二十二英里，由凱絲卡特 Cascade 直去高峯，只有十八英里，均是上山路，還有其他的公路亦可到達。由酋長亭處登山路旁尚有一條輕便鐵道，直通跛脚鑛峯 Cripple C ick，是以前產金礦的所在；山後尚有風洞 Cave Of the Winds，夏天非常涼爽，附近還有一所旅館。山路較陡，初上山不遠，山邊上，一面是嵯峨的怪石，一面是懸崖陡壁，滿栽着長短針的松樹，也有些俗稱的毛錐樹；可是入山既深，道路倒平坦了。其間有一排矮樹葱鬱的地方，都是樅樹，稱爲 Douglass Fir，大概是道氏栽植的；據麥克講，這些樹木多半是一九一二年方始栽植的，只有三十五年的歷史，所以看不到合抱的大樹，同時很多岩石，草木不生，天然大樹，只是高山頂的山坳間有一些，這半山間，盡是人工栽植的矮樹。在山路最平坦處有岩石堆砌成的山峯，稱爲花崗石 Gran te，非常像人工堆砌的；很像中國花園中，用鷄蛋形的大石堆砌成的，而實是天然的。這花崗石山峯，即在晶溪閘 Crystal Creek Dam 的旁邊，晶溪是柯州溫泉水源的一部分，在夏天匹練傾瀉，晶瑩清澈，必有一番壯觀；如今冬天是冰平如鏡了。

車過晶溪閘，山路又見陡峭，沿途常看見↺的記號，正如中國西南公路上的曲形記號一樣；左轉右拐，愈轉愈高，其間有因山石的阻礙，公路不寬，僅夠汽車的一來一往，雖無黔滇間的二十四拐，及川黔間的七十二彎的陡險，也共有十三拐，最陡的稱爲海爾濱彎 Hairp n Curve。這些經過所在，只有一種幽邃之感；公路兩旁，一面是山，一面是坦蕩的幽谷，對面又是高山，而且山重山，接着天邊，這樣山中似乎只有淸風作伴。餘無所觀。中間經過了凝

固的岩石 Solid Rock，直上山頭便到了弧形山谷 Glen Cove，卽是滑雪的所在。這裏有一條陡峻的舊的山路，兩旁盡是崇高的大樹，積雪未化，並已冰凍得很爲結實，路旁有塊牌子，是自天而下 Ski(=Sky) Run，山谷前有幾座房屋，是派一克高峯社 Pike Peak Club，大概是夏天歇夏，冬天滑雪休憩的所在。這弧形山谷拔海一萬二千呎，派一克山峯是一萬四千呎，再沿公路，開行四五英里，卽到高峯了。據說高峯上，有一座小咖啡館，每年趁着雪未封徑時，便須停業了，一年中只能做三個月的生意；我們再想前去，已是冰雪阻路，徒喚奈何！饒得這樣，我們的車子，猛向前開，一個不當心，陷入了路旁的深雪中，進退不可；費了半小時的工夫，化了五個人的氣力，好不容易，將車子一步一步的抬到道路當中，才能向後倒退；冰天地雪中，出氣力抬汽車，也算是遊覽中一段佳話。因爲山谷中寒不可耐，少逗留些時間，便循原道下山了。歸來時，碰到兩部車子，載着情侶，攜着雪橇，正從高山深谷中滑雪去了。車行平地時，太陽溫和的照着，儼然又是和煦的春天。

筆者曾訪問過南嶽衡山，這派一克山峯的沿途，很像衡山的深邃幽靜，山腰中間也如衡山那樣的平坦；不過美國是歷史很短的國家，不如衡山有那麼多的古蹟；美國信奉的宗教，又是入世的耶穌教，而非出世的佛家、道家，所以不像衡山公路上三里一廟，五里一觀，不能使遊客發懷古之幽情！衡山從山脚大廟起，到山頂只三十華里，約十英里光景，而派一克山峯却有二十英里以上的幽深。另外，美國是機械發達的國家，在山叢之中，建築着很好的柏油馬路，沿路上一無休憩的亭台樓閣，不備汽車，只能高山仰止，登不了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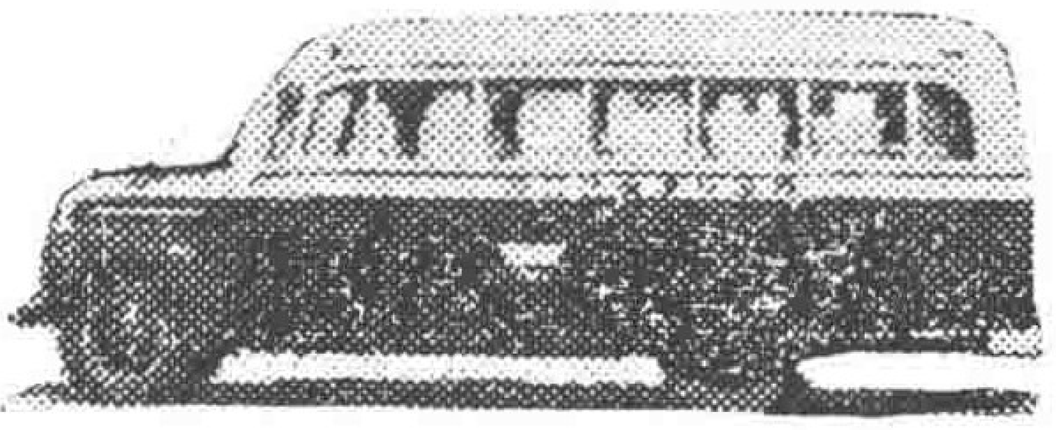
柔韌耐用
拔萃超衆

中國華衆製造公司出品
發行所：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樓三二〇號　電話：九五九八八

乘兩江汽車旅行
最漂亮・最舒服・最愉快・最合算・

代客設計汽車旅行及婚喪喜慶接送嘉賓等交通事宜歡迎委託

兩江汽車運輸公司
電話：
服務部：四一三一四
出租部：四二九四三



兩江汽車運輸公司 41314 42943

南太平洋小島生活

銅駝

Harold H. Martin 自吐魯克島通訊・譯自「星期六晚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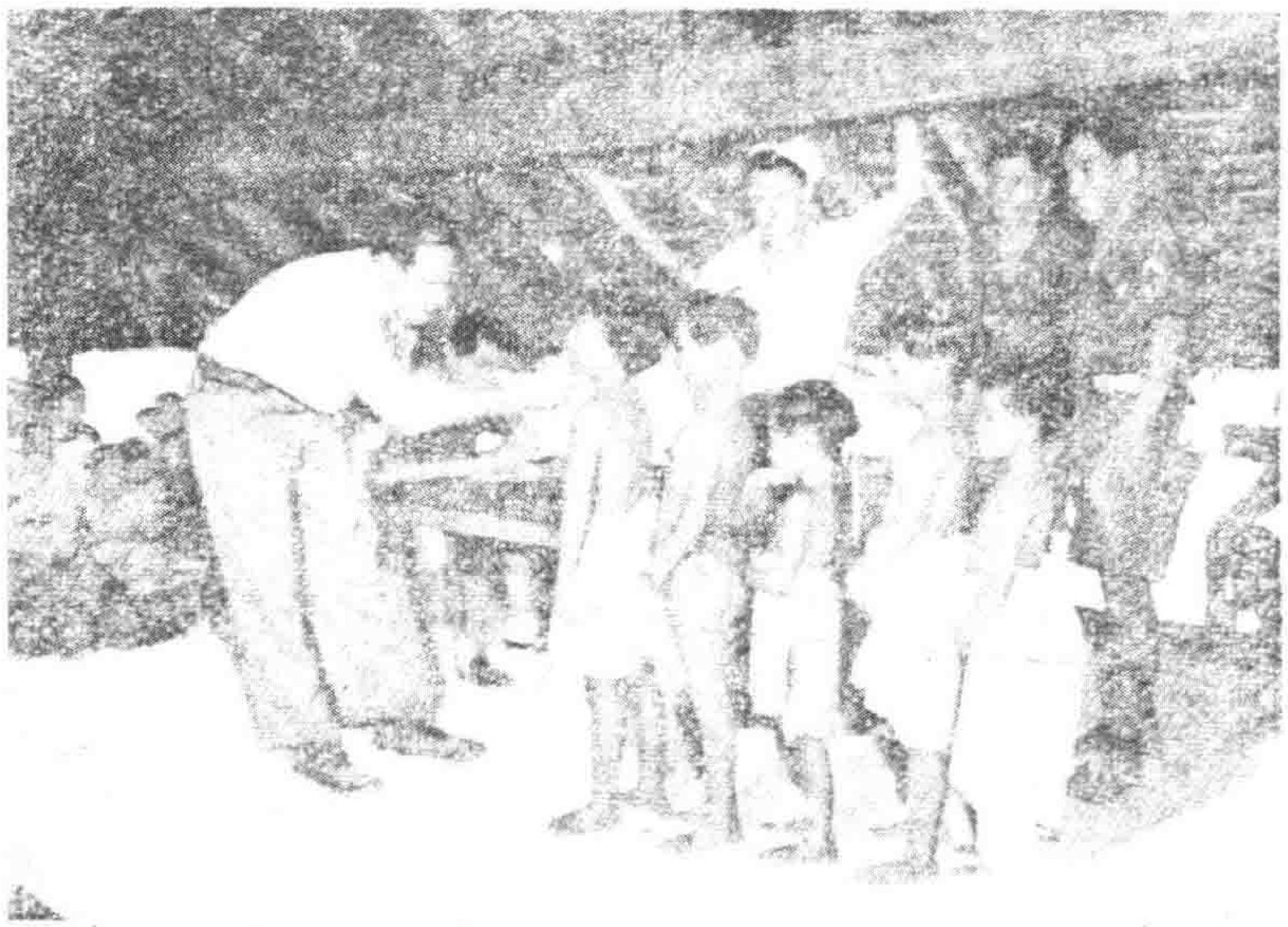
一天在熱帶地方的下午，一架海軍運輸機自關島起飛，向吐魯克島(Truk)而去。起飛之後不久，機師們在夢幻般沈思的高空中，突然被可怖的寂靜所震驚，四部引擎原來是平穩地以一百九十里速率在天空前進，突然受到阻礙。飛機上滿載着貨物與乘客，開始向下傾側，對着一萬呎下面的海洋衝下去。

立刻就可以找到很顯明的理由。在正副飛機師之間，站着到一個往吐魯克去的旅客，那時却沒有被人注意到。是一個名叫安弟(Andy)的小孩子，三歲，後來飛機師回想到，他的面孔上露出很苦惱的樣子。安弟用了他胖而堅決的拳頭，觸到飛機上主要的機鈕，這是那架大飛機飛行室裏所有神奇的旋柄，機括，把手，和槓杆中唯一主要的一種，能够在一瞬間把所有發動能力改弱。

駕駛員預備重重地把安弟反擊一下，不幸沒有打着，他趕快握住了控制降落受損的樞門，閉塞掉所有主要的機鈕。引擎發出連續的咳聲，終於轉成平穩的怒吼。旋轉槳又鼓動空氣，原來已落下了五百呎高低的飛機，現在又升上去了——而在飛行室裏呢，特別小心警戒着，以防孩子們的跑入，兩位機師又在太平洋上空艱難的航程中沈思了。

・饒有美國大街風情的小島・

在太平洋中我們認爲可以信託的區域中，已經把美國的船隻和飛機從軍用轉爲運載兒童，傢具，教科書，椰子乾核，豬子，火油，以及科學用品之用。他們孤寂地在海空專門担任運輸工作，搭載一批白色行政長官和永遠簇聚着的土人和他們所有的各種器具到米蓋露尼西羣島(Micronesia)的諸小島上去。



海軍醫生檢視土著兒童的喉嚨和全身。最普通的疾病是生瘡與膿疹。重病患者送到吐魯克或關島醫院裏去。

這許多小島——吐魯克，雅普，(Yap) 旁內普，(Ponape)馬及羅，(Majuro) 塞班，(Saipan) 桂近來，(Kwajalein)考勒，(Koror)不久之前對於美國人是十分可怕的名稱，因爲這幾個小島是敵人出沒之所——現在美國的主婦們在此生了孩子，有了玩「橋牌」戲的同伴，還有小規模的宴會。這批美僑靠了他們自己勤儉耐勞，又藉郵遞頻繁，乃使這許多西部太平洋（在美作者立場而言——譯者）中的珊瑚小島傳入了美國大街上的風俗習慣。

她們都是自願居住在島嶼上的一羣男人的妻子。戰事結束之後，不少海軍後備官佐和許多美國商行的職員認爲他們的生活可以愉快一點了——而且他們可以把世界弄得好一點——他們願意留在太平洋，不願回國去過着搶飯碗的生活。就是在二年以後，有着無可避免的暗影——發現美國沒有一個人在留心米蓋露尼西羣島的變化，他們仍舊要住在島上。

海軍方面發表所有的後備軍都要立刻讓位給正規軍來塡補，命令傳達到太平洋的時候，建設財務公司便來取美國商業公司而代之，美國在小島上行政局的駢技機關職員都想轉入民營機構中服務。他們希望繼續在島嶼間工作，不論海軍撤離之後是由什麼機構來代替。此刻他們共有四十餘家庭，生活同美國一樣，只是他們是居住於散佈在一百萬方哩海面上的遙遠島嶼之間而已。



塞班美僑的樂園，「馬里亞納米亞米海灘」海岸邊點綴着美麗的貝殼。

•大部份人生活得很滿足•

孤寂是他們生活中最主要的因素。除了桂近來島與塞班島之外，其他小島的船隻與飛機班期是極少而不定期的。信件起碼遲一星期，新聞紙與雜誌要出版後隔數月才能收到。他們收不到無綫電消息，因爲大部份島嶼離開關島每日的廣播太遠，無綫電中收到的只是模糊的尖叫。

但大部份人生活得很滿足。他們付給海軍方面的房租每月八十元至一百元，並不十分精緻——日本式的建築物全是槍彈的瘡瘢痕——但世界上祇有少數人能懷有更偉大崇高的意念。

他們的桌子是日本式的，他們的臥榻是老式的打包箱子。他們的沙發椅上罩了印花布或是厚藍的斜紋粗棉布，或是白帆布。他們的地氈是用露兜樹纖維所織造，極易保持清潔。他們的灶頭從二眼灶到海軍方面爲五百人煮菜的大油灶都有，灶間裏挂着島上的特產香蕉，番瓜，和檸檬。他們知道怎樣做水果蛋糕，味道比法式烘製的蕃薯還要好，能够用可可的肉和汁製成十二種很好的點心。

有的主婦們到海灘去收集貝殼，足以使一個博物院裏的貝類學者大驚失色。他們從被毀的日本燈塔裏取出弧形的綠透鏡，把貝殼放在下面看，像海底的仙境搬到了她們家中一樣。

•爬蟲是家庭中的常客•

主婦們知道學得怎樣忍耐，他們家中有無數爬行動物，但看到之後不會發出少女所特有的尖喊。例如在塞班有一種很和善的蜥蜴，眼珠光亮如寶石。牠們有一種特殊的咕咕的呼聲，白天躲在窗櫺裏，晚上倒爬到天花板上找蚊蟲吃。有時牠們失足墜落，跌入湯裏，使吃午餐的人爲之大吃一驚。牠們是能幹的游泳者，如其趕快從湯裏撩出來，拭乾了放在地板上，牠們仍舊很愉快地去找尋蟲豸，先前好像沒有什麼事變發生過。主婦們很早就知道這種爬蟲有找尋虫豸的習慣，因此不用掃帚去掃除掉。有的爬蟲事實上成爲家庭之一員。有一年輕的軍官和他妻子特爲設法去找到三條蜥蜴。一條叫「醉鬼」，因爲一等他們吃完午餐便爬上桌子，把他們特爲留在碟子裏的酒喝掉。另外一條叫「窺視的湯姆」，躲在淋浴的蓮蓬頭裏，因爲牠知道白天的蚊蟲都聚在此地區。第三條叫「郵差」，住在郵箱裏——他們最歡喜「郵差」，雖然從沒有信寄給牠。

塞班還有老鼠，日本種，不習慣於牛奶一類東西，所以老鼠籠子裏雖然放着乾酪作餌，並不足以吸引牠們。但如用一塊肥皂爲餌，即可很容易地把牠們引誘來殺掉了。在考勒和旁內普蝸牛爲患，使園藝與蔬菜的種植都不可能。

•最討厭的事是霉季•

對於主婦最頭痛的一件事是無所不在的發霉，霉點甚至可以在一天之中把鞋子與衣服都弄毀。溫度最高的時候是八十度，在這種適量的熱度之下，濕度在百分之九十左右，於是各式各樣的綠霉菌便猖獗了。

各種衣服必需藏在一隻密閉的箱子裏，有一只一百支光的燈泡必須日夜點着。鹽、糖、信封、郵票、香烟，紙火柴一定要放在較小的熱匣子中。無綫電也要永遠開着，保住內部之乾燥。家務方面如其沒乾燥用的電熱等於沒有了冷藏一樣的不可能。然而沒有事先預防的方法。枕頭立刻會發霉，主婦們對於欵待賓客的餅乾發現蛀蟲早已不用抱歉的客套了。

•傭人只會講「洋涇浜」英語•

傭人問題也是不大不小的頭痛事件。男傭人，保姆，使女等非常豐富，工資每天五角。但是要嘗試，只是嘗試，他們大都不會講英語。大部份美國人是可憐的言語學家，因此僕人必須學習一切。那種土人已經很善於講西班牙語、德

語、和日語，學習英語也極迅速，但是完全照他們自己的方式講。有一個人想解釋「週圍」的意義，祇能用他的手轉一個圓圈。

有一個主婦用直接法教她的使女講英語，拿起了一樣東西說，「這是盤」；「這是書」等等。一天她用手在桌子上一抹，告訴使女她的手指蘸着了灰塵，這樣說：「這東西是討厭的。」(This is awful)。那使女以為灰塵的英語便是「Awful」（討厭）。有一個年輕美麗的夫人要出門一星期，臨行之前在鏡子裏顧盼自憐，因為她一點也不錯聽到僕人稱讚她是「美國小姐。」後來她發覺傭人們用的是土語，乃是譏諷她為「發狂的美國人」也。

土人自己的名字只有一個字，因此常常把第一個名字和第二個名字混和不清。譬如主婦和她的朋友一起回家時常要弄得面紅耳赤，在門口碰到男傭人，只穿了一條短褲，笑嘻嘻地迎上前來招呼她：「噲，瑪琪。」

一個考勒島的廚子非常玲瓏圓轉，平時稱她的女主人就是一聲簡單的「媽媽」。不過她歡喜人家尊重她一點，於是這個女廚子說：「小姐媽媽，先生。」她們尊稱男人和女人不分性別，都是「先生」。

她們土人當保姆很拿手，和孩子可以玩上一小時。但是美國母親有時看到她六歲的女兒騎在保姆的一隻腿上，很滿足的樣子，感到頭痛。美國小孩的講話學習到了很濃重的土音。有位母親驟然覺得她女兒講的句子不成意義，只能辨出一點近似的含義。她發現七歲的女兒凱，和凱的小伴侶——一個名傑梯寶的土人——已經架起一座語言的橋樑，造成了他們自己的一種語言。

・孤寂小島上的別種消遣・

孤立在珊瑚島上的五家至十二家人家，努力在保住美國所學習到的社交生活。小規模的社交游戲——橋牌戲與宴會，下午的茶敍，俱樂部裏的舞會或閑談，如其有俱樂部的話——都屬社交的禮儀，看得比在美國時還重要。任何愉快的事件是一個宴會的辯白。

然而單是社交的追逐不免要感到乏味，美國人追求別種消遣的方法。從未做過學校教師的主婦們担任教導土人的工作，不受報酬。有的在醫院裏幫忙，訓練赤脚的土人看護，和醫務實習生，教他們做初步工作。所有學齡兒童必定先要在家中教育；因為現在尚無設立教育美國兒童學校的明文。

想調劑生活，他們可以釣魚，游泳，划船，或在明月團圝夜到附近小島上去野宴。在多山的旁內普島上，男人出去打獵，或駕駛了著名的獨木舟在附近毗連的河道裏划船。他們把這種三角帆的獨木舟運到美國去送給朋友，因此美國居民之住在內河或湖泊附近的，都划着這種特殊的獨木舟。有的冒險家帶了妻兒駕了土人造的獨木舟到別的島上去住上一星期，睡在土人村落中，吃土人的食物，晚上用火把照耀着同土人一起去釣魚。這是一種非常的經驗，但是等結束之後，總要請一位醫師經過十天的診治才可以恢復正常。

・土人的娛樂・

美國人參加或參觀土人的運動或慶祝會。米蓋露尼西羣島有偉大美麗的歌唱。常是五百人集合了唱出古雅的歌聲，或是聽一百名學校兒童唱着押韻的四十八州州名，比之看美國電影還要興奮。常是在他們唱美國的流行歌曲如「開普城的賽馬」(Camptown Races)時，美國人也參加此大合唱了。

美國人相信土人應當傾向於他們的古代文化這一點是頗為重要的，因此鼓勵他們唱舊的民歌，跳舊時的土風舞。不過有兩種危險——一是不安，一是討厭。美國人現在都知道不能請教雅普人舞蹈，因為有一次這瑣小的，多鬍鬚的男人站在一方古老的跳舞石台上，晝夜不停地跳着。如其觀衆離座而去，要使他們大為掃興的。

土人對於美國人的舞蹈頗有興趣，但似乎印象不深，只有一種稱作「火雞破雞」(The Hokey Pokey)的舞蹈，其中需要扭動臀部的，頗有特別興緻。這一種動作在他們自己的舞蹈中引用得很多，因此一位多感的美國主婦在電力缺少時期，希望這位跳舞領袖的扭動可以發生電力，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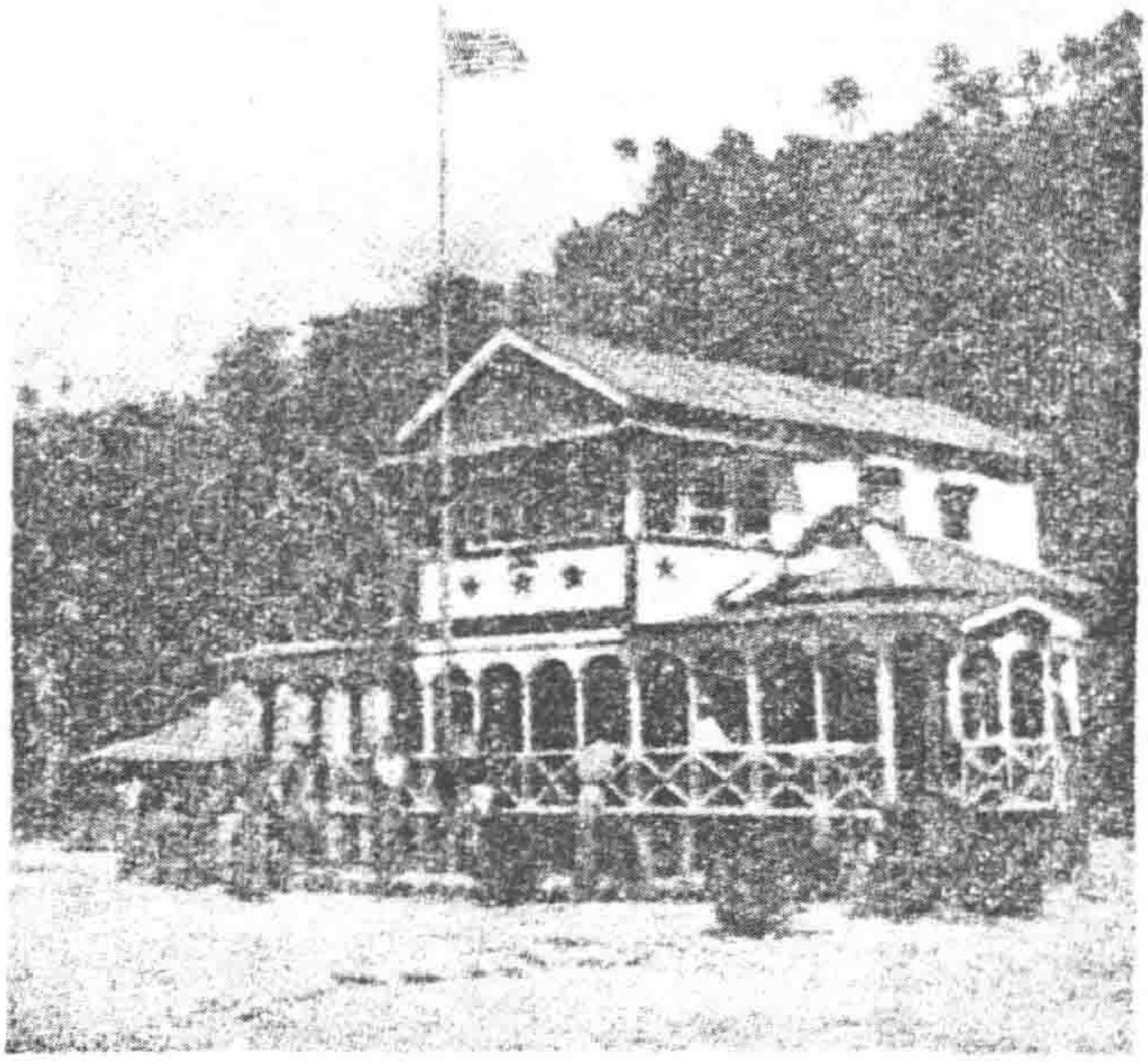
高麗醫生為土人整理齒病

方法去騎到洗衣機上，是多麽的好！

．棒球和田徑賽的特色．

島上最大的運動是棒球，這是日人介紹過來的。土人的球藝極好，賽球時要用一大隊童子軍在外面巡邏。美國球隊與土人球隊賽球時常是大敗而歸。棒球的重要可以從一點看出，他們隊長特定一日期專門練習，正如他們要爲新落成的拘留所或學校特定日期去釣魚或工作一樣。在大賽的前一星期，隊中的明星由隊長下令離開家庭，住在絕對遵守獨身規則的「男屋」村中。

美國人很少不參觀土人的田徑賽，這是比諸平常奔跑與跳躍多出不少花樣的田徑賽。在一種時別比賽中每一隊是由一個男人，兩個女人所組成。男人迅速地爬上可可樹頂，把果子擲下來，一個女人把擲下來的果子剝皮，分剖開來，另外一個女人在籃中挖出一個椰子乾核，這隻籃子用綠的棕櫚葉編成的。於是拿籃的開始起脚向前賽跑。另外一種比賽是女人們用火刀火石在可可樹纖維上燃成一點燐火，燃上一枝香烟開始賽跑，奔馳的時候要噴出烟霧來。照美國標準看來，運動道德相當低，因爲與賽者在比賽中衝撞得很利害。歡呼聲也是不大動聽。高聲的歡呼常使反對方感到難堪，從他們的態度上，行爲上，外貌上，和祖先上想出種下流的歌曲來辱罵之。



美國行政人員在吐魯克島建有軒敞的住所

．游樂方式各島不同．

美國的社交生活和游樂方式每個島嶼各各不同，不同的程度視離開關島的遠近而定，關島是各色幸福事件的源流。塞班島在關島之北一百二十哩，很整潔地在日光下負曝，有「馬利亞納羣島中的米亞米海岸」之稱。旁內普在南方八百九十一哩，因爲是最後一個小島，有一種陰沉的驕傲，好東西到得極少，就是運來，份量亦不多。塞班島可以收聽無綫電消息，飛機每天運到郵件。有一個高爾夫球場地，一處海岸稱爲「馬戲海岸」，有各色各樣的遮陽傘，一隊駕駛的小船。大的集會男人全身白西裝，女人穿長服，有裝飾家到俱樂部裏來裝飾。吐魯克島有一愉快的節目，人們聚集在俱樂部別墅裏，看落日緩緩沒入湖沼中去。

但美國人有幾種消遣事情並沒有他們每天的工作這樣愉快。中央島嶼每月有船駛到孤立的珊瑚島去。他們要在暗礁中曲曲灣灣的穿過，駛到冷靜的湖沼，湖沼周圍全是小的沙泥和珊瑚樹。船上有醫生和牙醫師，還有助手和衛生隊員，敎育官吏，帶了一叠新敎科書——「一個島國家庭」——以代替舊日的現成敎材如「在馬戲園裏一天」等等。美國人用了這種新的敎科書使土人大爲驚奇，因爲他們有生以來可能沒有看見過一匹象。船上還有美國商務公司的職員，帶了銀箱，而在下面的貨艙中，有數噸重的貨色。船上還有不少土人。他們是偉大的訪客，有時半村的人都爬上了船，付了三分錢一哩的船費，到二百哩外的另外一個島上去望望朋友。

．和酋長做交易．

船在海邊靠岸時，昏昏欲睡的村裏起了極大的騷動，轉成非常活潑。村裏的警察，一個政府僱用的人，每月薪金十五元，在可可樹下醒轉來，穿好一條有藍條子直到脚管口的褲子，戴好一頂白帽子。岸上放下獨木舟，土酋和他的經濟顧問坐在船上，爲了一身不習慣的襯衫弄得滿頭大汗。他們駛到大船邊，土酋從船邊攀上來，跑的時候還要保住一種神聖莊嚴的模樣。

美國商務公司的人拿出了他各種貨色的樣品。土酋把每樣東西拿起來，選擇得很仔細，用手指試着刀子，聽聽他的聲音是否眞鋼所製；拿起牛肉和肉汁的聽子，顚顚份量是否內容結實，土酋買的時候很小心。

在一個平庸的島上，椰子乾核的產量並不豐富，一張標準的購買單的總數是這樣的：「五柄

五九—四七二

斧子，十元五角；一聽牛肉和肉汁，十二元六角；二聽餅乾，十四元四角；塗鋅水桶，二元六角；十盒香烟，十元；（在幾個虔誠的有新教徒的島上，很少人吸烟）一百碼白布，三十元；五十隻木梳，二元五角；十二隻酒杯，一元八角；一聽火油，十一元；二圈釣綸，三元八角；六柄屠刀，三元；二盒魚鈎，六角；一箱火柴，七元二角；五聽獨木舟用朱紅漆，九元；三十本拍紙簿和鉛筆，三元；（米蓋露尼西人歡喜把事情記下來）四百磅米，六十元；二把剪刀，一元一角；六件藍襯衫，六元；五條褲子，五元；一百小瓶香水，十元；六十塊洗衣肥皂，六元；二袋糖，十二元；一隻母豬，十元。」以上總數只算二百二十五元。因爲村裏的人民只有五噸椰子好出售，每噸八十元，酋長不得不稍爲節制一點他的購買力以爲其他消費之用。

現在船上的水手和酋長帶來的划手把買定的東西從貨艙裏搬出來，運到獨木舟上。於是酋長的划手用力划動，回到岸邊。村裏的人民等候在珊瑚礁畔，女人穿著清潔的寬闊長衫，男人穿著海軍粗棉布。就是赤裸的小孩子，也包了一件海軍襯衫，挂在踝骨上，像一條裙。

有的土人在大船上的人駛到岸邊時唱歌歡迎。有時他們聚在一起，抬着手。於是排着一長隊，跟在美國人背後，走到早已設備好的小屋裏去。裏面有舖着乾淨台布的桌子，也許還有一瓶花。在角落裏有一堆可以吸飲的果實，美國人喝久了船上的淡水喫着這種甜的果汁，非常涼爽。孩子們用笨重的刀子只消一擊，就可以爲每一個訪客打開一個果實。

·土人健康情形的檢查·

但是不能給你有充份的時間去喫飲，因爲大船在一天中要跑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島嶼。第一步是把村上的男人排起隊來，裸露了胸膛，直到腰部，他們的上身肌肉豐富，像中級的拳鬥者。醫生看他們的手和脚底，檢視是否起泡，有一種淺的，已穿的，發燒的毒瘡，這是由蒼蠅傳染的螺旋菌。旁邊是一隻燒熱的容器，一個醫生正在檢視針頭。凡有患水泡的土人，就給他在臂上打一針配尼西林，代價是要消費掉海軍方面一元五角七分。醫師在檢視男子的時候，女人抱了她們棕色大眼睛的孩子排了行列跑過來，另外有一個人把一撮藥倒在孩子的嘴裏，使他們大哭。在小屋的另一端，一個在日本訓練的高麗牙醫師，帶了一架可以攜帶的磨機，爲人們整理牙齒。就是要把牙齒拔掉的人也沒有恐懼的表示——一個土人在牙醫師弄疼他的時候並不覺得畏縮。

椰子乾核現在要來了，那些細長的棕色的人們每一次帶兩袋很重的東西。椰子乾核是用一種老式的桿秤計算份量的，彷彿是美國南方秤棉花的桿秤一樣。美國商務公司的人以前就是此地的一個承辦人，向酋長買下了椰子乾核，一次付清賣價。村裏的書記帶了鉛筆拍紙簿坐在旁邊，計算出每人應分得多少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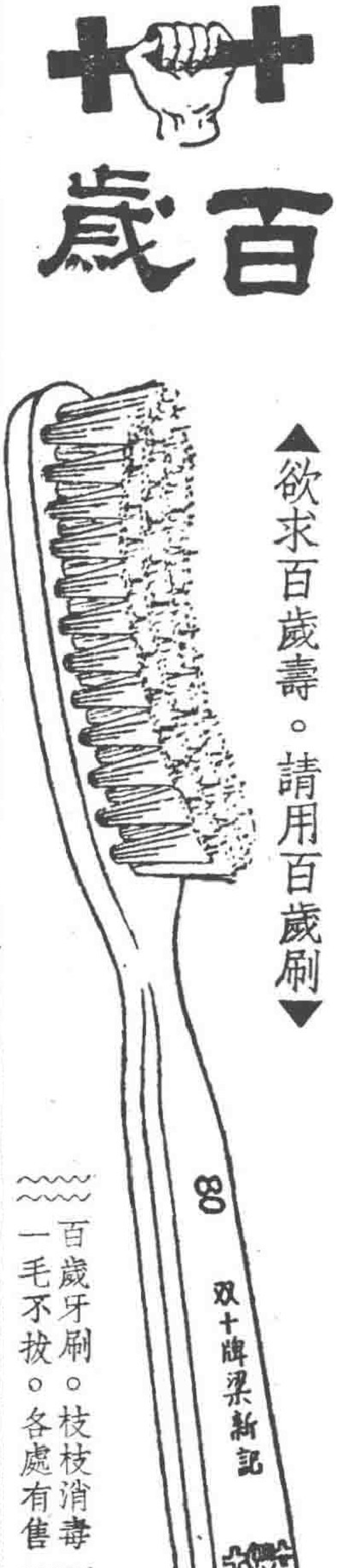
椰子乾核秤好以後，女人帶了她們織好的蓆子送上前來。美國商務公司的人告訴她們，像他以前告訴過她們十餘次一樣，她們如其不把四角織成方形，他不要買她們的蓆子。她們笑着點點頭，她們的耳環在點頭答應下次織方角的時候叮噹作響。

蒼蠅嗡嗡地羣集在一起，來訪的管理土人事務者第四次向土酋解釋，健康的男子自十六歲到六十歲只能收每年二元的人頭稅，這樣每個人民可以付給土酋月薪三十元。酋長第四次感到不安的情狀。

小船的舵手報告說，椰子乾核已經搬到大船上去，醫生也回到了後艙。碼頭下面，已經過了適度年齡的土著小孩還是不習慣於穿著衣服，他們從出生的一天就裸體，在碼頭上跳下去，跳到十二呎水深之處。一條小鯊魚的黑鰭在湖的遠處露出來，有人在向孩子警告，他們爬上來，像海豹一樣發出光彩，看着，笑着，於是又跳到水裏去。

船開出去，舵尾擦過隱沒在水中的珊瑚礁岩。村裏的人站在碼頭上。那警察僵硬地作立正姿勢，敬禮着。男人揮着手。每一個人都喊着「再會，再會！」他們看到船上人在揮手，便只是揮個不停。

村裏今夜上很夠熱鬧了。牛肉和肉汁的罐頭開了，還有米和餅乾。男人有新褲子穿，毫無疑問地，女人灑着新買來的香水。但是回到美國小小殖民地的吐魯克島上呢，卻沒有這麼熱鬧。在米蓋露尼西的「大街」上，當男人不在鎮上的時候，是非常靜悄悄的。

雙十牌
百歲


▲欲求百歲壽。請用百歲刷▼
百歲牙刷。枝枝消毒
一毛不拔。各處有售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神話與旅行

任微音

人們願意生活在月光下，陶然在微醉中，愛說起青梅竹馬，愛提起童稚的天眞。人們其實都爲成人的生活而苦惱，爲太現實的社會而焦慮，那麼，當你有一個旅行的機會，爲什麼不做得幼稚一點，年青一點，爲什麼要搬弄使人苦悶的成人底世故呢？

如果你不能恢復童稚的心情，旅行對你會有多少興趣呢？你穿過那個飛來峯，和尙告訴你那是某一個夜晚，天空霞光萬道，隨後就降下這座石山來了，下面鎭壓着一個妖魔，這妖魔會經是翻江攪海，擾亂乾坤，轟轟烈烈的鬧過一番，那時你作何批評呢？你是大搖其頭，不相信天下有此怪事？還是譏笑那個和尙的頭腦簡單？

如果你是一個「科學的頭腦」，不相信有鬼有神，也不信賴那不着邊際的傳說，那麼，我不知道，旅途之間，有什麼東西還可增加你的興趣？你到青城山去玩，那個雲鬢拂胸的道士告訴你說，「喏，這塊大石頭就是張天師當年試劍的地方，因爲青城的妖魔很多，天師降魔，先在此試劍，慧劍一揮，這塊十餘方丈大的石頭就中分爲二了」。你如果搖頭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那麼，什麼便都完了，你不相信寶劍能砍這樣的大石頭，當然也不會對那些眉飛色舞的神話發生興趣。所以，我勸你天眞一些的好，那末，聽我說，還有數不完的神話哩！你若到過峨嵋山，當然去逛過峨嵋的聖積寺，寺廟在峨嵋城外四里，到報國寺的中途，老遠就看見蔽天的兩棵大樹，樹下蔭着一個寺樓，叫做老寶樓，這是峨嵋十景之一的「聖積晚鐘」所在了，老寶樓中懸着一口鐘，重三萬多斤，是明萬歷年間的成品，據說這裏鐘聲一響，百里外的金頂就會下雨，眞怪吧？所以鐘也是寶了，官家還出佈告禁止撞鐘。這鐘既然是「寶」，當然有些異徵。據說有一天，一個碧眼兒忽然到寺裏來說，這鐘是用根大草索懸在樑上，日子久了，這三萬多斤的鐘豈不要掉下來，這碧眼兒願意捐一根鐵練，把這根草索換下來，和尙一想：「此話有理」，當然就答應了，於是這根草索，便輕輕容易的到了碧眼兒手裏了。碧眼兒這一喜非同小可，原來這草索是條草龍的化身哩！碧眼兒得到草索，因上面積塵很多，便拿到附近的一條小塘裏去洗洗，不想龍一見水，竟化身而去，得寶的碧眼兒也就兩手空空了。這個水塘，因名之「化寶塘」，那座懸鐘的樓便名「老寶樓」了。哈！你信這話嗎？當然，你會覺得那個碧眼兒太不合理，既知其爲龍，爲何又縱之入水，以致乘時而去，不過這些神話是不可理喻的，你去駁斥當然是一駁便倒，而本地人却那麼天眞的流傳着啊！談起「龍」，龍的故事太多了，你到過灌縣的都江堰，這是李冰父子，鑿離碓、濬浞江、開沱水、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水利工程所在地，你爬上離碓，到象鼻嘴的上面危欄上，看看下面那發電量足够供應四川一省之用的水勢，那千軍萬馬般的奔騰震吼，會覺得胆戰心驚，這時，神話又來了，有人會告訴你；從前灌縣有個孝子，天天拾薪回來，炊飯奉母，有一天，在草裏拾到一顆紅珠子，孝子歡喜的了不得，晚間睡覺的時候，就收藏在米缸裏，不想第二天，米缸竟滿了，原來是珠子能使萬物以少化多，不久之後，孝子的暴富驚動官府，派人來搜索，孝子把珠藏於口內，不想竟吞下去了，搜查的人去後，孝子却口渴不止，便到江中去喝水，這時烏雲四合，母親久等不耐，到江邊一看，原來孝子吞下「龍珠」身子和頭都化成龍了，母親一把拉住一隻脚，因而這隻脚沒有化成龍爪，仍是人形，最後終於乘波而去。

這條龍因爲脚沒有化成，只能成爲「孽龍」，在灌縣江中興風作浪，驚動天帝，派二郞神下界來收伏，在水面大戰三日，「孽龍」才敗到青城山五里坡下的山溪裏，幸有觀音菩薩變化老嫗在此賣飯，孽龍吃下的東西，變成鐵練鎖住了心肝，才被收服了，囚在離碓下面，所以現在水勢這樣洶湧，原來是有條孽龍囚在下面哩！你要不信這話，那麼會有人指着石岩上懸着的那根大鐵鏈給你看，你如果再說：「不啊！那是水利局的水力實驗器」。那麼和你講故事的人，將覺得你太不够趣味了，你跑到離碓上去玩玩，到處都有關於這些傳說的碑碣記載，近人鄒魯先生還在一塊石碑上題着：「應是此君呼拯救，隔牆昨夜浪翻風」。他似乎聽到孽龍在下面呼救了。好玩的地方眞多，尤貴有這些奇奇怪怪的神話在點綴。杜鵑鳥的傳說也在灌縣，據華陽國志說，蜀相開明，因涶涎杜宇皇后的美麗，竟弑望帝以自立，望帝心不死，入青城山化爲異禽，因名杜鵑，李義山的詩，「望帝春心託杜鵑」，這句就說的這個典故，你望着青城山的一片黛青，念到歷史上的名王名將，貴妃美人，那陶然的曠想，將使你多麼感慨興奮！你跑到第一峯頂上淸宮眺望，一方面你覺得陸遊名句：「雲作奇峯時特起，山如翠浪盡東傾」，結構之妙，傳神之極！而你看見石壁上的大書「天下第五洞天」，這時望着脚下兒孫拱列的三十六峯，你覺得自己是神仙，非凡人，眞不禁羽登仙化之感。而那些鴛鴦井，煉丹池等等，却瘋狂了古今多少風流傻子啊！

你遊過峨嵋山，到了金頂的「天門石」，過此門就入天門了，眞的，山巔對矗的那兩塊巨石，多麼的引人入勝，你一定也到過黑龍江峽，看過「黑白二水洗牛心」的吧？據說梁武帝手下有個臣子林淡然，當初就在峨嵋修行的，這兩條溪流本來沒有黑白之分，就是這黑水中間有條黑蛇在修行，日久，道行深重，竟變成龍了，這條黑龍後來竟然一反常態，作起怪來，它伸出舌頭，在「洗象池」與「攢天坡」之間，搭起一座長橋，它的兩個大眼睛，便成爲指迷的明燈了，那些想登彼岸的善男信女，朝山到此，見到明燈照路，以爲我佛不遠，便興興頭頭的走過了橋，那黑龍豈不得其所哉，送上門的買賣不能不做，而殺人的罪孽是日益深重了。林淡然奉了天命，要替人世除這個孽障，於是使出降龍伏虎的法力，舉起寶劍就是一揮，不但黑龍身首異處，並且枕在黑龍頭下的那塊大石也砍作兩半，這便是現在的「天門石」了，黑龍的血沿溪而下，這條溪也便名爲「黑龍江」，你到這七里長的溪澗裏去走走，不由你不胆怵心驚，當然，這是旅行中間的享受啊。

莊子的蝴蝶夢，現在演成了海派舞台上的大劈棺，呂純陽之於白牡丹，當然也是噲炙人口的傳說啦。滇池、洱海、陽宗海，是雲南著名的三個淡水湖，不知什麼時候，呂純陽竟也到此演出了一段頗爲羅曼諦克的故事來，據說他第二次回家，把泉水變做了美酒，他太太還嫌養豬沒有糟，於是他作了一首五言：「天高不算高，人心比天高，清泉當酒賣，還嫌豬無糟」，太息而去之後，許多日子，又想起渾家來了，於是把一顆仙丹，化作一個爛蘋菓，來見夫人，作最後一次試探；抵家之後，就獻上帶來的爛蘋菓，不想這位純陽夫人，竟把這爛蘋菓丢到豬棚裏，被一個母豬吞下去了，人吃了這仙丹可以成仙，母豬吃了便要化龍了，一時間，狂風大作烏雲四合，母豬便掙脫草索，到陽宗海裏，變成了一豬婆龍」。這眞是荒唐的事情吧！但還有下文哩，這條豬成了龍，頸上有一根草索，便也化成一根大金鍊了，純陽把一條豬突然化作了龍，便也要積點善行，來消彌他自己的罪戾，他便找到一個孝子，教他在中午日正的時候，輕舟到陽宗海上，若見有金光在深水閃耀，便可設法打撈，但到相當時候，要設法把這鍊子砍斷，孝子遵命照辦，不想孝子撈到金鍊子，竟忘了純陽的囑言，只管扯命的扯，原來這是豬婆龍睡的時間，被孝子扯醒，就一個大翻身，連人帶船，幾乎沒頂，以後，竟沒有人再敢去嘗試了。哈，這眞妙，現代的捕鯨船，深水炸彈，總可解決這問題的吧：但你可不必如是想，這樣想，便什麼趣味都找不到了，你徘徊在陽宗海濱，吹吹風，晒晒太陽，望着那湛藍的海水，不如學學屈子的風流，那時候，你的幻想就帶你到處神遊，如開天門，如見東君，雲姨風伯，草木精華都是你的遊侶了。

深水有龍，深山有怪，中國山水，到處都有降龍伏虎的故事，也到處有鬼斧神工的奇蹟，你一定很奇怪，譬如魯班仙師，他雖是個偉大的工程師，但那裏有那許多工夫，足跡遍天下，並且留下那麼多的浩大工程？你更不必奇怪，爲什麼那麼多的神仙劍客，高僧異道，你竟無緣一見。有人說這個石縫裏，午時三刻會有米漏出來，但只能供一家善人的吃用，有一天，善人多取一點，第二天米就不漏了。又有人指着另一石頭說，這塊石頭中本有一匹玉馬，因爲有個馬夫天天在上面切草料養馬的緣故，以致草木精靈了，有一天，一個識寶的人，想以重價購買這石頭，但不說原因，這個馬夫却不肯賣，並把他搬到屋子裏小心收藏，不久，那個識寶的又來了，但一見石頭即掉首不顧而去，追問原因，才知道那石頭中的玉馬，原是活的，現多日來沒有草料的滋飼，已經乾枯了，不值一錢。你聽了這話，望着那塊頑石也會悵然若失的吧？

我說得很多了，這不過是信手寫來的一些片段而已，很多的僧道逸士，很多的村夫野老，他們編造了這些故事，來娛樂自己也娛樂別人，他們眞是聰明人！當你神遊到他們創造的思想的天國中，這是多有味多興奮的事情，你也許是一個極端反對神話的人，而當你多走走，多聽聽之後，你會發覺自己不知不覺間，已舉起擁護的手來了。



航行故事

海上風雲

Peter B. Kyne 著
趙炳林 譯

嘉德先生，是美國環球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經理。這一個公司，組織龐大，僅就美國遠東間的航綫來說，橫渡太平洋的旅客們，一半以上，都是乘坐他們的航船。這一天，嘉德正在簽閱文件，他的書記進來了，告訴他，有一位美國太太和一位美國小姐，拿着一封介紹信，候在經理室的外面。嘉德很愉快的，令他的書記，將她們請進來，並走到門口，迎接她們。

這一位小姐，是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孩子，年紀不過二十左右；她首先講話：「你是嘉德先生呀？我是鮑麗·曼遜。這是我父親寫給你的一封介紹信。這是我的姑母勃萊特夫人。」

嘉德接過來介紹信，請她們坐下，而拆開閱讀。這是環球航海公司總經理赫爾·曼遜寫來的。

嘉德經理笑着說：「曼遜小姐，在這裏的賬上，你可以用你父親名義，支取現欵，你需多少？」

「我要一萬元，並且，還請你，在明天開回美國的，遠東號航船上，準備一個房間。」

「一萬元和一個房間，都可以辦到，曼遜小姐，祇是——」

嘉德知道，總經理是很喜愛女兒的，他不免有點躊躇，因而引起鮑麗小姐的詰問：「祇是怎樣？」

「我想，你和勃萊特夫人，還是多停留兩個星期，而乘坐卡西島號歸去，好些。請你相信，我的話完全是真的，這遠東號船長，赫克·諾斯姆，在他到這裏的兩天中，始終酒醉未醒，並且，我從他的外表上可以斷定，他在駛往此地的路途上，都是繼續不斷的飲酒。我打電報給你的父親，請他把諾斯姆解職，而將船長的位置，昇予諾斯姆的大副，喀文·勒利鏗。這大副，是一位才具很高，信實可靠的漂亮青年，但是，你的父親回示說，勒利鏗要做遠東號的船長，未免年歲太小，他準備將來升遷他掌管一艘貨船。那麼，諾斯姆，仍舊是遠東號的船長，除非有着適當的人來替換他。這眞是太不巧了，你們二位，遇到了這樣的機會。你們知道，如果曼遜先生的女兒和他的妹妹，乘坐着醉人諾斯姆的船隻回去，我是非常不放心的。」

鮑麗小姐考慮了一陣說：「你又設法去另找一個船長沒有？不一定十分有才幹，祇要是不酒醉便可以了。」

「困難便在這裏——當我告訴勒利鏗，我要使東方商船號的船長，邁達維，接掌遠東號航船時，這一個倔强的人，竟和我說，假使我撤換了船長，我便必須同時撤換了他。他否認他的船長，有不稱職之處。但是，我却找不到適宜的人，來代替勒利鏗，於是這船船長，便祇好暫時不換。」

鮑麗小姐和勃萊特夫人，都帶有幾分同情的笑了。鮑麗說：「這是勒利鏗對於他的首長的忠心，從道一點，我對於這一個人，還具有幾分好感。」

嘉德說：「勒利鏗不服從公司的命令，很是不智。他的這種行爲，會使他喪失了他的升任船長的機會。這是很難得的機會。他的機會，是他辛苦工作多年的結果。現在，他輕易的把牠毀壞了。爲了甚麼呢？我眞是有點不了解。當這艘船抵達舊金山，他會和諾斯姆，同時被解除職務。或者，時候更要早些，你的父親會派一位船長和一位大副在拿坡里便把這艘船接管。」

「這一個年輕人，一定有着他的特別原因。但是，假若，他曉得一些我哥哥的性情，他會知道，他此舉已超過我哥哥所能諒恕的範圍。」勃萊特夫人溫和的說。

嘉德點一點頭：「我非常替勒利鏗可惜。他是一個條件俱備的航海人員。無論在海洋江河，無論駕駛任何噸位，大小艦隻，他都能够勝任，他有着以往的良好航行記錄。數年前，那時他是波蘭號航船的大副，有一次，一個小女孩，爲了捕捉一隻蝴蝶，失足落水。勒利鏗看到了，立即跳下水去，抓到她，把她救出。在旅客中，他是很有聲名的，他可以成爲環球公司的模範船長。」

「他是屬於愛爾蘭的血統嗎？倔強，拗於理想，勇敢，不計利害。」勃萊特夫人說。

嘉德又點了點頭：「他在十歲以後，便離開學校了。但是，他却是一位知識廣博的人。他的言談流利，態度文雅。他喜歡讀書，常常讀書，現今，他不過卅三歲。」

「無論諾斯姆船長如何，他或者可以使遠東號航船，安全行駛。」鮑麗小姐，以一種決斷的神氣說：「我和我姑母，在北平遊玩得太久了，在上海不預備再長時停留。好吧，我們就乘坐這艘船，請你給我們把一切都安排妥當。」

嘉德說：「你多麼的像你爸爸！你們住在美琪飯店呀？」那女孩子點一點頭。「在一點鐘時，我將乘船證，和我寫與船長的介紹信等送上。」

勃萊特夫人立起說：「你很忙碌，嘉德先生，我們不再就誤你了。走吧，鮑麗。」

但是，這女孩子却沒有馬上便走。她又很有興趣的說：「我却仍在思慮着這一位奇特的勒利鏗。假使，嘉德先生，如同你所說的一般，他確是一位卓異的航海人員，

我想，把他解職了，我爸爸一定會感到很惋惜。我爸爸是一位很重視人才的人。並且，勒利鏗這樣利害不計的犧牲他的將來，一定有着他的潛在原因。他的潛在原因，究竟是什麼呢？我很想加以研究。或者，我可以給我爸爸，把勒利鏗留下。你已經把這件事——以邁達維代替諾斯姆的計劃，被勒利鏗破壞了，打電話告訴我爸爸沒有？」

「還沒有，但是我預備這樣做。」

「請你暫時不要告訴他，以便我有着時間來考查。倘若，須要我爸爸另派一個船長和一個大副，在歐洲港口來接管遠東號航船，我一定於新嘉坡給你打電報。」

嘉德沉思了一陣說：「好吧。這樣却要麻煩你了，鮑麗小姐。」

「我還要問你，勒利鏗救出了那位波蘭號航船落水的女孩子，他得了什麼獎勵沒有？」鮑麗又問。

「他獲得一枚凱倫基獎章，和一千元凱倫基獎金。」

這女孩子的眼睛閃耀着，又說：「我想，一個勇敢的人，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姑母，你是不是也這樣的想呢？倘若我們知道了他的潛在原因，或者，我們會更加重視他。我記得有一次，我爸爸會說，不服從不合作的人，他們的潛在的苦衷因素，有時候，是具有着修改章則法規的參考價值的。」

「可惜你不是一個男孩子，不然，在將來，你很可以接管你爸爸的航船事業呢。」嘉德笑着說：「好吧，我等待着你從新嘉坡打來的電報。」

× × ×

遠東號航船的大副，處於非常不愉快的狀態中。他全身為汗液所浸，為煤烟所污。船長在昏醉中，侍者長上岸去了，二副進城了，三副在睡覺，四副是一個缺少經驗的生手，正在料理貨物下艙。

勒利鏗感到，他不容易將諸事辦好。僅就貨艙來說，如果貨物沒有裝妥當，遇到了大風，貨物就會跳上跳下的撞擊。貨物受到了損失，物主們會來追索賠償，於是四副的職責，便也落到了大副的身上。

在兩點鐘時，客人們統統都上船了。嘉德經理在和大副握手，並罵他是一個呆子，祝他一路平安：「恐怕到拿玻里，你就會被解職了。」

「我並不關心，對於這一個月薪二百五十元的大副職務——」勒利鏗說。

「然而，你要曉得，你在航海界的前程，却有損於這一個職務呢。」嘉德又說：「你要謹慎的航行，這航船和旅客們的安全，都依靠着你呢。」

「我祇是大副，我祇盡責於我大副的職務。」

「如果我找到適當的人，我已經把你換掉啦！但是，不久，你總是要被撤換的。然而，現今，這船的命運，我却完全寄託於你了。」說過了這幾句話之後，嘉德經理便走出來，跳上駁船了。

汽笛響了，船身紆緩的橫過江身，牠所激起的巨波，把許多正在躲避的平底木船，冲出了航路。駕駛房中，又響了一次鈴聲，遠東號正式的開行了。這時，勒利鏗和一位領水，高高的站在船橋上。

嘉德在駁船上，望着他們，自言自語的說：「他疲倦而工作過度，但是，他還可以把航船穩妥開行。我等待着，看鮑麗小姐，從新嘉坡打來怎樣的電報吧。」

× × ×

駛出上海數小時後，勒利鏗正在巡視行李房，這時，一位年輕的小姐，走到了他的面前。他本能的意識到，她是來詢問關於她的行李的事件的。

「勒利鏗先生，我看到你非常的忙碌，我知道，你的工作，比着客人們的行李，要重要得多。然而，假使你方便的話，你願意勞神，派人把我的行李，送到我的房間中嗎？這一件——在這裏——這便是我的行李。」她說。

忽然間，勒利鏗感覺到，他早上可換的衣服，現在已經汗浸了，污黑了，在他的臉上，也佈滿着烟垢灰塵，並且，他起床後，便要刮鬍子，但是至今，還沒有找到空閑的機會。

「小姐，多蒙你關心。」他說。

「怎樣？」

「我很少遇到旅客，會關心到我的工作，我並非希望別人關心，不過，如果有人加以垂詢，我是很感謝的。許多太太小姐們，都是祇知道，要我給她們做這樣做那樣的。」他擦一擦他臉上的汗，笑着向她說：「我即刻便派人把行李與你送上。」

「謝謝，你非常有禮貌，勒利鏗先生。」

「你上船不過數小時，你怎麼便曉得我的姓名呢？」他問。

「在飯廳上，所掛的一張航船職務姓名牌上，我看到的。」

他點一點頭：「我竟然忘記了。」

「你是曾經救過波蘭號上，一個落水的小女孩的勒利鏗先生嗎？」

他用他的長睫毛，黑瞳孔的眼睛，望着她：「我也已經忘記那件事了。」

他伸手抓住了一個，從這裏經過的侍者，他說：「把這位小姐的行李，拿到二十七號。」

「二十七號不歸我管，那是詹姆的工作。」這位侍者很不高興的說。

「你未免太呆滯了，太愛說話。」他把這侍者，拉到鮑麗的行李旁，指給他。這侍者，沒有再說什麼，把行李拿起走了。

這一個女孩子，又等待了半分鐘，想接續着和勒利鏗談話。但是，他好像是忘記了她，於是，她

便跟隨着侍者，返回她的房間。然而，假使，她在甲板上回顧的話，她會看到，勒利鏗用一種喜悅的眼光，在目送着她的背影。當她轉身進入房艙後，他自言自語的說：「水手的生活，眞是一種狗的生活。」

當他沐浴換衣而進用晚餐時，他發現侍者長，把他和鮑麗小姐，勃萊特夫人，排在一桌。

勒利鏗感到，他的心，在奇異的跳動。他走進飯廳，看見鮑麗小姐，和一位年約五十歲左右的端莊婦人，坐在他的桌旁。並且，他的桌，最多祇能坐下四個人。他把侍者長喊來，和他說：

「我桌上三個人便够了，把那一位哈特先生，改排到另一桌。」

勒利鏗走向他的餐桌，向鮑麗打一個招呼，而站在那裏，等待着她把她的姑母介紹給他。他現今是一個衣冠楚楚的男子了。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齊，他的海軍式的衣服，配飾着金扣子和黑黃二色的肩章，他的漂白的襯衣硬領，繫着黑色領結。他表現出來，一種海上生活的特殊風味。

「你們二位和我在一桌進餐，我感到很愉快。我會經告訴侍者長，把第四個位置空起來。」他說。

「你不免太過於勤勞了。」鮑麗說。

「我一向都是如此的。我從五歲起，一直到現今，我記得，我便不會有過長時間的休息。你們是到什麼地方去的呢？盼望你們，不要到了香港便下船吧。」

「我們到蘇伊士港，我們預備在埃及過冬。」鮑麗說。

「或者，我們下次路經亞力山大港時，又會遇到你們搭船。」他說。

勒利鏗看着菜單，而向侍者點菜。在這時，勃萊特夫人微笑着，給予她的姪女一個警戒的眼色。

他忽然間把他的眼睛，注視到飯廳的樓梯。諾斯姆船長正在走下樓梯，鮑麗很淸楚的看到，他醉得很利害，並且他的服裝不整的狀況，還表示出來，他已經連續的酗酒多天了。勒利鏗藉故離開餐桌，他快步走向樓梯，而擋住了船長。他們看到，他在船長的耳旁講了幾句話，又看到船長表示着反對的樣子。然而，在旅客們還沒有看到船長的爛醉姿態之前，勒利鏗終於又把他趕上樓梯了。

這大副轉來時，他的左臉有點紅腫，並且，在他的左眼下面，還現出一塊靑色。他沒有作任何解釋，他心中好像是有事一般。他吃得很快，完畢後，他便託故，匆忙的走開了。

「勒利鏗，的確不是一個平常的人。」鮑麗和她的姑母說。

「船長在昏醉中，勒利鏗不許他下來，以免旅客們曉得這事而感到不安。勒利鏗忠於他的上屬，同時也顧及到旅客們的利益。」勃萊特夫人說。

「一種可嘉的水手的道義。」

「酒醉的船長，打了他的，鮑麗。你不會看到他的臉都靑腫了嗎？」

鮑麗點一點頭：「姑母，我和你以十二雙手套打賭，我敢說，這船長不會再出來的。」

「鮑麗，你對於勒利鏗，不免太注意了。」她的姑母又警戒她。

「誰又能够不注意他呢？他和一般水手，都不同些。並且，他又很文雅，很有禮貌，很有忠心。他好像有着一個生活法則，縱然是在他被打時，他也要遵守着。」

「你怎麼知道呢，鮑麗？」

「我祇是猜想而已。」這女孩子說。

鮑麗猜想中了，一直航到香港，諾斯姆便再也沒有走出他的房門一步。到香港，諾斯姆下船上岸，去會唔環球公司香港分公司的經理。他看着整潔一些，也比較淸醒一些。鮑麗見到，勒利鏗伴同着他，走過甲板，並低聲在他身旁講話。當船長步下船梯時，勒利鏗伸手扶住他的肩，而諾斯姆却憤怒的搖開了。這大副，憂鬱的望着船長的背影，而聳一聳肩，開始巡察船艙和行李房。

大副的早餐要早些，每次當鮑麗和她姑母進飯廳時，勒利鏗常常都已經走了。離開香港後，有幾次，勒利鏗的中餐，也是被他的侍者端進他的房子中。晚餐時，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也都很短。

在要駛攏馬尼拉的一夜，船上舉行了一個跳舞會。勒利鏗邀請勃萊特夫人伴舞。當他得到了她的應允，而和她舞過之後，他又邀請鮑麗。

當他們在甲板上起舞時，她向他說：「今天夜晚，你怎樣找出時間來娛樂呢？這幾天來，我看到你特別的忙碌。」

他感謝的望着她。

「昨夜霧很重，你一夜都沒有睡，是不是？」她問。

「你怎麼曉得？」

「你的侍者告訴我的。」

「他太愛講話了。昨夜，船長身體不適，當霧重時，船正經過一個險要的地方。一個滿載客人的航船，是不當疏忽的。」

「有些人却是很疏忽的，自然，你不是那樣的人。對於你這般的盡職，船上的旅客中，至少我和我姑母兩人，是很感謝的。」

「你使我非常的愉快」他說，同時，他便轉向了另外的一個談話題目。

舞會的音樂停奏後，勒利鏗，鮑麗小姐和勃萊特夫人，都坐在甲板上的長椅中。他講述他海上的冒險生活，有聲有色，一直談到十一點鐘。她們很有興緻的傾聽，他由於長時間的經驗，他可以憑着直覺，而判斷出海上風雲的險夷。他正說到熱鬧的一段，忽然一個侍者

來了，向他低聲講了幾句話。她們猜不出究竟是什麼事。立卽，他便站起來，借故走上船橋。

「這大副看着很疲勞。他還有趣嗎？你感到怎樣？假若社會上有着宴請水手們的慣例——」勃萊特夫人說。

「爲什麼沒有呢？商船上的管理人員，在社交上，也是和海軍軍官，銀行經理，同樣的受到尊崇。其實，航海職業，應該更受尊崇些。因爲，銀行界，安全第一，有着一點不穩妥，他們便搖頭說「不」，然而，像勒利鏗呢，他却是不辭任何危險的。他們有着航行日期，他們不能够恐懼大風，他們是工作第一，假期很少。他們的待遇很微，責任很大。航船的命運，客人們的生命，都繫在他們的身上。如果他們，有着一次航行失錯，發生了災難，至少，他們的職業，是要被奪去的。的確，我現在，開始對於航海人員，有些尊重了。我在觀察他們的生活，並在我的日記上，記載下許多關於他們的事。」

船抵達馬尼拉時，她從當地環球航海分公司，收到一封她父親給她的電報。這電報說：「船長如何？清醒否？速電覆。」鮑麗的回電爲：「大副勒利鏗駛船，船長閉門不出，旅客皆不知彼醉否。大副，穩妥盡職，抵美後，可將此船委彼管理。」

兩天後，船在離開馬尼拉灣的途中，無綫電收報員，又拿來了她爸爸的回示：「照辦」。

「怎樣？」勃萊特夫人笑着問她。

鮑麗將無綫電報，交給她姑母。這一位老夫人，暗示的警戒她：「你要小心一點，鮑麗！」同時，又在電報上寫下一行字：「你對於那一個水手的興趣，恐怕太濃厚了。」

鮑麗的臉，不禁緋紅了，她說：「我一向對於正直的人，都是十分注意，而盡力的申除他們的寃屈。」

鮑麗又說：「今日是他的生日，侍者長告訴我，他定製了一個大蛋糕，晚飯時，端到我們的餐桌上。」

回到房間後，鮑麗用一棵釘文針，把她父親的電報，她的回電，她父親的無綫電報，和她所寫的一張條箋，別在一起，裝在信封中。她的條箋上寫着：「勒利鏗先生：祝你生日快樂 鮑麗‧曼遜。」

她把照管她的房間的侍者喊來，令他將這封信交給大副。侍者很快的便轉來了，手中還拿了一張回箋：「鮑麗小姐：你送給我生日的禮物，實在不敢接收。然而，我却非常愉快。謝謝你 勒利鏗。」

鮑麗在極力的抑制她的眼淚。她好像看到，水手們都在抓住弔繩爬升，她將一根繫於船長室的，擲給勒利鏗，但是，却被他拒絕了。她對於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因爲，她感到他值到她——。

晚餐時，侍者長非常不高興的，和鮑麗說：「風雨表，驟然極度下降，勒利鏗和船長，都在船橋上。他的生日蛋糕喜宴，須要等氣候好轉後舉行了。」

夜晚，九點鐘時，大風已經近於尾聲，雖然如此，船身却仍舊動盪得利害。十點時，鮑麗和勃萊特夫人，正在大廳中玩牌，勒利鏗進來了。他急促的說：「咆哮的大風！我們的航船，總算把牠應付過了。祇有着甲板的前端，不斷的仍爲波濤濺擊沖刷。巨濤，旋渦，浪花，閃耀奔流，反映着燈光，非常的壯觀。我想，你們一定喜歡來看一看，你們可以到駕駛室來。」

勃萊特夫人，不願意去，而鮑麗却很有興緻的，隨着大副走上船橋。夜色籠罩着整個的海洋，甲板上灑着船上的燈光。潔白的浪花湧起，捲過鋼板，像瀑布一般的傾瀉下來。

「有沒有危險？」鮑麗問。

「沒有危險。這是一隻大海船。牠曾經度過無數次的巨風暴雨。如果天氣不能够馬上轉好，我們會遲一天，駛抵新加坡。然而，我們却可以早一天離開新加坡，而仍舊按照日程，航到錫蘭。」

「在等待中，在急航中，在暴風雨中，你們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呀！」

「但是，我愛這種生活。假使在生活中，缺少這種奮鬥因素，我便感到乏味。我原來不知道，你是總經理的女兒，鮑麗小姐，你對待我，未免——」

「你值得那樣」她打斷了他的話。

他又解釋着說：「這位船長，諸斯姆，是我的老朋友。我起初第一次，在海船上担任工作，卽是他給予我的——做波蘭號的三副。後來，我又跟着他，轉到海船運輸公司，駕駛鐵瑪魯號。這是一隻木船。有一次，裝運汽油和煤油，到澳大利亞的悉尼港。在暴雨中，這船被電擊了，汽油煤油也都燃燒起來。諸斯姆是多麼的勇敢啊！他站在船橋上，指揮着，一直等到全船的人員，和搶救的物品，都裝在這船附帶的救生艇之後，他最後纔跳過來。漂流了十三天，這救生艇又觸礁覆沒。我和諸斯姆，是餘生僅存的兩人——諸斯姆自此以後，在生活上，便開始不規則起來。

「這是一種不平常的經驗。諸斯姆和我，是共同度過這種生死患難的人。當然，我不能於他去職後，而圖謀取得他的位置。諸斯姆有着一個妻子和六個小孩子，假使他——我眞不曉得——。他是我的上屬，因此我有着代他辯護的責任。這是海上人員應有的道義。如果，你父親把他解職了，那麼，我是一定與他同進退的。」

「你是否以後，要脫離航海生活呢？」她問。

「不。這是一種刻苦的生活，並且，你父親給予我們的薪額，却

又定得這樣的低薄。以後，美國的航海事業會更加重要，我想，當我有了這種經濟能力時，我預備自己買一隻船。」

「你結婚了沒有？勒利鏗。」

「沒有，我以往都不會想到結婚。現今，在我過海上生活時，我仍然如此。因爲，做一個航海人員的妻子，是一件痛苦的事——整天在懷念着她丈夫的生死安全。每次，我都看到，同事們的妻子，在船頭離別時，哭泣悽慘的情況。也許有一天，我做了港口主任，又遇到了一個正直的女人——不過，現今，這却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做這樣的傻夢。」

「爲什麼不可能呢？事在人爲，一切都是可能的。」鮑麗說。一種憐憫之感，泛起於她的心間。對於這一個單身的海上戰士，由於他的忠義觀念，而放棄他自己的升遷良機，她不禁寄以深切的同情。

在昏黃的燈光下，他的眼睛，凝視着她，而和她的視綫接觸。他說：「因爲，我遇到了一位我所要的小姐，然而，她却是不能夠給與我的。」

她把她的手放到他的肩上，她說：「我很歉然」。

「不要對我說很歉然，我是不能夠接受憐憫的人，尤其是女孩子的憐憫。我能夠用理智克服了我的感情。並且，無論什麼事，悠久的歲月，都會把牠冲淡的。」

她沒有回答，而轉首望着怒吼不已的大海，和燐光閃爍的浪花。她說：「這種奇景，我看到了，謝謝你，勒利鏗，再見。」

她和勃萊特夫人，到了蘇伊士港，便下船了。由於鮑麗在馬尼拉打與她父親的電報，勒利鏗乃可以繼續的，把遠東號航船，一直駛回舊金山。

遠東號剛剛進入碼頭，靠岸，放下跳板，總經理赫爾•曼遜便登船了。曼遜在船艙中，會到諾斯姆，他開口便坦直爽快的說：「諾斯姆船長，我非常惋惜，但是——」

「總經理，你還不能夠把他免職，你遲了一步，這是諾斯姆船長的辭呈。」勒利鏗把一封信交給曼遜。

「諾斯姆還酒醉未醒，他不會想到遞辭呈。好吧，辭職照准。你是大副勒利鏗，不是嗎？」勒利鏗點一點頭，曼遜又說：「我要和你講幾句話，我預備到你房中，怎樣？」

勒利鏗把曼遜領到他的房中，他請總經理坐在椅子上，他坐在一張小桌上，並搖擺着他的腿。曼遜很有興緻的望着他。

「你感到怎樣？」曼遜問他。

勒利鏗從口袋中，又取出一封信，交給他；並說：「也辭去職務。」

曼遜說：「你很重道義，勒利鏗，我知道你的工作情形。也許有些人，對你印象不好，但是，我却不然。海洋上，是性情倔强者的工作場所，勒利鏗，你便不是一個柔弱的人。我的女孩子，又會寫信給我，很獎讚你。你爲什麼，要爲那一個醉人諾斯姆，而犧牲了你自已呢？我預備將遠東號下次的航行，便委你掌管。」

「曼遜先生，你是航海界的先進，但是，你却忽略了航海人員應有的道義。我不能夠繼承諾斯姆而爲船長，以蒙我奪取他的職位的惡名。我寧願另找其他的工作。」

「你應當獲得升遷，你應該得到一個船長的職務。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才。在航海界，這種人才並不多見。我原來祇知道你是一個大副，而我的女兒和我的妹妹，却都把你估價很高。你是一個大學畢業生，是不是？」

「我的學識，都是從自修中得來的，曼遜先生。現今，我決定不再在你的公司中工作了。我很抱歉，總經理，同時，我也很感謝你的賞識，但是——」

曼遜打斷了他的話：「你願意駕駛油船嗎？我兼任着合衆煤油公司的副董事長，我可以在那裏，給你找一個船長的位置，而沿海岸綫航行。環球航海公司失掉了你，是很可惜的，但是，如果你被別人僱去，不是更可惜嗎？以你的在海洋航行多年的經驗，來駕駛油船，是非常適宜的。你還可以給合衆公司省下一些領港費，我和他們交涉一下，從其中提出一部分，作你的額外津貼。」

「我願意駕駛油船，多謝你。」勒利鏗說。

「明天下午，到我的辦公室來，我還有話和你詳細的講。」曼遜一面說着，一面走到門外。

「我請你對於諾斯姆船長，能夠多加寬恕，他本來是一位極優秀的海員，但是，那一次鐵瑪魯號事件，使他受的刺激太大了，使他失去了生活的常軌。不要把他的名字列入黑名單中，永不再用，他絕非是不可救藥的人。」勒利鏗說。

「你眞是一個奇特，倔强，而又可嘉的人。」曼遜大聲的說：「告訴諾斯姆，倘若他能够一年內不飲酒，我可以再派他爲一隻航船的船長。你知道，我正預備把他撤職，而你却替他把辭呈遞來了，這救了他，使他避免了不榮譽的處分。當然，他不是被撤職，祇辭職照准而已。對於撤職的人員，公司是永不再用的。」

勒利鏗的臉上，現出微微的笑容，他問：「曼遜先生，對於我將掌管的那隻油船，牠的大副二副等，是公司派呢，還是由我自找？」

「由公司派。」

「這樣，我不幹。倘若我要做一隻油船船長，船上的一切人員，都須由我自找。」

「由你自找，也可以。這一點，我也遷就你，好吧，在你把人找齊了之後，你便可以接管。」

兩天後，勒利鏗接管了，合衆

煤油公司的油船瑪格爾德號。他的大副，却是赫克．諾斯姆。又一天，曼遜到船港，察看瑪格爾德號，他看到，卸職船長諾斯姆，也在油船上，他以爲他來此，乃是向他的舊屬大副道別的，但是，當他又看到，諾斯姆指揮着做這做那時，他纔省悟到，這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你錯了，船長！」他大聲的向新就職的勒利鏗說。

「對於這隻油船的各方面，我都正在加以革新。對於我的措施，我不希望，我的上屬加以干涉。在人事上，諾斯姆，却是非常精於沿海航行。現在，我是船長了。諾斯姆，也會做過多年的大副二副，他知道怎樣服從船長的命令。」勒利鏗說。

「但是，假若他飲酒呢？」

「我會把他的頭打爛。」勒利鏗的聲調，非常堅强。

諾斯姆也進來了，曼遜和他握一握手，大聲的向他說：「你要奮勉的做事。」

× × ×

一年的歲月過去了，在這期間，鮑麗不會見到勒利鏗，也不會聽到關於他的消息。實際上，也許，他們會永遠不再相遇，假若，不是這一次，曼遜因有急事，而要趕往巴拿馬去。他决定乘坐合衆公司的瑪格爾德號，因爲這隻油船，可以比着最近開往巴拿馬的航船，早四天到達。

他和他的女兒說：「鮑麗，我要作一個短期航行，我所坐的這隻船的船長，就是你和你姑母，去年旅行時，非常注意的那一個喀文．勒利鏗。我記得，我曾向你說過，我介紹他做了一隻油船船長。」

「不錯，我記得你告訴過我」鮑麗微微的皺着眉，回答：「他的工作，做得怎麼樣？」

「他做得很好，他不會就誤過他的航期，也不會發生過困難。他的航行記錄，是公司所最滿意的成績。我有時，和合衆煤油公司的港口主任談話時，聽他這樣說。」

「那一位遠東號的船長，還是在做他的大副嗎？」鮑麗又問。

「我聽說還是諾斯姆，恐怕他飲酒的情形，比過去要好些。」

「我想再看一看船長勒利鏗，他是一位很有禮貌，很有興趣的人。爸爸，你帶我一同到巴拿馬去，好嗎？」

「可以的。那一個油船上，祇有兩組房子，兩個洗澡間，和一個大廳，如果你願意去，很好，但是，船上的生活，一定會很寂寞。瑪格爾德號，是不准搭客的，我是以合衆公司的監視員名義乘坐，你可用我的女侍者名義前往。後天便開航，在聖彼羅碼頭。」

「後天早上，汽笛響時，我便坐汽車去。」鮑麗說。

× × ×

勒利鏗在甲板上迎接鮑麗，並伴她到她的房間。瑪格爾德號，是一個大鐵殼船，滿載煤油，還伸出一個塗着紅色的寬廣甲板。

「牠安全嗎？」鮑麗問。

「像陸地上的汽車一般，牠是很穩妥的。我聽說你要來，所以特別換了一個廚師。新廚師，技術很高。」

上一次，他穿着環球公司的海員制服，從羅曼諦克方面說，他在她眼中，還顯不出怎樣的漂亮。現今，他却是穿着便服，僅祇戴了一頂海員式帽。

「你看着非常安閑。」這女孩子說。

「我沒有什麼事情，僅祇在各處加以視察」他悠然的回答：「現今，我規律的，每天睡眠八小時，除非遇到了壞天氣。」

瑪格爾德號，以每小時十浬的速度航行，牠的終點，乃是巴拿馬運河那邊的古巴，哈瓦那。船上的光陰，好像過得很慢，天特別的長。鮑麗，坐在甲板上的籐椅上，消磨時間——閱讀，假寐，夢想。有時，她和她父親玩牌，又有時，勒利鏗也來參加。

船上的甯靜生活，給予忙碌的曼遜，一個休息的機會。然而，船上間或收到的，打與他的無綫電報，却仍然使他受到攪擾。但是，現今，曼遜的多事的思想，却集中於一件，與他的事業無關的事上。

又一天，他忽然的，向他的女兒說：「鮑麗，我發覺了一件事，勒利鏗船長，在熱烈的愛你。」

這女孩子看了她父親一眼，半驚奇，半思索，半懷疑，半感謝的說：「爸爸，你說這話，有什麼根據呢？」

「我說的難道不對嗎？昨天，我覺察到，他的眼睛，注視着你的情形，我便很懷疑，於是，我加以仔細的研究，現今，我乃獲得了結論。我的感覺，未免過於遲鈍了。」曼遜說。

「不過，請你不要躭心，爸爸，他知道他的地位，他不會冒然的——求婚。」

「那我却不敢斷定，那孩子，無論做什麼，都很有毅力。然而，我並非是責備他。」他一面說着，一面用手指到鮑麗的面頰：「假使，你和他的感情，再進一步，分開時，會使你更加難受。不過，海上的工作人員，也有着許多可愛處，尤其是勒利鏗，不是嗎？」

鮑麗把頭轉向外邊，望着遠遠的，一塊接連着水平綫的紅雲。她默默無語，但是，她的沉靜，會引起她父親的更大注意。她也曉得這一點。曼遜正要再說些什麼，以繼續他們的談話，這時，勒利鏗便進來了。他們三人，談了一點多鐘，鮑麗覺察到，勒利鏗的目光，不時的遙射於遼闊的海空。她知道，他心中正在思慮另一件事。這船上的大副，在船橋上走來走去，當他又走到這一端時，勒利鏗喊住他，向他說：「看一看氣壓表，諾斯姆，告訴我現在是怎樣的情形。我總懷

五九—四八二

疑着，極大的暴風雨，不久，會降臨到須德亨德伯克海灣。」

「暴風雨？」鮑麗說：「怎麼會有暴風雨？這樣晴朗的天氣，一絲風都沒有。」

「我卻感到了暴風雨的徵兆。我也說不出什麼理由，不過，我知道，牠會來臨。一個人過了多年的海上生活，他對於氣象的變幻，是特別具有敏感的。尤其是，在這德亨德伯克海灣狹長地帶附近，微微的一點風，都是值得警惕的。在這一個區域中，暴風雨，並不常有，然而，在牠來臨時，你遠遠的看着，不過是一小片雲，誰知，馬上陰霾四起，風暴驟至，那纔怕人呢。——喂，諾斯姆，風雨表怎樣呢？」

在諸斯姆的臉上，顯出一些憂慮，他說：「二十九度和三十度之間，恐怕還要下降。」

「恐怕還要下降，諾斯姆」勒利鏗說。

「在吃早飯時，我便和你談到，水平綫上，遠遠的烟霧，不是好現象。好吧，我要各方面戒備着。」諾斯姆說。

「日落時，就會起風。」勒利鏗告訴他的客人說。

的確，傍晚，起風了。一股溫熱的氣流，自東南而來，水平綫，也沿着這個方向，而黑暗下來。

當曼遜走上了船橋，勒利鏗和他說：「暴風雨就要來了，你看，自那邊趨向這裏的一片黑雲，那並非是夜色的來臨，那是暴風驟雨。又來了一陣大風，卽刻間便會落幾滴雨。這次過後，再一陣，就要大雨如注了。」瑪格爾德號已經開始有點動盪了。

震人欲聾的大雷，映着海洋的回聲，這樣的近，響在他們的身旁。閃電打擊到船舷上，而又鑽入於海中。曼遜，一時有點駭怕，他抱住了勒利鏗的右臂。勒利鏗說：「不要怕，曼遜先生，這是一隻鐵船，牠比着木船，危險小多了。我們知道，電擊在水中的鐵船上，而被傳入海中，也正像電擊在陸地的金屬物上，而被傳入地下一般，沒有危險。但是，要注意一點，我們必須在房內，在鐵殼的裏面，否則，假若，人先著電，那便完了。」

曼遜感到寬慰些，他回到房內，把這消息，告訴給鮑麗。他又說：「這種常識，我們却一時沒有想到，假如勒利鏗不告訴我，我和你，都會處於恐懼的狀態中，等待着暴風雨的平息。」

「他應該曉得，因爲他曾在鐵瑪魯號船上，遭到電擊起火。那時，諸斯姆是船長，勒利鏗是大副。」她說。

「唔，不錯，我知道，諸斯姆是失事的鐵瑪魯號船長，但是，我不曉得，勒利鏗是他的大副。」

鮑麗點一點頭：「鐵瑪魯號燒燬了，船上的人，都跳到救生艇上，漂流了數千里，又遇險，祇有勒利鏗和諸斯姆，兩人得救。」

「他們兩個，倒是大命的人」曼遜說。

「那眞是人生中艱險的一段，我想，也許就是因了這個緣故，在勒利鏗與諸斯姆兩人間，結下了生死患難的交誼。這說明了，上一次，爲什麼，勒利鏗要爲遠東號船長諸斯姆辯護。勒利鏗認爲，鐵瑪魯的經驗，使諸斯姆的神經出了毛病，而須要一些威士忌，來加以刺激興奮。勒利鏗不肯責難他，並同情諒解幫助他，他不肯背叛，也不肯拋棄他的老夥伴。」鮑麗說。

「我現在對勒利鏗，知道得更清楚一些，鮑麗。他爲什麼要拒絕環球公司的船長職位呢？他不願意棄友圖榮。這種舉動，乃是値得稱讚，値得獎勵的！」

鮑麗的眼睛，閃着光，向她的父親說：「我也是爲了這一點，纔在馬尼拉，那樣的給你打電報。諸斯姆總是醉着，勒利鏗經管一切。他來和我們一同進餐時，看着總是非常疲憊，但是，在他的臉上，却露出愉快的神氣，於是——」

「於是，你便愛上了他」她的父親，忽然打斷了她的話說：「是不是，鮑麗？你隱藏不了，我從你的眼睛中，看出來了。一位小姐，愛上了一位海員，這本來並沒有什麼希奇。」曼遜，一面說着，一面把鮑麗擁到他的臂中——她永遠是她爸爸的小孩子。他繼續着說：

「他現在一無所有，但是，他的才能，他的性格，却是他的無形的資產——」

「我也不曉得怎樣纔好，爸爸！」鮑麗流淚了，她在她爸爸的懷抱中，哭泣着說：「你也知道那一人的經歷，他出身貧窮，他自律甚嚴，他對於他自已的情形，他也非常明瞭——」

曼遜微笑着說：「鮑麗，如果你願意，無論如何，我並不反對你嫁給他。」

瑪格爾德號，搖擺加劇，動盪着，被巨浪投上投下。一個更大的漩渦打進來，傾潑在鋼鐵的甲板上。

「勒利鏗預測的暴風雨，到來了。」鮑麗說。

這一隻油船，在這一個怒吼沸騰的海中，激烈顚簸着。房內已經爲黑暗所籠罩。忽然間，曼遜掀開了電門，他們父女二人，彼此互相注視着。

「這一次，却是我們以後，永遠難忘的旅行經驗。不知道，勒利鏗，怎樣使船度過難關呢。」鮑麗說。

這時，門忽然開了，勒利鏗站在門口。他悲慘的說：「諸斯姆落海了。」

船身發出一個大的顚簸，把勒利鏗摔傾到牆壁上。他趁勢坐下，用着哀傷的目光，望着他們。

「你說什麼，諸斯姆？」他們問。

「我曾經告訴你們，這是一隻鐵船，不怕電擊，但是，我錯了，

我忘記了那一個杉木接桅旗竿。船桅都是鐵柱子，但是掛國旗的接桅，却是一個杉木竿。閃電偏偏擊中了牠，像一個火把一般，牠在噼噼啪啦燃燒。

「那時，天還未黑，我告訴諸斯姆，派兩個人，上去把火捕滅。起初，我本來想着，讓牠燃燒完畢，但是，我立即又想到，這不行，這是一隻油船，油艙中的油桶，在搬運和航行時，難免有些要被撞擊擦破，而漏出一些油來。為了預防，漏出的油，在油艙發生自燃作用，乃在艙面裝置一些通風孔。假若這個燃火的旗竿，所爆落的火花，有着一個掉在通風孔中——風是愈來愈大，這是不可想像的。

「牠是一個很堅固的鐵船，然而，假若一個火花，在油艙中，引起了漏出的煤油的着火，油桶的鐵皮並不很厚，那麼，就會接連着轟轟的爆炸聲，於是，瑪格爾德號沉沒的消息，會傳到各處的。

「船員們都住在船尾，諸斯姆預備前去派兩個人來，但是，我又聽到他喊叫着說『時間不早了，我親自上去做吧。並且，他們不能做好，也是疑問。』我看到，他拿着五加侖的滅火機，迅速的爬上桅竿鋼梯。他用他的腿，鈎着接桅旗竿，傾斜着身體，仰着頭，開始工作。

「他做得很成功，但是，旗竿的中間，却有一部分，燃燒猛熾，不易撲滅。他是多麼勇敢的一個人哪，我把滅火藥浸濕他的外衣，又爬上去，用這外衣把火打熄。他將火統統消滅了，開始爬下來。

「我將探照燈，射於他的方向。他走下離甲板，還有六呎處，他向下周圍望了望，他纔曉得，他的雙目，已經失明了。我在船橋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他的臉他的手，都已經燒黑了。他用他的手，在空中，絕望的左右搖擺——真的，他確切瞎了，不然，他不會將他的臉，仰望着探照燈。他的眼睛，是燒瞎的。這也是值得的犧牲，否則，接桅的火花，其中有一個，落入了油艙通風孔中——

「我聽到他在喊我，他大聲的說：『船比鐵瑪魯好，船長也更有能力。勒利鏗，再見了！』他縱身躍向海中，黑色的海水，一個浪波，便把他噬沒了。——我本來想，我自己上去把火熄滅，但是，這是大副的工作，我是船長，我負有着船，煤油，人員的全責。」勒利鏗，望了望鮑麗，又說：「可憐的諸斯姆！我總是說，他是值得拯救的人，而今天，他乃以他一人的代價，而救了全船。」

勒利鏗，又站起來，而走向門外。他必須回到船橋上。現今，二副正在那裏指揮駕駛，而在暴風雨中，他是不應該把船委託於二副的。雖然，房內燈光明亮，鮑麗却看見，他碰到門框——她知道他精神恍惚，他的心，已被失去老友的悲痛所佔有。她走到他面前，把他抱在臂中，而將她的唇放在他的嘴上。他也緊緊的擁抱着她，然而，這僅祇是片刻而已。外面的巨風海嘯，在呼喚他，這時，他的心中，實在沒有被愛情侵佔的餘地。

「不久，暴風雨就會過去了。」曼遜聽到他向鮑麗說。他又擁抱着給鮑麗一吻，在他的目光中，顯示着，他的多年的海上單身生活，使他多麼的渴望愛情。門開了，勒利鏗走出，回到船橋上。他在和海洋奮鬥，指示着怎樣航行，他心內在想，假使他失事了，公司方面，經理們，會怎樣的評論呢。

曼遜把他的女兒拉到他的身旁，在他的眼睛中，也含有淚痕。他說：「我絕不讓我的女兒，將來站在碼頭上，望着船橋，向着要離去的船長揮別。我不讓她在家中，每次都是幾個月的，處於等待、懸望、焦慮、祈禱的生活狀態中。鮑麗，我要把勒利鏗，召回到環球航海公司，我要給他一個陸地上的工作職務。」

鮑麗感激的，望着她的父親說：「但是，爸爸，你仍要使他管理船隻，你委用他做一個港口主任。」



長篇小說

一路福星

恨水

（五）

第九章 由綦江到松坎

在全旅伴用過早點以後，已到了七點多鐘。在冬季，這還是相當早的時間。那山谷地帶的宿霧，像籠屜揭開了蓋子，正飛騰着稀薄的水蒸汽，車站附近的人家樹木，在這水蒸汽裏時隱時現，那正是這宿霧正在移動。在車廠上的車子，已經有機件的發動聲了。車站外面的房屋，慢慢的看見了，這就看到十輪大卡車，那下來自印度雷多公路，上飛越過駝峯的 USA 物品，一輛跟着一輛，在站外的公路上過去。這時，這裏由重慶來的旅客，都各上了自已的車子。就有人叫道：軍車都開了，我們的車子還不開嗎？同時車子外也有人相應道：旅客都上了車嗎？我們這就開車了。這句話是剛交代完畢，王七佳突然在車子上跳起來，頓着脚道：那個說開車子，車子開不得。他頓了脚不算，又把手搥着車廂板。余自清坐在行李捲上，正閉目養神，被他這番大鬧驚動了，睜開眼來向他望着，問道：王先生，你這是怎麼了？大概全車人都嚇了一跳。他在這位校長面前，究竟要斂跡幾分，便和緩了顏色道：余先生，你沒有聽到嗎？車子裏車子外都喊着開車。這樣大的霧，怎樣的開車？由這裏去貴州，路是越走越險。車子在霧裏走，糊裏糊塗的亂撞，這很可能出亂子。勝利復員，我們總得太太平平的回到故鄉。余自淸笑道：那是當然，但司機的，他也是性命。沒有相當的把握，他是不會開車的。這倒用不着性急。王七佳雖然不便反駁余先生的話，但他究不放心，由人叢裏擠着跳下車去。在停車廠上週圍巡視了一番，見司機既沒有上車，車站上也沒有什麼開車的準備，這才安心回到車上，歸了他的原位。歸效光這時得着黎嘉燕那個空位子坐了，而自已原來的位子，就讓給了那位無票乘車的。王七佳上下車，必須那人讓開身子側到一邊，他才可以擠過去。他知道這是一位無票乘車的。所以也不打招呼，推了人家就走。那人黃黑面孔，嘴上略有些稀微的鬍椿子。頭上戴着鴨舌灰呢帽，身穿藍布袍，腰上還圍了一根青布腰帶。像是個跑長路的買賣人。他被王七佳擠着身子一倒，等王先生歸位了，他就低着聲自言自語的道：上車下車，也不打人家一個招呼。王七佳偏是將這話聽到了，瞪了眼道：我要打你什麼招呼？這車上讓你坐着，就很對得起你了。你不是搭我們的車，到綦江爲止的嗎？怎麼又上車了？那人倒並不生氣，臉上的顏色，依然很和靄。他道：我是一樣花錢搭車到貴陽的。不過人家一定要對各位說我是到綦江的，我不便多嘴。這是路上的規矩，車子上總要帶幾條黃魚。余自淸笑道：你這位老板，倒自認是黃魚。那人道：我們走路的人，買不到票，就花錢搭不要票的車子，大家的習慣，好像車子是黃魚，叫搭黃魚車子，那是不對的。你先生不知道，公路上各站，還有專門介紹人不打票坐車的。他們有個外號，叫拉黃魚的。內行人說話，也是這樣，自已私下帶幾個客人，就說帶了幾條黃魚。我們自已說搭黃魚車子，那是打腫了臉裝胖子。我們這路旅客，錢花得並不少，見了人就矮三尺，還落個黃魚的名聲，眞是不合算。但是買不到車票，有什麼法子呢？有多少人想作黃魚都做不到，我這回作了黃魚，下次還是免不了做的，以前我也老做黃魚，沒有作過黃魚的人，他是做不來黃魚的。他說着，全車人都笑了。余自淸道：你這位老板貴姓？他道：巧極了，我就姓黃魚的黃，名字叫樂如，就是比黃魚多一個樂字，若是把那樂字移到上面，叫起來，就是老黃魚。照我在公路上的經驗來說，我也眞够得上是條老黃魚。說到這裏，全車廂裏人又哈哈大笑了。歸效光道：這位黃老板，的確是有風趣，出門的人，也應該這樣。那位年紀輕的客人貴姓呢？和黃姓同上車而作黃魚的，還有一位二十來歲的小伙子，他黑胖的臉，穿套灰布襖褲，也只是在車廂門口坐着，默然的微笑。人家指明了問他，他才答道：沒得問題，我也是一條黃魚。大家又笑了。歸效光道：我問你姓什麼？他道：我姓張，各位叫我小黃魚就要得。作了黃魚，不承認也不行。說着，全車更是大笑。在一片笑聲中，車子已經是開走了。那位王七佳先生，他還是害怕，發現之後，他不住的由窗戶孔裏向外張望。這時，宿霧雖然是漸漸的稀薄了，可是在一二十丈之外，依然是迷糊。今天車廂後門，經過了昨日暈車的教訓，只關了半截，不但車子裏空氣流通，而且由車後倒看風景，也可以看到相當廣闊的場面。出了綦江市區，車子就隨一條山河，在起伏不斷的山陵地帶走。這河相當平穩，水波不興的在山脚蜿蜒着向後退。所有山上山下的樹木，也都長得很茂盛。大家也都覺着今日的旅程，比昨日好得多，心情是輕鬆的。可是出綦

江不到二十分鐘，就看到公路的懸岩下，翻下去了一輛大卡車。那車子倒在岩下的水田裏，十個橡皮輪子，全向天上仰着。在車上的都呀了一聲。王七佳也看到了，他正了顏色道：我說的話有錯嗎？在大霧裏行車，比什麼都危險。我希望我們的車子慢一點才好。可是他雖這樣說了，車子還是跑得正快。他連說着糟糕，却把墊在身子底下的毯子抽了出來，將頭和頸子圍上。他太太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他將頭由毯子縫裏伸出來，答道：把這歉東西保護頭部。萬一翻了車，頭是不會撞破的。那位陳老太太坐在他對面，便沉了臉色道：大清早的，說話也不怕喪氣。他大聲道：怎麼會是喪氣？你們沒有看到那十輪卡翻到公路下面去了嗎？在車上的太太們，以吳太太和陳老太比較友善。她就插言道：那樣胆小，根本就不要出門，王七佳交代了那句話，正把毯子向上兜着，又要套起頭，見吳太太反抗，他又把頭在毯子叢裏伸出來。歸效光搖着手道：今天車上把行李歸理好了，比較得是秩序好一點，怎麼又吵起來了。王先生不要緊了，太陽出來了，霧已經散了。王七佳回頭向窗孔裏看看，果然太陽黃黃的照在羣山上，他才把蒙着頭頸的毯子扯下來。這山陵地帶公路，路基很結實，車子走得平而又快，十點多鐘的時候，到了東溪鎮。這是川黔交界之處的一個大鎮，工廠，銀行，礦局，都在這裏設下了機關。雖然是個市集，事實上比綦江縣城還要富足，因爲這樣，公路局也在這裏設下了一個大站。這一隊通車，到了街市上，也都停住了車子。因爲車站所在，早已讓復員的車輛，塞得滿滿的，而且大街上，也都是十輪大卡車，一條路的擺着，公路上的車子落了後，只得停在街的末端。這裏一條帶有城市規模的街道，根本就是公路，也可以想到這個市集是由公路發展起來的。車子停了，車子上的人，當然紛紛下車。歸效光首先一個跳下車來，什麼事也不幹，就奔車頭上去。見黎嘉燕已經下了司機座，站在路上，將手絹撲打衣服上的灰塵。歸效光笑問道：還好罷，沒有頭暈。她點着頭道：謝謝你給我找着這樣好的司機座，不但一點沒有痛苦，而且還可以飽看風景。假使我昨天就在司機台上坐着，那就不致於昨天下午去掉半條命了。不過昨天太疲乏了，今天起得又早，一點沒有把疲勞恢復過來，坐在車上，只是要睡覺。可是坐着睡覺，我長到這樣大，還沒有這個訓練。閉了眼睛睜開，睜開了又閉上，這可弄得自己毫無主張。歸效光走近兩步，對她臉上看看，點點頭道：雖然你臉上還是很憔悴的。可是比昨天……她不等他說完，向他丟了一個眼色，笑道：你不必管我了，讓我自己自由自便一下。你不是這全車同伴的總幹事嗎？車子到了一站，你也該去對同人服務一下呀。說着，她起身就走開，却反過一隻手在身後，低低的垂着，向他搖了幾搖。這在黎小姐雖是拒絕着歸先生跟隨下去的意思，可是這乃一種祕密行爲。一位小姐能和一位男子有祕密行爲的表示，那是太親切了。他站在車子旁邊，也由衷心的高興不自禁的笑起來了。這隊車輛押車的朱隊長，就站在車子邊喊着，各位旅客，要吃午飯的，就在這裏吃午飯，過去沒有大站，車子不停了。歸效光見車上的旅客，都下了車，分別坐在街兩邊小茶館裏。這裏的小茶館，門口擺着鍋灶，搭着放菜蔬的架子，也就賣飯。這就找着余自清，問他可要打尖。他坐在茶館門口的小板凳上，手上托了幾粒丸子，向口裏倒下去。舉着一杯茶，把丸子咽了。然後答復道：我看還是餓着的好。今天車廂裏雖然空氣流通，可是我坐下的那個行李捲，就始終把我當皮球拋着。我這老骨頭，恐怕全都脫節了。腸胃呢？昨天已失去了作用。吃下東西，那是增加它負担的事，車子一開，它要減降負担，由那裏送進去，還是由那裏送出來，那滋味不好受。余太太坐在裏面棹子邊，也是將一片八卦丹，零碎撕着向口裏送，搖搖頭道：勝利是勝利了，我們這勝利的果子可是苦的。要是知道復員這樣的苦，再……余自清笑着接嘴道：再在重慶住兩年，你也不忙走。余有慶將一條大手絹在額頭上包紮了個圈子，手裏拿着燒餅啃了走來，他道：既然上路了，還埋怨什麼？十天之後，我們就到了南京。新街口溜溜，夫子廟走走，把戰前的生活，又恢復過來，那也是很好的事。余太太道：你覺得很舒服嗎？他道：舒服什麼？你看這個。說着，他抬起手來，指了頭上包紮的手絹。歸效光笑道：年輕小伙子，就是年輕小伙子，頭上雖然包紮着布，還是照樣的吃喝。余有慶笑道：我們這一趟辛苦，算都是爲你忙了。你的收穫最大。余太太笑道：別胡說。傻頭傻腦，你知道什麼？他道：在重慶的時候，人家總說我無用，不會幫忙找交通工具。於今我也會有嘴說人。歸效光在衣袋裏一摸，摸出一個很大的紅橘子，這就塞到他手上，笑道：解解渴罷。他道：這什麼稀奇，在重慶來的人，那個沒有吃過橘子。你要我不搗亂，你得請客。歸效光道：請客請客，你要吃什麼，請說罷。余有慶道：我不要你在路上請客。到了貴陽，你好好的請我吃頓館子。而且黎小姐也陪着你請我。余自清哈哈笑道，越不要他說，他倒是越說出來了。大家正說笑着，黎嘉燕慢慢的也正向這裏走來。她身上那件呢子大衣，全沒有扣鈕扣，兩片胸襟敞開來向後閃動，好像人拖了大衣走。余太太就起身迎着她，攜了她的手道：你可好些了。她點點頭道：好多了，大概可以熬到南京，不會死在路上了。說着，她向余有慶歸效光都看了一眼。歸效光拉着余有慶的手道：到了一個鎮市，我們也得遊歷遊歷。說着，拉了他就走。余有慶倒以爲他果要遊覽，就陪着走了幾十家店面。但兩人都怕車子開了，立刻就走回來了。果然旅客們都上了車。

五九—四八六

歸效光站在車子邊，却沒有上去。黎小姐看到，就由司機座的車窗裏伸出手來向他招了兩招。他會意，悄悄的走了過去。她先向他一笑，然後低聲問道：余有慶爲什麼要你請客？歸效光道：什麼也不爲。我閑談，到了貴陽，要在街市上逛逛 他就要我請客了。黎小姐摸着臉想了一想，就正着臉色道：以後你還是不要招呼我罷。我一切會自已料理。我是個好强的人，不願意人家說我是個弱者。歸效光對她這個說法，當然是不好說什麼，只有默然的站着。抬起頭來，看看街道上的市招。黎小姐看了他，又微微的笑了。點點頭道：你的盛情，當然是可感的。不過……快開車了，你上車去罷。歸效光剛要轉身，她又由車窗裏伸出一個裝璜美麗的小紙筒來，笑道：車廂裏不好吸紙烟，這包美國檸檬糖，拿去吃罷。歸效光道：不留着你自已吃？她道：我買的很多。快接着罷。回頭人家又看見了。這句話說得歸效光一剎清涼散喝了下去，直透肺腑。接過那包糖，揣到袋裏去。黎小姐揮着手道：快上車罷。他也不敢多留戀，謹遵台命，立刻上車。不到三分鐘，車子就開了。由這裏前進，車子在山麓上走，經過了一道小河，就在羣山中走。車上有人叫着，今天這時，算是離開四川了。這是貴州省境。這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都向車外看去。這裏的山，顯然和四川不同。每一個峯巒，都堆着石頭，挺拔的立起來。自入夔門，夾江的東川山峯，都是綿延不斷的向西伸，很少看到幾座陡削的主峯。這貴州境裏的山，却是在人面前直立起來，或者左旋右抱，把山峯各個孤立起來。山上因爲都是石頭，不長大樹，全是幾尺高到丈把高的灌木，像亂草似的，密密層層，遮蓋了山面。雖然沒有森林可言，到底還不是童山。始而大家看看新異的風景，精神振興了一下。不過車子繼續二三十公里以後，大家又感到了週身顛簸，頭昏腦暈。雖是沒有人再嘔吐，可是大家七顛八倒的坐着，都閉上了眼睛，靠着行李捲假睡。這車子也許是在趕路，就這樣一直勁兒的開着。約莫是下午兩點鐘的時候，那位老黃魚在車廂後門倒望着退去的路，他報告到了松坎。在地圖上大家都熟習這個地名，因爲她是黔北邊境第一個城市。大家也都由車窗裏向外張望了去。 公路順着山灣，兜半個圈子，走入了一條深谷。兩邊高山直立，中間陷下去，有一條山河。在山河的東邊，有一條街市。車子在公路上伸進這街市，開得非常的慢，喇叭也是直響。在車廂裏的人，看不到前面，只好看倒退着的車後街市。這裏有個奇異的表現，就是看見這街上白浪滾滾。原來今天正遇到街上趕場，（江南謂之趕集）鄉下老百姓，把街頭塞得水洩不通。這裏的老百姓，也像四川人一樣，頭上都繫了一塊手帕。四川人繫手帕靑的藍的白的雜用，這裏的老百姓，却一律用白手帕。人頭在人叢上幌動，所以看到白浪滾滾。車子由這人羣裏擠着向前，在一個廣場上停下了。這個廣場背山面街。背後的山，三面環抱。前面雖是街，而街外是河，河外還是山。這四面的山，都樹木森森的，湧起來很高，這個廣場，却深深的下陷。太陽晒在廣場上，金晃晃的，和四面青山相映照，是一種特殊的情調。大家下了車一看，原來是座大汽車修理廠，高山脚下一排房子，是工程處，場四週都停有公路車子。那屋子裏出來一位職員，大聲叫道：各位旅客去找旅館安歇罷。有一部車子引擎壞了，今天不走了。車子宣佈不走，本來是旅客最不痛快的事。可是這聲喊的反應却和習慣相反，大家說着也罷也罷。而幾位女太太，有叫阿彌陀佛的，有叫皇恩大赦的。歸效光立刻奔到司機座邊去，黎小姐提着小旅行袋，也下了車。這時他想起來了，在東溪出發的時候，她已經通知過了，以後不必招呼了，怎麼又來麻煩人家？於是老遠的站住了脚。黎小姐自已，似乎忘記了東溪叮囑人家的幾句話。她笑道：不要像昨天在綦江一樣，大家睡茶館的桌子，你趕快去找旅館罷。 我暫時在這裏休息一下，等你來接。歸效光並沒有考慮，立刻答應好極了三個字。黎小姐微笑着，沒再說什麼。歸效光奔出車廠，前面就是一條街。這條街却是相當的可憐。兩旁的店鋪，全是黑木板子作牆壁的小屋，鋪子裏東西，只是農具草繩土烟葉，有兩爿小雜貨店，也是陳設着很少的貨物。看這全街，也就是靠車站附近，有兩幢樓房。這樓房下面是茶酒飯館，木柱子上貼有一張紅紙條，大書六個字，勝利復員旅館。有人哈哈大笑道：這很有點意思，這是專爲我們而設的了。說話的正是余自清。他走來笑道：你和黎小姐看好了旅館沒有？歸效光道：還沒有呢。當然我也和校長看旅館。

第十章　欲即欲離的旅伴

歸效光隨便的答復了余自清一句話，他並沒有加以考慮。余先生聽了，走近他身邊，低聲笑道：老弟台，你說話究竟是欠了一點謹愼，怎麼到我這裏就加上了一個也字呢？他這才省悟過來，笑道：校長是我們老師，不應當開玩笑的。余自清道：你大概是喜不自勝，這話可越說越漏了，怎麼會是我們呢？這我們除你以外，還包括着誰？歸效光眞沒什麼可說的了，只有笑着。兩人同走進這所勝利旅館，看了一看，勉强可以落脚。樓下是個大店堂，有五六張黑木棹子。和十幾條板凳。欄門有張帶架子的長棹子。架子上掛着猪肉，猪肝，去了毛的鷄，和幾條長可七八寸的魚。這是這旅館帶賣菜飯的幌子。不過西南天氣，幾乎終年都有蒼蠅。這雖是冬天，蒼蠅還是紛紛的向那些魚肉上叮着。這旅館的菜館部分，彷彿也出賣蒼蠅，這蒼蠅照樣的陳列着，並沒有什麼顧忌。又有一張棹子，上面陳列着許多茶壺與茶杯，那又是表示這裏是賣茶的了。店堂後有一條寬不到尺半的樓梯通到樓上。這樓全用白木

板子隔着房間，像製造飛機的材料那樣質料輕飄，人脚登着樓板，這所有房間的木壁都震撼起來。這樓上還有一層樓，用更窄的小板梯通上去。歸效光笑道：校長，這種特殊建築，我們不必再上一層樓，就是這裏可以了。於是推開了房間的小板門，向裏看去。屋子裏各有一張一尺寬二尺多長的黑木棹子，另外一張木板床，鋪着高粱楷兒的蓆墊，和一床硬鐵片的青布棉被，而且這被面上還洒了一層灰塵，黑的土托着黃的，顏色鮮明。他笑道：這旅館比重慶的嘉陵賓館，確是兩種滋味。余自清道：我無所謂，在綦江，不是睡過茶館棹子嗎？旅館裏老板跟在身後，他就答道：這是松坎最好的旅館，除了我這裏，你再想找第二家那就沒有了。余自清望了歸效光道：我相信他這話，是忠實的報道。你不妨先把這房間定下，再到外邊去和黎小姐找好一點的旅館。找不到，也不致落空。這裏突然開來五輛車子，有一百多位旅客，好房間不會空着等人的。歸效光倒也不掩飾，就和老板說，定下了這房間。他走上街去，又訪問了幾家旅館，果然不如先前一家。他怕黎小姐等了發急，趕快奔回車站。果然黎嘉燕在太陽地裏徘徊着，正等着他呢。這就迎向前笑道：房間雖是不大好，比在綦江睡在擺小攤子的家裏總方便些。同行有位劉太太，帶着兩個小孩，正指揮着力伕，由車上向下搬行李。手裏牽着一個小女孩，眼裏還看守着一個小男孩，脚底下又擺了兩件小行李。問道：歸先生，這裏到旅館還遠嗎？黎嘉燕道：效光，你和劉太太也找間屋子罷，她實在是忙不過來。歸效光道：我們看的那家旅館還有房間，劉太太隨我們來罷。劉太太就向黎小姐道：那末，謝謝你了。以後多請你照應。黎嘉燕指了他道：你謝謝他呀，與我無干。劉太太道：謝謝你，也是一樣的。歸先生，你說對不對？歸效光不敢說不對，更不敢說對，只有笑着。黎嘉燕就把話扯開了，她道：坐長途汽車，就是這樣討厭，每天一上一下，都要搬運行李。劉太太歎口氣道：黎小姐，你要什麼緊，一切都有歸先生和你出力出主意，你看我什麼都是自已來，還帶着兩個小孩呢。黎嘉燕笑道：歸先生是我們同行的總幹事，你也不必和他客氣，有什麼事都交給他辦就是了。他點了頭道：是的是的，以後劉太太上車下車的事，都交給我罷。你自已只帶着兩個小孩子就成。劉太太向黎小姐笑道：那我沾你的光了。她心裏想着，越向外支，這位太太還是越向裏靠，也只好一笑了之。但這在歸先生心上，就得着莫大的鼓勵。覺得同行的人，都已公認歸黎是一對了。他帶着愉快的心情，押着力伕搬運兩挑行李，送到旅館。黎小姐走得慢，他又回身來迎接她。她等他到了面前，皺了眉頭子，低聲道：你在旅館門口站着等我就行了。何必又來呢？歸效光笑道：其實，這也無所謂。這七個字，在他說出來，聽去是很含糊。但這裏面，却含有很深的意義。黎小姐望了他，歎了一口氣道：你這人……她也只說了這不可解的三字，並未多言，隨他到了旅館。上樓進了房間以後，歸效光也到她房間來，問要什麼不要。她道：到了這裏，你就不必管我了。你可以出去，採風問俗一番。要不然，泡壺茶，坐在樓下休息也好。歸效光碰了這個軟釘子，只好走開。剛出房門，她輕輕喂了一聲。歸效光站住了脚，可沒敢進去。黎小姐手扶了房門，向他笑道：你早點回來，回頭我們一塊吃飯。我有三十六小時以上，沒有正式吃東西呢。歸效光連連的說好，轉身向樓下走。他下樓梯的時候，心裏想着，她怕人家說我和她是一對，叫我離開着她。剛叫我出去，又約我一塊兒吃飯。兩分鐘內，前後矛盾，這是什麼意思？他心裏想着，脚下開大了步子走，像是在平地上放開步子似的。一抬腿踏了空，沒有踏着樓梯板，身子向前一栽。幸是這梯子非常的窄，他隨手一抓，就抓住了樓梯扶欄，只是向下坐在樓梯檔上，沒有滾到樓底下去。不過這聲響還是不小，驚動了在樓底下的旅客，都奔向前來看。歸效光扶着欄杆站定，回頭向樓上看看，見黎小姐並沒有出來，總算沒有給她知道這笑話。這就自言自語的道：誰丟了一塊橘子皮在這樓梯上，眞是害人不淺。他慢慢的下樓，見大家不怎麼注意，他更是放了從容的樣子走到街上去。這裏是山河之間，拖長的一個市集，除了左右幾條小路，就只一條街。看看牆上的佈告，有貴州桐梓縣政府字樣，這是說這裏屬於桐梓縣的了。有個小石牌坊，立在路邊，上面橫額，寫有黔北鎖鑰四個字。這大概在軍事上，這裏還不失是一個重鎭。抬頭看街市的上空遠近四週，全是高山環抱，大路由這裏經過，倒也是一把鎖。他獨自的在街上走着，覺得這裏除了險要，也就是清寒，就沒有多留戀，依然回到旅館去。這時，黎嘉燕已經下樓了。她洗過了臉，還淡抹了一點脂粉，頭髮是梳得清清楚楚的。獨自對了一壺茶，坐在屋檐下的一張棹子上。面前擺了一小堆花生，她緩緩的剝着。看到他來了，問道：街上還有意思嗎？歸效光道：這是一個極普通的小鎭市。不過因爲他是在川黔邊境上的一個鎭市，所以出了名了。出了名的原故，可能是在軍事上。黎嘉燕指着花生笑道：吃兩個罷。歸效光就抓了幾個花生，站着剝了吃。她指了棹邊的凳子笑道：這不另外收租錢的，爲什麼不坐下？歸效光看看這店堂裏，倒有幾位同行的人，分別的據了棹子喝茶，也就笑着坐下了。這棹上有兩個茶杯，一個是黎小姐自已斟了茶喝着，還空了一隻，她就提起壺斟了茶，送到他面前，笑道：這裏喝的是山河裏的水還不壞。我帶來的湖北茶葉，是在重慶買的，泡了這壺茶，享受享受罷。歸效光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連說很好。她笑道：我覺得這顏色淡一點。歸效光對杯子裏看看，點頭道：確是淡了些。喝茶葉要

講個色香味。她道：你不覺得喝過之後，有點澀嘴嗎？他將舌頭吧唧了幾下，點點頭道：彷彿有一點。黎小姐瞅了他一眼，噗嗤一聲笑了。左右看看無人，低聲道：大概我說月亮是方的，你都可以給我證明。他望了她微笑着。她道：交朋友講個忠實，我不願意你這樣逢迎我。彼此有什麼錯誤，應該互相糾正才是。歸效光道：這當然是我很願意的。不過我對你也相當的認識，你肯承認你有錯誤嗎？你沒有錯誤，我怎麼去糾正？她笑道：但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不承認我有錯誤，也不能永遠如此。只要能指出我的錯誤在那裏，我也承認的。我說這茶，是故意試試你的。其實顏色很好，味更不澀。你不應當昧着心來附合着我。歸效光笑道：我怎麼知道是你對我施行心理測驗哩？不知道什麼原故，我對你沒有一點反抗的勇氣。黎嘉燕正端着一杯茶喝。聽了這話，噗嗤的笑着，趕快回轉頭，將茶噴了滿地。然後掏出手絹來擦抹了嘴道：我這人就有這樣的厲害？你何妨也測驗我一下，對我反抗着試試。歸效光道：那太冒險了。說着，不住的搖頭。她問道：那為什麼？歸效光道：這很簡單，我怕喪失了你對我的友誼。她臉上帶了會心的微笑，默然的剝着棹上的花生。又把身子前後微微的搖撼着，象徵了她心理也在搖撼。約莫有四五分鐘，她想出了一個答案，便笑道：我的看法，和你不完全相同。我覺得與其用虛偽的手段去保全友誼，不如坦白爽直喪失了友誼的好。歸效光道：在原則上，這當然完全是對的。不過交異性朋友，很少人敢這樣的冒險。所以許多人在交朋友的時候，友誼總是很好的。後來結婚了，彼此用不着虛偽。就互相的暴露出弱點來了。她皺了眉，鼻子哼了一聲道：這話說得太遠。說着，臉上也同時紅着。他也覺得這話欠着慎重。便笑道：你不是三十六小時以上沒有正式吃東西嗎？這裏有飯，讓他們趕快作飯吃。這裏有客飯，四百元一客。據說有魚有肉。黎嘉燕搖搖頭道：魚肉罷了。那上面全是蒼蠅。我想最安全的辦法，是將整殼鷄蛋拿去煮，然後醮了鹽吃。這個辦法，也不是我發明的。凡是下鄉旅行的人，總是這樣的吃法。歸效光笑道：好極好極！就是這樣的辦罷。他也不再徵求黎小姐的同意，就是這樣的向廚房裏去囑咐了。半小時後，伙計把飯菜端上來了，就是一碗煮青菜，十幾個帶殼鷄蛋，又是一小碟子炒鹽。歸效光笑道：這青菜是我親自看到他們用清水洗過，然後下鍋煮的。你放心吃，決沒有問題。說着，他又親自提了一壺開水來，斟滿了一大碗，替黎小姐洗着筷子碗。那位帶着兩個小孩的劉太太坐在梢遠的一副座頭上，看到他們這種殷勤客氣，就不住的向這裏張望着。看她那臉色，是非常的欣慕。黎小姐看了這樣子，自也十分高興。兩人吃到半中間，余自清一家人由外面回來了。老先生老遠的看着，就是滿臉的笑容。黎小姐立刻站起來道：校長吃過飯了嗎？他笑道：各自方便罷，不必客氣。不過有件事要通知二位。剛才車站上人說，車子走了兩天了，還只到松坎，就誤得路程太多了。明日要起個絕早開車，好多趕兩站路。他們說是五點鐘運行李上站，六點鐘開車。大家要起個絕早。吃了飯，大家預備安歇罷。效光的房間在二層樓還是在三層樓？這句話把他提醒，他笑道：呵！我還沒有定好房間呢。不要緊，房間有的是。黎嘉燕道：那末，你的行李呢？他道：我的行李，是和校長的行李一同搬來的。余自清笑道：你實在是太忙了。儘管為同人奔走一切，把自己安頓身子的地方都沒有定好，還可是難能的事。歸效光能說什麼只有微笑。好在這旅館裏還有空房間。飯後，他就趕快去佈置一切。在外面去遊覽的人，都回了旅館，立刻熱鬧起來。他也不便老和黎小姐在一處，自去房間裏休息。長途旅行的人，睡眠是最舒服的一件事。他仰在床舖上躺着，不到五分鐘就安然睡着了。及至醒過來時，滿眼漆黑之中，却看到一粒像紅豆樣的東西。仔細看着，有些明白，是一盞瓦檠燈放在棹上。在枕頭下摸出帶的手電筒，向棹上亮着，那燈盞油膩得像堆漆似的器具，大概是日久不擦抹的桐油燈，這也不去管它了。再將電光對手腕上的帶表看看，乃是十二點一刻。這在城市裏，還不算晚，在這偏僻的地方，那就太夜深了。他放下手電筒，繼續的睡。朦朧中被鷄聲叫醒。他立刻起床，點着帶來的蠟燭，先收拾細縛自己的行李，然後到余校長房間裏去。那裏已是打開了房門，在燭光下收拾網籃裏的零件。床上的被蓋，却沒有捲起。兩個小孩，還在被子裏睡着。大女孩楚蘭坐在被頭上揉眼睛。余太太頓了脚道：快起來，我們要捲舖蓋呢。小男孩寄西睡着，根本沒動。大男孩寄東，由被子裏伸出頭來看了一下，央告着道：我還睡五分鐘。余校長歎口氣道：這樣風霜之苦，小孩兒實在受不了。可是有什麼法子呢。余太太也不問小孩兒起來不起來，伸手就把被子揭開了。歸效光也眞同情這些小孩可憐。同時就想到那位劉太太帶着兩個小孩，也是困難的，這就到她房門外去叫喊着開了門，先幫同着她收拾東西，然後再去通知黎小姐。這時，寒空裏還是鷄聲亂叫，而全旅館的旅客都已起來了。大家忙碌了半小時，搶生意的挑伕，不召自來，已是拿了扁担繩索，各在房門口候駕。黎嘉燕打開窗子，向屋檐外看看，還是一片漆黑。因道：天氣還早呢。我聽到樓底下街上，人聲鬧嚷嚷的，只是叫豆漿酒糟鷄蛋，似乎有東西可吃，先去吃一點吧？歸效光當然同意。和她一同下樓，店堂裏亮起十幾盞燈火，行李和旅客，擠滿了座位。店門已經打開，出得門來，更可吃驚，人為了錢是不辭辛苦的。挨着屋檐，紙罩菜油燈有好幾十盞，燈光下除了各種担子而外，還有擺了棹凳和案板的。但賣的東西，却只有兩三樣，豆漿油條，酒糟泡鷄

蛋，煮餛飩。這些担販，至少在三十處以上。大概他們一夜沒睡。由燈光裏看出了天色，正是瀰漫着大霧。像白雲頭子似的，在街心上空奔馳。那霧落在人身和人臉上，像是細雨烟子。旅客們圍了燈光，口裏和鼻孔裏冒着熱氣，站着和坐着吃早點。黎小姐走到屋檐下，先打了兩個冷顫。一陣霧雨，正向她身上撲來。她身子向後一縮，笑道：受不了，好冷。歸效光道：你站一會兒，我去拿樣東西來。說着，飛跑而去。一會兒，他就把黎小姐的大衣取來了，提着領肩，輕輕的在她肩上加着。黎小姐回頭一看，笑道：多謝多謝。我還以為你是去拿錢來請客呢。歸效光道：我當然請客。露天下太涼。你到店堂裏坐着，你要吃什麼，作好了，我給你端來。黎嘉燕道：不，我覺得大霧裏對了燈光吃東西，也有他一番出門滋味。楚蘭帶了兩個弟弟瑟縮着，站在一副豆漿担子邊喝熱豆漿，這就回過頭來回道：這還有滋味啦。根本沒有睡够，又來吹着冷雨，眞是受罪。明天還樣起早，我就不幹。黎小姐走過來，摸着她的頭髮，笑道：自小就訓練訓練罷。將來大了，就可以奮鬥了。歸效光想到這位小妹妹嘴頭子厲害，就沒有敢走近，自向遠些的担販去吃東西了。楚蘭問道：黎小姐，歸先生怎麼不同你在一路吃早點？她笑道：他為什麼又要和我在一路吃早點呢？楚蘭向她夾了一下眼睛，笑道：我很明白，我不說。歸先生答應余有慶到了貴陽，請他吃館子。你也應當請我。她笑道：小小年紀，就說這些俏皮話。楚蘭道：你請不請？你不請，我馬上就亂說了。黎嘉燕兩手按了她的肩膀，低聲笑道：請請請，還不成嗎。她這樣說着，身後一陣大笑，正是同車的人，看到了這情形呢。黎小姐雖然有幾分不願意，但自己的行為，根本是事實，也無法可以否認。這只有警戒着自己，自今以後，和歸效光疏遠一點子，免得大家笑談。她想是這樣想了，她正犯了歸效光那個毛病，怕喪失了友誼，沒有疏遠的勇氣。在半小時候，街頭上的霧氣，已看得很明白，眼前事物，已慢慢出現，天空變成了乳白色了。旅館裏的行李，已是一挑一挑的向車站上搬。歸效光走來，站在她面前問道：吃過早點了嗎？她知道同伴正在注意，只將鼻子哼了一聲。歸效光道：我這就去和你搬行李，你就在這裏等着。囉，我給你買了一包脆花生，你帶到車子上去剝。說着，就將一個手巾包遞過來。她明知道左右前後，全有同伴眼睜地望着。她想，若拒絕接受，那太給人家難堪了，只好接着，而且很大方的說了一聲謝謝。雖身後有吃吃的笑聲，她也就不管了。



五九—四九〇

中國航空公司定期航班表

卅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修正實行
本航班表得隨時修正之

主線	分線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海—南京——青島—濟南—天津—北平		←0	0→		0→ ←0	←0→		←0→
	北平—太原			←0→			←0→ ←0→	
	北平—瀋陽	←0→	←0→	←0→	←0→	←0→	←0→	←0→
	北平—歸綏			←0→				
北平———歸綏———甯夏———蘭州			暫時	停航				
上海———南京———漢口———重慶		0-K→ ←0	0→ ←K-0 ←0	0→ ←0	0-K→	0→ ←K-0	0→ ←0	0→ ←0
	重慶—昆明				←0→		←0→	←0→
	重慶—西昌					←0→		
	重慶—貴陽	←0→						
	重慶—成都	←0→			←0→	←0→	←0→	←0→
上海——————漢口———————昆明		←△						△→
上海—南京—漢口————西安—蘭州					△→	←△		
上海—南京—漢口————————西安			△→	←△			△→	←△
上海————————————台北		←0→	←0→ ←0→	←0→	←0→	←0→ ←0→		←0→
上海——————————台北—福州							←0→	
上海—福州——————————台北				←0→				
上海—福州—廈門———汕頭—廣州—香港			←0→			←0	0→	
上海—南京—漢口—桂林—賓州—香港		0→		←0				
	香港—廣州—海口		** ←0→		←0→			
	香港—廣州—海口—榆林港		* ←0→					
	香港—汕頭—廈門	←0→	←0→	←0→	←0→	←0→	←0→	←0→
	香港—廣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香港—汕頭—台南—廈門	←0		←0→				0→
	廈門—台北	←0→						
上海——廈門————————馬尼剌			△→	←△		△→	←△	
上海——————————————重慶				←口→			←口→	
上海——————————————北平		←口→	口-T→ ←口	口→ ←T-口	←口→	口→ ←T-口		口-T→ ←口
上海—————香港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香港——昆明——仰光		口→		←口				
	仰光—加爾各答		←口→					
上海———檀香山—————舊金山				口*→		H ←*口		

說明：

0=機型：DC—3
*=每月第一及第三星期
←→=來回程

△=機型：C46
**=每月第二及第四星期
T=經停青島

口=機型：DC—4四引擎空中霸王
→=單程
K=經停九江

H=經停香港